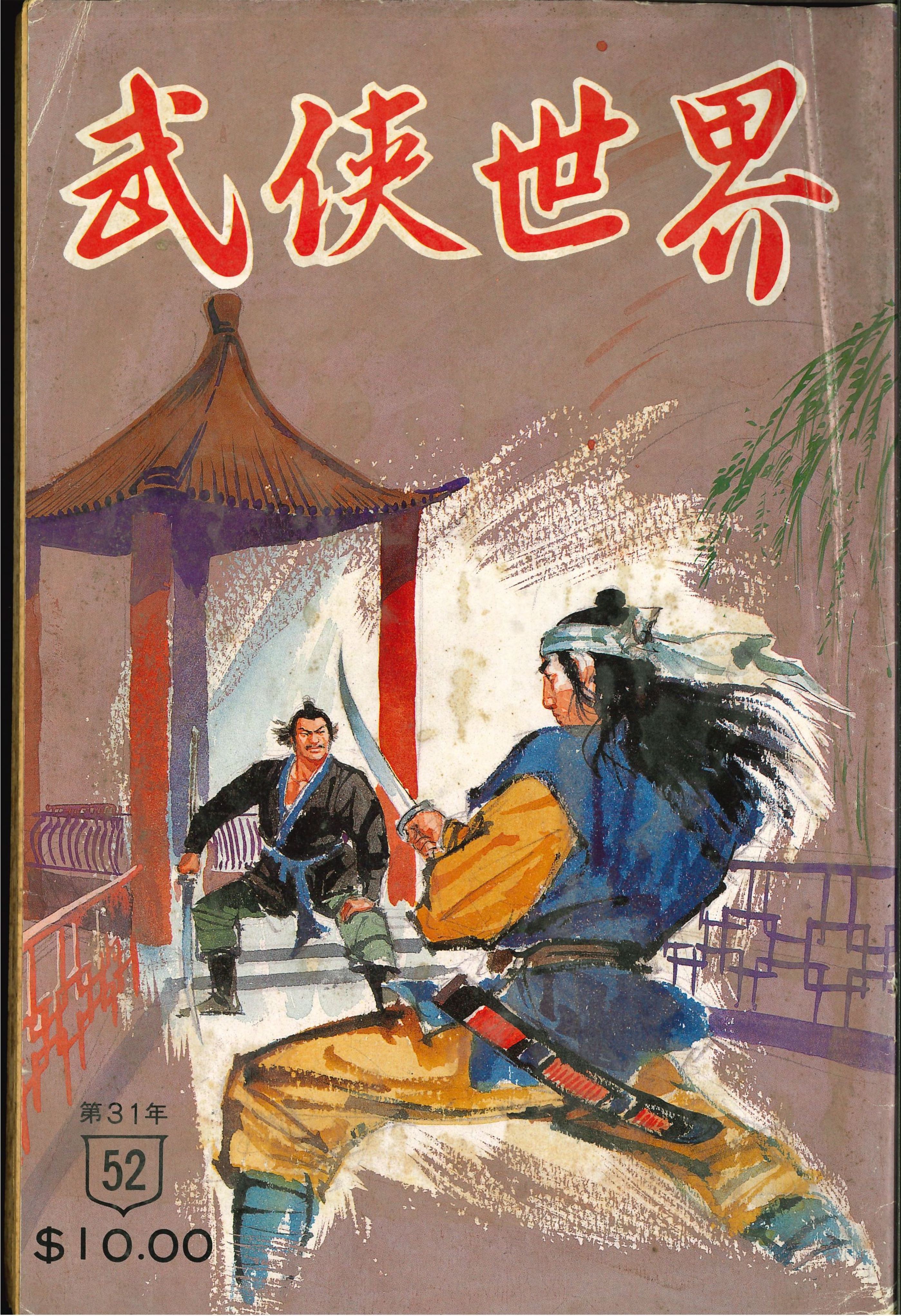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52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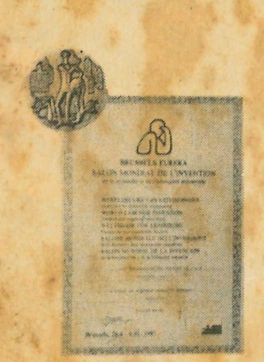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强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 代 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眞：（852）0－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 華 牌

振華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今期提供給大家的巨型小說乃是南宮宇先生精心著作「龍虎風雲變」，本故事情節曲折詭異，驚心動魄，緊張激烈的打鬥場面更是觸目皆是，故事中主角風雲七子之一的風範，在練功時走火入魔，變成一個吸血人魔，將陝北六魔殘殺，更有六個平民百姓慘遭毒手，幸得風雲六子設法治癒，使風範恢復神智，風範道出殺父仇人是自己的師父雲龍師尊，而使他走火入魔的也是雲龍師尊，經過衆師兄弟的協助，風範終於報了父仇……

*　　*　　*

陳瑜先生所著「雪蓮情」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故事內容新穎，情節生動活潑，文筆流暢凝鍊，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刊的各項開支亦相應遞增，致令本刊不得不由下期起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二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在此還深切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52期

（總號160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虎風雲變

新派脫俗詭異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走火入魔　吸人腦髓

一行六騎，來到官道的盡頭。

小師弟安逸之勒馬催前，回頭對眾師兄道：「前面是無數岔路，我看你們還是先回去吧！」

二師兄方哲道：「你呢？」

安逸之道：「我想再走兩個時辰，找得到也好，找不到我也回去了。」

方哲道：「其實你單人匹馬前去，眼前歧路極多，終也是無用。」

安逸之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但我與風範師兄一向非常投緣，我實在不能……」

其他五個師兄弟似乎對安逸之不滿，道：「我們也心掛大師哥的。」

安逸之道：「我明白，我心亂如蔴，辭不達意，我的意思是，我們已追趕了六七個時辰，看來找到風範大師哥的機會並不多，倒不如你們先回去，免得師傅為了這事，更多添一重擔憂。」

眾師兄弟聽了，一時也無言。

假若不是安逸之提起，他們也想不到，這一路追趕，竟已過了差不多七個時辰。

方哲道：「你們的意下如何？」

眾人並沒有甚麼表示。

但其中唯一的師妹風姿，却也催馬上前，道：「我也與安師哥再找一會，師哥你們先回去，免師傅掛念。」

方哲道：「妳……」

風姿道：「風範是我胞兄，也是我師兄，我要找他回來，是義不容辭的。」

方哲道：「安師弟，你最多再跑多一個時辰，便要回來，道上還要照顧小師妹。」

安逸之道：「是的。」

五騎把馬頭調轉互相揮手而別。

這七人原來是來自風雲山莊，人稱「風雲七子」。

風雲山莊在江湖上，名震南北的，不是以武功蓋世而煊赫一時，而是以一個「義」字，名動江湖。

老莊主雲龍為人公正，對於江湖上的爭執，常常挺身而出，為人排難解紛，極得江湖人士敬重。

這風雲山莊，本來是由雲龍與他的拜把兄長風虎二人所創，但風虎命短，只遺下雲龍一人，雲龍為紀念拜把兄長，極力把風雲山莊主理得更好。

而雲龍在風虎死後，收了七個孤兒為徒，把他自己與風虎所創的「龍虎劍訣」，授與七徒，希望他們能把這獨創的武功，發揚光大。

「風雲七子」中的大師兄，名為風範，人稱「絕不動心」，他秉承了師傅雲龍的主持正義的性格，從來對事物都保持公正的態度，絕不會受人影响，因此，人們便叫他「絕不動心」。

「風雲七子」中唯一的女孩子，便是風範妹子，她是七子之中年紀最小的一個，她臉孔美麗，頭腦靈活，詭計百出，風範當然是對她極之愛護，其他師兄弟也極之喜歡她。

五個師兄弟之中，他們當然最聽大師兄風範的話，此外，便算最聽風姿的話了。

安逸之在「風雲七子」之中，排行第六，是風姿最小的一位師兄，而他却與大師兄風範最為投緣，那並不是說其他師兄弟相處不好，而是他們更為投契。

二師兄方哲，外號「一劍七斗」，為人思想精密，喜怒不形於色。這「一劍七斗」的外號如何得來？原來在「風雲七子」之中，以他讀書最多，學問淵博，人稱有學問才能之人為「才高八斗」，但方哲却是能文能武，把師傅所授的「龍虎劍訣」運用在劍之上，在江湖另樹一幟，因此人們稱他是「一劍七斗」，表示他武功既佳，學問也是無與倫比。

「風雲七子」中還有三人。

三師兄是「响雷金刀」燕匕，他在「龍虎劍訣」之中，對使用刀訣極有心得，他使的一把金刀，據說在發揮至盡時，雷電會因之而响起。

四師兄是「黑白判官」羅嚴，他使的一雙判官筆，一黑一白，因而得名，那黑色的判官筆，據說是用精鋼所鑄，極其堅硬，而另一枝白判官筆，却是用純白玉石雕成，本是極為易斷，在他手中却是無堅不摧。

五師兄外號「醜奴兒」東方不易，却是七個師兄弟之中，性情最為獨特的一個，他外貌不揚，他自己也明知這一點，但人們稱他為「醜奴兒」，他一點也不介意，而且為人十分風趣詼諧，說話滑稽惹笑，很多時候，都能把嚴肅的事情，用一兩句語帶雙關的話而化解了，其實他並非一個如他外貌所表現的人，他頭腦很靈活，只是表現的方法，與人不同。

如今官道的盡頭，只剩下外號「流水行雲」的安逸之與「奪魄綾羅」風姿二人。

風姿道：「前路茫茫，往那裏找？」

安逸之道：「我不知道。師妹，你是大師兄的胞妹，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突然離開風雲山莊的原因？」

「我眞的不知道。」

「你最後見到他，是甚麼時候？」

「大約是半個月之前。」

「那是他入關前與我們一同晚膳那次？」

「是的，你呢？」

「我是在前夜見過他的。」

「你入他坐關之處？」

「不，我只是夜半醒來，聽到異聲，便出來查看，只見大師兄坐關之處，大門已開。」

「他已是坐關圓滿？」

「我不知道，但如果計算日子，還欠三天。」

「為甚麼他會出來？」

「我確實不知道。」

「他出來作甚麼?」

「我見他呆對月光，忽而舞動手脚，忽而呆若木鷄，一時之間，我不敢出來騷擾他。」

「後來……」

「後來，他狂叫一聲，相信這一聲震動了風雲山莊，你也聽到的。」

「是的，那一聲震動了整個山莊。」

「然後，他便越牆而出，我追出去，叫了幾聲大師哥，他並沒有回應。」

「你追了多遠?」

「我從山上一直追下來，大師兄功力似乎有極大增進，一晃眼間，便在官道上失去影踪。」

安逸之催動了坐騎，向前走了幾步。

風姿隨着，道：「六師哥，你打算怎樣找他?」

安逸之望着前面幾條岔路，實在不知何去何從，他嘆了一口氣。

風姿問道：「你擔心大師兄……」

「老實說，我有一個不祥的預感。」

風姿道：「六師哥，我大哥向來做事踏實，不會有甚麼事發生的。」

「但願如此。」

安逸之又再催騎，向着衆多岔路中最大的一條進發，他不想胡思亂想下去，策馬縱步如飛。

風姿也雙脚一挾馬肚，隨着安逸之前去。

那時是九月初秋天氣，接近黃昏的時候，金風送爽，假若能有餘暇，在風中馳騁，倒也是一件樂事，可惜的是，兩人都心繫着大師哥，無心欣賞一路上的景色。

半個時辰之後，他們走近一個小樹林。

安逸之把馬拖慢了，回頭對小師妹道：「前面是個山林，天已入黑，小心，小心!」

風姿點了點頭。

安逸之催馬前行，步入林中。

那時已是薄暮，一入林中，更顯得異常黑暗。

安逸之先定了定神，讓自己習慣了黑暗，才繼續上前，但走不了兩步，前面的樹林却有黑影晃動。

那黑影是從樹上垂下來的。

安逸之止住了風姿的步伐，他下了馬，慢慢的走上前去。

他已可以看清楚，那是一個人。

好像是個上吊的人。

安逸之急忙走近，黑暗之中，他仍可以看到那的確是一個上吊的人。

那人頭懸在樹椏之上，無法看得清楚，而下身却是一個勁裝的男人。

安逸之一躍上馬，希望可以把那人解下。

那人身體尚有餘溫，可是觸手之處，却是一片濡濕，血，是淌下的血。

安逸之不敢亂動，叫道：「師妹，火摺子!」

他站上馬背，看看能否把那人解下來。

當他一碰那人，上面的樹葉全然晃動起來。

風姿本來快要燃着了火摺，但一見樹上四五個身影墮下，嚇得她連火摺子也丟在地上。

安逸之也着實嚇了一跳。

想不到稍爲移動一下那上吊的人的身體，却牽動了其他幾個吊在上面的人體。

安逸之退後。

只見這一棵大樹，吊着六個人。

安逸之也從懷中取出火摺子，燃亮之後，往上一照，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六個人，六個垂吊下來的人。

最嚇人的，是他們身上仍淌着血。

風姿叫了一聲。

安逸之道：「師妹，你在附近拾些柴枝，看看能否弄個火把，瞧個清楚。」

風姿也手快，一會便弄了個小火把，而且柴枝燒得非常旺盛。

安逸之擧着火把上前，向上一照。

六個人都是被繩索縛着，而且繩索是互有牽連，因此，安逸之碰到其中一個之後，那其餘五個便自動垂滑下來，再看，連安逸之也要驚叫起來。

六個人，是六個沒有頭顱的人。

那繩索並不是吊着他們的頭，而是縛着他們的腋下，因上面樹影婆娑，剛才無法看得清楚，看上去他們像是上吊，其實是被人掛上去的。

風姿見安逸之叫了一聲，也走近一看，幾乎被嚇得從馬上跌了下來。

安逸之雖少在江湖走動，但看此情景，也知道這是宗極爲嚴重的兇案。

他退後，道：「師妹，走吧，我們不要淌這渾水。」

風姿立時隨着安逸之向前奔走，手中仍持着那用樹枝做的火把，因爲林中黑暗，好用來照明。

安逸之道：「向前走。」

他們一直沿着前面的小徑而去。

這樹林倒也茂密，一直策騎了一盞茶的工夫，才來到樹林的出口。

那時月已東升。

一片銀光洒在前面的草地上，兩人把馬拉慢下來。

風姿道：「究竟林中發生了甚麼事?」

安逸之道：「那可能是仇殺，也可能是兇殺，江湖之內，這種事情無日無之，師妹也不用介懷。」他以六師兄的身份說着這話。

草地遠處，是一堆亂石。

在月影之下，亂石投下長長的影子，倒也有幾分恐怖，風姿仍是孩子心性，道：「師哥，你怕嗎?」

安逸之其實也有些惴惴不安，但在師妹面前，總要有些師哥本色，道：「怕甚麼?」

兩匹馬跑了一段時間，難得有機會歇一下，而且有這些柔嫩的草地，正低頭吃草。

其中一匹似乎想找水喝，一步一步的走近那堆亂石，忽然，那匹馬竟狂嘶一聲，並作人立。

安逸之連忙竄身前去。

只見亂石之後，似有一個人影，但當他定睛再看，已完全沒有踪影。

「師哥，發現了甚麼?」

「一個人影。」

「甚麼人影?」

「看不清楚，假若不是馬兒嘶叫，我也懷疑是否自己看錯。」

「會不會是師哥?」風姿道。

安逸之却完全沒有想過。

風姿叫道：「哥哥，哥哥。」

聲音在迴响着，却沒有其他反應。

安逸之道：「不會是你哥哥，否則他見了我們，怎會逃走?」

風姿躍上一塊較爲大的石塊之上，希望可以看得較遠一些，可是，當她看到前面……

她幾乎要跌下來。

安逸之見她如此，一躍而上，扶住她。

而這時他也看得清楚了。

大石的下面是一塊天然的平滑大石，上面竟齊整的放着六個人頭。

六個披頭散髮、血肉模糊的人頭。

安逸之輕聲道：「師妹小心!」

兩人同時躍了過去。

風姿不忍看這血肉模糊的人頭。

安逸之又再拿出火摺，小心的照着每一個人頭細看，臉孔已被扭曲，看不到原來的面目。

但粗略看來，這六個人也非善類。

六個頭顱與屍身脫離的地方，並非齊口，而是血肉參差，看來他們並非被斬下來的。

甚麼人有此本領，可以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頭扯下?

安逸之爲了看得更清楚，輕聲道：「各位前輩，多多得罪!」

他用脚挑起一個人頭。

只見頭部之處，竟有一個大洞，他大着膽子，拉起那頭顱的亂髮，只感到那頭顱極輕。

雖然，他從未好像如今的手執頭顱，便在感覺上來說，應該沒有這麼輕的。

再小心一看，他連忙把頭顱拋下，因爲他發現頭顱竟是空的。

沒有腦髓的頭顱。

那實在恐怖。

風姿並不知道安逸之發現了一個沒有腦髓的頭顱，所以他拿不住那人頭，讓它滾下。

她畢竟也是個習武的女孩子，雖然是膽小，但比起一般人却是大膽得多。

她走了過去，把那頭顱拾起。

她並不覺得頭顱是輕是重，而是另有一個發現，叫道：「師哥，你看。」

安逸之上前，循她所指的地方看去，那散開的頭髮，露出了五個大洞。

五個手指般的大洞。

從洞中望入頭顱之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頭顱之內是空的。

安逸之自言自語地道：「甚麼人會這麼殘忍?」

「甚麼?」風姿問。

安逸之道：「你看，扯下人頭，五指插腦，並且吸去腦髓。」

風姿壯着膽子，再看看其他的頭顱，每個都是如此——頭顱有五個指洞，內裡也沒有腦髓。

那實在是可怕極了。

「那不是人，是一個狂魔!」風姿道。

「是的，是一個狂魔。」

風姿不安地道：「那個狂魔可能在附近。」

安逸之立時也感到一種恐懼，因爲他剛才的確是見到一個人影，而且馬兒也曾爲這人影狂嘶人立。

安逸之道：「走!」

兩人立時上馬。

上了馬之後，他們又不知應該向那個方向走才是，如果回風雲山莊，天亮之前，一定無法回到。

安逸之道：「倒不如再向前行，看看天亮之前，會不會到達市集。」

風姿道：「不會遇到那狂魔?」

安逸之挺起胸膛道：「遇到他更好，我們要爲人間除一大害。」

話雖如此，但他心裏其實也有幾分害怕。

兩人策騎着，雖然並沒有說話，但心裏都不期然想着一夜裏所遇到的兩件怪事。

六個被人縛在樹上的屍體。

六個被人吸盡腦髓，五指插穿的頭顱。

那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仇殺案?

其中牽涉了一些甚麼江湖風波?

他們一路小心策騎，幸好並沒有遇到那個狂魔，直到曙光初露，他們才來到一個市集。

在路邊一間小吃店吃了一些東西之後，兩人都感到十分疲乏。

於是，他們入市集中投店。

他們每人要了一間上房，經過這一日一夜的辛勞，他們一見了那張床，幾乎便要睡着了。

安逸之實在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他是被一陣吆喝的聲音所驚醒

的。

原來那時已是入夜，室中一片黑暗，可是，外面却是火光熊熊。

隔房傳來風姿的聲音：「師哥，師哥！」

安逸之道：「妳醒了？」

「你快來。」

安逸之推開了房門，外面的走廊空無一人。

他走進風姿的房間。

風姿的房間是對着那個大院子，院裏正集滿了人，似乎是聲勢洶洶的。

安逸之道：「發生了甚麼事？」

風姿道：「我也不知道，我是被他們的吵聲與火光吵醒的。」

那時，人聲更爲嘈雜。

有人叫道：「你兩個人魔，還不快出來投降。」

人聲跟着吆喝附和。

安逸之道：「他們發現了甚麼人魔？」

又有人叫道：「一把火燒死他們。」

風姿道：「聲音似乎向我們這一方傳來。」

安逸之推開一隻窗。

果然，院子擠滿了百多人，竟然是指着他們。

「來了，來了，人魔來了！」

只見羣情洶湧，安逸之連忙把窗關上。

兩人面面相覷，他們兩人整整睡了一個白天，外面却有一大批人圍攻。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忽然，外面人聲更爲聳動。

安逸之透過窗隙，可以看到一隊官兵，正向着這小吃店而來。

爲首坐馬的軍官叫道：「人魔在那裏？」

「在上面，有燈光的房子之內。」

「是甚麼人？」

「一男一女，已殺了咱們三男三女。」

安逸之聽了，幾乎跳了起來，附近的房子已全沒有燈，那明顯是指控他們。

殺了他們三男三女？

他們睡了一整天，怎會殺了三男三女？

爲甚麼這些鄉民會懷疑到他們身上？

他們雖然經過一日一夜的勞累，風塵僕僕，衣服是有些骯髒，但總不會變成一個人魔吧！

安逸之實在忍耐不住。

他再把窗子打開，立時又把房中燈火弄熄。

有人叫道：「來了，來了，他們要出來殺人，喝人血吃人腦了。」

衆人亂作一團。

那軍官叫道：「你們自己出來，免得我們動手。」

安逸之閃在一旁，問道：「長官，你要搜捕我們？」

「當然是你們！」軍官道。

另一個聲音道：「就這一月，只有這兩人是江湖人打扮來投店，而且我發現他們身有血漬。」

安逸之認爲這是客店老闆的聲音。

「你見過我們今日出去嗎？」

那老闆並沒有作聲。

那軍官似略爲懂得事理，問道：「兩位客官，爲何身上染有血漬？」

安逸之道：「我們從風雲山莊過來，一路上來到貴縣，途中也遇到一些屍首，無端染上了一些血漬。」

「你們是風雲山莊的人？」

「是的，在下是『流水行雲』安逸之，這位是我的小師妹『奪魄綾羅』風姿。」

「啊，原來是『風雲七子』的兩位英雄，我們的鄉民錯怪了你們。」

「風雲七子」的聲名，在這縱橫百里的地方，人人熟悉，尤其是官府當差的，有誰不知風雲七子的厲害？風雲山莊的老莊主雲龍莊主，也常常佈施賑災，派白米派棉衣，因此人人也認識風雲山莊。

軍官叫道：「各位，上面是風雲山莊的兩位英雄，並不是甚麼人魔，至於貴縣人命損失之事，便算在我身上好了！」

衆人見這軍官一力承擔，便開始散去。

安逸之見衆人散得七七八八，才開了門，風姿慢慢而出。

那知，一踏出院子，一柄金刀便劈下來。

安逸之一手推開風姿，已從懷中拔出一支黑色的長簫，搖晃一下，避過了那金刀，然後黑簫以極快的手法，反攻那軍官的上盤。

攻勢是極其凌厲。

那軍官在一時之間，無法擋得住，整個從馬上跌了下來。

不過，他乘下墜之勢，仍然一刀橫劈。

安逸之一個轉身，左手已多了一把扇子，那扇子硬碰金刀，發出鏗鏘的一聲。

安逸之收勢之餘，黑簫攻出。

那軍官穩身在地，拱手道：「果然是名不虛傳的『行雲流水』安英雄。」

而另一邊，風姿也被兩人用大刀纏着。

風姿外號是「奪魄綾羅」，原因是她使的兵器，是一條丈來長的綾羅衣帶，只見她人在長帶中翻飛，兩柄大刀已被她捲着。

風姿一個騰身，已把兩柄金刀抽甩了手。

軍官道：「還不快向風姑娘道歉？」

風姿把長綾衣帶收了在手。

軍官道：「得罪姑娘，『奪魄綾羅』

果眞人如其名。」

安逸之道：「請問閣下……」

軍官道：「在下是兩湖巡捕。」

「兩湖巡捕——赤膽追兇恕非？」

恕非道：「正是在下。」

「恕捕頭怎會來到這窮鄉僻壤？」

「我們自兩湖而下，想不到來到這小地方，却發現了一件可怕的兇案。」

「爲甚麼你也會來追捕我們？」

「我剛到事發現場，却又聽到鄉民說整日只有兩個面孔生疏的江湖人來過，並且一口認爲兩人爲兇手，我知事情一定沒有這麼簡單，但爲順鄉民民情，也來一看。」

安逸之道：「原來如此。」

恕非道：「剛才冒犯，其實我早知風雲七子名動江湖，我只是不想外人冒認。」

安逸之笑道：「恕捕頭見多識廣，一見我們露出一手，才肯定我們並非冒充的。」

恕非拱手道：「爲免事情節外生枝，只得如此，請兩位原諒。」

安逸之道：「你從事發之地而來？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事？三男三女是怎麼死的？」

恕非道：「恐怖極了，在下當差以來，從未看過如此恐怖的兇殺案。」

風姿道：「六個人一齊被殺死？」

恕非道：「六個人是身首異處。」

安逸之道：「用刀？」

恕非道：「不，頸項之處，血肉模糊，參差不齊，十分難看。」

兩人聽了，都覺得有點異樣。

風姿問：「屍體被棄置一旁？」

「不，六個屍體被吊着，吊在那祠堂的橫樑上。」

「首級呢？」

「齊齊整整的擱在祭壇之上。」

兩人聽了更覺離奇，這與他們昨日在樹林中所發現的六具屍首，同出一轍。

風姿想說些甚麼，但安逸之恐怕她亂說話，便暗暗拉了她一把。

風姿會意，本來想說的話也咽回肚子裏。

這微小的動作，却是逃不過恕非的雙眼。

恕非是個極爲機靈的人，遠看去，外表仍像年輕人，但近看則見其臉上有一股不耐的風霜歲月痕跡。

恕非道：「兩位有空，倒不如同往一看。」

安逸之道：「在下還有……」

風姿道：「師兄，先去看看。」

恕非道：「也許兩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破此案。」

其實，安逸之也希望能一睹現場，因爲這件兇殺案與昨夜在林中所見的大同小異，可是，他又怕無端惹事上身，延誤了他們往找大師兄的行程。

風姿却是好奇心極重。

恕非吩咐手下爲他們兩人備馬，然後領路，大約一盞茶工夫，那大祠堂已在前面。

那祠堂是一間相當古舊的建築物，附近本來沒有甚麼照明裝置，可是如今却是燈火通明，由鄉民及恕非一些手下，共持火把的照耀着。

一個年輕的捕快上前，拱手道：「捕頭大人，附近再沒有甚麼發現。」

恕非道：「這位是小兒恕曲，曲兒，來見過兩位前輩，風女俠與安大俠。」

恕曲是個劍眉星目、臉如冠玉的小子，拱手道：「風女俠、安大俠。」

風姿忍不住笑了起來。

恕曲道：「風女俠爲何見笑在下？」

風姿道：「我不是笑你，而是笑你爹爹，爲何把我當作前輩，看來我大不了你多少。」

恕非道：「出道江湖，並非講甚麼年歲，『風雲七子』在江湖成名立萬早，當然是小兒的前輩。」

恕曲道：「風姐姐。」

這一稱呼却是使風姿極其愜意。

恕非道：「小兒向來都喜歡捕風捉影，這次跟着我巡視兩湖，想不到竟遇到這件兇案。」

安逸之道：「我們先看看那些屍體。」

衆人隨着恕曲入了祠堂。

祠堂大廳面積廣闊，一條橫樑也足有三十丈。

橫樑之上正吊着六具屍體。

安逸之走近一看，這些屍體也是被縛着腋下，然後吊在橫樑之上。

有血淌下，却並不太多，因此地下不見任何血漬。

橫樑對開，本是一個放滿了這鄉村先祖人物的靈牌，如今是靈牌散亂，上面放着六個人頭。

人頭的臉孔扭曲，血肉模糊，十分恐怖。

安逸之走近一看，道：「恕大人，我可以拿起頭顱細看嗎？」

「當然可以。」

安逸之其實並非拿起頭顱，而是推倒其中一具，看看其頸項之處。

由頸項望入，整個頭顱是空的，完全沒有腦髓。

安逸之再把人頭扶起，再撥開頭髮一看，五個手指洞並排在頭蓋之上。

恕曲看着安逸之細驗頭顱，早已覺得詫異。

恕非更是昭然若揭。

安逸之道：「與我們昨夜所見的一模一樣。」

恕非道：「甚麼？」

安逸之遂把昨夜在林中所見，一一細述。

恕非聽了，彷彿自言自語道：「這人一連犯兩案，手法同出一轍，看來是同一人所爲。」

這點在表面看來，是無可置疑。

風姿忽道：「昨夜發生的兇案，與這鄉村地方距離不遠，說不定，兇手還在附近。」

這話倒提醒了各人。

衆人但覺陰森恐怖，而遠處傳來一陣狗吠之聲，更使在場的人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寒意。

恕非畢竟是老江湖，安慰衆人道：「兇手如果有這樣大的膽子，倒是助了我們立下大功。」

安逸之指着那頭蓋上的五個指洞，道：「恕大人，你對這指洞有何看法?」

恕非道：「能練到這樣的指力，實在非等閒之輩。但對一個平民百姓來說，却也根本不用採取這種功夫，下這種毒手。」

安逸之道：「大人的意思是……」

「兇手並非在顯露這一手，而是要急速的解決這個人，扯下頭顱，吸取腦髓。」

風姿道：「是，那是一個吸人腦髓的狂魔。」

恕曲道：「風姐姐說得極有道理。」

安逸之又問：「查到這些人的身份沒有?」

恕曲道：「根據地保的報告，那是這祠堂附近的三戶農家，三對精壯的夫婦。」

這些鄉村人口並不多，雖然死者血肉模糊，但一查之下，便很容易證實身份。

恕非向恕曲道：「恕曲，你再巡查一次，看看各手足還有甚麼發現，假如沒有，便把屍體放下，交回苦主。」

恕曲領命而去。

恕非道：「打擾兩位，你們勞累一天一夜，睡醒後又遭我們無端騷擾，實在抱歉，我想請兩位到村中一聚。」

安逸之其實並不想與官家六扇門中人相交，但恕非却並非盛氣凌人的捕頭，而且是待以江湖之禮，便道：「好極，師妹，你也餓了?」

風姿點了點頭。

那時恕曲已來，向恕非報告了一下。

恕非道：「你打點妥當之後，來村中晚飯。」

恕非先與安逸之及風姿入了村中，直到鄉長之處，鄉長已備了豐盛的菜餚。

鄉長滿臉憂愁。

恕非道：「鄉長不用擔憂，看來這兇手只是過境性質，不會再為害此鄉。」又道：「有這兩位大俠幫助，看來抓到兇手，指日可待。」

安逸之心下覺得，恕非似乎要留下他們，不過，手法却是非常圓滑。

一會，恕曲也來到，各人一同用膳。

酒過三巡，他們又回到兇案的話題。

恕非道：「我在江湖行走，也曾多次聽過，你們風雲山莊，雲龍老師傳的『龍虎劍訣』實在是驚世的武功。」

安逸之道：「恕大人過獎，據師尊道，龍虎劍訣最重要的地方，是一個『創』字，除了授者要有創意之外，學者亦要有創意。」

恕曲似乎並不明白，問道：「安大俠，何謂『創意』?」

安逸之道：「意思是並非墨守成規，要加上授者的思想，與學者的過濾與思維。」

他們都是學武之人，因此談到武功，自然是倍加投契，交淺言深。

恕曲又道：「在下行走江湖日子尚短，但已聽過『風雲七子』武功厲害，但我實在有點不明白，為甚麼你們同學於一個師尊，也是同樣得到『龍虎劍訣』的精髓，却是七個人有七個人的兵器，各有各人的擅長。」

安逸之笑道：「『龍虎劍訣』的巧妙，便是在這一點，我說過這武功並非如一般武功，有一套特定的拳法與掌法，或是其他兵器的法則，而是你可以運用『龍虎劍訣』於任何一種武術之內，你可以用『龍虎劍訣』打拳，也可以使劍。」

恕非道：「那是學者自行決定，要使拳或劍，由自己的喜好決定。」

安逸之道：「對，恕大人果然是武術名家。」

恕曲這後生小子，好學好問，又問道：「安大俠使的是甚麼?」

風姿插口道：「難道你忘記師哥的外號?」

恕曲道：「安大俠人稱『行雲流水』，自是讚安大俠風流瀟洒，英氣迫人。」

風姿道：「非也！師哥使的是一柄黑簫，與一把鐵扇，使出來的武功，揮洒自如，有若流水行雲。」

安逸之道：「師妹，為何要在別人面前謬獎師哥，我學不到『龍虎劍訣』一成的功夫，實在是貽笑大方。」

恕非道：「安大俠太歉了，我剛才在客店冒昧一試，早已知安大俠名不虛傳。」

「客氣，客氣。」

恕曲又道：「龍虎劍訣的武功，可以到達何種境界?」

安逸之道：「這實難以言喻，我師傅既是龍虎劍訣的創始人之一，自然是對龍虎劍訣有深厚融會之外……」

恕非道：「雲龍老師傳當然是深不可測。」

風姿道：「假如在創意成就來看，我胞兄風範可以算是登堂入室。」

安逸之也道：「是的，風範大師兄潛心修煉，而且腦筋更活，這次入關之後，相信武功猛進，可以到達『龍虎劍訣』的第十層。」

恕非與恕曲父子同聲喟嘆：「第十層。」

恕曲又道：「進了第十層，究竟可以到達了甚麼境界?」

安逸之搖頭。

風姿道：「我哥哥出關之後，便……」

安逸之示意風姿不要再說下去，並接口道：「風師兄還沒有向我們說及這次閉關的感受。」

從談論武功開始，他們又再談起這可怕的兇殺案。

恕非道：「今日祠堂中所見的受害者，只是幾個不懂武功的平民百姓，看不出那行兇者的武功如何。」

安逸之也道：「昨夜我們匆匆而過，也沒有看清楚，但從衣飾看來，那六個受害者，都是行走江湖的人。」

恕曲道：「既是如此，我們明天便往那樹林一看，可能會發現甚麼的線索。」

安逸之是無可無不可。

恕非道：「安大俠，那要麻煩你又再走一遭。」

「那也不太麻煩，因為我們也要回風雲山莊，而且必定路經那地方。」

衆人飽餐之後，各自安寢。

翌日一早，恕非已為二人安排了馬匹，四人直往那小樹林之處。

三個時辰之後，樹林已是在望。

恕非道：「這樹林形勢險要，雖然是大白天，我們也要小心。」

風姿道：「難道你認為兇手會再出現?」

恕曲道：「假若是，我們便可大顯身手了。」

安逸之沒有開口，一馬當先，入了林中。

一陣輕風吹來，夾有血腥腐屍之味。

衆人先見那六個人頭。

安放在亂石之上的六個人頭。

恕非走近，表情似是十分驚訝。

安逸之問道：「是認識的故人?」

恕非沒有答話，似乎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經過兩天，面目本已模糊，如今更加模糊。

恕非道：「他們怎會來到這裏?」

「他們是誰?」安逸之問。

「你不認識他們?」

安逸之搖搖頭。

恕非道：「這也難怪，他們一向出沒在陝北一帶，那會來到此地?」

風姿也問道：「他們究竟是甚麼人?」

「陝北十魔。」

「陝北十魔?只有六個人而已。」

忽然，一陣微風吹來，使人感到有點寒意。

接着，四周的樹同時晃動。

「當然還有咱們四人。」

聲音古怪而凄厲，更是使人不寒而慄。

四個人從四面樹頂飄下。

這四人都是身材高大，使的都是一些斧頭、流星鎚等怪異兵器。

他們慢慢行近，並發出怪叫。

其中一人道：「你們回來看這些屍體風乾了沒有?」他一邊說，一邊舞着雙斧。

另一人暴躁的怪叫，手持一個極大的流星鎚的鐵鍊，並把流星鎚搖晃，虎虎生風。

第三人手持一雙怪刀，看來似刀非刀，既像鈎刀，又像利鏟，一邊是鑄有鋸齒的。

第四人手持的武器更怪，一手是有倒刺的軟鞭，而另一手却是一柄發出藍光的短刃，兵器一長一短，晃動的招式怪異，實在嚇人。

恕非、恕曲、安逸之與風姿四人，立時以背對背，面向外圍，看着四人的來勢。

一聲吆喝，那持雙斧的是『陝北十魔』中的二魔，外號『斧盡魂來』傳昌，他生性惡毒，每逢做案，既要錢又要命，他雙斧狂悍，不知有多少人是他斧下的游魂。

傳昌揮着雙斧，猛砍恕非。

恕非在腰間抽出一條鐵鍊，分兩頭拽出，猛鎖傳昌的雙腕，一時之間，傳昌猝然變招。

他竟然把一柄斧頭甩出，擲向恕非，那斧力道勁猛，虎虎作响，恕非放長了一邊鐵鍊，硬生生的要把那飛斧捲了下來。

這一捲却是傳昌的好機會。

他人已躍近，另一斧從半空劈下。

恕非感到一陣寒意，退後，抽身，鐵鍊已捲着飛斧，並以飛斧向他回敬。

這一剎那之間的捲斧、飛斧，實在是充份表現了恕非的武功非凡，使傳昌無法不退後，反攻為守。

恕非能以一條鎖鍊行走江湖，在六扇門中人稱讚，看來自有他的一套，並非浪得虛名。

而那邊廂，風逸之却對着那個使大流星鎚的，那人身材極為高大，膂力過人，這足有兩百斤的流星鎚在他手中仿若一個線球，揮洒自如，虎虎作响。

風逸之却是不慌不忙，看着他的來勢，忽而是黑簫一出，一招看似是「仙人指路」，却又並非「仙人指路」那麼簡單，其中包含了很多變化，一時是攻向對方咽喉，一時是指向他的要穴。

這使流星鎚的，是陝北十魔中的老七，外號「魔星下降」劉鉅，為人也是狠毒之極，每逢做案，殺人無數，而在垂死的人，也要受他一鎚，變成肉醬，他才開心。

如今對着「流水行雲」風逸之，却是無可奈何，流星鎚雖然仍如雨下，橫飛直打，但風逸之似乎看準他的招數，遇到猛力的撼下，便退而避之，反而一遇到空隙，那鐵扇便猝然遞出，攻他要害。

恕曲所遇到的，正是陝北十魔中的老十，此人手持一雙鋸齒利鈎，人

稱他爲「體無完膚」郭解，除了因爲他生來面貌奇醜，而且臉上疤痕纍纍，凹凸不平，極爲可怖之外，還是因爲他性格陰鷙，每次與人對敵，總要把對方打到體無完膚，那才罷手。

他那雙古怪武器，只要一觸及刃，也確是體無完膚的。

恕曲雖然出道不久，但已得父親的眞傳，他使的一條粗鐵鍊，與其父親比較，已是不遑多讓。

郭解的鋸齒利鈎一出，便受到了鐵鍊的處處制肘，或是被鎖，或是被捲，一時之間，無法使得揮洒自如，五十個回合之後，他已看清楚郭解的門路。

恕曲突然露出一個空門，郭解大喜，怪鈎從左切入，鋸齒從上砍下，這招「指桑駡槐」，本是郭解的成名招法，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被這一招賠了性命，死後還被他的的利鋸與怪鈎，搗得體無完膚。

但恕曲早已知他有此一招似的，讓他鋸齒與怪鈎迫近之際，鐵鍊的兩頭，分別射出，捲向他的手腕，並且立時一抽，郭解只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劇痛，不得不棄下他那雙怪異的兵器。

沒有了兵器，郭解更形瘋狂，一雙手忽掌忽指忽爪的向恕曲進攻，恕曲仍然以鐵鍊相迎。

郭解見猛攻不下，施一招虛式連忙拾回地下的武器，兩人又再大戰起來。

小師妹風姿所遇到的惡盜也非易於招架的人，此人外號「短刃鞭接」江蛟龍，是陝北十魔排行第九，但他的武功却並非第九。

那條軟鞭使得出神入化，一時是「猛龍出洞」，一時是「蟠龍吞吐」。

江蛟龍的拿手好戲是以軟鞭一捲，便把對手扯近，待那人驚魂未定，他的短刃已戳在對方的心窩。

這一捲一戳，只是瞬間之事，很多人還未看出他的招數，便已遭毒手。

風姿對這人並無懼色。

她使的是一柄長劍，她的劍招却並非傳統的劍招，她以「龍虎劍訣」的獨特心法，以創意融於劍意之中，看似極平凡的一招，但內裏蘊含了千萬的變化，更能在攻中帶守，守中帶攻，無時不令對方手忙脚亂。

江蛟龍的軟鞭根本無法纏住風姿，加上他開始之時，漠視風姿，以爲她只是一個只懂花拳綉腿的小姑娘，但軟鞭施展，仍無法把風姿捲近。

而風姿長劍一出，有如電光閃射，幾乎連他的頭巾也要扯下，他才知這位小姑娘並非泛泛之輩。

風姿的劍法實在是變化多端，江蛟龍的軟鞭有如橫風急雨而下，但風姿的劍使出劍花，竟是密不透風，而江蛟龍的短刃，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忽地，安逸之一個飛身。

他一身白衣在黑簫與鐵扇揮動之下，顯得異常飄逸，而他落下，長簫已指着「魔星下降」劉鉅的胸前大穴，而鐵扇已壓在他的眉心。

劉鉅的大流星鎚已不知丟到那裏去了。

他爲了躲避安逸之，雙腿在地上猛蹴，但始終離不開安逸之的黑簫與鐵扇。

安逸之道：「你再動，我便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劉鉅不敢動。

他是個殺人的大行家，當然知道，安逸之所言非虛，因爲他的胸前被黑簫抵着的大穴正是「神封」，只要他猛力一貫，自己便要終生癱瘓。

安逸之又叫道：「你們想十魔之中又減少一魔？」

另外三魔見劉鉅如此，急忙抽身。

三人退開，猛叫：「七哥！」

安逸之道：「我暫時不會殺他，不過……」

劉鉅叫了一聲，因爲安逸之表面是若無其事，但已勁力猛貫。

三人叫道：「你想怎樣？」

「我想怎樣？我問你們想要怎樣才眞！」

老九江蛟龍道：「你殺了咱們六個師兄，還要殺咱們四人？」

安逸之道：「你們這六魔並非我們所殺。」

「爲何你們竟要回來再看屍首？」

恕非道：「爲的是查出這連環兇案。」

江蛟龍道：「恕捕頭，咱們是兵、賊勢不兩立，但在這一帶，咱們從未犯案，也沒有擾亂你的兩湖地帶，爲何要迫死咱們？」

恕曲道：「咱們是官府中人，那會如此執行私刑，那只是這六魔惡貫滿盈。」

三魔怒氣上升，似又要動手。

安逸之道：「三位，你們的師兄在我手中，我不想風雲山莊與你們無端結怨。」

郭解道：「原來你們便是風雲七子。」

「在下安逸之，這是我的師妹風姿。」

傅昌道：「原來風雲七子並不是言過其實。」

這話使當時的氣氛稍爲緩和。

安逸之道：「我可以放開你們的七哥，不過，條件是不得再動手，並且解釋一下你們的行踪，六人又爲何會被殺，棄屍於此。」

傅昌道：「咱們正要查明此事。」

安逸之慢慢的放開了劉鉅。

劉鉅一離開黑簫，如獲大赦似的，奔回他們陝北十魔那一邊。

傅昌道：「咱們十魔南下，只是遊山玩水。」

恕非道：「你們有這閒情逸緻？」

傅昌道：「咱們四個因事，遲來了一天，並且約定在下面不遠之鎮江相會，從這地到鎮江，一定要經過這樹林，想不到……」

「以你們見多識廣，他們是被甚麼所殺？」

傅昌搖頭，道：「實在看不出。」

「那五個指洞呢？」安逸之問。

傅昌道：「使指功的門派極多，但能以五指貫穿頭蓋的並不多，各大名門正派，多不會練這種陰鷙的武功。」

「非名門正派呢？」

「以北方來說，陽剛的指法有多家，如般若指法、金剛指法、婆羅門指法、金剛黑沙指……甚麼指法也有可能，問題是甚麼人會練，練到甚麼程度。」

「吸人腦髓的，你們可知會有甚麼邪魔妖怪？」

江蛟龍道：「吃猴子腦的人倒有，吸吃人腦的，我是從未聽過。」

「一吸是六人。」

「並非只是六人。」

這四魔本已非凡人，殺人放火，甚麼事不敢爲，但一聽到還有六人被吸腦髓，不由得也打個寒噤。

恕非道：「還有另外六人，在短短兩日一夜之間，這個可怕狂魔吸了十二人的腦髓，你說我們應否來此一查，細心一看？」

傅昌道：「既有如此可怖事實，咱們剛才一場敵對，只是一場誤會而已。」

恕非道：「你們既然沒在我的境內犯案，一時之間，我們當然不會爲敵，不過……」

傅昌道：「咱們當然明白，這次南下不成，咱們會留在這裏。」

恕非道：「抓到兇手，定然會……」

四個惡魔發出嘿嘿冷笑。

恕非本想叫他們要把兇手交出，但深想一層，也是多餘，因此不再說下去。

傅昌道：「恕捕頭，咱們陝北十魔，雖然是殺人放火的强盜，但也是有骨肉之情的。」

恕非道：「你要埋葬他們？」

傅昌點頭。

「原來你們也有人性。」恕非故意激怒他們。

可是傅昌並未慍怒，只道：「恕捕頭方便一下。」

恕非見他如此客氣，道：「好，我等先行告退。」

恕非與衆人退出了樹林。

安逸之道：「恕大人，我們本來是出來找尋師兄的，如今無端遇上了這一件無頭兇案，便躭擱了兩天，我想衆師兄一定十分擔心我們的安危，我們也要告退。」

恕非道：「安大俠、風女俠，麻煩兩位，不知如何報答，日後……」

安逸之忙道：「恕捕頭客氣，日後若遇到有甚麼需要風雲山莊的地方，千萬不要客氣。」

風姿與恕曲互相望了一眼。

安逸之似乎有點不大高興，道：「師妹，我們走吧！」

兩人不再入樹林，繞過山的另一端，逕回風雲山莊。

＊　＊　＊

安逸之與風姿來到風雲山莊前的山麓，便見到四位師兄策馬，正想奔回山上。

風姿叫道：「師兄。」

「一劍七斗」方哲首先回頭，勒住了馬，道：「我們找了你們大半天，却不見到你們。」

「响雷金刀」燕匕也問道：「你們究竟去了那裏？」

風姿策馬上前，道：「我們一直追到前面那個小市集……」

「沒有找到師哥？」「黑白判官」羅嚴問。

安逸之叫道：「師哥沒有找到，却無端發現了一件古怪的兇殺案，又遇上了陝北十魔，六個是死的，只有四個是活的。」

「醜奴兒」東方不易道：「小師弟也學會了講笑。」

安逸之道：「並非講笑，我們上山之後，回到山莊，向師尊禀告。」

衆人見師弟師妹無恙，倒也安心下來，便一同策馬上山，去見師傅。

「風雲七子」的師傅，是風雲山莊的半個莊主，雲龍老師傅今年已近九十歲，但童顏鶴髮，人仍是十分壯健。

雲龍師尊正坐在風雲山莊的演武廳內，等候四個徒兒回來，這數日連續發生的事，也使他煩亂過一陣子。

第一件事是大弟子風範閉關未夠日子便出來，一出來後，甚麼也沒有說就離開了。

接着是六個弟子一同下山找尋，只有四個回來。

這本來也沒有甚麼好擔憂，但兩個之中，尤其是他最疼愛的女弟子風姿，也沒有回來，雖然他知道安逸之並非一個糊塗人，但也使他有些寢食不安。

然後他又再派四個弟子下山尋人，等了半天，還沒回來，更是令他難以忍耐。

幸好，六個弟子終在面前出現。

雲龍師尊一見了風姿，便問道：「沒有甚麼事？」

風姿知道師傅疼惜自己，十分過意不去地道：「累師傅擔心！」

安逸之道：「我們找師兄不到，却遇上了陝北十魔。」

雲龍師尊道：「這十個魔頭南下作甚麼？」

「不知道，可惜是來到這中途，十魔已去了六魔。」

「去了那裏？」

「在林中被人殺了。」

「殺了？誰人有此本領？」

「不知道，而且被殺的情形，十分可怖。」

安逸之便把所見所聞，一一告之。

眾人聽了，都大感可怕與訝異。

眾師兄弟一時之間，你一言我一語。

安逸之道：「我看過那六個屍首，不，還有六個普通男女屍首。」

「甚麼還有六個屍首？」

安逸之道：「那是另外在小市集的六個，那是普通平民百姓。不過，他們死因一樣，死狀相同。」

雲龍師尊道：「怎樣？」

安逸之道：「脖子是硬生生的被扯下，因此頸項與身軀之處，參差不齊，十分可怖。」

「另外一點呢？」

風姿接口道：「全無腦髓。」

「爲甚麼？」

「看來是被人吸乾了。」

眾人又是哄動起來。

「甚麼人要吸腦髓？」

雲龍師尊嘆了口氣。

安逸之道：「還有，頭蓋頂上有五個指洞。」

「五個指洞？用手指插下的？」

「甚麼人有此指力？」

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

雲龍師尊又嘆了口氣，雙眉緊鎖着，似是愁眉不展。

眾人並沒有注意師尊臉上的表情。

風姿却首先發現，道：「師傅，你知道何人可能是兇手？」

眾人望着師傅。

雲龍師尊道：「我不知道……但願不是……」

安逸之聽了，立時覺得師傅話裏有因，問道：「師傅，這事……」

雲龍師尊道：「你們先跟我來，但看到甚麼，發現了甚麼，也不要驚慌。」

眾人不知師傅弄些甚麼玄虛。

雲龍師尊領着眾人，出了演武廳，一直來到後院。

後院對開，是一片天然的大山岩。

岩山之上，有很多天然洞穴。

而大師兄風範，便是選了其中一個洞穴，作爲閉關之處，安逸之立時覺得不對。

安逸之悄聲問風姿道：「這事難道與你哥哥有關？」

風姿想說話，但見師傅臉色凝重，便不敢答話。

他們終於停在大師兄閉關之洞穴前。

洞穴有一道人工木扉，已是毀壞了。

雲龍師尊道：「你們進去看看，但看到甚麼，也千萬不要激動。」

方哲一馬當先，領了眾人入內。

他們入了洞內，只見那些簡單的傢具已然破爛，各散一方。

再入，便見師兄閉關之處。

地上仍有一個蒲團。

可是，四周却是凌亂一片。

石牆之上，佈滿了指印，並非是指印的痕跡，而是深入石層之內的五個指印。

指印之旁，石紋爆裂。

並非只是一個或兩個，而是幾十個指印，每個都深入石壁之內。

旁邊還有一些已乾了而發黑的血漬。

這閉關洞內，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看來是一場大斷殺似的，却又沒有對手的痕跡。

難道？

眾人的心裏都起了一個極大的疑問，都不敢再想下去，更不敢宣之於口。

風範大師哥在他們心目中，一向是端莊穩重，武功又是非常高强。

難道他？

沒有人敢想像，也無法想像出來。

眾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

風姿實在忍耐不住，看着眾位師兄，淚水已是奪眶而出，她沒有揩去淚水，轉身便走出洞外。

眾人叫着，也追了出去。

雲龍師尊仍在洞外，扶着風姿。

方哲上前，道：「師傅……」他實在不知如何說下去，只低頭默言不語。

雲龍師尊道：「先回去再說。」

眾人也無言的跟着師傅，這次並不是回到那偌大的演武廳，而是回到師傅的書房。

這書房本是風雲山莊的禁地，連最小的師妹風姿也沒有來過。

眾人知道，師傅要他們來這裏，定然是有極重要的話要對他們說。

書房並不太大，四周幾乎都是綫裝書。

看來是武學或醫學的書籍。

當中是一張大太師椅。

雲龍師尊坐下，並叫眾徒兒坐下，其實書房內只有多兩張椅子，由方哲與安逸之坐了，其他的人只能站着，或是倚着。

雲龍師尊開口道：「我希望那不是事實，但你們都看過，那是事實。」

眾人默然，他們都明白師傅的意思。

雲龍師尊道：「當風範與我商量，要入關之時，我已勸他不要太强迫自己。」

「這次入關，他爲的是甚麼？」

「爲的是修研龍虎劍訣。」

「師哥已修至第八層，爲何仍要入關？」

雲龍師尊道：「如果他目的只是研修第九層，我其實也不會反對。」

「不是第九層？」

「不是，他想一連過兩層。」

「直上第十層？」

雲龍師尊嘆了口氣，點了點頭。

「爲甚麼哥哥要那麼急迫練功啊？」風姿問。

「不是他急迫練功，而是他實在想把龍虎劍訣推向一個新的高峯。」

「師傅，你是過來人，從第八層進入第十層，其中可有甚麼變化？」

「人是血肉之軀，每個人血型不同，想我與你們風虎師尊兩人同修，因爲可以互相扶持，而且並不急於求甚麼成果，所以沒有甚麼事發生。」

「而師兄呢？」

雲龍師尊道：「我想他是走火入魔了。」

「走火入魔？那又如何？」眾人齊聲問。

雲龍師尊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

「有甚麼可能？」

「最嚴重的會使自身受損，重則死亡，輕則身體無端癱瘓。」

「還有其他？」

「發狂。」

「發狂？壁上的指印……」

「是的，看來風範的武功內力，已到了第十層的境地，可是精神上却未能協調一致。」

「換句話說，他可能是瘋了。」

風姿不能接受這說話，忙叫道：

「風大哥不會瘋的！」

安逸之道：「師妹，你安靜下來，看看師傅還可以說出另外一些可能。」

雲龍師尊道：「因爲內力亢進，與身體機能不協調，發狂的現象並不稀奇，過一段時間，可以自行抑制，便沒有甚麼事了。」

「如不能克制自己呢？」

「那便說不定了。」

方哲道：「風大哥走火入魔？」

「看來你們要接受這個事實。」

眾人都知道，師傅這麼說，定非空穴來風，事出無因，但眾人都難以接受。

尤其是風姿，他們既有血緣，自然更難相信。

雲龍師尊道：「我們暫時休息一下，等會再談論下去，風姿，你回房休息一下吧！」

風姿道：「師傅，你不要爲了我，便把事情隱瞞下來，我自問有足夠的能力應付。」

雲龍師尊道：「我相信你有此能力。各位，自我到過石室之後，加上你們從山下回來之後的匯報，尤其是逸之所見所聞，我已經肯定那可能是風範走火入魔後所犯的錯誤。」

「師哥殺人已不可信，吸人腦髓更是沒有可能。」

「你們看過山洞內石壁的指印？」

眾人點頭。

雲龍師尊道：「逸之，你也修練龍虎劍訣至第六層，你有插五個指印在壁上嗎？」

安逸之搖搖頭。

雲龍師尊再問其他人。

當然沒有人有此本領。

雲龍師尊道：「那五指插入頭蓋之舉，似乎非你們師哥莫屬了。」

那是無法面對的事實。

「吸人腦髓？」

雲龍師尊道：「這點我仍不明白，我試過由第九層轉入第十層，再由第十層至第十二層，但一切都是循序漸進，並沒有發生過甚麼事。

「至於突然亢進會影响腦筋，而作出泯滅人性之事，我不敢說。」

黑白二道　齊來訴苦

這時，這小小的書室內，鴉雀無聲。

沒有人願意相信這事實，但事實上是發生了。

良久，仍然沒有人說話。

雲龍師尊道：「各位，這件事是關乎我們整個風雲山莊的，你們要好好考慮。」

安逸之道：「我相信師哥不會……」

其他風雲七子都表示不相信的意見。

雲龍師尊道：「我也希望這事情只是我的胡亂臆測，而今唯一解決這件事，是先把你們師哥找回來，然後……眞相便可明白。」

各人也覺得這是唯一可行之法。

安逸之道：「這件事一開始便驚動了官府，雖然，那位恕捕頭是個有江湖義氣的捕頭，不過，他到底也是爲官家作事，我們應盡量不再驚動他們。」

他看看各人臉上沮喪的神情，續道：「這次我們要找回師哥，一定要秘密進行，而且要快，否則……否則會傷及很多無辜。」

風姿也道：「我想那剩下的『陝北四魔』也會像我們一樣，正在搜尋風大哥的下落，最好是避開了他們，免致又再節外生枝。」

雲龍師尊道：「逸之，這事全交由你負責了。」

對於這事，安逸之當然是義不容辭，在他心中，已有一個粗略的計劃，便道：「而今我們只有六人，一定要分頭進行，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師哥，方師兄，你往東去，燕師兄往東北，羅師兄往西北，而東方師兄，你循正西而去。」

東方不易問：「你們倆向北去？」

安逸之點了點頭。

風姿道：「安師兄，爲甚麼我們不分頭進行？多一個方向，也許……」

安逸之道：「不……我與你在一起，較爲安全。」

風姿道：「你不相信我……」

安逸之道：「風範是你胞兄，有道是『關心則亂』，不是我們不關心大師哥，而是你多了一份血濃於水的感情，我想有我在旁，會較爲好一些。」

東方不易道：「對，安師弟說得極對……你們爲何這麼愁眉苦臉，也許，這事不是師哥所爲，而他也正在四處找尋那惡魔。」

衆人聽了他的話，明知是安慰之言，也同聲笑了，暫時放開愁懷。

衆人與師傅同吃午飯之後，便各自下山。

在山麓分手之時，安逸之對衆人道：「我們此去，以一個月爲期，假如找不到，下月今日，我們便要回到山上，那時再作打算。」

衆人都點頭同意。

安逸之又道：「假如一發現了大師哥，一定要盡快用最秘密的方法，把師哥送回山上交與師傅，一切的事情，當由師傅決定。」

衆人也沒有異議，於是揮手而別。

安逸之與風姿仍然是朝北而去，其實也是他們過去三天所走過的路。

他們先走過那樹林，「陝北四魔」已把他們六個師兄屍體整理妥當，林外並有新墳的痕跡。

而那市集之處，仍然是間中有人談論那件人魔之事，但再沒有日前的熱烈。

他倆不再在那市集停留，直向北去。

過了這市集，便是另一個較大的市鎮，名爲宜江，有千多人居住，經他們明查暗訪，近日並沒有甚麼大事發生過，他倆暫時安心下來。

再走兩天，他們已來到一個大鎮名爲盛昌。

盛昌近漢水，因此水陸交通都是十分暢旺。

當安逸之與風姿來到此地，時間尚早，但路上已是熙來攘往。

經過詢問路人，才知這天市中有一個盛大的集會，在漢水旁一間天后古廟前，要舉行一次水陸超幽大會，據說這盛大的集會，不單是盛昌地方人事參加，附近幾十條鄉也有人來，因此，一早便是人羣聚集。

安逸之與風姿當然不想趁這熱鬧，他們經過兩日的疲累，沒有洗澡，也沒有好好睡過，便決定先投店，休息一日，再度起程。

那知，安逸之剛洗過澡，便聽得外面喧聲震天。

他走出外面，風姿已在門前眺望。

只見遠處，一陣一陣的濃煙乍起。

「發生了甚麼事？」

風姿道：「那邊正舉行水陸超幽大會，不知爲甚麼，一連串的竹棚祭台，給火燒着了。」

安逸之道：「快去看看。」

兩人躍上屋頂，避過奔走呼號的人羣，直往那濃煙冒起之處。

那間古老的天后廟便建在漢水之旁，而漢水之上，已建了一排竹棚，用作打齋祭祀之用。

當他們抵達之時，火勢正烈。

婦孺之輩爭相走避，而壯健男人都正在協助救火，雖然棚架是建在水上，但風乘火勢，一時之間，也燒得十分暢旺。

幸好那些臨時棚架，燒了一部份之後，便會倒塌下來，落入水中，自然熄滅。

不過，附近的情形却是極爲混亂，因爲很多人趁這超幽法會，擺檔營生，把附近的岸邊擠得水洩不通，一旦發生火災，人們爭相走避，便發生了無數人互相碰撞，踩傷跌傷，不計其數。

安逸之與風姿，也走入人羣之中，幫助救出一些老弱，也去提水救火，淋熄了一些火焰。

當火焰盡熄，地方上父老也來了，本來他們來是參加這水陸超幽大會，而今却來視察災場。

經過點算之後，損失也很大。

財物的損失也沒有甚麼，却發現有十多個父母，在忙亂之中，失去了兒女。

那些兒女大多是十一二歲，其中有一些是自己失散，經過找尋，也找回來，剩下十對父母，却無法找回兒女，只在那些地保面前，嚎啕痛哭。

一時之間，喚兒叫女之聲，不絕於耳。

安逸之與風姿看此淒涼境況，也覺心酸，不過，這人多紛亂的場面，他們也無能爲力。

本來，十二、三歲的孩子，自己會走動，遇到危險，也懂趨避，爲甚麼竟會無端失踪？

安逸之心中起了一個大疑問，不過，光天化日之下，又怎會有人趁火打劫？

擄走這些童男童女也沒有甚麼作用。

而且這地方向來也平靜，並沒有擄人勒贖的事情發生過。

安逸之見人已散去不少，自己又再無能爲力，於是便拉着風姿要走。

風姿看看這情景，却是不忍。

安逸之安慰道：「這事發生在天后古廟之前，天后娘娘自會爲他們開解。」

風姿也覺得逗留下去，也是無濟於事，便道：「既然來到這古廟，倒不如奉上清香一炷？」

安逸之並沒有異議。

這時，整個岸上的人已散去，而天后廟內也再沒有甚麼人在流連。

他們入了古廟。

這古廟本來是十分簡單的，但經過改建之後，已具規模，而且建有一個鎮海樓，以庇祐在漢水之上往來船隻客商。

這鎮海樓是個塔型，塔高八層，內裏只有一條旋梯直上。

平日根本沒有人會上去。

日久，塔頂已成爲江鳥聚居之處。

當他們走近這鎮海樓，便發覺一個極其古怪的現象：只見一些江鳥飛入鎮海樓，却是惶恐的飛出來。

一時之間，飛鳥聒噪。

那時人潮已散，留下的也只是在清理火場，沒有人注意到這現象。

安逸之昂頭一看，已知塔內定有人匿藏。

他扯扯風姿，指指塔頂。

風姿也明白。

他們本來想躍上去一看，但那時附近仍有人，他們不想驚世駭俗，便決定忍耐一下，等待天黑才上去看。

過了一會，天已漸黑。

而本來飛向塔上的江鳥，似乎不敢再飛近塔邊。

風姿輕聲道：「師哥，你說上面會否躲着風大哥？」

安逸之道：「不用胡亂猜測，上去看看。」

那時，暮色四合，人羣散盡。

安逸之一躍而上了塔頂，風姿隨着。

塔頂之處，更形狹窄，安逸之剛站穩在那飛簷之上，便見一個人的背影。

那是一個披頭散髮的人，可惜並沒有看見他的面孔，那人是低首蜷曲着身似的。

風姿也站穩在一旁，不過，她看到那怪人身影的時候，幾乎跌了下去。

安逸之一手拉着她。

那人身旁佈滿了破布，似乎是蓋着一些甚麼。

安逸之注視一下，已看到那邊布下，伸出了一隻小脚，是人，被布之下是蓋着那些孩子？

那些失踪的孩子？

這人是誰？

風姿稍爲移動一下，便發出了一些聲響。

那古怪的人也立時動了。

原來那人蜷曲着，是因爲睡着了。

那人忽然回頭，並且隨着這回身的姿勢，一掌向着安逸之與風姿之處揮來。

掌風夾雜着一些腥羯之味，並且異常淩厲。

安逸之幾乎站不穩脚，但仍以耐力定了下來。

可是，當他見了那面孔，他實在站不住脚。

因爲這人正是風範。

失踪了差不多十日的風範。

風姿這次拉住了安逸之，叫道：「風大哥！」

風範似乎有些反應。

他轉過身來，又一掌的打出。

這一掌的力量更大，不過，安逸之與風姿早有預備，側身避開了掌風。

如果，再讓他多打一掌，他們是避無可避。

安逸之趁這掌一收，便竄入塔內。

這塔頂的空間極小，兩人對峙，幾乎是呼吸可聞，而地上更見十個孩子。

「師哥。」安逸之道。

風範並沒有反應，只是猙獰的一吼。

風姿一竄而入，竄向另一旁，叫道：「大哥。」

風範本又想一掌打出，可是，當他見了風姿的臉孔，似乎有些顧忌，那一掌硬生生的收回。

風姿喜道：「我是你妹妹啊。」

風範又咆哮了一聲，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他整個臉孔是扭曲着。

他實在不似平日所見的風範。

「大哥，你怎麼了？」

風範突然一躍而起，雙掌齊出。

塔頂地方極爲狹小，是避無可避。

安逸之一掌抵之，但力度實在不及風範，整個人被拋出簷口之處。

風姿被拋向另一個窗簷。

風範又再咆哮一聲，又再發掌。

安逸之不想受傷，向塔下躍去。

風姿也是如此。

幸好下面沒有人，兩人穩立身於地。

風姿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安逸之當然也是不知，只道：「風大哥似乎不認得我們，而且他臉容扭曲，發出咆哮之聲，可能是……」

「瘋了？」風姿道。

「小心，再上去。」安逸之一躍而上。

風姿隨着，這次他們只攀在塔外。

只見塔內的風範，正在掀起地上那塊布，赫然是些似是昏厥的童男童女。

風範又低吼一聲，拉出其中一人。

那人似乎有些掙扎，但風範一脚踏着那男童，一手便插下去。

登時之間，鮮血迸出。

那童男慘叫一聲。

而風範的五指已然扣在那童男的頭蓋之內。

安逸之實在不忍再看。

而風範的手並沒有停下來，他用力的向上扯，那頭顱立時被扯下，噴出鮮血。

這情景實在使人慘不忍睹。

風姿更大叫起來。

風範本來想低頭吮吸那童男頭顱內的腦髓，但聽見了這叫聲，人竟向

簷窗處射出。

風範使出的手法極爲奇妙，一手是指向風姿，另一手却是以一股勁力，射向安逸之。

兩人又再無法穩身，被迫再向下躍去。

塔並不太高，跌下來也不礙事。

但這次，却是不同，因爲風範也同時落下。

風範未穩身於地，已然出掌攻出，他掌指齊發，攻向二人身上要害。

安逸之滚身避過。

風姿已掌相迎，被震開十丈之外。

風範的武功似乎是大進。

他們師兄弟經常切磋武功，對於各人的武功，大家都是心中有數的。

風範本是「風雲七子」之首，不過，只是略爲好一點，而並非一出手便要被他擊敗。

可是，這次的出手，却是極爲厲害，根本是超過他們能應付的範圍。

安逸之只能退而避之。

風姿被拋十丈之外，全身疼痛。

風範的掌力實在是厲害，難道他果然在閉關之後，能從第九層的「龍虎劍訣」進入了第十層？

風姿叫道：「大哥，是我。」

風範看着風姿，臉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風姿慢慢起來，緩緩的走近風範，希望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臉而醒覺過來。

風姿一步一步走近。

安逸之心中怦然而動，假若風範可以認出風姿的臉，回復常性，否則，風姿而今是步向死亡之途。

因爲只要他獸性一發，她便再無倖免。

風姿一步一步移近。

安逸之也在他的背後一步一步的移近。

風範看看風姿的臉。

他似乎有些回憶，深邃的眼神泛起一些疑惑，但這疑惑瞬息便失去，代替的是一些光芒，異樣的光芒。

風姿實在不相信，這位極爲愛護自己的大哥，會不認得小妹妹而下殺手。

但她的不相信歸不相信，事實仍然是事實。

他一掌已出。

幸好安逸之更快一步。

他雙掌齊出，向着這失去人性的風範的背部全力戳去，掌已成指。

四下如閃電的手法，戳中風範的背部四大要穴：「命門」、「陶道」、「大椎」與「陽關」。

風範狂叫一聲，身形僵住。

安逸之道：「走開。」

他再推了風範一下，整個人便倒下來。

風姿道：「他認不得我？」

「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風範，他已失去了常性，快用牛筋縛着他，帶他回去。」

風姿從袋中掏出牛筋，結結實實的把昏迷的風範縛着，免他醒來再出手。

安逸之道：「你等我一等。」

他一躍上了塔頂。

那個被扯斷頭的童男，已是返魂無術，而其他的童男童女，此時已是醒來，看見同伴屍首，已嚇得魂不附體，正在抽泣。

安逸之一一把他們救了下塔，又把那童男頭顱與屍首接了下來，拋進了那溪水之內，讓水冲走。

當他再上塔上，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留下之時，從高處望下，那小徑路上，隱約的出現了兩個人影，那兩人影正是向這天后古廟而來。

安逸之急忙下來，對風姿道：「快走。」

他一手托起風範，轉向另一邊走去。

風姿知道事態嚴重，不能多留一刻。

兩人沿着溪邊疾走。找到了一艘仍有燈火的船，叫船家載他們過對岸。

那船家本來不想這麼晚還過對岸，但忍受不住那錠黃金的閃躍光芒，終於起身，划船過對岸。

當船至江中，他們才見兩個黑影趕至。

因爲岸上黑暗，一時之間，他們似乎是看到那兩人是恕非與恕曲的影子，但不敢肯定。

兩人無法再找到船過來，只好在岸上頓足。

船兒順着水流，很快便過了對岸。

安逸之臨離開船之際，又再多給那船家一錠黃金，道：「千萬別對人說今晚之事，否則……」

船家道：「我不會說，我不會說，既然受了你們錢財，自然是守口如瓶。」

安逸之托着風範，直走岸上。

經過兩個時辰的飛奔，才來到一個山崖之上，看看四野無人，便暫時在一個山洞安頓下來。

安逸之倦極，放下了風範，試試爲風範解開穴道，那知解開了兩個，幾乎被他掙開了牛筋。

他們不敢再解開另外兩個穴道，因爲他們已肯定，風範整個人已陷入了瘋狂、全無人性的狀態。

安逸之與風姿一同把風範從新縛好，然後放入洞穴的深處，希望明天一早，可以護送風範回到風雲山莊，交與師傅，再作定奪。

勞累了半夜，一切才妥當下來，風範已被樹葉樹枝掩飾之後，不會有人再發現他。

兩人守着山洞，各自睡了一會。

當他們再睜開眼的時候，已是日

上三竿，他們在山坑之中，舀水洗臉。

安逸之道：「師妹，你先下山去，買輛馬車，這樣風大哥在旅途上會舒服一點。」

風姿道：「師哥，風大哥永遠都是這樣的嗎？」

「不，他只是一時走火入魔，回到山莊，由師傅替他推血過宮，注入眞氣，他應會復原的。」

風姿聽了這話，似乎較爲放心。

安逸之道：「一個時辰之後，你駕馬車在山脚等我，我會把風大哥托下來。」

風姿應了，急忙下山。

安逸之回到山洞，心下盤算，如何運風範回到風雲山莊，看來這段旅程也不易平安渡過。

他走進山洞深處，推開了樹葉與樹枝的掩飾，只見風範仍然陷於昏迷狀態，幸好呼吸仍然均勻。

他用樹葉舀水餵了他幾口，然後又再托起他，逕往山下去。

來到山下，風姿已備了馬車在等候着。

安逸之把風範放入了車廂之內，對風姿道：「我們輪流駕車，希望馬不停蹄，可以在五日之內，回到山莊。」

風姿沒有異議。

本來他們離開山莊只是兩日多的路程，但而今他們渡了河，要轉一個大圈，才能回到風雲山莊，安逸之也想過，先渡了河，循原路回山莊，不過，爲了安全計，他不願有人再騷擾風範，決定在河邊走，轉一個大圈。

第一天的旅程，相當平靜。

他們來到一些市集，便換過馬匹，又買了一些糧食，水果，一邊趕路一邊吃。

風姿更買了一些粥水，灌入風範的口中。

風範時睡時醒，當他醒來的時候，在喉間發出一聲低沉的吼叫聲，實在怕人。

第二天，輪到風姿駕馬車，安逸之躲入了馬車車廂之內，休息半天。

忽然，馬車戛然停了。

安逸之驚醒，問道：「發生甚麼事？」

風姿道：「你看那邊。」

安逸之從車廂出來，望向車後，只見那邊塵頭大起，看來會有四五匹馬正向他們追來。

安逸之道：「用一貫的速度走。」

過了一會，漸漸已可以看見四匹馬，馬上的人竟然是那陝北四魔。

安逸之道：「痲煩事來了。」

風姿道：「怎麼好？他們發現風大哥，一定不會罷手的。」

安逸之道：「繼續走，我自有辦法。」

他鑽入了車廂。

而四匹馬已趕到他們的馬車前面。

風姿勒停了馬。

「體無完膚」郭解叫道：「放下你們的吸血人魔。」

風姿聽了，極爲氣惱，她向來崇拜她的大哥，在她的心目中，而今的風範仍是威風凜凜的大俠。

她不答話，從馬車座處飛身而起，雙腿踢向郭解的口部。

郭解勒馬稍退，又道：「來，再來。」

風姿實在氣惱之極，又再躍起，並施出「奪魄綾羅」。

郭解已下了馬，手持「鋸齒利鈎」，企圖要把風姿的長長的綾羅切爲碎片。

另外三魔却已採取行動。

「魔星下降」劉鉅把他的流星鎚一甩，那馬車車廂已一邊破裂。

安逸之自破口之處，飛撲而出，他不讓劉鉅再有機會甩出流星鎚，連踢五脚，封住他胸前大穴。

劉鉅整個人呆呆的站着。

而江蛟龍已揮鞭而來，安逸之並不畏懼，以「龍虎創意」的「意動氣動」身法，在鞭與鞭之間遊走，看準了機會，破他鞭法。

鞭法未破之前，「斧盡魂來」傅昌的一對大斧又至。安逸之知道，這四魔已是拚命而來。

安逸之向來不善殺人，但事已至此，如果不殺他一兩個，肯定不能脫身。

他突然發出一個虎吼，人如撲出的猛虎，撲向手持大斧的傅昌，以快速的手法，竟然奪去了他手上的兵刃。

「龍虎創意」的變化實在令人口呆目瞪。

傅昌自出道以來，從未被人奪去兵器，而今只是一個照面，已被安逸之奪去兵器，他感到一陣羞愧，也一陣心寒，在「龍虎創意」的武功之下，他的成名武功，竟是如此不濟。

他在急旋之中，想暫時躍開。

可是，安逸之早已有了殺他之心，見他一退，反緊迫一步，而大斧一伸一縮，已把傅昌胸前的肌肉拖出一大塊。

風姿本與郭解力鬥，並似乎被郭解所敗，幸好安逸之以聲東擊西之法，解開她的困境。

其餘三魔將傅昌救起。

劉鉅手脚仍然不能動，但口却能言，叫道：「你們還不出來？」

安逸之與風姿同時躍出戰圈。

「你們」是甚麼人？

劉鉅又叫：「先把這小子剁成肉醬，祭我六魔。」

忽然，一陣「呵呵」的笑聲，來自四方八面。

三個極爲高大的異物，便在他們面前出現。

安逸之在江湖走動的經驗雖然並不十分豐富，但從師傅口中也知道江

湖上甚麼人物也有，却從未聽過竟有這三隻異物。

這三個實在是異物。

每個異物足有兩個人高，披頭散髮，身穿並非一般常見的衣物。

劉鉅叫道：「山魈野鬼盼招魂。」

這話似詩非詩，但安逸之却立時想起師傅說過，在廣西雲南交界之處，有一種身材特大的人，獨處一族，他們喜採古怪山藥，並吃那些怪異毒蟲，因而可以練成一副金剛不壞的身體，加上他們體形遠勝一般人，因此，看起來實在使人害怕。

每次這些異常高大的人一出現，平常人便會嚇破膽，而一般江湖人，也會聞風飛遁。

這些人雖兇悍，却不喜入中原，爲何這剩下的四魔竟然可以邀請這三個異物助陣？

風姿看見這三異物，也有些害怕，她走近安逸之。

安逸之道：「不用怕，只是虛有其表的。」

風姿道：「我先攻其脚。」

她把「奪魄綾羅」施出，已捲着其中一個異物的脚，然後用力一扯。

那異物却是穩如泰山，屹然不動，風姿再扯，那異物彎腰，一手扯起那綾羅長帶。

這一彎腰一扯，手法是非常迅速，並非他們想像中那麼遲鈍。

而風姿一時之間，並沒有放開手中綾羅，而這異物一扯，竟把風姿拉上了半空。

另一異物一手托着風姿。

風姿放下手中綾羅，在那異物手中借力一躍，雙手忽爾變成雙爪，抓向那異物的眼睛。

那異物反應不慢，頭稍昂，已避開風姿雙爪，並且以他巨靈之掌一撥，風姿已被拋向另一異物。

最後的一個異物，並沒有接風姿，也以他巨靈之掌，同樣一撥，把風姿撥開最初的一隻異物處。

三隻異物一傳一送，嚇得風姿魂飛魄散。

安逸之見了這情狀，不再遲疑，也一躍而上，半空之中抱着風姿，借力飄下地去。

那三個異物的興趣立時轉到安逸之的身上。

他們又重施剛才的手法，要把安逸之傳來傳去，拋上拋下。

安逸之身體較重，而且武功較勝風姿一籌，他施展「龍虎劍訣」的武功，企圖脫離三人的牽制。

可是，那三隻異物，不單是以身材高大取勝，而是各有耐力，罡風在他們掌與掌間使出，安逸之一時之間，無法離開他們的魔掌之中。

這三個異物似乎沒有殺安逸之的心，只是在玩弄安逸之似的。

劉鉅看了一會，又叫道：「殺！殺！」

那三隻異物交換了一個眼色，似要聽劉鉅所言，要下殺着。

風姿在旁，心下焦急，可是，她實在無法攻入三人之中，更無法救出師兄。

安逸之使出了生平所學，可是，在一時之間，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

他十分焦急，但越是心急，勁力似乎越爲那三個異物所制，無從施展。

他心想：「此命休矣。」

三個異物突然同時使出一掌，眼看這一掌，便要使安逸之在三掌之中，變成肉醬。

就在這時，那輛破爛的馬車，突然崩裂起來。

一個黑影自馬車竄起。

一聲刺人心窩的尖叫。

安逸之感到一股極大的勁力，把自己彈起，這勁力實在大，使他飛過了那三個異物的頭頂之上。

他趁着上升的去勢，橫身落下，總算脫離了這三個異物的掌握之中。

而當他落了下來，他也呆了。

救他的並非別人，而是他的師兄風範。

風範不知何時，已掙脫了牛筋，從車廂之中躍出。

他也像一頭野獸般與三個大異物周旋。

本來，這三個異物也不把風範放在眼內，可是，風範所施展的招數，神異過人，而且力度之大，使三個異物也吃不消。

風範一邊狂打，一邊狂叫。

三個異物，胸口各中一拳，便已搖搖欲墜。

風範的功力，實在是到了非常人的境界。

那剩下的四魔，本來是來找風範，要殺他爲七魔報仇的，但見三個異物也不敵風範，知道今日再無法報仇，便悄然的離開。

三個異物仍然力戰風範。

一時之間，四個人似是膠着。

安逸之已是驚魂稍定。

看着師兄風範力戰三異物，自己不能插手，只能在旁空着急。

忽然，風範狂吼一聲。

他一躍而起，這一躍已到了三個異物的頭部之處，只見他一連使出六拳，在使拳之時，身體是急旋。

「呀——呀——呀——」的三聲。

三個異物同時退開。

只見他們三個同時擦着眼睛。

原來風範躍起旋身，攻向三異物的眼睛。

眼睛向來都是人身的弱處，那三個異物也不例外，一時之間，三異物退後。

而風範見這六拳得逞，又再躍起。

這次却非躍至最高，而是躍至他們胸腹之間，又再一次旋身，但這次雙手與雙脚都是大展開來。

安逸之等人助風範運功驅除邪氣。

這一旋身，三個異物各中了兩掌兩脚，胸腹之間，也是人體氣門所在，雖非至弱之處，但也足以使他們暫時無法再有攻擊能力。

風範的功力實非常人所及。

看來他是衝破了「龍虎劍訣」的十層，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境界。

可是，他的人性還在嗎？

沒有人知道。

風範趁此空隙，已一躍而出了戰圈。

安逸之上前，叫道：「風大哥。」

風姿也叫道：「大哥。」

可是風範似乎看不見他們，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似的，雙手隨意一揮，令他們兩人無法接近，然後轉身便走。

風範幾步，已離開他們幾十丈。

這輕功的身法，實在是驚人。

風姿與安逸之眞無法追上。

而那三個異物似又回復正常，三人咆哮一聲，便向着風範所走的方向追去。

安逸之與風姿同時追去。

可是，那三個外表龐大的異物，輕功亦極其了得，安逸之與風姿追了一會，便不見三人踪影。

風姿十分擔心道：「不知大哥怎麼了。」

安逸之道：「我不擔心這三個異物會對他有甚麼傷害，而是擔心他又會遺禍人間。」

這時，後面却又有兩人追來。

安逸之與風姿停了步。

只見兩人漸漸移近，想不到是「赤膽追兇」怨非與怨曲父子。

安逸之道：「兩位大捕頭，又怎會在這時出現？」

怨非道：「其實我們一直在旁。」

安逸之道：「原來你們想看一場鷸蚌相爭之戰，然後父子作漁翁得利。」

怨非道：「除暴安良，是在下的職責……不過，我看令師兄，已非一般犯罪的兇徒了。」

怨曲道：「他殺人，扯斷人脖子，吸人腦髓，看來他是失心瘋。」

安逸之道：「這只是我們風雲山莊之事，也是我們風雲七子之事，何必兩位越俎代庖？」

怨曲道：「不，不，安大俠你誤會了，我們此來，並非爲求捕捉風範風大俠，而是知道那陝北三魔，會合那三個叫『雲疆異域人』來攻你們。」

風姿道：「那三個怪物是叫『雲疆異域人』？」

怨非道：「是的，那三個異物來處雲疆之地，近日也常出江湖走動。」

「爲非作歹？」安逸之問。

「不，也沒有聽過他們作甚麼歹事，不過，那陝北十魔，一齊南下，爲的是與這三個異域人會合。」

「他們之間有甚麼協議？」

「不知道，但而今看來他們已聯手來對付你們了。」

安逸之問道：「那三個異域人，究竟是甚麼人？」

恕非道：「他們的外號便是『山魈』、『野鬼』及『招魂』。」

「那個劉鉅所叫的一句似詩非詩的說話……是甚麼山魈野鬼盼招魂，是甚麼意思？」

「那是他們一句聯絡的話，那三個異物，不懂中原的語言，只憑這一句話，他們才能合作。」

「那實在古怪，他們合作甚麼？」

恕非道：「我這次巡視兩湖地區，也為了這事，聽線報說，這陝北十魔，一向有一種怪藥，可以用來控制他人的意志，而這三個異物，正想找這種怪藥，不知是誰從中拉線，十魔便南下，與三個異人交易。」

「交易甚麼？」

「聽說三個異人可以把一批價值龐大的玉石，與十魔交換這些藥物。」

「那只是一些交易，為何勞動大人？」

恕曲道：「事情當然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十魔知道這批玉石，是來自一個大山洞，據說是苗疆人的寶藏，十魔想以交易為名，打探寶藏為實，假若這是事實，則這十魔會不惜一切，而大舉殺害苗人，奪寶藏。」

「這也是他們的意圖而已。」

「還有……」恕曲想再說，但恕非已接口道：「我們當差的，當然不希望地方上有屠殺。」

風姿聽了也覺得其中有些問題，但她心中只記掛她的哥哥，那再理會他們之間的糾葛？

但安逸之的想法却是不同。

他覺得這兩個捕頭與十魔，甚至三個異人之間，甚至是風雲山莊之間，似有一些糾纏不清的事實，可是，恕捕頭却認為現在不是說出眞相的時機。

安逸之也不再費心想這些，他只希望快快找回大師兄，免得江湖再起風波。

恕曲問：「你們而今打算怎樣？」

「去追回他們。」

恕非道：「安大俠，容許我父子助你們一臂之力？」

風姿道：「你要拘捕我大哥？」

恕非道：「本來是，他殺了這麼多人命，他是應被拘捕回去受審，不過，我看而今情形有異，我倒希望助你們找回風大俠，送回風雲山莊。」

風姿並不知道恕非父子有甚麼陰謀，不過，看情形多兩個人幫忙，也不是壞事。

而且越追越遠，看來一時之間，無法聯絡到其他師兄，假若單憑兩人，可能無法使風範就範。

他只希望能早日把師兄送返山莊，讓師傅好好醫治他的走火入魔。

於是，四人便決定同上道去。

一路上也有三個異物的痕跡。

他們似乎又經過了一番打鬥，過了兩日，在一個山谷中，他們看見四處都是碎石與枯樹，看來又是另一次更嚴重的打鬥。

三個異物對風範是窮追不捨，他們是為了替十魔中的六魔報仇那麼簡單？

看來不會這麼簡單，可是，風範一向又不曾與這三個異物結下仇怨，為甚麼他們要這麼鍥而不捨？

近年來風雲山莊的雲龍已很少在江湖露面，一切都是交與了風範，既然他們對風範這麼緊隨不捨，這事究竟牽涉風雲山莊多少？

安逸之想來想去也想不出答案。

直到第四天，他們來到一個狹窄的山道口。

恕非止住了衆人道：「這地方叫葫蘆谷，這谷的出入口都異常狹窄，但谷中天地卻是廣闊，是一個天然的陷阱，你們小心為是。」

衆人都提高了警覺。

進了山谷沒有多久，他們便聽到打鬥的聲音。

安逸之示意他們分作兩組，自然是他與師妹風姿一組，而恕非恕曲父子另外一組。

他們分兩邊，沿着山崖上山。

安逸之與風姿攀着山藤，很快便看見谷中人影閃動，風範大哥正被一大羣人圍着進攻。

當中不單有那三個龐大的異物「山魈、野鬼、招魂」，還有陝北十魔中的四魔之外，還有五個尼姑與三個和尚，也是在戰圈之內。

這打鬥的地方，是谷中一塊高聳的石台。

石台極其闊大。

兩旁還坐着沒有參戰的和尚和尼姑。

五個尼姑在旁邊打坐，另外七個和尚却似在合什唸經，換句話說，尼姑是十個，和尚也是十個。

為甚麼無端又牽涉這麼多方外之人。

而石台之中，打鬥正烈。

風範被這十三人圍着，並沒有處於下風，只見他神威凜凜，沒有人敢接近他。

風姿道：「師哥，我們下去。」

安逸之道：「再看一下。」

安逸之看着風範使出的招數，全是雲龍師尊所授的「龍虎創意」，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十分熟悉的，可是在風範的雙手使出來，却是特別厲害。

風範的外表是十分污穢，衣衫也極為襤褸，但神情却不再似瘋癲。

他力拒十三人，雙手忽掌忽指，雙臂又作不同的轉動，大開大合，他手中並沒有任何兵器，却又像拿了無數不同種類的兵器在揮動。

這是「龍虎創意」這種武功厲害之處。

沒有武器的時候，使出「龍虎創意」的招式，便像有了刀槍劍戟在手，假若眞有武器在手，更能把武器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那三個異物的攻勢特別凌厲，但仍然無法取得上風，那四魔却是忽進忽退，看來是希望風範忽然露出破綻，好讓他們攻上前去，撿些便宜。

三個和尚與五個尼姑的打法，却是十分奇特。

他們並不是想打敗風範似的，他們出招，很明顯是牽制着風範。

看來和尚與尼姑，是想作一場消耗之戰，希望以他們人多勢衆，慢慢的把風範體力與精神消耗下來。

果然，五個尼姑退下，另外五個尼姑又加上，她們仍是使着牽制的招式。

而那邊的三個和尚也退下，換上七個和尚，同樣是使出既不傷風範，却又要使他疲於奔命的招式。

可是，風範却像精力無窮似的，越戰越有精神，而且把「龍虎創意」的招式，使得更是多姿多采。

風姿問道：「師哥，你看這些尼姑和尚是甚麼人？」

安逸之道：「這些尼姑應是來自峨嵋。」

「峨嵋又怎會追捕我大哥？」

「不知道，看來她們便是峨嵋的『蓮花十瓣』。」

「峨嵋一向很少涉入江湖鬥爭之事。」

安逸之雙眉深鎖道：「是的，越來越多人要把風範據為己有，他身上究竟有甚麼寶物？」

風姿道：「大哥身上有甚麼寶物，我們兄妹，也不知道，他們會知道甚麼？」

安逸之也道：「風師兄一向在風雲山莊內，又豈會有甚麼秘密？假若有的話，我們也應該最先知道。」

風姿又問：「那些和尚，又是甚麼來路？」

安逸之道：「看來是來自少林。」

「少林？少林寺一向自視為天下武功正統，怎會參與爭奪我大哥？」

他們實在無法明白。

「他們是少林的十八羅漢？」

「不，只有十人，武功看來是比十八羅漢，稍遜一籌，他們是十人，應是新近才出現江湖的十個『點頭頑石』，可能是十八羅漢已老，由他們十人取而代之。」

在他們說話之間，圍攻風範的戰情又再加緊，三個異物似乎忍不住氣，瘋狂攻上。

而風範也開始使出一些極有殺傷力的招式。

只要一碰上，立時有傷身或喪命的可能。

「呀」的一聲，陝北四魔之中的兩魔，被風範的掌力震開十丈之外。

轉眼之間，那三個異物中的「山魈」，也中了風範一掌一脚，滾了開去。

「山魈」狂號，發出可怕的叫聲。

這時，風範神情又已改變，不再是清醒似的。

而峨嵋那十個尼姑「蓮花十瓣」已一齊加入了戰圈，同樣，少林這一邊的十個「點頭頑石」，也一躍而入，在外圍團團困着。

這一場消耗之戰，似有了效果。

風範武功雖然厲害，但無論如何，都是血肉之軀。他可以再支持下去，但不能再支持太久。

安逸之看清楚，這是露臉的時刻。

他示意風姿跟着他，沿着山壁，飛身而過。

安逸之並大聲叫道：「大師哥。」

衆人怔了一怔。

風姿也隨後叫道：「大哥。」

兩人已躍入了戰圈，與風範並肩而立。

風範看見二人，眼中泛起一陣親切的目光，隨即却又似不相識地道：「你們是誰？」

「是我，大哥，我是風姿。」

安逸之道：「大師哥，是我安逸之。」

風範似乎並沒有甚麼反應。

陝北四魔當然是認識安逸之與風姿。

三個異物也曾與兩人交手。

而峨嵋的「蓮花十瓣」與少林的十個「點頭頑石」却從來沒有見過二人。

「蓮花十瓣」的為首尼姑，合什道：「你們既是風雲山莊的人，那麼，風範應交回你們。」

安逸之上前，恭敬問：「不知師太如何稱呼？」

「在下是峨嵋青蓮，奉師傅之命下山，本來想直接往訪風雲山莊，但途中遇上這位風範……」

安逸之不再追問她，又向那羣和尚，也恭敬問道：「不知大師……」

為首的和尚上前合什道：「貧僧悟證來自少林，率領九個弟子，也想來訪風雲山莊，也在中途，遇到這位風師兄，並聽到風範師兄在路上傷人無數……」

風姿道：「你們都是大門派的弟子，為何要圍攻我大哥？」

青蓮師太道：「我們並非圍攻風大俠，只是希望他能冷靜下來，帶我們上風雲山莊。」

悟證和尚也道：「我們並無惡意，經陝北來的四位仁兄，與這三位從雲疆來的朋友指出，也許風大俠一時之間，神智有些問題……」

悟證一直不敢提及風範是陷於瘋狂。

安逸之道：「既是如此，我們都是風範大哥的師弟師妹，你們便把他交與我們。」

衆人却退下十步，表示他們是把

風範交回。

可是，風範却又突然咆哮。

野獸一般的叫聲。

幸好他並沒有向安逸之與風姿二人襲擊，否則他們並肩而立，防不勝防。

風範搖着頭，把散亂的頭髮披起，看來，他果眞是一條瘋狂的野獸似的。

安逸之與風姿都不自覺的退後。

而風範忽然一躍而上了一處突出的山石，繼而奮身向前，攀着山石或樹叢，轉眼已失其踪影。

有人叫道：「追。」

三個異物首先拔脚追前。

陝北四魔亦步亦趨。

青蓮師太合什道：「先追回風大俠再說。」她領了「青蓮十瓣」，奔向谷口。

悟證也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便率領了他的「點頭頑石」前去。

安逸之與風姿也拔腿狂奔。

這山谷的另一個出口，也是非常狹窄，而且兩邊是筆直的岩石，無可攀爬。

他們來至谷口，已見風範正想鑽出谷口。

假若讓他出了去，再想把他抓回，實在是一件難事，可是衆人一時之間無法追上，只是乾着急。

忽然，谷口之處，一個大網撒下。

那網是無聲無息的飄下，風範一時之間，沒有察覺，立時被網罩住。

風範大聲咆哮，拚命掙扎。

他越是掙扎，那網越是收緊。

衆人趕到，只見恕非恕曲父子從上面的岩石躍下。

恕非道：「安大俠，我這樣做，只是迫不得已，風大俠武功蓋世，如果再讓他逃出這谷口，我想……」

風姿走上網前，叫道：「大哥，大哥。」

風範只是咆哮狂號。

安逸之道：「而今風大哥已在網中，你們想怎樣？」

峨嵋的青蓮師太首先上前，合什道：「既然風大俠暫時不會再……我們先退，日內自然會到風雲山莊。」

「蓮花十瓣」果然隨着青蓮出了山谷。

悟證上前合什道：「阿彌陀佛，風大俠被惡鬼纏身，讓兩位沿途好加照顧，帶回風雲山莊，而我們這些頑石，亦會日內拜會風雲山莊。」

安逸之本想追問，他們爲甚麼要上風雲山莊，但悟證却是步履匆忙，轉眼十個和尚已出了谷外。

三個異物，看着網內的風範，也同樣發出古怪的叫聲，並且在指指點點。

陝北四魔中的劉鉅，也上前道：「安大俠，你看到這情形，也當明白事情的嚴重……我們與這三個雲疆朋友，也先退去，讓你們好好的送你們的師哥回風雲山莊，把病醫好，咱們當再拜會。」

安逸之道：「你們要上山莊，討回六魔之命？」

「報仇之事，當然是要，不過，而今少林與峨嵋，也要分一杯羹……我看，先解決那事，再說報仇……」

安逸之道：「解決那事？甚麼事？」

劉鉅有點愕然，問道：「你不知道？」

風姿道：「究竟是甚麼事？」

「你們眞的不知道？」

兩人搖頭。

劉鉅臉露狐疑之色，道：「既然不知，你們更要立即送你們師兄回山莊去，自然明白。」

劉鉅不再理會二人追問，只與那三大異物，指指點點的，一同向谷口而去。

而今只剩下恕非恕曲父子。網中的風範也安靜了下來。

安逸之望着恕非，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恕非並沒有回答。

半晌，恕非才道：「安大俠，而今首先之務，是送令師兄回山莊。」

「你們呢？」

「此事已牽涉極廣，不知過兩天，有沒有更急劇的變化，我想……」

「想甚麼？」

恕曲道：「而今我並不以官府中人與你們說話，我覺得風大俠的失心病嚴重，如果在途中再遇有人攔劫，對風大俠來說並不太好，你們兩人，護着他回山莊，當然是沒有問題，我恐怕……」

安逸之明白他的弦外之音，道：「兩位護送我們一程，如何？」

這正是恕非的心意，當然是點頭還來不及。

風姿望着安逸之。

安逸之明白，本來這是風雲山莊本身的事，爲何要多兩個外人插手，何況是官府中人？

安逸之輕輕道：「多兩個人也好。」

於是，他們在山谷之內，找了一些山藤，編了一個兜子，讓風範躺着，由他們拉出谷口。

恕非父子作開路先鋒。

風姿與安逸之拉着籐兜。

風姿道：「爲甚麼讓他們護送？」

「他們始終也要來的。」

「他倆父子也有目的？」

「不知道，希望他的目的，只是拘捕他們心目中的囚犯。」

「那陝北四魔……」

「說不定，當然不會是峨嵋的尼姑與少林的和尚。」

「峨嵋的尼姑要上我們山莊，少林和尚也要上我們山莊，爲的是甚麼？」

安逸之也希望知道。

看來恕非恕曲父子是知道一些端倪的，可是，他們一直三緘其口。

安逸之也曾向恕曲着手，希望在他的口中，探聽出一些口風，但恕曲也非常精靈，一提到有關於風雲山莊之事，便顧左右而言他。

兩人實在沒有辦法。

幸好一路之上，再沒有任何騷擾。

而在網中的風範，神情時好時壞，有時似乎十分清醒，甚至認得安逸之與風姿，但維持的時間十分短暫，轉眼又似乎再度瘋狂。

安逸之一直也爲他把脈，只覺他心浮氣燥，心脈失常，幸好並沒有性命的危險。

這樣轉轉折折的，回到風雲山莊時，已接近他們風雲七子相約之期。

安逸之與風姿先到山莊之上。

山莊之上，外表沒有甚麼，却是瀰漫着一股愁雲似的，經過其他莊上的師兄弟所報，原本是師傅雲龍師尊在他們離開之後，一直患病。

安逸之與風姿安頓了師兄風範，並招呼了恕非恕曲父子住下，便去見師傅。

雲龍師尊精神顯得異常萎靡。

龍雲師尊躺在床上，聽了安逸之的滙報後，道：「暫且把風範囚在鐵牢之內。」

「鐵牢？」

「是的，我看他的走火入魔程度，已到了非常嚴重的情況，假若讓他逃出，會惹下更多江湖血債。」

「師傅，爲甚麼這麼多人想捉風範？」

雲龍師尊聽了，初似愕然，隨即道：「也許他們要爲親人報仇。」

「但師哥並沒有傷及少林弟子，也沒有動過少林和尚的一根毫毛。」

「唉！他們都要上山？」

「是的，他們口中是要拜會師傅，不過，我聽他們語氣，來風雲山莊，是有大企圖的。」

「甚麼企圖？」

「師傅你也不知道？」

雲龍師尊搖頭，並發出一連串的咳嗽。

安逸之見師傅有點辛苦，便告辭出去，但他心中仍是大惑不解，以爲回來一問師傅，便知少林與峨嵋要來的目的，可是師傅却也說不知道。

其中究竟有甚麼難言之隱？

接着的幾天，師傅的病況似是嚴重了一些。

而風雲七子也陸續回到山莊。

他們互相訴說了一些路上的傳聞，安逸之告訴他們，月內少林的和尚與峨嵋的尼姑也要來山莊，他們聽了，都大表詫異。

風雲山莊從來沒有與江湖各門各派結下任何仇怨，爲甚麼少林峨嵋也要來？

這個悶葫蘆，一定要等候他們來了，才可以打開。

六個師兄弟商議過後，決定要問一下師傅雲龍師尊，免他們心裏焦急，也好作一些準備，要打算一下怎樣招呼那些說要來拜會山莊的人。

可是，師傅却拒見衆人，並且宣佈要閉關治病。

師傅的決定，衆人當然無從反對。

風雲六子都覺得其中有異。

而今只有一個人，還可以提供一些眞相。

當然是他們的大師哥風範。

可惜，風範回到山莊之後，並沒有甚麼好轉，仍然時發時好。

發作之時，幾乎可以毀掉那鐵牢，但平靜之時，却是無聲無息，不知是昏迷，還是睡了。

風雲六子經過連番討論，決定醫治風範。

「一劍七斗」方哲最有學問，他在師傅的藏書之中，看到醫治走火之魔入法。

醫治的方法，並不是藥物，而是要以眞氣貫注入他體內，扶正那亂闖的心脈。

假若師傅健康的話，這事應該輕而易舉，因爲師傅的內力勝過風範，自然可以把他心脈扶正，從新納入正確的軌道。

可惜師傅却是病了，而且閉關。

最後，安逸之接說道：「我們任何一人的功力，也不及風師兄，但六人加起上來，看來就算不及風師兄，但也會接近。」

方哲道：「對，我們合力，以眞氣注入風師兄的體內，希望可以……不過……」

安逸之問：「不過甚麼？」

「也很有危險。」

「甚麼危險？」

「假若我們內力能超過風師兄，那自然是沒有甚麼問題，但一旦他超過我們，我們六人，可能同時被他內力震斷心脈。」

風姿內心最凄酸，問道：「震斷我們心脈，只是死而已？」

「死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最怕的是，使我們心智不平衡，甚至癱瘓。」

「我不怕！」風姿當然不怕，因爲她究竟是風範的妹子。

安逸之也道：「我也不怕。」

方哲道：「師哥待我們如親兄弟，我也不怕。」

燕匕、羅嚴也表示願意。

只有東方不易這「醜奴兒」，一臉愁容，他的臉是醜上加醜。

東方不易道：「我怕……」

「你怕？」衆人齊問。

「我怕你們不要我。」

衆人聽了，却笑了起來，這話倒也讓他們輕鬆了一下，於是各人回到自己的寢室，好好調息運氣一晚，預備在翌日一起發功勢助風範。

其實這是一個重大的冒險。

但是，這也是唯一的方法。

六人的功力，究竟及不及風範？

心術不正　禍及門人

翌日，天還未亮，安逸之便率領着衆人，進入了囚禁風範的鐵牢之內。

風範仍在睡夢之中。

安逸之先叫衆人在鐵牢外面，然後單身一人，迅即奔到風範之前，下了重手，點了他幾個要穴。

安逸之推了他幾下，見他眞正不動了，才叫衆人入內，並道：「方師兄，你安排一切吧！」

方哲把風範扶了起來，倚着牆邊，半躺半臥。

方哲道：「安師弟，我們六人之中，以你的根基最好，因此，你在最後才加上來。」

說罷，他自己先坐下來，屏息運功了一會，雙掌便抵着風範的胸前大穴。

衆人看着他，只見他閉目運功，漸漸，他的額頭冒煙，而風範亦似有些微反應。

不一會，方哲已是大汗淋漓。

安逸之道：「師妹，你搭着方師兄的背部，然後運功注入內力。」

風姿應命，打坐運功，轉瞬之間，髮間也是冒出絲絲白煙。

接着是燕匕、羅嚴，兩人功力注入，風範臉色轉爲紅潤，看來這次的運功療傷，極有功效。

可是，風範的體內，却像一個無底的深淵，四人功力注入，開始的時候，還有一些踪迹可尋，但過了一炷香時間，却又似渺無踪跡。

安逸之到風範面前，爲他把了一下心脈，發覺他體內的脈搏已漸正常。

假若再加上一些功力，這個治療，應說有效。

東方不易亦已打坐注力。

不一會，衆人似有些搖晃。

風範的臉色已有生氣，看來他已不單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五人功力注入，正激起他內在潛藏的罡氣。

安逸之知道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假若自己也加入功力注入，六個人的功力勝過風範的功力的話，那麼他體內穢氣，自然要從經絡之中，慢慢浮起，繼而消失。

但是，假若安逸之功力注入，仍然不能勝過風範的話，那麼六人將會被風範陰邪的力量所反侵過來，後果是不堪設想。

可能是六人當堂暴斃，也可能是六人終身癱瘓。

安逸之在打坐運功之前，已小心看看鐵牢進口之處，他不害怕自己功力不夠，只是擔心在運功半途，假若有人騷擾，那便會功敗垂成。

安逸之自問有足夠的定力，他擔心他的五個師兄弟中，功力稍弱的，集中精神的力量不大，一受外間侵擾，容易心神恍惚。

而五個師兄弟中，最令他擔憂的便是風姿，她耐力已是不及衆師哥，而且接受治療的乃是他親哥哥，這點骨肉親情是易使人激動，假若當中有甚麼變化，風姿受不住外界干擾，心力不繼，也會累及衆人，更累及她的大哥。

安逸之唯有希望外面不會有人來。

其實他的擔心也有些多餘，風雲山莊，那會有人直闖，就算闖入了，也不容易來到這鐵牢。

可是，凡事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安逸之是個心思縝密而極其謹慎的人，他小心再看鐵牢大門一次，然後運功打坐。

安逸之在衆師兄弟之中，武功只是略遜於風範，而高於其他師弟。

不過，而今風範師兄已在閉關中有所突破，不知道已到達了甚麼境地。

安逸之以潛藏勁力注入。

五個師兄妹立時鬆了一口氣，因爲安逸之內力注入，加速了整條連鎖的功力，直達風範體內。

安逸之加上的力量，完全戰勝了風範的回應力量，瞬間，六人功力已緩緩進入風範體內，把他經脈間的邪氣盡量驅除。

風範的臉孔，一時之間，一陣蒼白，又一陣的紅潤，衆人頭上的白煙，正緩緩上升。

安逸之知道，而今是關鍵的時刻。

只要六人功力一直維持多半個時辰，風範的「任督」二脈，一定被迫重新打通，那麼，令他走火入魔的邪氣，立時會消散於無形。

他提一口氣，功力源源輸入。

就在這時，外面有些人聲傳入。

這是個鐵牢，而且進口之處，經過安逸之的兩度檢查，已是牢牢緊閉，然而仍有聲音傳入，那表示外面的聲音是極大的。

聲音一入，衆人已開始感覺到變化。

首先是風姿，她的心神受擾，內力也呈現不繼的跡象，安逸之可以感覺得到，只能再增强自己的力量。

可是，細碎的聲音仍然傳入。

風姿心神再度受挫。

六個人的頭上，本是冒着穩定的白煙，而今可以明顯的看到，白煙已是散了開來。

安逸之再加倍注入內力。

一時之間，風姿似已攝定心神，又再維持最初的力度，而風範似已癱軟下來。

風範已熟睡了。

風逸之十分高興，因爲那是一個好現象，風範能熟睡，那表示他的心脈已趨正常了。

風逸之首先緩緩減弱自己的功力。

這撤去連續運功的關鍵，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爲只要其中一人撤得不得其法，也會連累其他人。

這時，外面的聲音又再侵入。

風逸之已撤開了，竄往大門，緊守着。

衆人不再擔心有人侵入，便一一撤開，他們都感到十分疲累，索性躺在地上調息。

聲音仍然不斷的傳入。

安逸之伏在地上，以耳貼地，知道外面已有人動武，甚麼人竟敢在風雲山莊撒野？

安逸之精神回復最快，便道：「風姿，你留在這裏，好好照顧大師哥，我們出去看看！」

衆人也是十分心焦，要看看究竟是甚麼人，膽敢來到風雲山莊找麻煩。

安逸之一打開鐵牢大門，已聽見刀劍撞擊的聲音，他立時領着衆人，奔向打鬥之處。

來到院子的荒地上，只見恕非恕曲父子正與陝北四魔在拚死打鬥。

安逸之上前叫道：「住手！」

恕非恕曲父子聽到安逸之的聲音，立時虛晃一招，全身而退。

安逸之道：「你們四魔，還要來尋死？」

「魔星下降」劉鉅道：「安大俠，咱們並非來找渣子，我約了少林與峨嵋同來拜會風雲山莊，他們不知因何事遲了，這官家父子，不知做甚麼，既不許咱們拜見雲龍師尊，也不許咱們找你們！」

恕非道：「我知安大俠有要事在身，因此，叫他們暫時稍候，他們却大發雷霆。」

恕曲也道：「他們是借此機會，要在我們身上發些怨氣！」

安逸之道：「好了，既來之，則安之，你已見到我了，有何指教？」

「短刃鞭接」江蛟龍道：「咱們當然是要先見雲龍師尊，要他……」

劉鉅急忙接口道：「還是待少林弟子與那些峨嵋尼姑來了再說！」

安逸之道：「你們有甚麼話便說，這是風雲山莊，一切自有我師傅主意！」

劉鉅道：「那麼，咱們先要求拜見莊主！」

「師傅有恙，暫時不能見你們！」

江蛟龍道：「那麼巧……」

安逸之怒道：「我爲何要騙你們！」

劉鉅似乎不想這局面壞下去，道：「好了，我們多等幾天，一面可以等令師痊癒，另一方面也可以等一下少林和尚與峨嵋尼姑！」

安逸之本想趕他們下山，可是，這如何也不是待客之道，假若傳出江湖，只會被人訕笑。

「好，你們既然定要見家師，便暫時委屈一下！」

安逸之吩咐了僮僕，安頓了四人。

四人去後，安逸之對恕非恕曲兩父子道：「多謝你們阻擋這四個惡徒！」

恕非道：「假若不是在風雲山莊之內，我早已下殺手，拘捕他們！」

安逸之道：「爲甚麼這四個黑道中人，竟會約了少林弟子與峨嵋弟子同上山莊？」

恕曲道：「這點我也實在不明白！」

「兩大門派，都是正派的武林弟子，爲何竟與這些邪魔外道扯上關係？」

恕非道：「看來，這事與令師有極大關係！」

「可惜，師傅要自我療治，而閉了關！」

「要閉關多久？」

「不知道！」

安逸之看着恕非恕曲兩父子，看來他們也是想一見雲龍師尊，但是，無論他如何探測，他們都不露半點口風。

這個悶葫蘆越來越大。

安逸之與恕非恕曲父子閒談了一下，便回到鐵牢，看看大師兄的情形。

風範仍然熟睡。

方哲道：「大師兄一直熟睡，是個好現象，不過，千萬別讓他被風寒所侵！」

風姿要服侍她大哥，但安逸之却要衆人輪流侍候，因爲風姿已是十分辛勞，如果再不休息，定然會體力不支。

安逸之道：「而今先由我看守風師兄，然後是輪着次序，每人看守兩個時辰！」

衆人並沒有甚麼異議。

安逸之又道：「相信日內將有少林弟子『點頭頑石』與峨嵋的『青蓮十瓣』來本莊，甚至那三隻雲疆鬼怪也會來，大家養好精神，要好好對付！」

衆人依言。

安逸之看顧風範兩個時辰之後，便輪到方哲，其間風範也沒有甚麼變化。

然後便是根據師兄弟的次序一直輪下去。

再一個循環，再輪到安逸之之時，已是隔了一天。

當風範入鐵牢之時，風範已吃過稀粥，並且精神充沛，神態正常。

安逸之見了也十分高興，道：「大師哥，你沒事了？」

風範半坐半臥的在床上，道：「逸之，這次多虧你了，假若……」

安逸之道：「我們是同門師兄弟，況且情逾手足，何必多說客氣話！而且，這也不是我一個人功勞！」

「我明白，你們一直對我很好！」

「風雲山莊之內，有誰對你不好？」

風範嘆了一口氣。

這嘆息是十分沉重，令聽的人也覺不安。

「師兄，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風範又再嘆息起來。

安逸之沒有再追問，他十分明白這位大師兄的脾性，如果他要說的，自然會說出來，但不想說的，任誰人問他，他也不會說。

風範道：「這幾天以來，我究竟做了些甚麼？」

「你沒有印象？」

「我的腦內完全一片空白！」

安逸之道：「也沒有甚麼，只是體虛氣弱，而且有些胡亂而已！」

「胡亂？我發瘋了？」

安逸之不想再刺激他，道：「沒有！」

「逸之……你一定要把事實告訴我！」

安逸之實在不想提起那血淋淋的事實。

風範挺腰坐了起來，道：「你由頭告訴我！」

安逸之仍然輕描淡寫地道：「你閉關多天，但在早定的出關日期前三天便出來了！」

「那時我怎樣？」

「你……你似乎是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瘋狂了？」

「是的……你下了山莊……」

「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我們師兄弟一齊去尋找！」

「結果？」

「結果找到你回來，我們全力給你注入內力，讓你脫離了魔道！」

「就這麼簡單？」

「是的，就這麼簡單！」

風範沒有作聲，又再嘆了一口氣。

「逸之，你當我是你兄弟？」

「風大哥，你爲何如此說？」

「因爲我要告訴你一個事實，但你會認爲這是一個不可信的事實！」

安逸之覺得十分奇怪，風範這話充滿了矛盾。

「我一定會相信！」

風範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閉關練功，是師傅授意的，這點你知道？」

「我知道，我們七師兄弟，以你最有資格承受師傅的武功，甚至把師傅的『龍虎創意』更進一步的發展！」

「這點要多謝師傅！」

安逸之點頭。

「可惜，我走火入魔……也是……也是師傅所賜的！」

「甚麼？」安逸之以爲自己聽錯了。

風範道：「我從龍虎創意的第九層開始，轉入第十層，一連兩天，我在創意與武功上，都沒有覺得困難，因爲我是循序漸進的……

「過了第十層，我向十一層邁進，開始有些吃力，我心的暗忖，我亦不應太過勉强，但是，在我閉關之前，師傅曾說過，遇到吃力的地方，不要氣餒，應以精神集中對付，定可創出新局面！

「於是，我再集中精神，試了半天，似有進步，却又似毫無進展，我開始心浮氣燥……我收斂心神，先試試我的功力是否有進展，一掌打出！

「結果是令我自己也大爲相信，這一掌足以把一片石墻打了下來！」

「師哥果然不負師傅所託！」

風範道：「千萬別爲我高興，問題也就出現在這時刻，石壁剝落，我却在石中發現了一隻衣袖！」

「石中怎能有衣袖？」

「我開始也不明白，於是我再用力把附近牆壁敲打，希望看清楚怎會石內有衣袖？」

「原來是這樣，怪不得你閉關的石室內，滿是五指插石的指痕！」

「我費了大半天，終於把一件衣服，那是一件短袍，從石中慢慢的拉了出來，可惜，那短袍在石中還好，一接觸空氣，已經破碎！」

「還有甚麼發現？」

「整件短袍已成碎布碎屑，但只有背部之處，一塊正方的布却不破，原來那是一塊羊皮！」

「羊皮？上面有重大秘密？」

「是的，你看！」風範從床上的木枕之內，撿出了一塊黝黑色的東西。

安逸之接過。

羊皮上佈滿密密痲痲的字。

但有四個大字，已成赤黑色，不用細看，也清清楚楚的展現眼前：

風虎絕筆。

風虎？那是風雲山莊的另一個創辦人，也即是風雲七子另一師傅，可惜他當年早逝，那時七個孩子仍小，並沒有接受過他任何武功。

安逸之立時再細心察看。

「範、姿吾兒，他日有緣，得閱此書，定要速離此山莊，爲父誤信拜把兄長雲龍，他定要把寶書與寶藏據爲己有，吾曉以大義，反遭他殺害，被困此山洞，我自知將無倖免，寫下此羊皮絕筆之書，用我最後之功力，把短袍迫入石內，我這一耗損，屍骨也灰飛煙滅，但唯有此法，才能把寃情剖白於後世，若仁人君子，發現此書，當即交與風範風姿，定然有意想不到的報酬。」

安逸之越看，越是滿頭大汗。

風範道：「你明白了？」

「我們另一位師尊，竟是你父親？」

「是的，但師傅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

「他當然不會告訴你，因爲師傅是迫死你父親的人！」

「是的，」風範是出奇鎮定，似是自言自語，又似向安逸之訴說：「我的恩師，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殺父仇人……你叫我如何面對？」

安逸之聽了，一時之間，也覺茫然。

風範把那羊皮收妥。

安逸之問道：「你當時怎樣？」

「我本想立時破關而出，質問師尊……」

「你即時拆穿他，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是的，我也是如此想，以我而今的武功，就算突破了第十層，或是接近二十層，也無法與師尊較量！」

「那麼，風虎師尊的寃情便要永埋石壁之內？」

「我不知道，我那時强自收攝着心神，埋首於練功之內，那日，我在精神與心神巨大壓力之下，果眞來了一個大突破……」

「你衝破了第十層功力？」

「是的，我衝破了，我衝破了，但我並沒有太大的喜悅，我只覺得我生無可戀……而武功的功力實在進展得太快，太快！太快了！」

「你果眞走火入魔？」

「是的，我內力澎湃，有若萬馬奔騰，我竭力忍受，並且想藉雙掌撞擊而把內力宣洩……」

「那便是你石洞之內，指痕纍纍的原因……」

「我發現我的掌力厲害，指力更爲厲害，一插而入，石屑飛揚，我越插越是興奮……」

此時的風範也有多少神情興奮，意氣激昂。

安逸之不想再刺激他，想換一個話題。

「師兄，風虎師尊說過有『寶書、寶藏』之事，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我當時只有武功所激起的內在火焰，以及父子之情那種復仇的火焰，並沒有個人的榮辱感覺……但我而今想起來，也有一些端倪可尋！」

「甚麼端倪？」

「我發覺指掌所到之處，有一處地方極爲剛硬，我一連擊出五指五掌，那地方全無破損！」

「那裡？」

風範看着他練功打坐的地方。

不是在牆上，而是在那蒲團之下。

事實上，沒有人會注意那蒲團的地方，因爲這地方極小，而且被蒲團蓋着。

安逸之上前，拉開了蒲團。

只見那地方十分光滑，與附近地方比較起來，似乎是一塊與別不同的石頭，再看清楚，這塊石頭眞不像原來的石頭，而是經過人手鑲嵌下去似的。

安逸之敲了幾下，只覺那地方異常堅實。

「你無法把它弄開？」

「沒有辦法，你試試看？」

安逸之道：「以你的功力也弄不開，我也不用試了！」他把蒲團蓋上。

「之後，你便怎樣？」

「我迷迷糊糊的再練了一段時間……我是依照師傅給我那本『龍虎創意』一步一步的練下去的……可是，我越練却越覺不對勁，後來，我重頭再來一遍，發覺這段練功的文字的中間，似乎缺少了一些甚麼的！」

「缺少了甚麼？」

「缺少了一大段教人收攝心神，抱元守一的方法，是修煉高境界武功最大忌……」

「因而你更收攝不住心神……」

「那時便正式走火入魔了！」

「之後，你眞的不知做甚麼事？」

「眞的不知道，我只記得那種感覺，我非常肚餓，也非常口渴！」

安逸之而今才明白，風範走出了閉關之洞，變作吸血吮腦人魔的原因。

風範呆視着安逸之。

風範的情緒又平復過來，問道：「你們究竟怎樣找我回來？」

安逸之道：「後來，你又無端遇上那三個雲疆怪物與他們厮殺了一場！」

「那三個怪物，身手了得？」

「因爲他們身材高大，出手異常！」

風範道：「那陝北十魔，一向是處身陝北苦寒之地，而那三個雲疆怪物，亦在南境，這兩幫人，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爲何竟會聚首？」

「這還不算奇怪！」安逸之道。

「還有甚麼人？」

「是名門正派的人！」

「名門正派？少林？」

「還有峨嵋。」

風範似是更爲茫然，道：「我們風雲山莊，風雲七子與他們素無來往。」

「是的，他們派出來的人也非等閒之輩。」

「少林派來的是甚麼人？」

「據說是十個和尚，號稱『點頭頑石』。」

「點頭頑石？他們都有金剛不壞之身，在少林寺中，十八羅漢的武功最爲了得，其次便是他們了。」

「是的，他們早已在我們面前露過一手。」

「那些峨嵋尼姑呢？」

「是『蓮花十瓣』。」

「蓮花十瓣都是修行極高的師太，向來是在峨嵋山上，足不離山，爲何竟會下來？」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意願。」

「甚麼意願？」

「他們沒有正式提過，但都似是不

約而同的，要來拜會師尊。」

「換句話說，他們似要與風雲山莊為敵？」

「我不敢肯定，月內他們都會來了。」

「他們要來？這事似乎十分嚴重。」

「那捕快父子已來，其實他也幫了我們不少忙。」

「他幫了甚麼忙？」

「他曾護送你回山莊，而且，在我們衆師兄弟為你療傷的時候，他也阻止了三魔的騷擾，幸好有他父子抵擋着，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

「我看恕非父子是發現了一件重大的罪案將要發生，所以虛弄故事投入這漩渦。」

風範道：「這事關係到風雲山莊的興亡，師弟，你要好好處理。」

安逸之道：「師哥，假若你身體復原了，你當領導我們衆師弟為山莊作護戰。」

風範道：「我這身體仍未完全康復，我不知道運功起來，還有甚麼反應。」

「那你好好的休養吧。」

「無論如何，我仍然扮作全未復原，暫時你仍作先鋒，假若有甚麼事故，我當會作後盾。」

安逸之道：「看來他們還要十天八天之後，才會齊集山莊之內，那時便可明白。」

風範道：「師尊近日如何？」

「師傅病了，並且閉關自療。」

風範嘆了一口氣。

安逸之道：「你還是好好休息。」

風範道：「師弟，保護山莊之戰，你我當然無分彼此，可是，日後，我與師尊相對，那時……」

「那時再作打算。」

風範道：「我不是要求你站在我這一邊，師尊都是我們共同恩師，但他却是我和妹子的仇人。」

安逸之也實在不想接觸這難以解決的問題，想了一下，道：「也許事情有更曲折的一面。」

「也許。」

安逸之道：「我們同是孤兒出身，看過世上太多人情冷暖，也明白世間有何等多淫邪可惡之事，我會為正義之事而戰。」

風範明白這位師弟。

安逸之也望着這位茫然的師兄，兩人的手終於緊緊的握住。

* * *

十日之後，少林的十個「點頭頑石」與峨嵋的「蓮花十瓣」也分別來了。

獨是那三個雲疆怪物沒有出現。

雲龍師尊一直還沒有出關。

衆人都安住在風雲山莊之內，幸好這山莊佔地極廣，互相不會有所騷擾。

第十一日，那三個怪物也來了。

他們的出現，嚇壞了不少山莊的弟子。

這三個怪物也沒有其他人的耐性，一來到山莊，陝北四魔便告訴他們雲龍師尊在閉關。

他們竟立時要到閉關之處。

雲龍師尊閉關之處是在一個崖頂的山洞，崖下有一片廣大的石地。

三個怪物「山魈」、「野鬼」與「招魂」已一馬當先，不理衆人而到達了石地之上。

護着崖頂山洞的風雲山莊弟子，看到三個怪物飛趕前來，早已發出了警號。

一時之間，山莊都警誡起來。

「風雲七子」也立時趕來。

當他們來到之時，三個怪物已展開了斷殺。

那些山莊弟子，在他們眼中，只是攔路的木頭，左一個，右一個，有些被揑死，有些被拋開。

「山魈」與「野鬼」已撥開了人羣，一躍而上，伸掌便要打開洞門。

而安逸之已到。

他也一躍而起，身如大鵬展翅，直撲兩人。

這兩個鬼怪，四掌齊發，力道驚人，只見安逸之左右閃身，避開了這强勁的掌力，也同時雙掌齊出。

這兩個怪物，恃着自己身材高大，竟硬接這兩掌，可是，安逸之雙掌亦深得雲龍師尊所授，力道之勁，使他們幾乎跌了下來。

他們猛力穩身，看看才知是「風雲七子」排行第六位的安逸之。

兩人一聲咆哮，又再攻來。

那陝北四魔猛叫，說了些沒有人聽得懂的話，但三個怪物却停了手。

安逸之要滅他們威風，突然一個旋身飛腿，迫他們從山崖之上跌下去。

這時，少林寺的和尚和峨嵋的尼姑、恕非恕曲父子亦已到了山崖之下。

兩個怪物翻身下了山崖。

安逸之道：「我們師傅有病閉關，你們究竟有甚麼要事，何不說出來，看看我們能否暫代師傅解決？」

陝北四魔之中的劉鉅道：「你們配嗎？」

安逸之並沒有被他言語所激怒，反而以同樣的說話回應：「你們配見我師尊嗎？」

陝北四魔大嚷。

三個怪物也不明所以，也附和着而大嚷。

「點頭頑石」為首的悟證和尚上前，合什道：「施主，你們知否風雲山莊的武功與少林武功有一脈之緣？」

安逸之聽了，還以為他在說笑，道：「你是少林正統，與我們這小小門派，有何脈絡可尋？」

悟證再欲發言。

但峨嵋的青蓮師太也合什上前，朗聲道：「你們風雲山莊的『龍虎創意』

根本是抄襲了峨嵋的武功。」

安逸之更覺詫異，道：「師太，你也是三大門派之一，為何在此胡言亂語？」

青蓮師太道：「聽你之言，你實在不知其中玄妙之處，因此，我們只求見你師傅一面，把事情澄清，我們並不是來挑釁。」

悟證和尚也道：「我們只想少林武功回歸少林寺內，此外再無他求。」

兩人說話之時，神態極為嚴肅，以他們在江湖身份和地位，不會口出狂言。

安逸之實在不知事情始末，他望望其他師兄弟，似乎沒有一個知道內情。

風範師兄應該知道一些，但他並沒有來。

一時之間，他實在啞口無言，不知如何應付。

青蓮師太又道：「安大俠，我們見令師並非尋仇打鬥，希望把事情澄清，因此，就算他有微恙，也沒有甚麼問題。」

悟證和尚也道：「事情一經解釋清楚，我們當即離開。」

「他們又如何？」

「他們意欲何為，我們出家人的，實不能多加理會，那要你們……」

安逸之想不到，他們之間實無相連之處，不過，只要見到師尊，這陝北四魔與三個怪物却又不知會採取何種行動。

「陝北四魔」之中的劉鉅道：「咱們來說的，不是武功，而是大買賣。」

安逸之聽了，幾乎笑了出來，道：「我們風雲山莊要與你們作甚麼買賣？」

劉鉅道：「老實說，我們與這三怪物同來風雲山莊，根本是雲龍師尊所邀。」

「甚麼？是師傅邀請你們來的？」

劉鉅道：「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他從袋裏掏出一塊黑色玉牌。

安逸之不用細看，已知是風雲山莊的令牌。

而那三個怪物之中，為首的「山魈」也從懷中掏出另一個玉牌。

也是風雲山莊的令牌。

他們兩批邪魔外道也沒有說謊。

不過，事實上師傅並沒有提到，而風範師兄也是從沒有提過。

安逸之道：「既有令牌，你們自然是敝山莊的朋友，我師傅自會接見。」

「不過，我們不能再等下去，我害怕你們多派一個神經錯亂的人，又再殺我們。」

安逸之道：「那只是……」

這事如何可以解釋？

正當他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後面的石門却打開了，一頭銀絲白髮、一臉雪白鬍子的雲龍師尊已現身。

衆人被他那威嚴之相嚇怕。

安逸之回身，拱手道：「師傅。」

雲龍師尊道：「我身體已康復，這事由我來解決。」他輕撫白鬚，向下面衆人道：「往議事廳。」

衆人看着雲龍師尊先行，風雲六子護着，直往風雲山莊的大議事廳去。

雲龍師尊坐在當中的虎皮太師椅上。

風雲六子左右護着。

而大廳之中，分作三部份。

少林的點頭頑石佔了左邊。

峨嵋的蓮花十瓣佔了右邊。

當中的便是三個怪物與陝北四魔。

少林的悟證和尚道：「雲龍師尊，我們出家人不理會你們世俗的交易，我們只求你交回哆嗦凡呢經。」

雲龍師尊並沒有回答。

峨嵋的青蓮師太也道：「我們的要求也簡單，你們要甚麼代價才可以把那『豹乳易筋』的手抄本交與我們？」

安逸之從未聽過這兩本經書之名。

雲龍師尊道：「你們從何得知，我會有貴寶刹的經書？」

「當日陝北十魔來少林寺求售。」

陝北四魔並沒有作聲。

雲龍師尊道：「既然他們向你求售，那麼，那本寶書應該是在他們手上才對。」

陝北四魔中的江蛟龍叫道：「你只交了首頁給咱們，整本經書當然在你手上。」

雲龍師尊道：「悟證禪師，你是個聰明人，假若書在我手，他們怎會為我上少林寺求售，其實，那並不是求售，而是勒索。」

「阿彌陀佛！」悟證口唸佛號，但雙眼却望着那陝北四魔。

雲龍師尊道：「那哆嗦凡呢經是在龍虎山發現，却非在我手中。」

郭解站了起來，怒道：「雲龍師尊，我尊你是一代宗師，才給你手抄哆嗦凡呢經，為你往少林走一遭。」

雲龍師尊笑道：「你既尊我為一代宗師，我這樣的身份，竟會做一些勒索之事？」

悟證和尚似乎是相信了雲龍師尊的話，他一雙怒目迫視着四魔。

雲龍師尊向青蓮師太道：「你又以為你祖師的『豹乳易筋』在我手上？」

青蓮師太道：「也是陝北十魔上山求售。」

「既是如此，也不用我多解釋，你們好好的問這陝北四魔好了。」

劉鉅道：「你這老匹夫，竟然如此誣害咱們陝北四魔？假若不是你慫恿咱們，咱們怎會有膽量上少林、再上峨嵋？」

「你們還有三隻怪物作後盾。」

「我們與這雲疆三怪，只是作交易。」

「甚麼交易？」

陝北四魔沒有人作答。

雲龍師尊道：「兩位，你們自下判斷，究竟經書是在那裏了？」

青蓮師太望了悟證一眼，悟證一時之間也是躊躇莫展。

忽然，那三個怪物低聲耳語一番，不再發出任何聲音，便往外走。

雲龍師尊對身邊的風雲六子道：「攔住他們。」

風雲六子領命而去，而陝北四魔也追了出去。

衆人去後，雲龍師尊却安祥的對二人道：「兩位師傅，你們稍安無躁。」

青蓮師太與悟證和尚望着雲龍師尊，實在無法明白他正在弄些甚麼玄虛。

雲龍師尊道：「你們要的經書的確在我這裏。」

兩人怔住。

原來雲龍師尊一直左推右托，目的是支開了衆人，單獨與這兩派人談判。

青蓮師太道：「你既然承認，要怎樣才肯交還？」

雲龍師尊不語。

悟證和尚也道：「你開出條件吧！」

雲龍師尊道：「你們先要替我剷除陝北四魔以及三怪物。」

「他們根本是你招來的。」

「沒錯，不過他們背叛我。」

「你有力量可以剷除他們。」悟證和尚十分聰明，似乎已明白雲龍師尊是利用他們作工具。

青蓮師太也道：「出家人不願理凡俗事。」

雲龍師尊道：「假若你們不肯出手，由我來也沒有甚麼問題，但你們如今都在山莊之中，陝北四魔在陝北一帶，還有無數手下嘍囉，一旦傳出四魔死在你們手中，峨嵋山與少林寺將會永無寧日。」頓了一頓，雲龍師尊又道：「那三個雲疆怪物，在雲南緬甸一帶，受那些愚民奉若神明，要是他們也知道，三隻怪物死在山莊，敗在貴派手中，我看，從此中原江湖，又不知要掀起多少腥風血雨了。」

兩位出家人，目的是奉掌門之命，找回經書，從來也沒想到會牽涉入這些漩渦，而且他們一心向佛，心智單純，怎能與這狡猾的雲龍師尊頡頏？

悟證和尚有點惱怒道：「我們出手便要入地獄，不出手也是要入地獄。」

雲龍師尊微笑。

青蓮師太合什道：「我不理會貴山莊之事！」她又再低首合什，一時之間，九位尼姑已移身，轉眼之間，十個人已化成一朵巨大的蓮花似的，團團圍着雲龍師尊。

雲龍師尊有點愕然，以他的估計，這「蓮花十瓣」會爲「豹乳易筋」而不惜作任何犧牲，定會依從自己所指，先去殲滅四魔三怪物，才另作打算。

想不到她們竟先把茅頭指向自己。

雲龍師尊表面上是不動聲息，其實他是有所恐懼，他轉向那十個和尚。

爲首的悟證却沒有望他，垂首合什。

青蓮師太道：「上！」

本來，十個尼姑圍成一朵大蓮花，立時收縮，已把雲龍師尊緊緊的圍在核心。

雲龍師尊也立時打坐運功，叫道：「和尚，假若你們不出手，兩本經書都會落在峨嵋派手中。」

悟證聽了，雙目微睜，但隨即又再閉上。

青蓮師太道：「少林與峨嵋雖是不同門派，但同出佛門……」

悟證接口道：「阿彌陀佛。」

那九個點頭頑石忽然也隨着悟證的語音，而分別移身，在「蓮花十瓣」的外面，圍成另一個大圓圈。

雲龍知道自己的詭計再無法得逞。

他仍是不動聲息。

青蓮師太與悟證並沒有先出手，畢竟他們都是佛門中人，雖然明知這雲龍師尊在耍手段。

二十雙眼睛都注視着雲龍師尊，只要他一動，他們便會隨着而動。

雲龍師尊突然整個身體向上騰昇。

在內圈的「蓮花十瓣」的十個尼姑，各自躍起。

雲龍師尊身體在半空又起變化，整個人斜飛着。

衆尼用眞氣護體，然後同時一指推出。

十指的力量集合在雲龍師尊的身上，一陣青煙驟然而起，而雲龍師尊的整個身體，就像一柄擲出的刀似的，要把十個尼姑攔腰斬開。

好一招「批風抹月」！

據說這是雲龍師尊的「龍虎創意」中的一招，這一招足以以寡敵衆。

衆尼突然同聲唱起歌來，歌詞並非中原語音，聽來好像是梵音，聲音繚繞，震動整個大廳。

衆尼並沒有硬接這一招。

她們互相發出的眞氣，在歌聲之中更成一體。

「批風抹月」這一招算是無功。

雲龍師尊並沒有停下手來。

他向圓心一躍，人未着地，身體已向上急旋。

爲了對抗衆尼口中的梵音，雲龍師尊口中也發出一陣嘯聲。

兩招已出。

「風嘯雲捲」，接着是「山倒嶽傾」。

兩招都具無窮的殺傷力。

衆尼仍然沒有硬接這兩招，只是以更嚴密的眞氣護着整個「蓮花十瓣」的陣勢。

雲龍師尊見他們如此，心中有些疙瘩，自忖：「爲甚麼她們不肯出手？」

他在狐疑之際，手下並沒有慢下來。

他一定要先破這以梵音、眞氣而成的陣勢。

他又再使出「龍虎創意」中的「移山拔鼎」。

勁力有如奔雷閃電，直刺到每個尼姑的心，也使每個尼姑的脚步移動，陣勢眼看便要亂下來。

衆尼也覺心驚。

自從這「蓮花十瓣」出道以來，對抗過無數高手，幾時有過如此被搖動被分化的局面。

爲首的青蓮師太急嘯一聲。

衆尼躍開，本來漸漸縮小的包圍圈，隨着嘯音，已然變大，但仍然把雲龍師尊圍在核心。

衆尼站定。

青蓮師太道：「衆同門，到你們了。」

十個和尚聽了，也以梵音和唱。

一時之間，忽而激昂，忽而柔弱的梵音，也在整個大廳中迴响着。

雲龍師尊並不知道他們唱些甚麼。

可是，在轉瞬之間，衆尼與衆和尚已全然換了位置，本來是外圈的「點頭頑石」已入了內圈。

而「蓮花十瓣」衆尼，各在外圈，再退一步，坐下打坐，口中仍唱着梵音。

十個和尚一步一步的移入，把圈子越收越窄。

雲龍師尊心下有點發急。

十個和尚全是剛勁異常，與剛才的十個尼姑完全不同，雲龍師尊只覺一股勁力壓體而來。

他毅然先出手。

一招「赤日流光」。

也是「龍虎創意」中驚世駭俗的一招。

衆和尚紛紛躍起。

登時，地下泛起一陣泥塵。

本來這個廳堂非常清潔，爲何會泛起一陣泥塵？

原來雲龍師尊使出的「赤日流光」極具殺傷之力，勁力直拍地堂，把地堂的石塊表面震碎，因此揚起的並非泥塵，而實際上是石粉。

假如十個和尚不是洞悉先機，同時躍起，使出他們「點頭頑石」的絕招「朝登紫陽、暮踏紅塵」，看來也是不易被雲龍師尊傷害。

雲龍師尊以爲得逞。

那知十個和尚，五個縱前，五個退後，然後是五個上騰，五個下翻。

十個和尚好像有了孫悟空的本領似的，變成無數個孫悟空。

本來是十個和尚，一時之間，似有三四十個，在上下翻騰，使人眼花撩亂。

雲龍師尊立時收攝心神，以不變應萬變之法，盤膝打坐，然後是雙手急速揮動。

又是「龍虎創意」中的「錯脈大幻」。

又是一招以一敵百的招式。

外面的十個女尼，屏息靜氣，因爲她們也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震人心弦的激烈場面。

忽然，「哎呀」之聲在四處揚起。

幾個和尚跌了下來。

而雲龍師尊也在喘氣。

衆和尚驟然散開。

廳內一時之間，靜如深海。

悟證終於開聲，道：「青蓮師太，不用再試了，所謂『龍虎創意』，其實是抄自我們遺失的『哆嗦凡呢經』，剛才雲龍師尊的一指幻化成千百指，便是經內論及的『錯脈術』與『大幻指』的合併而成。」

雲龍師尊聽了，怒意上升，叫道：「我這招『錯脈大幻』根本便是『龍虎創意』的絕招。」

悟證合什道：「你不用詭言巧辯，這種錯脈功夫，只有少林的『哆嗦凡呢經』中所載，這本經書是達摩先師一直携在身上，也一直沒有翻譯的武學經書。」

「爲甚麼達摩會放棄此書？」雲龍問。

「並非放棄，此書所載的武功過於陰毒，作爲名門正派，我們有所不取，只不過，既有人創下此種武功，先師只是順帶携來東渡，一直是放在先師面壁的石室之內。」

雲龍師尊再沒追問。

青蓮師太也道：「我們也可以肯定，那本『豹乳易筋』也是在他手上。」

悟證問道：「如何得知？」

青蓮師太道：「他以一招『批風抹月』企圖要把我們陣勢震開，不得逞之下，連出兩招，『風嘯雲捲』與『山倒嶽傾』都是我們祖師以口述遺下的兩招，與我們峨嵋的本門招法，完全不同，而我們一直只學了這三招，至於其他的，一定仍在『豹乳易筋』之內。」

原來這少林的「點頭頑石」與峨嵋的「蓮花十瓣」都是十分謹愼的，他們都害怕被人利用，誤誣雲龍師尊，因此先作證實，才作另外打算。

據江湖傳聞，風雲山莊的「龍虎創意」近日震動江湖，武功自創一格，也是創意無窮，而風雲七子也是因學了這「龍虎創意」的武學，而在江湖崛起，成爲近日江湖炙手可熱的人物。

少林與峨嵋早已注意他們。

他們兩大名門，並非害怕江湖的人物的崛起，而是希望看他們新崛起的武功。

少林是武學的源頭，對各門各派的武功也極有興趣，而峨嵋也希望從其他門派之中，學得其中優越之處，自然對本門武功，大有補益。

可是，經過這幾年的觀察，首先

是少林發覺這「龍虎創意」，無疑是極新的招法，但有一個老僧，却認爲這種武功來自少林。

少林衆高僧本來不信，但經他指出，再加上其他老僧一人一言，把各種記憶片段聚集起來，竟然發現他們的「哆嗦凡呢經」似有相似的叙述。

而這本一直在藏經閣中視爲禁書的「哆嗦凡呢經」只有底面數頁，中間的頁數盡失，一時之間，衆人都會意，其中定有古怪。

這本經書早已在少林寺的藏經閣中擱着，一直沒有人留意，如今經書中的武功出現江湖，那即表示這被盜去的書，已重見天日，而且有人加以研究，把經中要義化作本門獨創武功。

加上有人山上兜售此書，他們更爲懷疑，一方面急欲找回經書，另一方面也懷疑有人利用這書，在江湖之內掀起風波，再作漁人得利之想。

經過一番商討，少林寺終於派了十個「點頭頑石」下山，上風雲山莊一探虛實。

而峨嵋山上亦有差不多的遭遇。

據說峨嵋派的女祖師，是喝豹乳長大的，她長大之後，似乎對豹有一種特有的感情，在她終年之前，寫了一本「豹乳易筋」，其實是一本純以豹的動作的武學書籍，但因她對豹極有認識，因而在其中多述了豹乳能使人勇猛劇增，有很多不同的論述。

後世的人沒有人再是被餵豹乳長大，自然不知豹乳的功效，不過，「豹乳易筋」却成爲峨嵋一本武學奇書，可是她們一脈相承，都是以入靜爲主，因而這本「豹乳易經」漸被束諸高閣。

在這一兩代的峨嵋掌門中，却有人想把門派振興，在藏書閣中發現這本「豹乳易筋」，本以爲可以利用這武學奇書，那知打開之後，才發覺內容早已被人盜去。

而事後正在張羅之際，也有人上門兜售這書內容，峨嵋掌門當然不信，於是便派了「蓮花十瓣」下山，希望查個水落石出。

少林的掌門，早已授命悟證，一定要證實了「哆嗦凡呢經」的確在誰人手上，才可以先用理說服，假若無法以理服人，才可以下手。

峨嵋的青蓮師太也被掌門諄諄教誨，一定要有了確實的證據，才能動手。

這便是二十個人一直只被雲龍師尊攻而不還手的原因，如今却完全不同了。

雲龍師尊使出的武功，已大大證實了是來自這兩派所遺失的武學經書之中，加上先前他已承認，已再無疑問。

悟證和尚合什道：「雲龍，假若你能交回經書，少林便退出山莊。」

青蓮師太也道：「師尊，交回『豹乳易筋』，咱們便告罪下山。」

雲龍師尊道：「這麼容易？」

這話更是第三次證實經書的確在他手上。

青蓮師太合什道：「得罪了！」

悟證和尚也道：「頑石眞要點頭！」

一場以一敵二十的激戰這時才眞正開始。

* * *

當三個怪物走出議事大廳，陝北四魔隨着而出，安逸之也領着五個師兄弟追出。

可是當他們出了外面，已失了陝北四魔的踪影。

安逸之奔出崖邊，只見三個怪物已攀向另一山頭，那地方正是大師兄風範閉關之處。

安逸之害怕他們闖入，便領着衆師兄弟往另一邊的捷徑，抄截他們。

在小徑之上，他們居然與陝北四魔一前一後。

「風雲六子」發力，不一會便追上。

安逸之攔着四人，喝道：「你們要搗亂風雲山莊？」

劉鉅叫道：「要搗亂的不是我們，而是那三隻異物。」

「他們爲何要搗亂？」

「爲玉石財寶。」

「玉石財寶？」安逸之詫異的問道。

「難道你們眞的不知道，那三隻異物一早便在風雲山莊的後山發現一個玉石寶藏？」

安逸之事實上並不知道，而其他的「風雲七子」應該也不知道。

他不想揭露此事，反問道：「我們知道並不出奇，那三個怪物又怎會知道？」

「那三個怪物不只知道寶藏之事，而且已把其中一部份拿走，與咱們交易過了。」

「那便是你們陝北十魔南下的最主要原因？」

陝北四魔並沒有回答，那即是默認。

那三隻怪物本不是直向風範閉關之處直上，但來到一處轉角的地方，却已失了踪跡。

陝北四魔已不再理會「風雲六子」，加快脚步，去追三隻怪物。

「風雲六子」更連展輕功，越過了陝北四魔，安逸之第一個趕及那三個怪物之前。

安逸之喝道：「往那裡走？」

三個怪物怪叫連聲，撲向安逸之。

安逸之並不退縮，與三個怪物大戰起來。

看來三個怪物都是想速戰速決。

他們聯手，發出勁力之猛，實在是難以想像。

安逸之却以輕靈身法對付。

戰了三十多個回合，其餘的人亦已趕到。

風姿首先躍入戰圈。

而其餘的風雲六子師兄弟亦一起加入戰圈。

三個怪物顯然不想被纏身，一連發出幾下絕招，想躲開衆人的糾纏。

安逸之雖然一心與這三個怪物作戰，但仍是一心二用，看着這陝北四魔有甚麼異動。

當風雲五子加入，陝北四魔已避過一旁，並且繞向後山，安逸之一些呼嘯，領着衆人，奔了過去。

三個怪物也樂得沒有人與他們糾纏。

只見後山之處，一片叢林荊棘，對上却是一片滑石，佈滿青苔，根本無法攀爬及有落足之地。

這地方一向被人稱爲「飛鳥絕」，連飛鳥也不會上的地方，你道是如何的險惡。

三個怪物却是向着這「鳥飛絕」而去。

並且在山崖之前，左躍右踱的，然後向着山崖之處，一躍而下。

衆人以爲他們要跳崖下去，立即追前，只見他們躍下那崖之後，便攀爬而上。

這三個怪物都是生長於山嶺上，長年累月在山嶺上跳躍攀爬，因此並不害怕這滿佈荊棘的懸崖。

衆人已趕了上前。

陝北四魔也在崖前走動。

劉鉅道：「不要讓他們捷足先登，否則……」

江蛟龍道：「他們敢爬，咱們如何不敢？」

他率先一躍而過了去。

三隻怪物見有人敢過來，也在半空停了。

江蛟龍手脚也快，憑一股銳氣，竟可以追及三個怪物，可惜此人有勇無謀。

三個怪物同時把荊棘搖動，一時之間，江蛟龍只得定了下來，緊攀荊棘。

不知如何，他向下一望，頓時膽戰心驚，加上三個怪物不斷搖動那些荊棘藤蔓，而且發出野獸一般的叫聲，使江蛟龍在一瞬之間，變得極爲膽怯。

他雙手發抖。

不知如何，他竟不能支持自控，而向下直墮。幸好，他又即時攀住藤蔓，慢慢再爬上來。

而上面三個怪物却顯得異常的高興，狂叫之餘，又再攀爬而上。

陝北三魔不等江蛟龍爬上來，先行向荊棘撲去。

風姿看着，問道：「安師兄，我們如何？」

「看他們先鬥，才再作決定。」

這時，陝北三魔已爬至荊棘叢上。

他們三人也較爲聰明，並不直接向三個怪物爬去，而是利用荊棘與藤蔓的遮掩而上。

因此，這三魔是一時現身，一時却又不見了。

三個怪物再不理會，奮力向上攀爬。

轉眼他們已至崖頂。

而陝北三魔亦至。

六人便在那狹窄的崖前惡鬥起來。

看來三個怪物是佔盡上風，因爲他們生於雲疆之地，慣於在山中飛躍，在尖削的岩石之上，在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但對陝北三魔來說，却是制肘極多，不能把他們的所學發揮自如。

忽地，「山魈」一個劈空掌。

接着是郭解狂叫一聲，飛身跌下崖去。

郭解本想閃開，然後再上，那知他估計失誤，一滑便下，隔了一會，才聽得一聲慘叫。

這一叫便聽得人也心寒膽裂。

郭解已經粉身碎骨，他們仍要等些甚麼？

此時，江蛟龍也已趕到。

陝北四魔如今只剩下三魔，他們十人南下，現在只剩三人，損失實在重大。

劉鉅猛喝一聲，整個人撞向他面前的「野鬼」，「野鬼」看準他的來勢，以一隻巨靈之掌，抵住他撞來的頭顱，然後就以手掌緊握他的頭顱，又發勁往前一推。

這一推的力量很大，使劉鉅無法平衡身體，向後滑去，幸好他也機靈，一手抓着崖前一條藤蔓。

不過，「野鬼」倒也心狠手辣。

他一個箭步標竄來到，把藤蔓抽起，只見他一個手刀劈下，那堅韌的藤蔓竟應聲而斷了。

本來抓着藤蔓的劉鉅，氣還沒有喘定，手剛握好藤蔓，整個人已被拋離懸崖。

又是一聲使人膽戰心驚的叫聲。

轉瞬之間，陝北四魔已剩下二魔。

這二魔雖然失了兩個同伴，但戰意仍盛，可惜的是力不從心。

那雲疆三隻怪物當中，武功手法最爲厲害是「山魈」，但身形手法的變化莫測，却以「招魂」爲最厲害，只見他閃身偷襲，身形之快，實在是匪夷所思。

這時，「招魂」正對付着傅昌。

傅昌本來是使一雙大斧，外號是「斧盡魂來」，眞是那麼湊巧，「招魂」便是要把他的魂魄招去。

傅昌與江蛟龍，因爲崖上可以站的地方極少，根本無法施展他們的兵器。

因此，他一直以他雙臂作爲雙斧。

雙臂的力量也是不弱。

「招魂」身材高大，肌肉賁突，硬接了傅昌幾招，傅昌見不能傷他，心下也有些不祥之兆，他想稍退，然後再作猛攻。

這一退却露出一個大大的空門。

「招魂」已把握了這空門，一步踏上，雙手左右一齊張開揮合。

好一招「破魄碎魂」。

傅昌的頭顱竟然被「招魂」這一招絕招拍得魂飛魄散，未跌下崖，命已先喪。

「招魂」一脚便把傅昌的屍體踢下崖去。

老七江蛟龍正與「山魈」周旋，本來仍可勉力一戰，但眼見幾個老大，都死在這三個怪物手下，心底的豪氣已斂，再看傅昌被「招魂」拍扁頭顱，踢了下崖，自己也覺心頭恐懼，頭皮發麻。

他已決定逃走。

但在這時候，走也並不易。

何況「山魈」早已知悉他想走的意圖。

江蛟龍退，「山魈」猛進。

江蛟龍一個轉身，退到了石壁，退無可退。

「山魈」大喜，一招普通的「雙龍出海」，便要用雙拳在江蛟龍的胸口打開兩個大洞。

江蛟龍一閃，他蹲下一閃。

雙拳已至，一時之間，石屑紛飛，「山魈」的雙拳彷彿陷入了石壁之內。

這兩拳的力量實在猛得離奇！石屑鋪滿江蛟龍的臉上，他已不顧一切，從「山魈」褲襠之下鑽了出來。

他撥去臉上的石粉，只見人已在崖邊。

「山魈」回首，大踏步上前。

江蛟龍害怕死在他的大脚之下。

他已忘記人在崖邊，再向後縮一步，人已踏空，幸好他手快，仍抓着崖邊石塊。

「山魈」發出極其可怕的笑聲。

他走近崖邊，蹲下，竟用手輕輕撫着江蛟龍的手背，他手皮粗糙，而且臉上還帶可怖的笑意，實在令江蛟龍忍無可忍，但爲了生命，他閉目緊抓住崖邊。

「山魈」見他那麼堅强，便站了起來，提起右脚，便要一脚踩下去。

江蛟龍知道自己再無倖免。

雙手一縮，整個人也飄下山崖。

可是，「山魈」這一大力一踩，却把整塊崖石踩塌了，他一脚踏空，整個人頓失中心，人便翻下去。

出乎意料之外，這次發出死亡叫聲的並不是江蛟龍，而是「雲疆怪物」中「山魈」。

其餘兩個怪物只能望崖輕歎。

但是，江蛟龍去了那裏？

原來他臨放手之時，身剛滑下，他隨手抽出身上的鞭子，江蛟龍外號「短刃鞭接」，他使鞭子的本領也非凡，在危急之中，一抽鞭子，已捲着一些藤蔓。

雖然鞭子不能抓着藤蔓，他滑下的速度已減慢。

這時，站在崖下的安逸之，不忍見其墮崖而死，跟了上去，一手扶持着他。

江蛟龍有了着力的地方，以力借力，兩人終於躍回「風雲六子」所站的地方。

衆人一擁而上，用兵器指着他。

江蛟龍躺在石上，只見他胸口、褲襠已是一片濡濕，看來他已驚至靈魂出竅。

崖上兩個怪物在嗥叫了一會，見無法救得「山魈」，而「風雲六子」似沒有上崖之意，他們却轉身要上崖頂，轉瞬之間，兩隻怪物已無影無踪。

衆人想追上去。

安逸之道：「慢着，上面是個絕崖，要走也走不了多久，讓他們先上！」

江蛟龍喘息已定。

安逸之道：「江蛟龍，你知事情始末？」

江蛟龍點了點頭。

安逸之道：「快說出來。」

江蛟龍道：「這麼多東西指住我，如何可以說出？」

衆人把兵器撤開。

江蛟龍道：「我已死過一次，多謝你們救回，陝北十魔如今只剩我一人……」

安逸之道：「你總算也殺死了一個怪物！」

江蛟龍道：「我一定要把上面兩個怪物的心肝剖了出來，祭我兄弟亡魂。」

安逸之道：「那要看我們肯不肯幫你。」

「你們，事情是這樣的，咱們陝北十魔一向在陝北佔山結寨，有近萬嘍囉，但這年來，陝西甘肅一帶，乾旱連年，我們山寨也苦無糧食。

「有一天，一個郎中獨自一人上我們山寨，向我們求售一些珠寶玉石，這實在是奇事，一向只有我們劫人的珠寶，向人求售，換取黃金，這次竟然有人向我們賣珠寶玉石。

「原來這人只是受僱上來探口風，幕後人是想找個大買家，而我們十魔，一向都與北地一帶的土豪劣紳有所聯繫，很多時候，我們打劫到的東西，都是賣與他們，這些土豪劣紳，目的是賺錢，從不肯露臉，因此，一般人更難找到這些大買家。

「只有我們才有本領接觸到他們，那郎中手持的玉石，我們一看便知是極爲貴重的貨式，不過，那時，我們對寶物並不感到興趣，只對糧食有興趣，那郎中見我們不買，於是，便把珠寶玉石放下，讓我們先賣了才來收錢，並且答應只收一半，其餘一半，作爲酬金。

「我們十魔，看這郎中既無武功，只有一把滔滔不絕的口才，他究竟是誰人主使他來的？

「於是，我們十魔分兩頭進行，一方面找到一個大買家，那個買家並且答應收買那些珠寶玉石，却用米糧作交換，這使我們喜出望外，而且解決了我們山寨內糧食短缺之苦。

「另一方面我們派人跟踪那郎中，結果發現他是受僱於一個野人，這個野人，後來我們查出他便是已死去的山魈，他是擁有大量珠寶玉石的人。

「原來那郎中，生活在雲疆多年，只有他才懂得他們說的話，山魈便强迫他來中原找買家，但那郎中只是一個腐儒，他怎知道去那裏找賣贓物的買家，虧他也想得到我陝北十魔這班劫匪。

「當我們發現了幕後人是個怪物，本想用殘酷手法來劫取他們的財物，但這怪物天生神勇，我們幾個人圍攻他，也不是他的對手，而且經那郎中翻譯，我們知道這怪物手中其實有無數的玉石財寶。

「於是，我們妥協下來，由那怪物供應財寶，我們去出售，這樣合作，雙方有利。

「這一次的合作，解決了我們山寨兩年的飢荒，並且山上已有足夠的糧食，這時，我們的野心來了，這怪物爲何會有如此多的財物，難道發現了一個寶藏？

「一想到寶藏，我們野心更大，首先，我們去迫那郎中，誰知那個郎中早已明知我們會下手，一早溜之大吉，幸好我們那時已與那怪物交談。

「結果，我們幾經艱苦，才知道這怪物共有三兄弟，的確是發現了一個寶藏，這寶藏便在這風雲山莊之上。」

安逸之道：「甚麼？風雲山莊之上有寶藏？」

衆人你我互望一眼，他們生活在風雲山莊之上已有十多廿年，從來沒有想過，也沒有聽說過。

江蛟龍道：「後來我們更知道，那個郎中根本是你們師傅所扮的。」

「甚麼？我們師傅竟會做這樣的事？」

「我不是誣陷令師，事實如此。」

安逸之道：「這些事我們會得到證實，你們之間的事情，怎麼發展下去？」

「那三個怪物表示有更多的玉器財寶出售，但並不在他們手上，我們心想，他一人携來的珠寶，已可以足夠我們三年之糧，假若眞的可以得到其他財寶，那麼，我們一輩子也可安安穩穩的作山大王了。

「於是，我們找買家，有人一口答應，有多少財寶，他們都有能力承擔，要糧有糧，要金有金，結果，山魈答應他先回去，與兄弟商量，然後再北上。

「我們沒有那麼愚蠢，放開了一個大財寶，我們便派人跟踪他南下，肯定了他們的確是有大量財寶，我們陝北十魔決定南下，奪這財寶。」

安逸之道：「你們好貪心！」

「千里爲官只爲財，而我們根本是賊。」

「結果呢？」

「我們南下倒也順利，先到了雲疆之地，與那三個怪物幾經討價還價，他們才肯帶我們來看寶藏。」

「他們不知道你們有野心？」

「不是，他們心智雖然單純，但也知道我們的賊性，不過，他們似乎得到一個大後盾的支持，不怕我們能作出一些甚麼。

「而我們心中暗笑，有甚麼人可以戰勝我們陝北十魔？於是，我們一行十人，與那三個怪物，由龍虎山的另一面上到風雲山莊。」

「另一邊？那地方根本無路可上。」

「是的，表面是如此，但那地方一個湖底，却有一道門可以入山。」

「湖底有門？你在說廢話。」

「我們入山之時，也以爲是做夢，看到山中的藏寶之時，更以爲是夢中之夢。」

江蛟龍呆着。

他似乎是陷入了一次夢幻之中，道：「那麼多的玉石珠寶，實在使人心脈奔騰，熱淚盈眶。」

江蛟龍好像是亂了心智，胡言亂語。

「是的，我並不是在誇大，當你看到那麼多珠寶玉石之時，你眞會熱淚盈眶的。」

「那時，我們野心更大，十魔不用商量，只互望一眼，便知道要消滅這三個怪物，於是，我們十人苦戰三怪物。」

「苦戰？」

「是的，那三怪物武功增强，其實你們也看過他們，不用我再多說。」

風雲六子都知道，那三個怪物實在神勇。

「兩敗俱傷？」

「是的，兩敗俱傷，並且陷入一個大圈套之中。」

「圈套？什麼圈套？」

「在我們戰至筋疲力盡之時，有一個人出現。」

風姿心焦地問：「什麼人？」

「那個郎中。」

「郎中？」

「其實是令師雲龍師尊。」

「什麼？」

「他一直在幕後主持一切，令師對這些財寶並沒有多大的興趣，他只是以這些財寶作爲餌，來迫我們做另一件事。」

「什麼事？」

「上少林寺與峨嵋山。」

「爲什麼？他不懂自己上去，或者派我們風雲七子上去？」

「他當然是不肯用風雲山莊的名義去。」

「究竟是什麼事？」風姿問。

「原來他在寶藏之內，又發現另一個寶藏。」

「什麼寶藏？怎麼會寶藏之中又有寶藏？」

「那便是兩本武學巨典。」

安逸之想起，峨嵋的「蓮花十瓣」與少林的「點頭頑石」上風雲山莊的事。

原來寶藏是這樣牽涉了兩大名門正派。

「他怎樣利用你們？」

「他要我們十魔與三怪物，各上少林寺與峨嵋山，兜售那兩本奇書。」

「我師傅是這個寶藏的最大主人，他爲何還要兜售這兩本奇書？」

「他爲的當然不是錢財。」

「那爲什麼？」

「我實在不知道，至今也無法明白。」

安逸之立時有了一個想法，道：「結果你們是去了？」

「是的，我們十魔，只派了我一人上少林寺。」

「結果？」

「少林寺決定派『點頭頑石』來，與令師談判。」

「而那三個怪物也邀到峨嵋的『蓮花十瓣』來？」

「那其實並不是邀請，因爲任何一門派，發現自己的典籍在他人手中，明知對方定有巨大企圖，他們也不能不來的。」

安逸之當然明白這個道理。

風雲六子各人發表了一些看法，但最終得不到一個合理的結論。

有了巨大財富，還希望什麼？

學武之人，當然是希望武功更進一步。

雲龍師尊持着少林峨嵋兩大武學寶典，融滙貫通之後，已可以自創一套深不可測的「龍虎創意」。

那麼，他還欠缺什麼？

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他還欠缺甚麼。

假若他還有所求，那麼，他們實在太貪婪。

人的慾望究竟可以到達那一個地步？

安逸之道：「上面便是寶藏？」

江蛟龍道：「是的，我看那兩個怪物，見到令師似有變卦，而且少林與峨嵋的人也來了，他們害怕最後連一些財寶也得不到，想臨走也去抓一把。」

「其實你們何嘗不是？」

江蛟龍沒有說話。

安逸之道：「我們先上去，阻止兩個怪物，最好是擒了他們下來，再弄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於是，他們分批而上。

安逸之作了個先鋒。

報仇雪恨　廣結善緣

再說雲龍師尊在大議事廳之內，以一敵二十。

這實在是一場激戰。

「龍虎創意」具有克制少林峨嵋兩大派的功夫，雖然兩派人多勢衆，仍然無法制住雲龍師尊。

百多回合之後，兩派各損二人，而雲龍師尊却全未受損，不過，開始有點洩氣。

少林的悟證和峨嵋的青蓮都知道，假若要制服這一個雲龍師尊，並非易事，而且這是他的地頭，他要逃離，是易如反掌。

他們都明白，雲龍師尊不肯交出這兩本武學奇書，一定存其他原因。

可惡的是，他一直沒有宣之於口。

悟證一晃虛招，一手示意，他的「點頭頑石」都靜了下來。

青蓮也一揮手，衆人退下。

悟證道：「師尊，你已盡得我們『哆嗦凡呢經』之秘，其實何需保存下來，也沒意義。」

青蓮道：「豹乳易筋對你來說，也全在你心中，何必不歸我們。」

雲龍師尊不語。

悟證道：「你要什麼，儘管開聲。」

青蓮見他仍低首不語，也道：「只要得回寶典，我們是一切在所不惜。」

雲龍師尊清了清喉嚨，道：「兩本經書，交換兩種你們各自獨門秘藥。」

兩人異口同聲道：「秘藥？什麼秘藥？」

雲龍師尊道：「我不知道那兩種藥的名字。」

兩人更覺奇怪。

雲龍師尊道：「悟證，少林寺中，有一本名爲『神農錄』？」

悟證道：「貧僧也聽聞有此書。」

雲龍師尊高興地道：「那好極了。」他又轉向青蓮道：「師太，你們峨嵋派也有一本名爲『喬木綺夢』？」

青蓮道：「貧尼曾習醫，也曾看過這本書。」

雲龍師尊道：「那好極了，只要你們把這兩本書交來，我自然會把『哆嗦凡呢經』交回少林，也會把『豹乳易筋』交回峨嵋。」

悟證與青蓮都沒有答話，也沒有什麼表情。

在雲龍師尊來說，那自然是公平交易，可是在悟證與青蓮來說，這無疑是一次的勒索。

悟證似乎有點怒火中燒。

青蓮爲人較爲精細，道：「你要這兩本書又作何用途？這兩本書都是少室山與峨嵋山上的草藥本子而已。」

雲龍師尊道：「你不用多問，只要你交來那兩本貴派兩本藥典，我自然雙手奉回你們所需要的經書。」

悟證道：「那麼，神農錄又如何奉送？」

「只要我看過，找到我要的草藥，自然奉上。」

青蓮道：「據我所聞，『豹乳易筋』中的『脫胎篇』中，是需要『金頂天蕊』，以補元氣。」

雲龍師尊聽了「金頂天蕊」四字，整個人立時緊張起來，竟然完全不加隱瞞地道：「對，金頂天蕊。」

「那是峨嵋山上一種稀有花朵的蕊汁。」

「你知道那花朵？」

青蓮道：「當然知道。」

「可容易找到嗎？」

「那要看你機緣，找『金頂天蕊』就像上金頂看佛光一樣，有人上金頂多次，企立金頂多日，從未見到佛光出現，但有人一上金頂，便見佛光。」

「既然是如此，我自會上峨嵋。」

青蓮道：「你近日是不是覺得日間渾沌，夜間却是異常清醒？」

雲龍道：「正是如此……」

他說了這話，才知失言。

青蓮不再理會雲龍師尊，轉向悟證道：「和尚，這人偷練『豹乳易筋』，因不能配合適當的補藥，已開始入歧道，他應該再不是我們對手……」

「如何？」

青蓮在悟證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

悟證點頭，雙手一揮，那九個「點頭頑石」又再列陣，圍攻雲龍師尊。

青蓮也自揮手，「蓮花十瓣」又列出了另一個陣勢。

雲龍師尊不知他們說什麼，但很明顯，他們似乎有了必勝之道。

既是如此，不能再戀戰下去。

這是青蓮與悟證的再次列陣合作，他們已深知對方進退之道，配合起來，堅强之處，已是潑水不進。

雲龍師尊爲要立即脫身，施展渾身解數。

少林的「點頭頑石」一向是使出極爲正派的武功，可是這次出手，却猛攻雲龍師尊的下盤。

同時，峨嵋的「蓮花十瓣」本亦是極其正統的攻法，而今却是攻向他上盤，尤其是腋下之處。

雲龍師尊心中一凜。

他們已發現自己致命的地方。

只要時辰一到，自己渾沌時刻一至，那麼……

他透過大窗，看到自己向西。

他知道不能再戰下去。

他一個晃身，以爲只要虛招一耍，便可脫身，那知十個尼姑，十個和尚，同時把守了整個議事廳的通道。

他們採取拖延戰術，誓要把雲龍師尊拖死在這裏。

雲龍師尊決定硬闖。

可是，只要他一出手，衆和尚與尼姑便前後排成四道人牆，根本是無可闖之道。

雲龍師尊開始覺得頭腦渾沌。

他突然吆喝了一聲，整個人從地上拔起。

這一衝是衝向屋頂。

衆人也立即騰身，可惜的是，雲龍師尊的輕功，比他們技高一籌。

衆人在半空，雲龍師尊已上了屋頂，並且雙手高舉，人像飛箭的透過了屋背。

一時之間，瓦石紛飛。

衆人再躍上屋頂之時，已見雲龍師尊飛奔向叢林。

悟證與青蓮分別領着衆人追往叢林。

可是，來到叢林處，却見裏面異常陰森，看來這地方定有機關佈置。

青蓮道：「他逃不了多遠，我們就守着這叢林。」

悟證也指揮着衆和尚，在另一邊把守。

這叢林入口之處，並不廣闊，却不知裏面有多深，另外一面又通往那裏。

不過，他們唯有這樣把守着，古語有云：逢林莫入，否則會損失人命。

雲龍師尊果然是要引他們入這叢林，因爲他早已料到，能夠接受風雲山莊邀請而上山的峨嵋與少林弟子，定然不是普通的和尚與尼姑。

他是個極爲謹慎的人，早已佈置了這叢林，只要他們一入，所有樹林倒下，迫他們陷入浮沙池內，那麼，無論他們有多少人，當是無一倖免。

可是，青蓮爲人也十分精細，並沒有入叢林。

雲龍師尊等了一會，更覺自己精神渾沌。

自從修煉了「豹乳易筋」之後，他一直都發覺自己的身體有變化，尤其是精神方面。

有時他覺得十分暴躁，怒火不知從何而起，甚至有殺人嗜血的衝動，幸好他武功根底高，一時之間，仍能把持得住。

有些時候，頭腦却是空白一片，像是懨懨欲睡，又像魂飛天外，身不由己似的。

後來，他自己用極爲名貴的藥材，做了一些丸藥，可以暫時止住這渾沌的感覺，不過，這段時間却令他極爲不安，他有一個預感，假若不能好好控制這感覺，自己的武功將會報廢，而且會癱瘓一生。

終於，他發現了「金頂天蕊」這藥，只有這藥才可以把他心中怒氣平靜，而少林寺內一隻「天道王丹」，才可以保持他的頭腦清明。

這便是他要向兩大門派兜售遺失寶典的主要原因，他要把奇典換奇藥，可惜他爲人太過深謀遠慮，不敢堂堂正正的把目的說出，因而弄至風雲山莊滿城風雨。

雲龍師尊一直在這叢林處胡思亂

想。

他希望再等一會，少林和尚忍耐不住，衝了入來，可以作一次殺一儆百。

雖然，他明知開罪了任何一派，討藥之事更爲渺茫。不過，而今弄到這個田地，這也無從選擇。

少林的和尚與峨嵋的尼姑一直沒有入來。

而他的頭腦更爲渾沌。

他不能再等，他轉身，走入了一個大大的樹洞，從洞上滑下，竟然來到一間石室。

這石室之內，有一大缸油，油上有一絲燈芯，小小的火光，照亮一室。

雲龍師尊往室內走去，只見室內只設有簡單的傢俱，其實那也不是什麼傢俱，只是一個大蒲團，還有一個石几。

雲龍師尊用力移開石几。

几下有石洞，洞內有一個小檀香木箱。

他急忙把木箱打開，裏面盡是一顆顆黑色的丸子，他抓了一把，往口裏送。

然後，他在石椅上拿下一個乾枯的葫蘆，拔開塞子，猛地灌了一口酒。

酒香極爲濃烈，想那酒性也是極爲厲害。

他伏在石几之上，過了一會，才抬起頭來。

當他看着前面的石牆，整個人幾乎跳了起來。

因爲牆上有一個人影，一個極大的人形。

什麼人竟會在這石室出現？

「師傅！」

雲龍師尊回過頭來，赫然看見了風範。

他的大徒弟風範。

這實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這時，雲龍師尊的頭腦已漸回復，他仍然保持了冷靜，鎮定地問：「你怎會來這裏？」

風範安詳地道：「追隨師傅十多廿年，我自然明白師傅的心意。」

「你明白我的心意？」

「當然明白，自從我在石室之中，走火入魔之後，更加明白。」

「你想說些什麼？」

「我要多謝師傅你養育我成人，也授以武功，更加以『龍虎創意』悉心傳授……在風雲七子之中，我受恩最大。」

「你悟性高。」

「我倒希望我的悟性沒有這麼高。」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假若我悟性沒有這麼高，我便不會被傳這『龍虎創意』的心法，也許我仍然快快樂樂的活下去。」

「你而今仍快活。」

「我快活？」風範凄涼地笑了一下。

雲龍師尊不敢作任何表示。

風範道：「我有一個撫育我成人，授我以絕世武功的師傅，我也有一個殺我父母，毀我全家的仇人。」

雲龍師尊心頭一震，但表面仍是十分鎮定。

風範續道：「本來，我學得了武功，又知道了仇人所在，應該是快活異常，因爲我可以把學到的武功，去爲我父母報仇……」

他似乎說不下去。

過了一會，在火光似明似滅之下，凄然而道：「可惜的是，我的恩人與仇人，竟是同一人。」

雲龍道：「你說什麼？」

「師傅，你不用再多作掩飾……那日，我在石室之內，修煉『龍虎創意』，走火入魔，我在石牆之內，發現了一件衣服。」

「在石牆之內，發現一件衣服？你在做白日夢。」

「不是白日夢，而是生父以最後的內力，把衣服迫入石牆之內。」

「那代表什麼？」

「一件衣服當然不能表示什麼，而且那件衣服，也因日久而碎了。」

雲龍師尊似鬆了一口氣。

「可惜，衣中那羊皮沒有碎破，而且是我父親絕筆之書。」

「什麼？風虎遺下絕筆之書。」

「師傅，其實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爲什麼你不把我與妹子，一同送我們伴老父入黃泉？」

雲龍師尊口角微張，似笑而非笑。

「我想我應該把你們一同送入黃泉。」

「你內疚？」

「我是個做事從不後悔的人。」

「至今如此？」

「至今如此。」

「那留我在世上有何用？」

「你的用處可多。」

「那只是養虎爲患。」

「我養的並不是一隻虎，而只是一隻貓。」

風範並沒有動怒。

雲龍師尊道：「就以這次，我要你修煉『龍虎創意』，從第九層向第十一層去，我並不是爲你好，而是讓你試試，看能否支持得住。」

「啊，我成了一具試驗品？」

「是的，原來走火入魔之後，竟是那麼可怕。」

「怎麼可怕？」

風範的師弟妹，一定沒有把事實告訴他，他只覺得隱隱有不妥之處，不過，他却無法知道。

「你吸乾人血，吃盡頭顱內的腦髓。」

風範聽了，全身顫動。

「陝北六魔，也是這樣死在你的手

上。」

風範幾乎想嘔吐。

「後來他還多害了六個平民百姓，有男有女。」

「我做了一個狂魔，一個替死鬼。」

「幸好你有一班師弟，合力把你調整復原。」

「我還有什麼價值。」

「你成了我的大弟子，領導風雲七子，在江湖上爲我建立良好形象，這點，我相信我是獨力難成。」

「這不是我的功勞。」

「當然不是。」

風範仍然保持冷靜：「但我仍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殺死我父母？」

「那是說來話長，不過，我會好好的告訴你，讓你到了黃泉，可以告訴你父母，其實我負他們不多。」

「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我與你父親是一雙好兄弟，我叫雲龍，你父親名爲風虎，風虎雲龍，在江湖之上，漸露頭角。」

「你父親一向以正氣自居，那種大俠風範，的確令人心折，我實在是羨慕他，不過，我却認爲，人生不必太過執着，需要變通之時，便要變通。」

「本來，我們一起闖盪江湖，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他作他的大俠，我附驥尾，也有一個好聲名，何樂而不爲？直至來到龍虎山。」

風範道：「發現了寶藏？」

「你也知道不少？寶藏也沒有什麼，他要把其中一大部份賑濟黎民、造福百姓，我也沒有異議，因爲那裏有太多的財物，散去一部份，反而是心安理得。」

「問題在經書？」

「是的，問題在經書，我們武藝來自百家，並不屬於任何一個門派，但我閱過少林寺的『哆嗦凡呢經』與『豹乳易筋』之後，我決定要據爲己有。」

「我父親反對？」

「他極力反對，認爲這兩本武典，一定要歸還少林與峨嵋。」

「我大力反對，但不得要領，我要求多閱數遍再歸還，他却曉我以大義。」

「什麼大義？」

「什麼爲人光明磊落，什麼別竊他人武功，我實在聽不順耳。」

「我的武功一向在你父之下，可是，我實在希望有一天，成爲一派宗師，可以媲美少林、峨嵋……這是唯一的希望，可惜，他不肯給我。」

「那你動手？」

「你父親迫我動手，結果是我錯手……」

「錯手？」

「我並不是向你求饒請罪，事實是如此，想不到我只是習看了兩本武典之中的一部份，我的力量已提升了不知多少倍，我是以最基本的拳法與你父親交手，却立時把他打得遍體鱗傷。」

他頓了一頓，續道：「那時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我終於覓得武學寶典，我只是稍爲涉獵一下，武功竟然大進，假若我再苦心修練，我定然可以完成我作一派大宗師的理想。」

「懼者，我實在對不起你父親，於是，我再度遊說你父親，讓典籍留下，可是他不肯，更譏我爲偷竊人家武學的敗類。」

「我自問並不是一個正人君子，却不承認是個敗類，我年少氣盛，也利慾薰心，再度使他傷重，並囚他在你修煉的石室之內，想不到，他還有功力把破衣迫入牆內，並留有羊皮絕筆書。」

「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你有本領爲他復仇？」

風範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師傅你也有大俠風範。」

「是嗎？」

「是的，否則你也不能一手提携我們風雲七子，你平日教訓我們做人之道，也不失爲典範，我明白，人都有弱點，正如無論如何高深廣博的武學，都有弱點。」

雲龍師尊默然不語。

風範道：「師傅，有道是一日爲師，終身爲師，可惜我不能再作你的徒弟。」

「你想報仇？」

「我想，我的確想，不過，在我報仇之前，我要把我從你身上所學的武功交還與你，算是沒有欠你的。」

「把武功交還與我？」

「是的。」

「如何？」

「我要接受你三掌，絕不還手的三掌……」

「你還有命？」

「是的，假若我接受你三掌，仍有命的話，我算是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再投胎還陽……」

「那你再報仇。」

「那時你我已再沒有師徒恩義。」

雲龍師尊當然明白自己的武功，更明白風範的武功，無論如何，風範是沒有能力捱自己三掌。

而且是從不還手的三掌。

「師傅，你還嫌不夠？」

雲龍師尊笑着，笑聲竟充滿一些可憐的味道。

「昔年哪吒削骨還父，削肉還母，而今你接我三掌，算是將我們師徒情份交還。」

風範哀傷道：「實在是情不得已。」

他已穩穩的挺立在雲龍師尊之前。

「三掌之後，我們恩斷義絕？」

「對，假若我接了你三掌……」

雲龍師尊道：「你不用再說下去……當今天下，有誰可以接得我三

掌？」

他緩緩地打出他的第一掌。

風範開始的時候，只感到一縷本是溫柔的風，突然變得熱辣辣，他只覺自己的胸前，似印在一堆火炭之上。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一口氣使他經脈都緊張起來。

他感到一陣劇痛，一陣難以言喻的痛楚……

他退了一步，感到身體有點搖晃。

雲龍師尊望着他。

半晌，才發覺風範仍是挺立着。

他的傲氣更熾，明師出高徒，風範竟然可以硬生生的接了這掌。

第二掌又出。

這一掌一出，已有驚濤裂岸之勢。

風範胸中血氣翻動，他胸前全都開始有如針尖刺着，痛來自心底，也來自不知什麼地方。

他退後，不由自主的退後，一步、兩步。

然而他的精神却突然旺盛起來，他止住退勢，整個人昂然的向前，克住了前來的巨大力量，反而可以向前走了一步。

這一掌實在厲害。

室中本來恬靜有如深海，而今却起了一陣一陣的風嘯，力量來自雲龍師尊的掌，也來自風範的心胸的反擊，他不只能再接這一掌，而且有力量反擊之勢。

風嘯平息。

雲龍師尊赫然大驚。

照他的估計，風範應該是臉上額上汗滴如豆，表情是痛苦而扭曲，整個人應該是半枯萎的。

眼前的風範却不如此。

本來蒼白的臉，而今添了血色。

那血色並非瘀黑的，而是神采飛揚的血色。

他收掌，再看。

他不由自主的退後。

看來，他已經估計錯誤，風範不只有接這二掌的能力，而且可以再接一掌。

最後一掌。

這正是他一生以來，不容錯失的一掌。

他突然退後三步，運起九轉丹田的氣，勁度來自他的全身，然後，他上前五步。

掌出。

以他內心的估計，這一掌足以把風範整個人打得稀爛。

他只是個血肉之軀，怎能抵擋這一掌？

只見風範迎了上來。

他拗腰挫胸，並不是避開，而是無法承受這一巨大的力量，然而，他的體內立時發生了變化，本來覺得翳悶的胸口，突然暢順起來。

然後，所有經絡穴道也十分舒暢。

這一掌，這驚天動地的一掌，不但沒有把他打個稀爛，反而是再度把他的「任督」二脈打通了。

室中風嘯加劇，迴音震耳欲聾。

石室的風聲終於靜息下來，但仍有喘息之聲。

聲音並非來自風範，而是來自雲龍師尊。

風範昂然的站着，道：「我們已是恩斷義絕。」

他的語音清晰，並沒有絲毫受損之兆。

雲龍師尊却變了，整個人萎縮着，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風範見了，也感心驚。

他的臉容枯槁。

風範一掌舉起，便要劈下。

可是，當他看到他的臉孔，那驚惶而悚慄的臉孔，他幾乎不能劈下。

同時，他腦海也浮現出他父親在石室之中，用內力把短袍迫入石牆之內，然後灰飛煙滅的情景。

他猛然劈下。

這一掌比起雲龍師尊的三掌尤要厲害。

雲龍師尊已再無抗拒之力，可是，他仍然有逃走之力，他滾開，不顧一切尊嚴的滾開。

一時之間，整個石地堂也碎裂了。

石粉飛揚。

雲龍師尊便趁這個時候，向一邊石室的石牆上撞去，他的去勢有如是撞牆自殺似的。

可是，他並不是自殺，而是猛烈的一撞，整個人把石壁推開，石門轉動，他已逃出石室。

風範追上，但石門已闔了上來。

他用力推動，不能再轉。

風範立時運起功來，雙掌打出，石牆應聲而裂開。

只見石牆外面，一個人影向上飛奔。

那當然是雲龍師尊。

他是一個絕不言敗的人，他知道只要留下一口氣，他仍然有辦法制止風範，有能力控制山上各人。

風範提氣追上。

他的輕功已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增强，一躍已上了山崗，再躍加上幾步，已緊緊的追在雲龍師尊之後。

「你走不了。」

雲龍師尊沒有回答，只是拚命加速步伐。

這個龍虎山，是雲龍師尊經營了幾十年的地方，山上每一寸草、每一寸木，都在他的心目之中，加上他處心積慮的佈置，他自然可以擺脫風範。

風範雖然是自幼在這地方長大，但師傅常常說這是禁地，那是禁區，因而現在走起來，只覺到處是榛蕪荊棘，不知何去何從。

＊　＊　＊

安逸之終於來到那個藏寶的地方。

入口的地方，只容兩人而過。

但過了這短短的甬道，却是令人口瞪目呆。

這是一間宮殿似的建築物。

一陣嘯聲從裏面傳了出來。

安逸之道：「小心。」

眾師兄弟隨着安逸之，循着聲音而去。

眼前是金光刺目，兩個怪物正在一大疊黃金磚之前，手舞足蹈。

他們一見有人進來，返身便攻。

「風雲六子」各人散開。

江蛟龍却是一躍而走向兩個怪物之處。

兩個怪物但見有人攻來，便要出手。

江蛟龍大聲地咕嚕咕嚕地說了一番話，兩怪物停手，竟也讓他站在他們那邊。

看來他已說服兩怪物。

江蛟龍又再說了一大番話。

然後向風雲六子道：「各位，咱們千里而來是爲財，這裏金銀財寶這麼多，我們也不貪心，只要讓我們拿些，然後安全下去，咱們一切不再追究。」

安逸之道：「黃金財寶，根本是我師傅發現的，我們不知他會如何處理。」

「你們要拿走多少便多少。」

聲音來自壁上那盞大大的黃金吊燈。

眾人舉頭一看，只見一個銀髮披面的老人。

風雲六子問道：「師傅。」

那當然是雲龍師尊，他坐在吊燈的上面，因爲黃金太耀眼，眾人根本看不清楚他的臉容。

這裏的人根本沒有人知道他與大師兄風範在石室之中的恩斷義絕之事。

在風雲六子之中，他仍是尊貴的雲龍師尊。

「假若你們能逃出我六個徒弟的指掌之間。」

風雲六子聽了，知道師傅已下命令，要把這兩怪物與這唯一的陝北惡魔留下，不讓他們佔有任何財寶。

兩個怪物立時發怒。

六子散開，江蛟龍退後。

雲龍師尊道：「風姿，妳上來。」

風姿道：「師傅有何吩咐？」

「師傅有點不舒服，妳來服侍我吃藥。」

風姿已躍上了吊燈。

原來那盞黃金吊燈是一個平台，這平台之上有一個圓洞。

風姿看到師傅的臉容，嚇了一跳。

「師傅，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你陪我上去，吃了一些藥，便沒有什麼事的了。」

雲龍師尊站了起來，上了那個圓洞，而風姿不以爲意，也隨着上去那圓洞。

那知，上面竟是一個狹小的房間。

她還沒有站定，雲龍師尊已出手。

他的點穴功夫已臻化境，而且是有備而來，這叫風姿如何防範？

風姿整個人動彈不得。

但她仍然是清醒的，她望着師傅，滿臉疑惑，可惜的是無法開言。

雲龍師尊再沒有理會她，只是推她進入一個只能讓她躺下的地方，並且關上了一道小門。

原來這個吊燈上是一個僅可容一人爬過的空間，上面嵌着其他的大吊燈。

這時，下面只有一盞吊燈露了出來，其實上面仍有很多吊燈，只不過是在上面，而沒有露出來。

而這些吊燈都有很多堅韌的繩索紮着。

雲龍師尊手持着短刃，蹲身在這些吊燈旁走過，並且割斷了一些繩索。

他忙得一頭大汗，再從那圓洞下去，坐在大吊燈之上，下面已是亂作一團。

兩大怪物「野鬼」與「招魂」正在與風雲五子相鬥，非常燦爛。

兩大怪物身手極其厲害，一時之間，風雲五子無法接近他們。

忽然，門口又多了一人。

雲龍師尊一見，心頭大震，風範竟然追來了。

他不待風範開口，便大聲叫道：「你們的師兄又再度走火入魔，要吃人血，吃腦髓。」

眾人已分別散開。

兩個怪物見了風範，也有點害怕，因爲他們也知道這人會吸血殺人。

安逸之望着風範，只見他衣衫襤褸，臉色發紅，似乎是有些異樣。

風範叫道：「你們相信這人面獸心的人？」

「他竟叫我人面獸心。」雲龍師尊叫道。

風範在風雲六子之中，向來是個尊師重道的人，怎會叫師傅人面獸心？

眾人都以爲他是再度走火入魔。

風範想解釋。

雲龍師尊又已搶着說：「你們退下，讓他先吸了這兩個怪物的熱血與腦髓。」

眾人果然依然退下。

兩個怪物與江蛟龍，自自然然的與風範相對。

對着這個人魔，先入爲主的觀念，使他們也驚懼起來，不待風範動手，便已動手。

風範想先制服這三人，再向自己的師弟妹加以解釋，這件事無論如何也不是光彩的事，當然是不能在這些外人面前訴說。

兩個怪物既對風範有驚懼，因而出手更爲凌厲。

風範這時的功力，已是達到「龍虎創意」十二層之外，因此，單人匹馬對付這兩個龐然巨大的怪物，並不覺得有什麼困難。

江蛟龍站在一邊，一直在窺伺機會，希望從中可撿一些便宜。

他看準了一個空隙。

他一個竄身，想以短刃刺向風範。

風範本來並沒有防範他，但短刃雖短，仍帶勁風，他一閃開，隨手一揚，已把江蛟龍的短刃拍開，並一手把他抓着。

風範此時已是力大無窮。

一手拗下，江蛟龍手骨已折，他猛力甩離，竟然在一扯之下，手臂斷了，並且血肉四散。

他狂叫了一聲。

風範一手拿着他扯斷了的手臂。

雲龍師尊大叫：「他要吸人血了。」

在堂的風雲五子見了，果然覺得風範正在發狂，而且要吸人血的模樣。

對於他再度走火入魔之說，更爲深信。

兩個怪物見風範要吸人血，也更爲狼狽，他們同時攻上，看來只要一拉着風範任何一處，便可以把風範拉開兩邊。

可是，他們的估計錯誤。

他們本已是力大無窮，但比起而今的風範，却是小巫如見大巫。

兩個怪物合起來的力量，也全不及風範一人之力。

兩個怪物果然抓緊了一個機會。

他們一人一手，便要把風範扯開。

可是，風範被他們扯着，却毫不在意似的，雙手一拉，反把兩個怪物拉在一起，並且互相撞擊一下。

這撞擊之力極重。

兩怪物只覺暈眩一陣。

「殺了風範，免爲害人間。」雲龍師尊是一派大義滅親的口吻。

風雲五子看着這位大師兄，只見他滿臉鮮血，而且師傅既有如此吩咐，他們各自殺上。

風範道：「你們千萬勿相信他。」

衆人那再理會。

本來，風範的武功都在他們之上，只要稍加動手，便可以傷及其中一兩個師弟。

風範當然並不想傷及同門，假如有什麼錯手，更是難以解釋。

忽然，他發現沒有了妹妹風姿的影跡。

她是沒有理由會離開風雲五子而單獨行動的，風範心中似乎有了一個不祥的預感。

五子雖然不能傷他，但仍然纏住他。

這時，又有人聲傳入。

來的人更多，第一組是悟證和尚領着的「點頭頑石」，然後是青蓮師太領着的「蓮花十瓣」。

他們也隨着各人打鬥留下的足跡而來。

他們既驚嘆這個巨大的寶藏，更詫異的是風雲六子竟然在師傅指導之下，互相殘殺。

雲龍師尊見衆人湧入，大笑道：「你們來得正好。」

這時，風範與衆師兄弟也停了手。

雲龍師尊仍坐在吊燈之上，朗聲道：「少林、峨嵋，這偌大的寶藏與兩本武學巨典都是你們的了。」

悟證道：「黃金財寶，都是身外之物，我來龍虎山，只求討回『哆嗪凡呢經』，於願足矣。」

青蓮師太也道：「出家人不求名利，你只要交出『豹乳易筋』，我便離開龍虎山。」

「可以，可以……」

雲龍師尊在大吊燈的上面，弄開了一些黃金蓋子，兩本古老的經書，赫然在手。

少林與峨嵋的弟子立時緊張起來。

雲龍師尊道：「你們什麼也不要，只要這兩本經書？」

衆人異口同聲道：「是！」

「好極，好極，但我仍有最後一個條件。」

衆人緘默着。

「殺……殺所有的風雲山莊的弟子。」

少林與峨嵋的弟子都覺得奇怪。

「替我清理門戶，殺了所有背叛我的人。」

少林與峨嵋的弟子都回望着「風雲六子」。

「風雲六子」在江湖上也算是俠義的一羣，想不到竟被師傅視作叛師的人。

少林與峨嵋弟子遲來，不知剛才發生的事，因此，他們的表情只是愕然與悵惘。

然而「風雲六子」已感覺到，他們的師傅實在已大大的變質，而且頭腦渾沌，跡近瘋狂。

對於這一班孤兒出身的人，在這世上，雲龍師尊已成爲了他們唯一的至親。

而今一個至親，竟然下令外人來殺他們。

他們沒有恐懼的感覺，只是心內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悲涼悽苦。

只有風範一人，因爲他知道他這位師傅，自始至終，都是爲着個人私慾而建此山莊，養育他們長大，也無

非爲建立他虛僞的形象。

雲龍師尊見少林與峨嵋的子弟都無行動，又再大叫道：「替我清理門戶，經書便是你們的了。」

風範上前向少林與峨嵋子弟拱手道：「他已瘋狂，你們只需退後，讓我們把他制服，經書便會送還你們的手上。」

衆人更覺詫異。

因爲在他們入來此地之時，眼見風範好像在狂吸人血，扯碎人身的模樣，而今却是說話極有條理。

一時之間，實在難以判斷，究竟是誰在瘋狂。

這位仍是滿臉鮮血的風範是個走火入魔的狂徒，還是在吊燈之上，神情萎枯，但殺人慾極强的人瘋狂？

其實，「風雲五子」一時也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他們只是看着。

雲龍師尊在吊燈之上，站了起來。

他把其中一本經書，撕了一頁下來。

衆人在下面，看不清楚是那一本經書，但這兩本典籍對於兩大門派都是極其重要。

他們實在按捺不住。

雲龍師尊看見他們臉色變化，道：「殺……殺……殺死他們……否則我就在此，一頁一頁的，把兩本經書撕爲碎片。」

「嘶」的一聲，那一頁紙已成兩片。

悟證與青蓮仍沒有行動。

「嘶」的另一聲，一頁紙已成四份。

悟證道：「阿彌陀佛！」

青蓮接口道：「善哉善哉！」

衆人返身，各自向風雲六子迫進。

雲龍師尊見自己威脅的辦法有效，發出極其刺耳的哈哈笑聲。

風雲六子已被迫散開。

另一聲佛號又起，十個「點頭頑石」已攻向左邊的三個風雲六子。

峨嵋的「蓮花十瓣」也圍攻着另外的三人。

一時之間，人影晃動，掌聲蓬蓬。

在吊燈上的雲龍師尊顯得極其高興。

「風雲六子」被迫散開，一時之間，無法發揮他們經常合作的聯合戰術與峨嵋少林的弟子對抗，看來各有勝負。

一百個回合之後，兩方仍未分勝負。

其實，「風雲六子」之中的大師兄風範，武功已是凌駕衆人之上，可是，他一直不敢出手傷及少林或峨嵋一人，他明白自己在衆人的心目中，儘管不是完全瘋狂，但也有人相信他並沒有理性，假若再傷一人，不單會被少林與峨嵋弟子記仇，而且更不能把事情說清楚。

風範忽然狂叫一聲。

本來圍攻着他的少林弟子，也嚇了一跳，手下自然而然的鬆了一些。

風範已然出了重圍。

他一躍而上。

他知道任何言語都不足以使少林與峨嵋弟子信服，但只有奪回經書，他們才會明白。

他已騰身上吊燈。

雲龍師尊見他身動，早已有防備，他也是一躍，躍向另一盞吊燈之上。

風範立時飛身向雲龍師尊而去，兩人便在吊燈之上，追逐起來。

雲龍師尊已知道自己不敵風範，從一盞吊燈躍至另一盞吊燈之時，心生一計。

他把手中經書又撕下一頁，迅速將之抓碎，撒向下面，這時，無論是少林、或是峨嵋弟子，都驚叫起來。

轉眼又是另一頁。

衆人又再哄動。

雲龍師尊道：「殺！殺！」

「頑石點頭」與「蓮花十瓣」似是無可奈何的又再與「風雲五子」動起手來。

當他們一動手，雲龍師尊便沒有再撕。

但吊燈上面的追逐仍然未停，而且兩人移動的速度也是越來越快。

雲龍師尊突然一掌劈空而出。

這一掌並非向風範而去，而是擊向當中的一盞吊燈。

那吊燈上的繩索早已被他弄了手腳。

一劈之後，整座吊燈便立時墜下。

「砰」的一聲，兩個少林和尚被壓着，其他的人同時躍開。

另一邊，又是「砰」的一聲，另一盞吊燈又墜下來，把另外兩個峨嵋尼姑壓着。

這些大吊燈都是用黃金鑄成，體積龐大，重量驚人，被壓着的人都立時受傷。

衆人正想上前救人。

室中其他幾盞吊燈也同時墜下。

一時之間，也只能躍開閃避。

天花板上，只餘那一盞最巨大的吊燈仍然懸掛着，而雲龍師尊已鑽上了上面的通洞。

衆人上前，移開吊燈，救人出來。

但吊燈極重，費了五六人之力，才可以把吊燈稍爲移動，風範上前，運起神功，竟能把吊燈翻起，救了所有受傷的人出來。

風範道：「各位，我日前的確是曾經走火入魔，但而今師傅……不，我的殺父仇人把我任督二脈再度打通……」

於是，他利用最簡單的話，解釋了他與這位師傅的恩怨。

衆人聽了，都大表同情。

風範道：「其實，這事只是我們風雲山莊上的事，不能把貴派牽涉在內，我只希望你們靜觀其變，不要再插手，至於經書，我自會盡力爲你們保存。」

少林與峨嵋的弟子，事實上只想找回經書，其他的恩怨，實在不想牽涉其中。

風範的師弟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也極爲同情風範，誓要助他一臂之力。

風範道：「大丈夫頂天立地，恩怨分明，這是我與雲龍之間的仇怨，也不牽涉你們在內，你們都是孤兒出身，也是他一手所長大，我叫你們不要動手，只是不希望你們以怨報恩。」

安逸之道：「大哥，你有把握？」

風範點了點頭，道：「咦？爲什麼一直沒有見過我的妹子？」

安逸之道：「師傅把她帶上了上面……」

「上面？」

「是的，在吊燈上面。」

風範道：「他早已安排好，要以我的胞妹來威脅我了。」

「你們知道得已是太遲了。」吊燈之上，雲龍師尊正挾着風姿，昂然站着。

風範叫道：「妹子。」

安逸之也叫：「風姿。」

風姿並沒有反應，只是混混沌沌似的。

雲龍師尊道：「你們快退開。」

看來這寶藏只有一條出路。

風範道：「你放開我妹妹，我們來一次更公平的決鬥。」

雲龍師尊道：「公平？這世上根本沒有公平，你運道比我好，我四十年來的『龍虎創意』，也無法更上一層樓，而你竟然在一次走火入魔之後，到達了全新的境界，我自承武功已不及你。」

「這只是徼天之幸。」

「這便是不公平，你不用多說，讓出一條路，讓我離去，你妹子還可以有一條全屍。」

風範狂怒，但一時之間，却是無可奈何。

雲龍師尊已是躍了下來。

半昏迷的風姿倚在雲龍師尊的懷內。

衆人不敢接近。

雲龍師尊已奔向那門。

門外是地下的通道。

只見路上滿是一些黃金塊。

雲龍師尊正在奇怪，但聽見出口之處有嘈吵之聲。

他竄身出去。

只見那兩個怪物，各人都用手挾着幾十塊金磚，正在門口處你擠我碰。

他們兩個怪物，身體已是龐大，加上兩人四手各挾極重的金磚，擠在門口，各不相讓，也因此無法出去。

雲龍師尊大喝一聲：「滾開。」

那兩個怪物怎會理會？仍然在出口處擠着。

雲龍師尊單掌一出，兩只怪物齊齊叫了一聲，他們身上的痛楚使他們不得不放下了金磚。

兩個異物怒極，立時撿起金磚，便向雲龍師尊擲來，一時之間，他只能退回。

但室內的人亦已湧出。

困在狹小的通道內，一時之間，進退維谷。

雲龍師尊一手抓着風姿的頸項，叫道：「退！」

風範示意衆人退後。

一直退至室內。

雲龍師尊走回室內，看來已再難施展詭計。

風範道：「先放下我妹子。」

突然，他又再躍上吊燈，沒有說話，一張一張的經書已然飄下。

風範只是擔心他的妹子。

但少林與峨嵋的弟子却正在搶着那一片片飄下來的經書。

兩本經書的頁紙，都是發黃，在半空中飄下來，那會認得是屬於何本經書。

因此，少林與峨嵋的弟子，本着先搶到手才再辨認的心理，拚命搶奪，一時之間，大廳之內又亂成一片。

搶奪之際，當然又發生了爭執。

兩大名門正派的弟子，都各爲自己的門派，希望可以收集整本經書，爭奪漸漸更爲厲害。

無論是什麼人，一遇存亡與利害的關頭，本性便改，就是名門正派的弟子，也不例外。

風範叫了幾聲，希望他們冷靜下來。

可是，又有誰可以冷靜。

風範一直盯着雲龍師尊。

雲龍師尊正在想辦法離開，當他見風範想躍上來的時候，便一手把風姿拋了下去。

風範一手接着風姿，便把風姿交了安逸之，自己去追雲龍師尊。

過了通道，來至門口之處，只見兩只怪物已各躺在地上，滿身鮮血。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又應驗在這兩個怪物的身上。

雲龍師尊跳過他們身上，出了大門。

風範當然是尾隨不捨。

雲龍師尊一直向山巔而去。

雖道那地方還有另外的逃走之道，照理他要逃離龍虎山，應該往山下跑才對。

不過，雲龍師尊仍然一直往上跑去。

風範從來沒有上過這龍虎山巔，因爲這地方一直被師傅視爲禁地。

山巔之上，竟有一道堤壩，壩內是一個大水池。

雲龍師尊已站在堤壩之上。

風範也一躍而上。

雲龍師尊趁他身未站穩，便雙掌推出。

這雙掌之力已是他全身功力之八九，力度之大，實在非常人所能抵擋。

風範只感勁風襲體，稍爲閃身，御去了一部份的勁道，然後一個大轉身，所有力量都分散了，而他卻利用這轉身之後，兩掌兩脚同時揮動。

因爲風範本身一轉的力量也是極大，本是兩手兩脚的同時的攻擊，變成了無數手脚的同時攻擊。

雲龍師尊想不到風範可以在防守之中發揮更厲害的攻勢，只有後退。

風範的攻勢並無止住，而且更加緊迫。

兩人便在堤壩之上，作生死之鬥。

但風範已佔了絕對的優勢，本來他可以一掌便要他喪命當場，可惜他對着這個自小便把他當作兒子的大仇人，却有點心軟。

這一念之仁，脚下一滑幾乎使他跌下堤壩。

幸好他手快，仍抓住堤邊。

雲龍師尊一手拉着他，風範以爲他來救他，其實雲龍師尊只是希望加速他下墮，要他立刻死亡。

風範被迫放手下墮，他並不驚慌，只是略一提氣，雙脚踩着那些堤壩的石，便又再上堤壩之上。

風範已可以把「龍虎創意」的「創意」二字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是比雲龍師尊想像中更好。

他一到堤壩之頂，已一手抓着雲龍師尊的脚，用力一拉，雲龍師尊已倒頭跌下那大水池之內。

風範看着他墮入水中。

雲龍師尊一直沉下，再沒有浮上來。

想不到這一代宗師便要葬身在這他親手所做的水池之內。

不過，風範仍然低估了他師傅的智慧。

突然，風範所站的堤壩似有異動。

風範立時躍開。

他身剛離堤壩，整座堤壩便陷了下去。

水自堤壩後湧了出來。

水勢極大，宛若萬馬奔騰着。

風範躍向池邊，抓住了一些垂下的樹枝，看着整座堤壩完全塌下。

忽然，有人自水中躍向風範。

風範也一手接着，這人正是雲龍師尊。

他本來早已設計了這最後的護山之寶，可惜，他在急忙之中，潛下水底開了堤壩巨閘，那知，人算不如天算，堤壩因日久失修，水勢一發不可收拾，連他本來設計可逃生的時間也沒有了。

他盲目的向上一躍。

可惜他是躍向風範所站的一邊，如果在落在另一邊，他也許還有最後一線生機。

風範握着他的手。

他想到剛才一念之仁，險些喪命。

他不再考慮，用力一甩，雲龍師尊已然跌入了巨流之中，一直往山下滾去。

在這樣猛的水勢之中，任何人有何等武功，也是無濟於事，風範閉上了眼睛。

不知過了多久，水聲終於靜了下來。

大半個龍虎山，都被大水冲得破爛，山樹倒頹，令人歎息。

風範先回到寶藏之處。

那地方在半山之中，並且建築十分隱蔽，在這洪水冲下，似乎是受損不多。

不過，大水也曾冲入，那時少林與峨嵋已從爭奪經書之爭執，演變成打鬥。

風雲五子爲救風姿，躲在較高之處。

少林與峨嵋都各有受傷，但大水一來，各派各佔較高之地，躲在一旁。

當風範來到這大廳之內，兩派仍然是對峙的局面。

風範先去看他的妹子，風姿仍未完全清醒，風範立時以內力貫入她體內，過了一會，人已回復理智，她看見哥哥，大哭起來。

風範安慰了她幾句，衆人也約略地把事情告訴她一遍，她只覺得自己發了一場大噩夢。

風範走出大廳，叫道：「悟證禪師，青蓮師太，請你們出來。」

兩人由兩邊高處站了出來。

風範道：「你們已奪回所要的經書？」

悟證道：「還沒有齊全。」

青蓮道：「他們撿了我們幾頁。」

「我們少林寺，怎會撿你們的經書。」

「我們峨嵋山又怎會稀罕你們的經書。」

眼看兩人仍有心病。

風範道：「倒不如你們把經書放在一起，從新看過，假若有錯拿的，便互相交換。」

青蓮道：「我信不過他們。」

悟證道：「我也信不過她們。」

兩人似已是誤會重重。

風範道：「既是如此，你們想如何？」

青蓮道：「我們就此告別回山。」

悟證道：「你們不想換回一些錯頁。」

「不必了。」

看來，在他們兩派搶奪之中，少林寺的和尚似乎是做過一些手脚，因

此峨嵋的尼姑，不想再多生枝節。

風範道：「既是如此，我也不想多作主張，不過，這件事都是由我們風雲山莊所引起的，我們應該向你們道歉，這些寶藏黃金，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些不祥之物，我們會在日內發放給附近的窮人，而爲了表示我們對少林及峨嵋派的內疚，我會親身上少林寺，爲貴寺大佛裝上金身，聊表歉疚之意。」

他頓了一頓，又道：「待我妹子身體康復，我也會着她上峨嵋山，爲山上的廟庵加以大事修葺。」

峨嵋的青蓮師太道：「先謝了。」

她領着她那「蓮花十瓣」離去，看來，其中也有四五個人受了傷。

少林的悟證也上前道：「多謝施主。」

他手下的十個「點頭頑石」也是傷了三個。

兩派爲了撿回自己的經書，也是經過一番惡鬥。

據說自此之後，兩派各奪了對方一些經書書頁，因而兩派武功互有交流，不過，兩派本來同一宗源，却因此而有一些心病，此是後話。

當兩派人走了之後，風範領着衆師弟巡視一番，這次大洪水冲走了不少東西，連寶藏內一些珠寶玉石，也沒有了痕跡。

幸好那些大塊黃金金磚，因爲沉重，沒有被冲走。

風範着人打點一切，換了錢糧，往附近的山區賑災，這些地方的百姓，一向生活困苦，有了風雲山莊的賑濟，自然視之爲神仙活佛。

一個月之後，風範決定携了金錢往少林寺，實踐他爲寺中大佛裝上金身的諾言。

而風姿也身體康復，不過，風範並不放心這妹子單身一人上峨嵋山。

他不是擔心她受那些尼姑蔑視，而是害怕她在路途之上，因不夠江湖經驗，而受人欺負。

「醜奴兒」東方不易道：「我們師兄早已爲這事商量妥當，我們決定派安師兄護送風師妹上峨嵋山。」

但說這話之時，也一派嚴肅，沒有平日那種玩笑的口吻。

風範道：「好極，安師弟在我走火入魔之時，幸得他的聰明機智——師弟，我妹子交與你了。」

安逸之訥訥不知如何說。

東方不易學着風範的語氣道：「安師兄，我們把師妹交與你了。」

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

風姿滿臉通紅，而安逸之也不知所措。

風範看着他們，才恍然而悟，道：「我其實是一個懵懂的大哥。」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八

取成都（一）

徐正・編繪



1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劉備準備進攻雒城，孔明從荊州送來了書信。說要取西川，只有攻其無備；現在劉璋已有準備，蜀道易守難攻，只能據守涪關，再等機會，千萬不要輕敵冒進。



2　劉備看了，心中猶豫，想回荊州與孔明商議了再定進退。龐統却竭力主張即日進兵。



3　龐統再三催促，劉備只得放開孔明書信，召集將士，商議進攻。法正畫出地圖，指點進兵道路。劉備拿出張松留下的地圖一對，果然毫無差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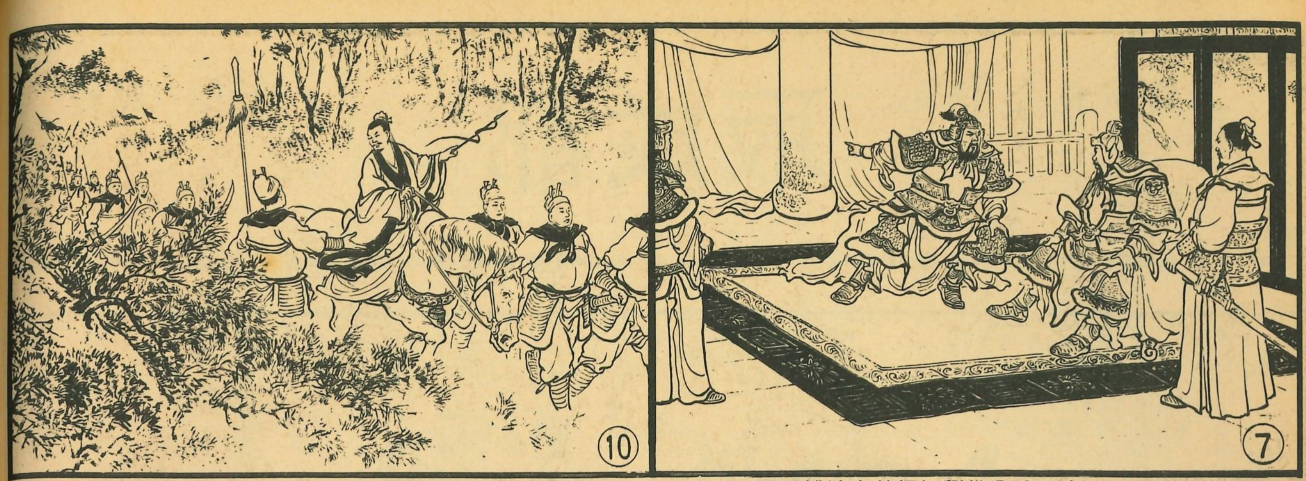
4　龐統主張分兵兩路，由劉備走大路攻東門，自己走小路攻西門。劉備只怕小路難攻，要與龐統對調，龐統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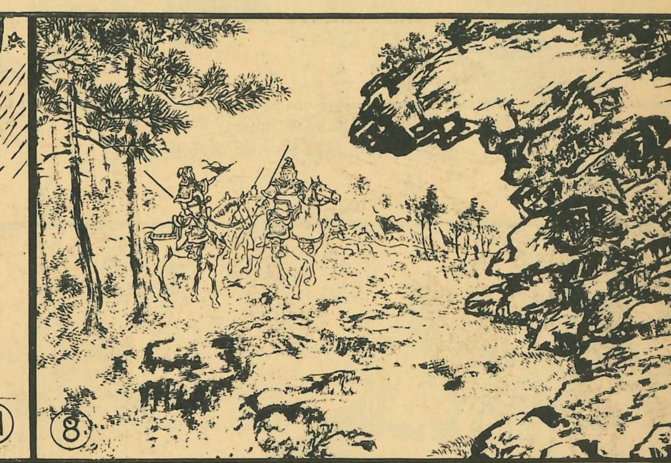
5　劉備遲疑道：「孔明信中所說，很有道理，我看還是暫緩進攻。」龐統大笑道：「主公被孔明瞞住了。他不願意我獨成大功，所以阻擋。主公不必再疑，明天出兵就是了。」



6　劉備只得傳下號令：大路一軍，由黃忠爲先鋒，小路一軍，由魏延爲先鋒，各自領兵先行。劉備與龐統分頭隨後出發，約定在雒城城下會師攻城。



7　再說雒城守將得知劉備分兵兩路，前來攻城，連忙商議。張任道：「東南山裏那條小路，很是重要，由我去守；各位留守雒城，需要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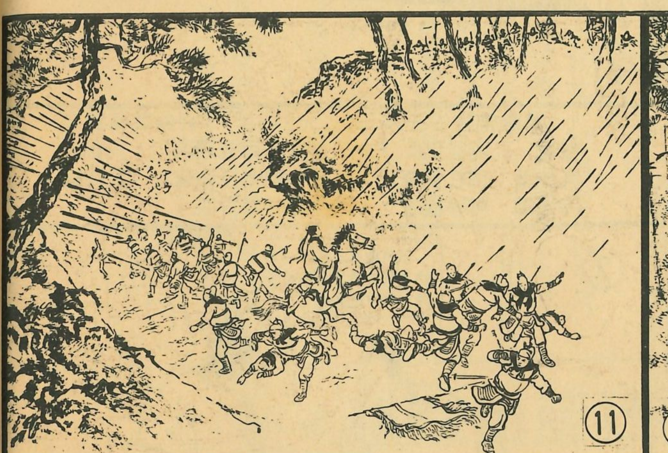


8　他點起三千人馬，抄到小路，在山林中埋伏，隔不多時，魏延帶兵來了。張任悄悄傳令：「放他過去，不必驚動，只等劉備到來，再行襲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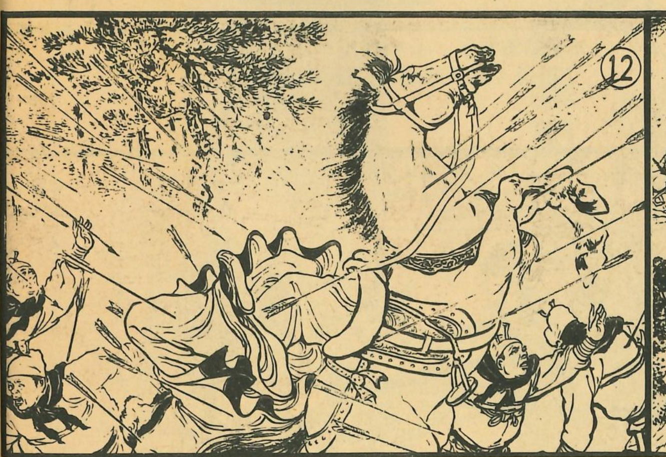


9　魏延過去不久，龐統也領兵趕來。張任手下軍士遠遠指着龐統說：「那個騎白馬的大將必是劉備！」張任大喜，連忙吩咐弓弩手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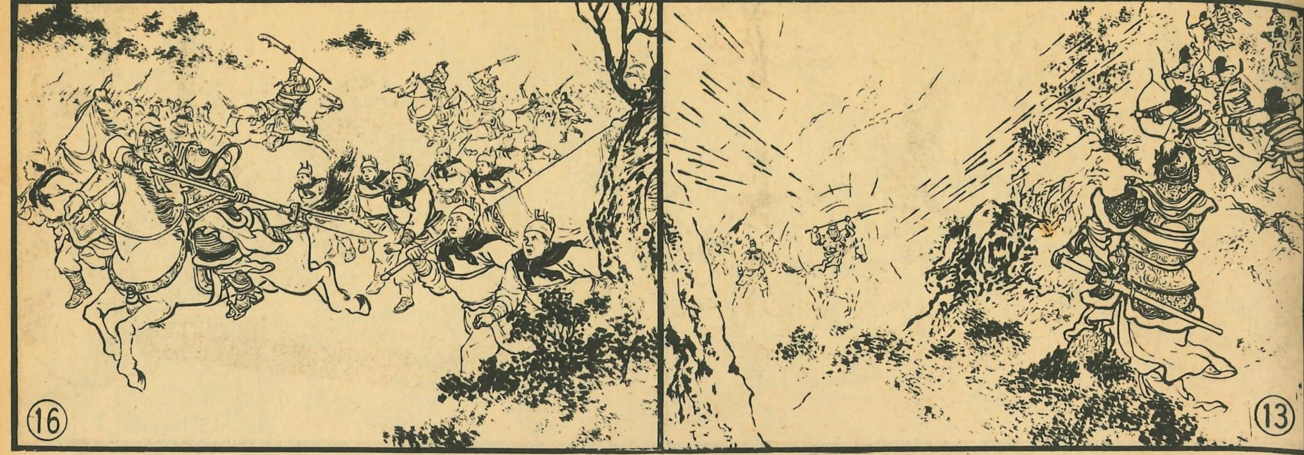
10　龐統走入山林，看見道路狹窄，樹木叢生，地形險惡，便勒住馬詢問：「這裏叫甚麼地名？」有一個新投降的兵士指點道：「這裏名叫落鳳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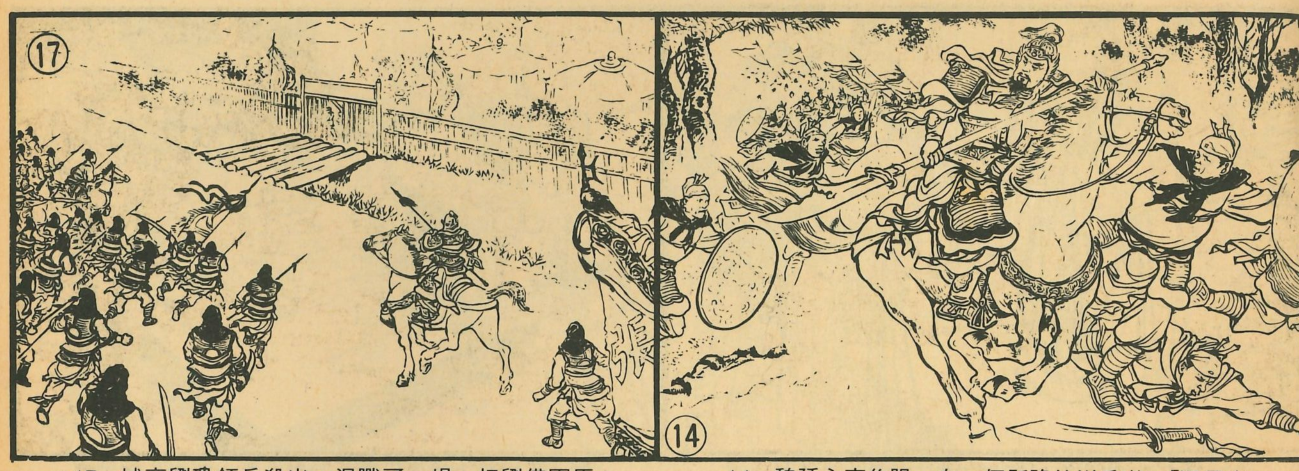
11　龐統心中懷疑，傳令稍歇，差小軍前去探路。忽然一聲炮响，兩邊箭如急雨，盡往騎白馬的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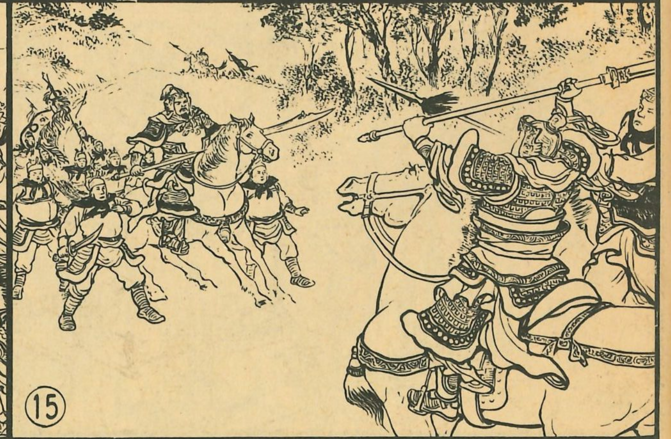
12　龐統退避不及，竟被一陣亂箭，射死在落鳳坡下。兵士們前後擁塞，進退不得，死了不少。



13　前軍飛報魏延。魏延慌忙回兵來救，怎奈山路狹窄，厮殺不得。張任又截斷去路，只從高地上用强弓硬弩射來。



14　魏延心裏焦躁。有一個新降的川兵道：「還是向前殺奔雒城，從大路退回涪關。」魏延依了，當先開路，向雒城殺來。



15　雒城守將吳蘭、雷同已領兵前來迎戰，後面張任又緊追不放。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中間。

16　幸虧黃忠已從大路趕來，殺退吳蘭、雷同，救出魏延，衝到雒城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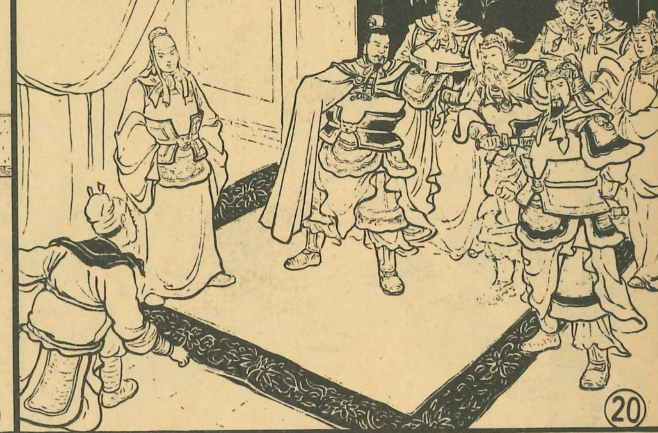
17　城裏劉璝領兵殺出，混戰了一場，把劉備軍馬殺敗。劉備收兵奔到寨中，劉璝當先趕來，張任又從小路截出，前來搶寨。



18　劉備守不住寨子，邊戰邊退，奔回涪關。川兵隨後追趕，劉封、關平帶領生力軍殺出，殺退張任，接應劉備進關。



19　劉備聽說龐統中箭身亡，放聲痛哭，衆將也都流淚。黃忠道：「如今喪了軍師，張任必然前來攻打涪關，如何抵禦？還是差人往荊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



20　正說着，張任已領兵前來挑戰，黃忠、魏延都要出戰。劉備道：「我軍新敗，只宜堅守，待軍師到來，再作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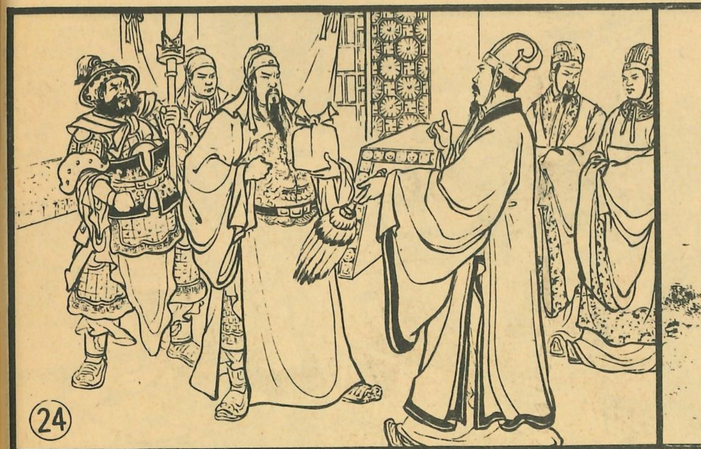


21　劉備寫了文書，交與關平。關平便星夜往荊州請諸葛軍師去了。這是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間的事。

22　關平到了荊州，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見上面寫着：「七月初七日，龐軍師在落鳳坡前中箭陣亡。」不禁放聲大哭，衆官也無不掉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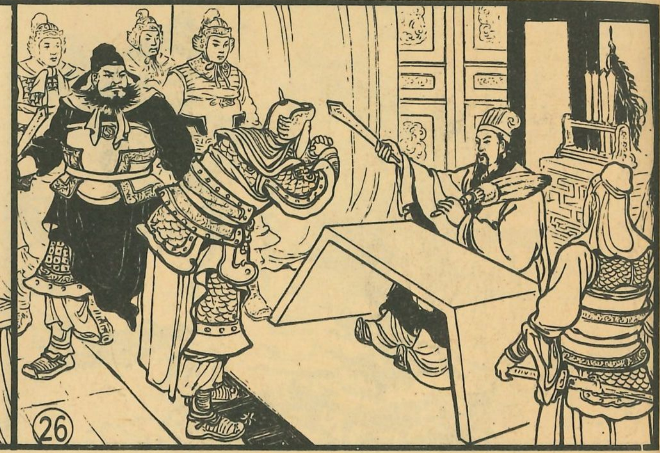
23　孔明對衆將道：「旣然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亮不得不去。」便把留守荊州的重任交給關羽，鄭重囑托道：「荊州是軍事重地，這關係都在將軍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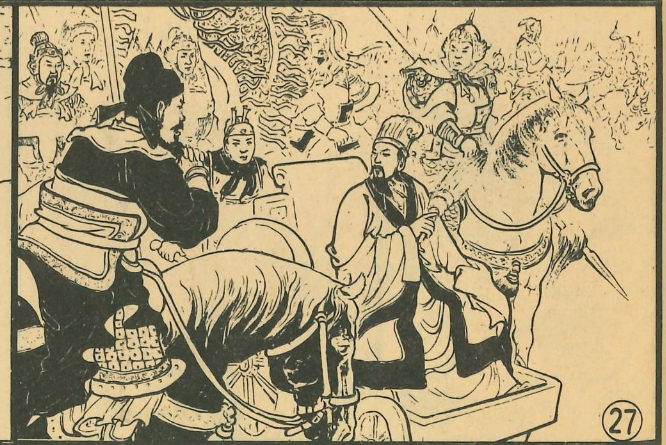
24　關羽接了印信，孔明仍不放心，問道：「如果曹兵來攻，你怎麼對付？」關羽答道：「出兵抵敵。」孔明又問：「如果曹操和孫權一同領兵前來，怎麼辦？」關羽道：「分兵迎敵。」



25　孔明道：「如果這樣，荊州就危險了。我有八個字：北拒曹操，東和孫權，請將軍牢記，就可保住荊州。」關羽道：「軍師的吩咐，自當銘記在心。」



26　孔明決定分兵兩路進川，一路由張飛率領，從大路殺奔雒城；自己率領一軍，令趙雲爲先鋒，沿江進兵，到雒城與張飛會師。



27　兩路人馬同時出發。孔明叮囑張飛道：「西川名將很多，不可輕敵。在路上要體恤將士，愛撫百姓，早日到雒城相會。」張飛都答應了，領兵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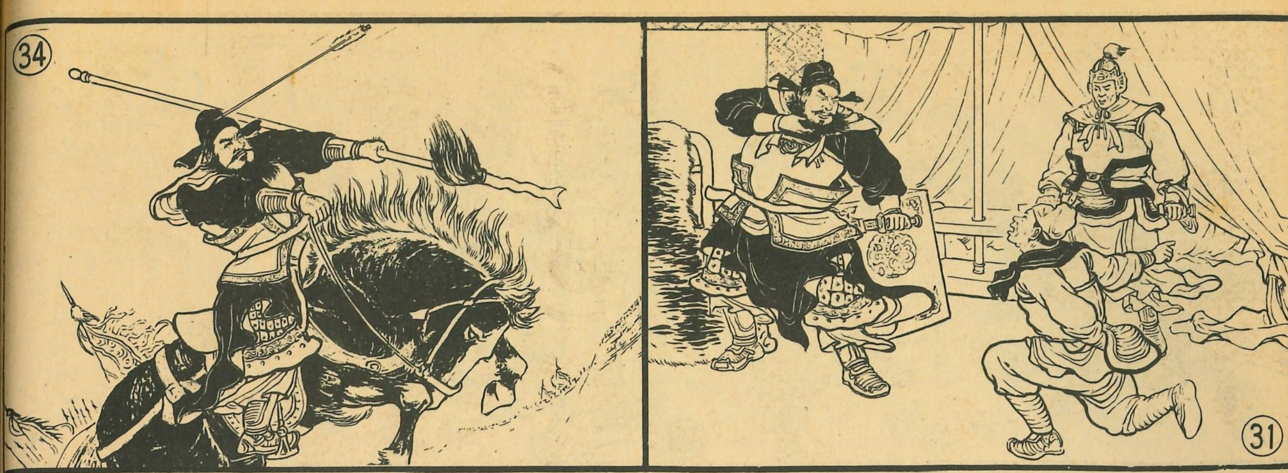
28　單說張飛領兵前進，一路上果然號令嚴明，對百姓秋毫無犯，收降了不少城池。這一天來到巴郡，探馬報到：巴郡太守老將嚴顏把守城池，不豎降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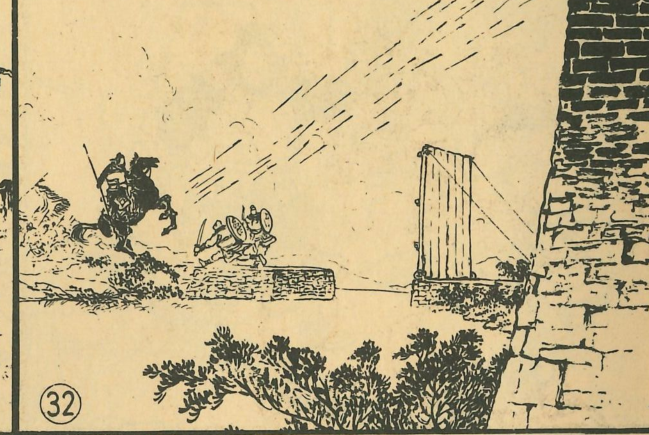
29　張飛大怒，一面傳令下寨，一面叫個小軍，吩咐道：「你進城去見那老匹夫，叫他早早投降！倘敢抗拒，我攻破城池，他老命難保！」



30　那小軍叫開城門，見了嚴顏，照說一遍。氣得嚴顏白鬚亂顫，大罵道：「黑匹夫敢這樣誇口！我嚴將軍怎肯投敵。」叫人把小軍一頓亂棒，趕出城外。



31 小軍回報張飛。張飛大怒，睜眼咬牙，傳令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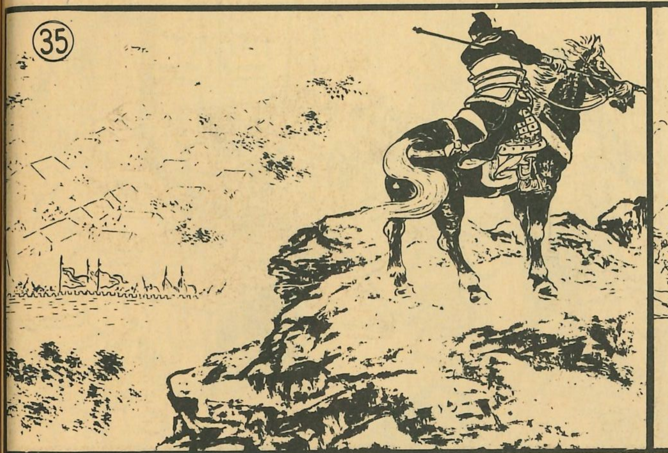


32 張飛殺到巴城，嚴顏料定張飛大軍遠來，糧草缺少，打定主意，堅守不戰，只叫軍士在城上痛駡。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都被亂箭射回。



33 直至傍晚，張飛忍了一肚氣回寨。第二天又去討戰。嚴顏在城上看得清楚，悄悄地張弓搭箭，對準張飛「颼」的射了一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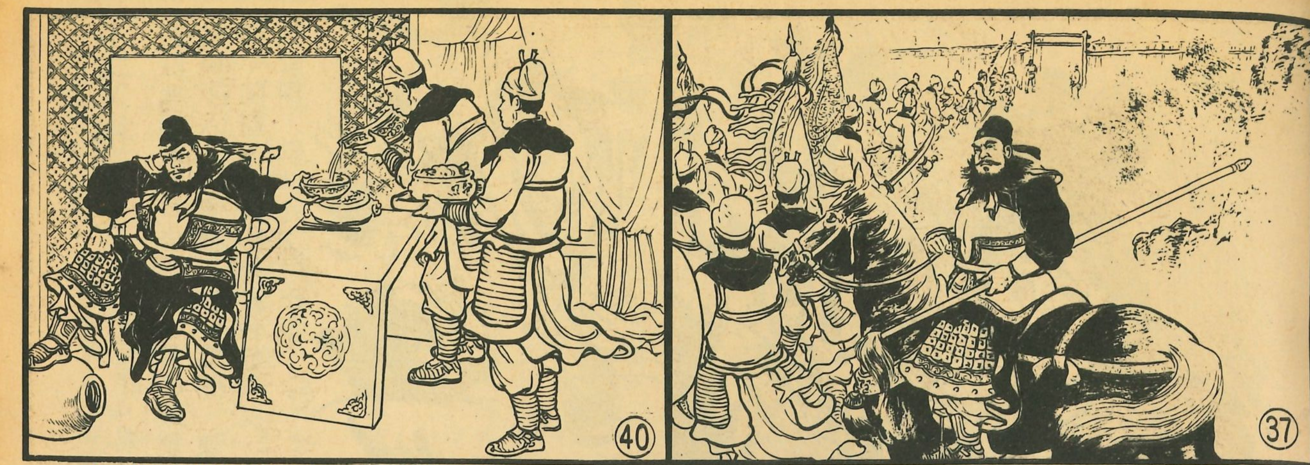
34 張飛急閃，那箭正中頭盔，氣得張飛暴跳如雷，指着嚴顏駡道：「好，好，我捉住你這老匹夫，吃你的肉！」



35 天色晚了，只得收兵回寨。第三天，張飛騎馬上山，觀看城裏情況，看見川兵披掛整齊，伏在城中，民夫來來往往，搬運磚石，搶修城墻，準備堅守。



36 張飛無計可施，便叫軍士沿城叫駡，要引嚴顏出戰。駡了兩天，城中毫無動靜。



37 張飛暗想：「我這般叫駡，他只是躲着不出，如何是好？」左思右想，忽然有了計策，傳令收兵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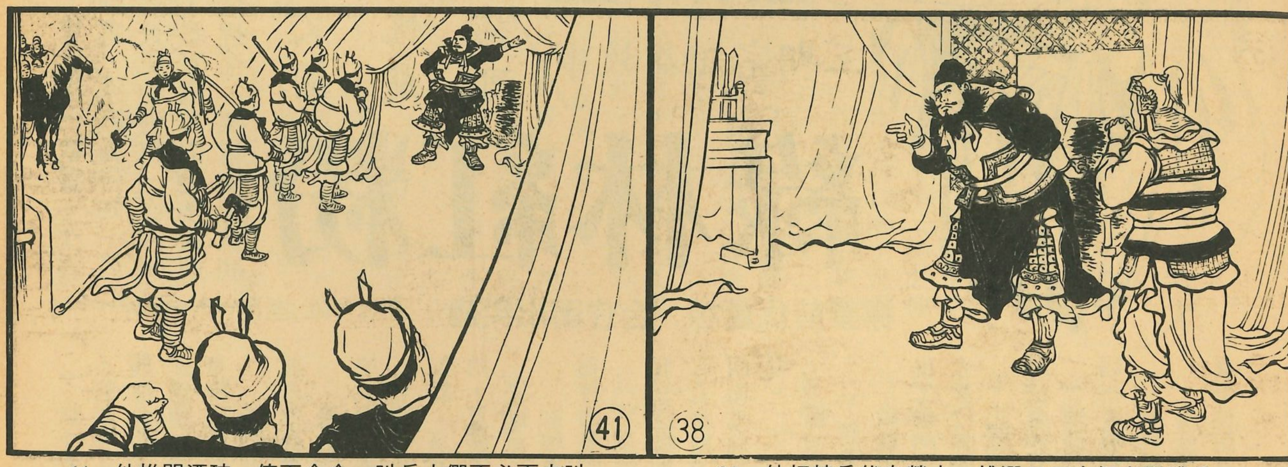


38 他把精兵伏在營中，挑選三五十個老弱殘兵，輪流到城下駡陣。想把嚴顏駡出城來，便好厮殺。



39 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出城。那知小軍連駡了三日，城中還是不理，急得張飛心如火燒，命小軍拿酒來喝。

40 他一連喝了幾碗悶酒，忽然又有了計策。



41 他推開酒碗，傳下命令，叫兵士們不必再去叫駡，却分頭上山，一面砍柴打草，一面設法尋找越過巴郡，直達雒城的路徑。

42 嚴顏見荊州兵幾天不來討戰，却在打柴尋路，心中疑惑起來，叫過幾個精細軍士，吩咐了一番。

（待續）

上文提要：陳雪梅派人刻意釋放沈雪雁，意欲誘出戰雲，沈雪雁不虞有詐，來到戰雲的落脚處，獲戰雲告知一名劉姓捕頭曾親口告訴他，當晚戰雲殺死的只是陳長庚的胞弟，而非陳長庚本人，沈雪雁正在疑惑間，陳雪梅已追至，儘管戰雲向她多番解釋，陳雪梅仍然堅持要殺他祭父，幸而菱姑及時趕至，陳雪梅正欲聽她解釋，劉捕頭突然出現……



三期完短篇故事

楊帆·文　可飛·圖

綠林紅粉

摒棄前仇舊怨　合作衝出樊籠

劉坤笑道：「戰兄是見過王法的人，若是各位犯了案，早就枷鎖上身，那裡會對各位如此客氣？請勿驚疑，孫總捕頭知道各位在江湖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所以想和各位見個面。」

陳雪梅冷冷道：「咱們人在江湖，並未作什麼犯法之事，去就去。」

菱姑道：「我可不是什麼有頭有臉的人物，先走一步。」

劉坤伸手一攔，道：「姑娘身懷弩矢筒，必也是會家子，一起去一趟何妨，莫非不肯賞面？」

戰雲道：「咱們一起走一趟吧。」

劉坤很客氣的拱手道：「請，大車在外面等候大駕。」

門口停放着一輛雙轡大套車，另有三匹駿馬，劉坤恭敬地打開車門，五人絡繹上車之後，車門砰然關上，兩側玻璃窗也相繼關上，車內一片漆黑。

陳雪梅用手向車廂一摸，低喚道：「不妙！」

戰雲也發覺了，車廂裡面包着鐵皮，車門、車窗都牢不可動，這時，大車已然開動了。

沈雪雁道：「這事大有蹊蹺，咱們只怕是中計了。」

菱姑道：「那個姓劉的，我好像在潁州尋歡樓見過他一面。」

戰雲驚叫道：「當眞？」

菱姑道：「不會有錯，方才我只是覺得他眼熟，現在才想起來。」

蔡無雙道：「咱們中了王飛豹的圈套了。」

戰雲道：「先沉住氣，等大車到了地頭再說，蔡無雙，把你的長劍給我，讓我先打頭陣，等我先看看車外面的動靜，妳們再下車。」

沈雪雁道：「由我帶頭吧。」

陳雪梅冷冷的道：「誰帶頭都是一樣，要死，只不過相差早晚一步。」

約莫一簍茶光景，大車停下，後面的門砰然開啓。

一見外面景物，戰雲不禁低呼道：「果然不錯，這裡是錦春園。」

陳雪梅道：「可有動靜？」

戰雲道：「夜色漆黑，靜寂無聲。」

陳雪梅道：「咱們快速下車，然後各找掩蔽。」

戰雲道：「不行，停車的地方是個場子，少說也佔地三、五畝之多，根本無掩蔽之所，分散反而容易被對方擊潰。」

陳雪梅道：「依你說呢？」

戰雲道：「下車後不可分散，咱們背向背，圍成一個圓圈，以靜制動。」

陳雪梅道：「好，聽你的，下……」

她的語氣仍如「雙蛇會」的主子，一聲喝起，五條人影飛閃而出。

他們剛下車，那車把式猛地一鞭，雙轡八蹄，大車快速駛離現場，緊接着，四週火炬通明，約有百餘之衆，各持弓箭弩筒，將他們圍在核心。

陳雪梅站的位置正與戰雲背對背，她揚聲道：「小滾龍，咱們衝出重圍的機會有多少？」

聽到她叫他的渾號，戰雲心中難免有些激動，可惜場合不對。

他的心中仍是壓着一塊巨石，冷冷道：「除非咱們背上生了翅膀，否則絕無生存機會。」

蔡無雙道：「那就乾脆放手一拚。」

戰雲道：「先別忙，看看王飛虎誘咱們到這兒的目的何在。」

這時，有二個人向他們走來，是一男一女，男的不知是何許人，女的戰雲却認識，就是侍候黃超武的銀子，只因她暗暗點了戰雲的右臂痲穴，才使他雙腿受了五箭之厄。

那漢子走到前面，拱拱手道：「王老大有事要跟各位談一談，而各位最近因心情不佳，戾氣太甚，才不得不用這個方法，現在要委屈各位解下兵刃。」

陳雪梅沉聲道：「咱們憑什麼要聽王飛虎的？」

那漢子笑道：「陳姑娘肚內撐得船，肩上跑得馬，見多識廣，還要在下多說麼？光棍不吃眼前虧，眼前只怕連一隻痲雀也飛不出錦春園。」

戰雲將手中長劍往地一扔，拍拍手道：「沒說的，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大家都丟下傢伙。」

陳雪梅訝然道：「小滾龍……」

戰雲連連揮手道：「丟！丟！丟！別多說了。」

陳雪梅竟然服服貼貼地解下腰間軟劍，菱姑也丟下腰間的弩箭筒。

那漢子說道：「陳姑娘那出神入化的雙蛇鞭呢？」

陳雪梅道：「沒有帶在身邊。」

那漢子將銀子一推，道：「過去搜搜，知道有三位姑娘，所以咱們就派來一個姑娘搜身，由此可見，王老大對各位並無惡意。」

戰雲在暗暗皺眉，他身上還藏了一把匕首，原指望利用那把匕首待機而圖的，這計劃看來要失敗了。

結果大出戰雲所料之外，銀子雖摸到他腰間的匕首，却沒有拿出來，還含意深長地望了戰雲一眼。

搜身之後，那漢子招招手，道：「各位隨我來吧，容我再說一遍，眼前連一隻痲雀也別想飛出錦春園，各位最好安份一點。」

來到一座廳堂，王飛虎高高坐在虎皮交椅之上，旁邊排列二十來個仗刀持劍的壯漢，戰雲等人的身後，跟着一大羣弩弓手，戰雲暗暗忖道：如想以腰間那把匕首制住王飛虎，似乎難如登天。

王飛虎拱拱手道：「戰雲，當初一見你面，就知道你難惹得很，我曾私心自許，能不惹你最好別惹。」

戰雲冷冷的道：「你還是惹了我。」

王飛虎嘿嘿冷笑，道：「沒法子，照說咱們該合作得很好，誰料你誤殺了陳長庚而充了軍，咱們打劫得來的金銀可不能沒有出路，只得借用你的錦春園了，人就是這麼一回事，吃了甜，就不想吃苦，因此咱們就不想讓出錦春園，却想不到五虎兄弟被你幹掉四個，僅剩下我這個孫老大，你眞行。」

戰雲沉聲道：「你那四個弟兄是我幹的，寃有頭，債有主，放他們走吧。」

王飛虎哈哈大笑道：「笑話，笑話，路是走出來的，江山是打出來的，我那四個弟兄被殺，只怪他們機智不及，武功不如人，談不上什麼寃，也說不上什麼債。」

陳雪梅道：「既然如此，你誘咱們來這兒又是幹什麼？」

王飛虎道：「老話一句，二萬兩錢子，姓戰的已經收了，他得寫一張契書給我。」

陳雪梅道：「那不關我的事。」

王飛虎嘿嘿的道：「請陳姑娘前來，自然也有事商量的。」

陳雪梅冷叱道：「請說。」

王飛虎說道：「聽說萬花樓的買賣不錯，當年令尊在洛陽地面上也搜括了不少，想必攢積了幾文。咱們被各位一鬧，不但損兵折將，買賣也躭擱了不少宗，弟兄們要喝要吃，我姓王的又不會奇門遁甲、五鬼搬運大法，只得厚着面皮向陳姑娘開口，暫借五十萬兩銀子應急，來日加息奉還。」

陳雪梅倒抽了一口冷氣，沉聲道：「別說沒那麼多銀子，即使有，也不會借。」

王飛虎哈哈笑道：「不急，不急，妳不妨仔細的想一想，我給妳一天一晚的時限，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必爲了區區五十萬銀子而玩命？」

陳雪梅沉聲說道：「你就是讓我想一年，我回答你的，也只是兩個字：不借。」

王飛虎冷笑道：「如花似玉，死了豈不可惜？」

陳雪梅道：「我不在乎。」

戰雲唯恐她逞强而將局面鬧僵，連忙插口道：「雪梅，咱們想想再回覆吧，爲人在世，總不能說得太絕。」

陳雪梅回過身來狠狠的白了他一眼，戰雲投以眼色，她雖未必了解戰雲的用意，但却沒有再開口。

王飛虎大笑道：「戰雲說得對，爲人在世，總不要說得太絕，各位請先休息休息，也好安靜細想。」

說罷，抬手一揮，一個壯漢扯動一根繩子，地下一塊石板滑開，出現一道石砌階梯。

戰雲問道：「王飛虎，你要將我們囚禁何處？」

王飛虎道：「地窖，你是舊地重遊，不過，通路却是改過了，你最好不

要枉費心機。」

戰雲的確是舊地重遊，只不過心情不同，前為掠奪者，今為階下囚。

熔爐沒有生火，十月天，地窖裡剛好不冷不熱，只是那一盞氣死燈不明不亮，顯得有些陰氣沉沉。

雖沒有床榻，地上却有乾草，大家垂頭喪氣的坐在地上，他們原先是生死不容的寃家，此刻却遭遇到了相同的命運。

菱姑先開口道：「戰雲，想不到我們會死在一起。」

戰雲安慰她道：「菱姑，別胡思亂想了，王飛虎如想在洛陽立足，就不敢殺死我們。」

陳雪梅冷冷的道：「別哄小孩子，王飛虎不管是否達到目的，都會殺我們。」

沈雪雁道：「王飛虎絕對不會讓我們活着走出錦春園。」

蔡無雙接口道：「我也是這般的想。」

戰雲掃了他們一眼，緩緩道：「兄弟鬩牆，無日不寧，一旦遭到外侮，却會併肩齊步，一致對外，我們眼前的情況正是如此，在我們心目中祇有一個敵人，那就是王飛虎。」

地窖內沉靜如死，無一人接腔，半晌，陳雪梅才道：「別說得那麼動聽，莫非你有制敵良策？」

戰雲道：「我先要問問各位是否願意齊心合力，一致對外？」

菱姑搶先說道：「我同意小滚龍的看法，應該一致對外。」

沈雪雁道：「我們原是一家人，根本不該鬧意氣，不然，王飛虎也沒有可乘之機。」

這話惹得陳雪梅狠狠的白了她一眼。

戰雲道：「蔡無雙又如何？」

蔡無雙道：「我聽陳姑娘的吩咐。」

戰雲問道：「雪梅，現在就等妳表示心意了。」

陳雪梅沉吟了一陣，道：「齊心合力可以，但要有限度。」

戰雲訝然道：「此話怎講？」

陳雪梅道：「很簡單，待我們共同對付了王飛虎之後，咱們仍要算舊賬。」

菱姑先揚聲道：「我反對。」

戰雲心平氣和的道：「雪梅，我答應妳事後可找我算賬，但是妳要將雪雁之間的恩怨一筆勾銷。」

沈雪雁正想阻止，陳雪梅已點點頭道：「好，就這樣一言為定。」

戰雲欣然道：「一言為定，咱們來商量商量。」

蔡無雙道：「戰雲，想不到還有機會見到你一展妙策。」

戰雲搖搖頭道：「我沒有什麼妙策，只有等待。」

衆人異口同聲地問道：「等待什麼？」

戰雲一字一字、緩緩的答道：「等待奇蹟出現。」

大家都愕住了，他們絕對想不到戰雲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一句毫不管用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陰暗處傳來了步履之聲，銀子一手拿着食盒、一手拿着茶壺出現了，她並不是從方才他們走的那條石級進來，顯然別有通道。

在場的人，除了戰雲認識銀子之外，其餘的沒有見過她，戰雲仔細的打量她，發覺她成熟了，也更沉靜。

等她將飯菜、碗筷從食盒中取了出來之後，戰雲輕聲道：「銀子，謝謝妳。」

銀子粉首低垂，吶吶地道：「那……那次的事情，你還怪我麼？」

「過去的別再提了。」戰雲嗓門一壓道：「銀子，近來可好？」

銀子苦笑道：「我也不怕你們見笑，我天生就是命苦，註定要作男人的玩物，以前還好，只侍候黃幫主一人，現在……唉，不要提了。」

戰雲緊迫着問道：「現在怎麼樣？」

銀子嘆了口氣，幽幽地道：「他們拿我作東西看待，今天賞給這個，明天賞給那個……」

「妳為什麼不逃？」

「逃到那兒去啊？」

「難道妳甘心就這樣被他們糟蹋？」

「唉！」銀子突然換轉話題：「各位的心情也不好，不談這些了，快吃吧，待會兒涼了，茶水我隨時會送下來，我也只能幫這個小忙。」

戰雲緩緩道：「銀子，祇要妳有誠意，妳可以幫我們更多的忙。」

「哦？」她的兩眼睜得很大：「我能幫你們什麼呢？」

戰雲壓低了聲音，「銀子，你可以幫我們逃出去，妳救了我們，也等於救了妳自己，我知道妳肯做的，方才搜身的時候，妳就沒有將我腰間的匕首搜出來。」

銀子道：「我留着那把匕首，原指望你能夠擒賊先擒王，現在已沒有機會了。」

「銀子，聽說地窖的地道改過了？」

「沒有改，只是加多一個出口。」

戰雲道：「妳方才是從原先那道出入口進來的？」

「不錯，可是你們絕對衝不出去，出口的石板幾千斤重，十個人也搬不動，拉動的機簧在外面，出口處少說也有二十個弓箭手，而且前前後後都有人把守。」

「銀子，祇要妳願意，妳就能夠幫我們。」

銀子連連點頭，口中說道：「我當然願意。」

「好！今晚你能不能出去？」

「不行，此刻已經是戌、亥之交

，大門封了。」

「明天呢？」

銀子沉吟了一陣，道：「我可以找機會溜出去。」

戰雲興奮地道：「妳到萬花樓去一趟，找一位司馬老先生……」

戰雲回頭將陳雪梅手上一枚青玉斑紋戒指褪了下來，交到銀子手上，接道：「就拿這個斑指信物，妳對司馬老先生說，陳姑娘有難，要他明晚酉正，上燈光景派人到這兒來，人帶得越多越好，在錦春園前門空擺架子，不要妄動，好，妳將我的話重說一遍。」

銀子覆述一遍。

「妳記性眞好。」戰雲讚了她一句，又道：「妳出門的時候，先要留心身後是否有人釘妳的梢，再者，妳不要直接去萬花樓，隔壁有間蓮香茶樓，那兒的糖菓最有名，妳假裝去買糖菓，茶樓枱上有個紅鼻子的老頭，他姓曹，妳教他去找司馬老先生，要司馬老先生從後門進茶樓和妳見面，記得清楚了麼？」

銀子點點頭道：「記清楚了。」

戰雲轉頭向沈雪雁問道：「雪雁，妳的袖箭……」

沈雪雁明白他的意思，連忙截口道：「請這位姑娘告訴司馬老先生，我房裡的五斗櫃裡有好幾袋袖箭，要他拿兩袋給妳帶回來。」

銀子點點頭。

戰雲道：「行麼？明天晌午，我聽妳的回話，明天晚上還要妳幫大忙哩！」

銀子道：「我盡力而為，只怕辦不成，反而誤了各位。」

戰雲語氣輕鬆地道：「放心，妳一定辦得到的。」

陳雪梅道：「順便請這位姑娘把我的雙蛇鞭也一起帶來。」

戰雲搖了搖頭，說道：「那兩根鞭捲起來太大了，比不得那二袋小小袖箭。」

銀子道：「你還有什麼吩咐？」

戰雲道：「晚上妳不必送茶水來，明早也不必來，走得太勤，反令人生疑。」

「那麼，我走了。」銀子轉身走了，戰雲目送她的背影，他已將希望完全寄托在她身上。

菱姑問道：「小滚龍，這娘兒可靠得住麼？」

戰雲道：「絕對可靠，方才她沒有搜去我的匕首，我心頭就有了底，這就是我所等待的奇蹟。」

蔡無雙道：「咱們現在應該幹什麼？」

戰雲道：「誰要是腹餓，就先行飽食一頓，然後倒頭大睡，養精蓄銳。」

陳雪梅道：「長這麼大，我還沒有睡過這草堆。」

戰雲笑道：「雪梅，就是因為妳太嬌生慣養，所以如此蠻不講理，吃點苦也好。」

陳雪梅瞪着他，冷冷道：「小滚龍，你最好希望我明晚衝出去的時候死掉。」

「為什麼？」

「我如活着，你就非死不可，看你方才那麼細心的樣子，死了實在太可惜。」

戰雲沒有接腔，仰天躺下，閉上眼睛。

* * *

晌午，銀子又送來了飯菜、茶水，兩小袋袖箭也到了沈雪雁的袖箭筒裡。

戰雲喜在心頭，低聲問道：「銀子，都辦好了嗎？」

銀子悄聲說：「昨夜碧水軒客棧的掌櫃和一個姓范的已經向司馬老先生報了信，他正在派人到處找陳姑娘的下落，他回話說：『一切都依照你的吩咐安排。』」

「沒有人疑心妳麼？」

「沒有，他才不會將我放在眼內呢！」銀子頓了一頓，又說道：「對了，司馬老先生還問我，你和陳姑娘是否已和好。」

「妳怎麼說？」

「我說你們和和氣氣的在一起。」

「對了！妳沒有說錯。」戰雲這句話又惹來了陳雪梅的白眼，他沒有理會，復又神色凝重地道：「銀子，今晚妳還要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

「聽我說，今晚的飯菜故意遲遲送來，等司馬老先生帶來的人一露面，妳留意一下王飛虎是如何應付，來的時候，順便帶一個人來。」

「帶什麼人？」

「就是守在出口處的人。」

「他們可能不會跟我來。」

「妳可以說，妳一個人到這兒來有些害怕，教他們派一個人陪陪妳。銀子，說句話妳別見怪，我知道妳是有辦法的。」

銀子面頰紅了一下，點點頭道：「好，我試試看能不能……」

戰雲截口道：「銀子，不能試試看，一定要帶一個下來。」

「好吧！」

地道那邊突然响起了脚步聲，銀子連忙提着空的盒子走了。

來人正是那個冒充捕頭的劉坤，他站得遠遠的，陰笑道：「各位的時日不多了，王老大特別要我來打聲招呼，戌正一過，若是不肯低頭，那可別怪我們王老大心狠手辣。」

陳雪梅冷聲道：「我倒要看看王飛虎能用什麼毒辣手段來對付我們！」

劉坤抬手指指那座大熔爐，道：「要將你們送進熔爐，燒成焦炭。」

戰雲道：「姓劉的，若非我們深信你是提督衙門的捕頭，咱們也不會進了圈套，我正在勸陳姑娘，請你不要火上加油。」

劉坤嘿嘿冷笑，道：「你得好生勸勸陳姑娘，聽說她的脾氣很倔强。」

說完之後，神氣活現地走了。

陳雪梅氣吁吁道：「蔡無雙，這小子交給你，到時候挖出他的心肝五臟。小滚龍，都是你，我說提督衙門沒這塊料，你偏說有。」

戰雲聳肩笑道：「我倒感謝那個姓劉的。」

陳雪梅怒瞪道：「這是什麼話？」

戰雲道：「若非他，咱們豈能合作如初？」

陳雪梅冷冷的道：「這只是暫時的。」

戰雲道：「至少沈雪雁不會死在妳的手上了。」

沈雪雁唯恐他們又爭吵不休，連忙插口道：「戰雲，說正事，先說說咱們如何行動？」

戰雲道：「我一向只作不講的，不過我可以先提醒你們一下，晌午這一頓飯不妨吃飽一點，晚上是來不及吃飯的。」

* * *

最後的這幾個時辰可眞難捱，終於，銀子提着食盒出現了，在她身後跟着一個大漢，橫劍而立，虎視眈眈。

戰雲向沈雪雁打個眼色，她會意的一抬手，一支袖箭悄然無聲地插進了那個大漢的咽喉。

戰雲一躍而起，疾呼道：「雪雁和銀子二人快些對換衣服。」

他自己則剝下那漢子的衣服，穿在身上。

情況緊急，沈雪雁和銀子也顧不得有兩個大男人在旁，盡快地脫下外衣，互相換穿。

戰雲一面換衣，一面問道：「銀子，外面的情形如何？」

「你們的人馬已經到了。」

「王飛虎如何應付？」

「他暗中派了不少人從後園繞了出去，將你們的人馬軟貼上了。」

「出口處有多少人？」

「因爲人員外調，連這個死的，一共八個人。」

「這小子是老幾？」

銀子顯然不明白戰雲這句話的意思，楞了一楞，才道：「哦，他是帶頭的。」

「出口的石板開着麼？」

「封了。」

「怎麼教外面的人開啓？」

「用劍柄在石板上敲三下。」

這時，三個人的衣服都換好了，戰雲疾聲道：「我和雪雁先上去，見無動靜，就隨後來，一出地窖，頭一件事就是在死人堆裡找兵刃，以後如何，則看情況而定，雪梅和菱姑好生照顧銀子，咱們只要有一個人出去，也要將她帶走。」

銀子連連搖頭，道：「不，你們只管逃，不要管我的生死。」

陳雪梅道：「姑娘，咱們不是那種人，妳放心跟着我就是。」

戰雲招招手，道：「雪雁跟我來，見人就發袖箭，絕不容許對方喊出一聲。」

沈雪雁道：「放心，這是我的拿手絕活。」

這條路，戰雲很熟悉，登上二十餘級樓梯，來到了盡頭，他用劍柄在石板上敲了三下。

石板緩緩滑開，面前出現二條腿和一把明晃晃的長劍，戰雲低着頭，沉穩地走出洞口。

沈雪雁跟着而出，抬手打出一支袖箭。

情況却出乎戰雲意料之外，出口處應該有七個人的，然而，目前現身的只有一個，其餘六個顯然隱在暗處了。

眼看那個中了暗箭的大漢要向後倒下，戰雲連忙抓住了他的衣襟，讓他仍然站在那兒，另一條手臂則連連揮動，像是喚人的樣子。

立刻從暗影中走出四個大漢。

戰雲低聲道：「差一個也不要動手。」

他仍然不停的揮動手臂。

有兩個大漢分左右一躍而出，低呼道：「頭兒，你是怎麼啦？方才王老大不是傳令下來……」

他的話還未說完，淬毒的袖箭已穿過咽喉，沈雪雁眞是出手如電，另

外四個傢伙也同時遭了殃。

這一刹那可說是最危險的時刻，但是四週却一點動靜也沒有，戰雲才向地道內招招手。

其餘的四個人也出來了。

戰雲連忙向銀子問道：「怎麼一點燈光也沒有見到？」

銀子道：「我忘記告訴你了，今天沒有作買賣。」

戰雲唔了一聲，才輕聲地問道：「你們都找到了兵刃麼？」

大家都點點頭，蔡無雙找到一把劍，陳雪梅也拿到一把劍，菱姑則解了一副刀囊，正在往腰間紮縛，看來她祇會用飛刀。

戰雲悄聲道：「四面靜得出奇，也不知道何處有埋伏，你們暫時待在這兒，我和雪雁去摸王飛虎的後路。」

陳雪梅冷冷的道：「你幹任何事都必須帶着雪雁麼？」

戰雲連忙解釋道：「雪梅，妳想到那兒去了？我要借重雪梅的百步穿楊神箭啊！」

手一揮，二人彎着身子向陰暗處躍去。

通過了幾處庭園，絲毫未見動靜，戰雲拿定了主意，站起來道：「雪雁，妳跟在我後面，光明正大地走，若有人盤查，妳就見機行事。」

路上竟然通行無阻，來到這兒舊主人黃超武的歇息處，戰雲正要進去，突然從暗處閃出兩個漢子，低聲喝問道：「幹什麼？」

戰雲答道：「有緊急事情來報告王老大。」

那二人一擺手，道：「請吧。」

戰雲剛一跨進門，那二人突然拔出佩刀，向戰雲後腦砍下。

幸好雪雁沒有掉以輕心，及時打出二支袖箭。

同時間，門內又撲出了四個人。

兩人死於戰雲劍下，兩人死於雪雁袖箭之中。

戰雲拉着雪雁急速離開現場，藏身於花叢之中，喃喃自語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已走漏了風聲？」

沈雪雁道：「一定是你言語中露出了破綻。」

「我說錯了什麼？」

「大概是王飛虎不在這裡，所以他們才起疑心。」

「可能吧，我只是猜想王飛虎可能會住在那兒，其實，在這種骨節眼上，他也不可能安靜地待在屋子裡。」

沈雪雁道：「小滚龍，你一定要找到王飛虎麼？」

「解決他便一勞永逸。」

「你仔細的想想吧，不過，我認爲王飛虎既然都將武力集中在司馬道那方面，咱們走後院，闖出錦春園，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戰雲沉聲道：「不行，我一定要找到王飛虎，這樣吧，妳回去和雪梅他們會合，我單獨去找他。如若情況不妙，你們就先往外闖。」

沈雪雁道：「那怎麼行……」

戰雲截口道：「雪雁，妳是最聽我話的，快去，就這麼辦，我若不幸落在王飛虎手中，妳只要能闖出去，他就不敢殺我。」

話聲一落，他已出了花叢，向前面廳堂走去，戰雲猜想，王飛虎一定在前面督陣。

剛上迴廊，立刻有人閃身而出，低叱道：「是那一路的？怎麼四處亂跑？」

戰雲壓低嗓門道：「有緊急要事報告王老大。」

那人道：「跟我來。」

穿過迴廊，來到昨天他們來過的那座廳堂，戰雲不禁暗暗責怪自己，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看看那張華貴虎皮交椅，他就該知道這兒是王飛虎發施號令之地方。

那人敲敲門，只見劉坤開門而出，喝問道：「什麼事？」

那人指指戰雲道：「他有緊急事情報告王老大。」

廊下無燈，劉坤看不清戰雲的面孔，只看到他穿的是自己人的衣服，就點點頭道：「進來。」

戰雲低頭而進，單膝跪地，抱拳爲禮。

王飛虎喝問道：「何事？」

戰雲在這一刹那間已看清了情勢——廳堂裡除了王飛虎之外，祇有劉坤和另外一個人，此刻，劉坤已關好門，正在他的身後，另一個人在左側前約莫五步之處。

戰雲估計好了，身形猛起，長劍順勢出鞘，劍刃從劉坤小腹劃過，揚臂刺出，正中另一個人的心窩。一招除二敵，眞是疾如流星，身沉步穩地立定身子，這才猛一抬頭。

王飛虎先是驚愕，繼而哈哈大笑，道：「小滚龍，服了！服了！」

戰雲冷冷一笑，道：「王飛虎，想不到吧？」

王飛虎連連搖頭，道：「意外，意外，眞沒話說，王某連夜離城，此生不到洛陽。」

戰雲道：「說話算數。」

王飛虎沉聲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戰雲一擺頭，道：「好，我放你一馬，將你伙計全部帶走。」

王飛虎站起來，深深一拜道：「多謝。」

身子直起時，突然自腰間撤出一根九節銅鞭，抖得畢直地向戰雲面門砸來。

事出猝然，戰雲心頭大驚，慌忙壓劍去格，鏘地一聲，長劍頓時被那九節銅鞭捲飛。

王飛虎將手中銅鞭揮得虎虎生風，猙笑道：「小滚龍，你因何不表意外？」

戰雲沉聲道：「原來你是一個卑鄙

小人。」

王飛虎道：「錯了，所謂兵不厭詐，請問你是如何逃出地窖的？」

話聲中，打出一鞭，戰雲飛身閃過，銅鞭打在壁上，厚厚的牆壁立刻裂出一個大洞來，這份功力，實在令人心膽俱裂。

戰雲心中已有了決定，閃過之後，復落地而滾，暗中抽出了匕首，伏地不動。

王飛虎沉叱道：「休裝死狗……」

一鞭揮下，勁道十足，戰雲一個疾滾，人已到了王飛虎脚下，彈身而起，手中匕首直取其咽喉。

兵器是一寸短、一寸險，戰雲使用的那把匕首可說妙到巔毫，並不是什麼神奇招數，他只是施展了當年行獵時所用的搏虎本領。

匕首驟眼看來到了喉下，王飛虎祇有丟棄九節銅鞭，雙手緊握住戰雲的手腕。

兵器的較量，轉變成力的搏鬥，在這方面，王飛虎顯然是弱了一些，他倒在虎皮椅上，頭頸逐漸後仰，雪亮的匕首逐漸接近他的咽喉，他突然吁的吐了一口長氣，鬆了雙手，閉上眼睛。

匕首刺進了他的咽喉，不過戰雲却適時收手，刀尖只劃破了表皮，緊壓在王飛虎的喉管上。

門適時打開，陳雪梅、沈雪雁、菱姑三人疾步而進。

戰雲問道：「外面的情況怎麼樣？」

陳雪梅道：「局面已全部控制，別以爲只有你一個人行。」

王飛虎突然睜開了眼睛，厲聲道：「小滾龍，你怎麼不趕緊挑斷我的喉管？」

戰雲搖搖頭，道：「我突然又不想殺你了，因爲我曾試過閉目待死的滋味。」

王飛虎道：「你一定要用最殘酷的方法來對付我？」

戰雲道：「你當年斷了黃超武的兩臂，今天我要斷你兩腿。」

王飛虎突然發出一陣慘烈的長笑，由於喉管震動，鮮血滲滲流出。

戰雲沉聲叱道：「你笑什麼？」

王飛虎道：「我笑你是一個卑鄙小人！」

戰雲喝道：「說來聽聽。」

王飛虎道：「你不殺我是要裝出你的仁慈，但你又怕我異日向你報仇，所以要斷我雙腿。」

戰雲突然收回匕首，揮手一擺，道：「滾！我不傷你一根毫毛，等着你來向我報仇。」

王飛虎瞪大了眼睛，喃喃地道：「你不怕？」

戰雲道：「我若怕事，就不敢在黑道上混。」

王飛虎緩緩的點頭道：「小滾龍，我這次是眞的服了你了。」

戰雲冷笑道：「頃刻之間，這句話我已聽了兩次，不要再說了。」

王飛虎道：「你不作小人，我也不作小人，此生絕不來洛陽。」

陳雪梅揮揮手道：「雪雁，將王飛虎交給司馬道，連夜押送潁州。」

王飛虎去撿地上的九節銅鞭，陳雪梅一脚踏着，冷笑道：「空着手去，司馬道吃不消你在這根九節銅鞭上的功夫。」

他頹然地望了陳雪梅一眼，跟着沈雪雁走出去。

陳雪梅道：「小滾龍，錦春園是你來洛陽後弄到的一筆產業，也是你唯一的產業，你打算如何處置？」

戰雲吁了一口氣，道：「這裡似乎戾氣太重，我要封閉它一段日子，才作賣買。」

「不作交代？」

戰雲瞠目道：「作什麼交代？」

陳雪梅道：「因爲，我現在要找你算賬啊。」

戰雲苦笑道：「妳仍然要殺我？」

「不錯。」

「歷經艱險危難，都沒有改變妳的主意，妳眞是一個倔強的人。」

「這是我們在地窖時的約定。」

「我遵守！」

陳雪梅向菱姑擺擺手，道：「姑娘，請出去。」

菱姑冷冷道：「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賬要用血償，我不希望旁邊有人爲我們難過。」

「對不起，我不出去。」

「哦？」陳雪梅睜大了眼珠。

菱姑雙手叉腰，冷聲道：「我要在旁邊看，不管是尋仇也好，決鬥也好，都要公平，我擔心會發生一個打人，一個願捱打的不公平情況之下進行。」

陳雪梅冷笑道：「姑娘一定要管我的閒事？」

菱姑回以冷笑，道：「小滾龍的性命比什麼都有價值，怎說是閒事？」

戰雲怕她們又鬧起來，連忙說道：「菱姑，妳不必爲我擔心，雪梅只不過是說說氣話而已，到最後一刻，她就會改變主意。」

菱姑道：「除非姑娘親口說她不會傷害你，否則，我不會走。」

陳雪梅冷冷的道：「我永遠也不會說這種話的。」

菱姑道：「那麼，我就一直的跟着妳，一直到妳打消殺害小滾龍的念頭爲止。」

陳雪梅不去理會她，冷冷道：「小滾龍，也許你當初誤殺先父的動機値得諒解，也許你殺他是爲了要救我，這些都成過去，我不想提，我現在要殺你，只是因爲我曾經說過要殺你。」

戰雲鎭定地搖搖頭，道：「雪梅，妳在說氣話，我不相信妳有殺我之心。」

陳雪梅沉聲道：「不是氣話，我一

定要殺你。」

戰雲道：「妳一定不會殺我。」

「我會。」陳雪梅從袖袋中拔出一把雪亮的小刀。「我說過一刀還一刀，這樣才算公平，方才你知道銀子會幫我們，我也知道，因爲她在搜身時，沒有將這把刀拿去。」

戰雲沉靜道：「雪梅，妳的良知會約束妳的手，妳絕對不會殺我。」

「會。」陳雪梅緩緩的走近他。

菱姑大叫道：「小滾龍，你在等死麼？」

戰雲道：「菱姑，妳別管。」

陳雪梅道：「小滾龍，我沒有練過飛刀，只好走到你面前，將這把刀刺進你的心窩了。」

她緩緩的舉起手臂，向戰雲的心窩刺去。

戰雲穩如磐石般，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當刀尖剛觸及戰雲胸前的那一刹間，突地一道寒光閃過，陳雪梅的小刀落在地上，手腕處鮮血如注。

陳雪梅左手握着右手傷腕，轉身緩緩的說道：「姑娘的刀法眞準，爲什麼不對準我的太陽穴呢？」

菱姑搖搖頭道：「我不想殺妳。」

陳雪梅道：「妳眞仁慈，我還欠妳的債麼？」

菱姑不禁一楞，吶吶道：「不……不欠了……」

陳雪梅悽惶地笑道：「這句話使我安心了。」

她掉頭向門外走去，戰雲跟上去，沈雪雁在門口閃身出現，低聲道：「小滾龍，你該想得到她現在是什麼心情，不要去追了，由我去照顧她。」

戰雲低聲嘆息，目眶中擠出了一顆淚水。

菱姑掏出絹帕來爲他將淚水擦掉，柔聲說道：「小滾龍，我這樣做，你會怪我麼？」

戰雲對她默默凝視，一言不發。

菱姑道：「我……我……」

戰雲道：「菱姑，妳並沒有錯，不過妳該給她一個機會，到最後關頭，她一定會改變主意。」

菱姑皺緊了眉頭，道：「如果她不改變主意，豈不是太危險了？」

「唉！」戰雲嘆息了一聲，撿起落在地上的小刀，突然大呼道：「菱姑，快來看。」

「看什麼？」菱姑疾步來到了他身邊。

戰雲將那把刀遞到她手裡，道：「菱姑，妳作錯了一件事。」

菱姑時心頭大震，兩手發抖。

原來，陳雪梅殺戰雲的那把小刀是用錫紙箔包貼起來的木刀……

（全文完）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　瑜・文
可　飛・圖

雪蓮情

名家先後暴斃　死因疑有內情

蓮花峯，
生翠蓮，
翡翠蓮花玉生烟，
弱水三千里，
飄香落九天。

*　*　*

蓮花峯，
生翠蓮，
卅六蓮葉翠田田，
風吹蓮葉覆，
回旋欲通仙。

*　*　*

花落見蓮心，
蓮房碧似金，
粒粒皆仙品，
婉轉何處尋？
蓮根是蓮藕，
玉節盤珠走，
冰絲合三三，
好爲王母壽。

*　*　*

一彎新月，像銀鈎似的，斜掛在樹梢之上，掩映着十幾棵參天古松，針葉如畫！

四外羣峯聳秀，浮雲出岫，這是劉阮遇仙的天台北峯。

方玉琪每天晚餐之後，總會在這裡倚石而坐，盤桓上一會，俯瞰幽壑，仰望碧空七年來，習以爲常。

每當他坐在這塊大石上的時候，口中也就自然而然的低哼起「翠蓮曲」來。

「翠蓮曲」，這是多麼美麗、多麼可愛的曲子啊！

也是自己從小學會，唯一會唱的曲子，在他的心靈中，留着極其深刻的印象。

它，本來是沒有曲名的。

也許有，因爲一個曲子，不可能沒有名稱。

但是因爲那個時候自己太小了，只知道學着唱，那會追根問底的去研究曲名？

後來，自己逐漸長大，總覺得這首可愛的曲子沒有曲名，是一件憾事，這才替它起了一個名稱——翠蓮曲。

七年了，自己一直深深的愛着它，沒有一天不在輕聲低誦！

除了師傅，自己孑然一身，再也沒有親人。

在寂寞襲上心頭的時候，只有「翠蓮曲」可安慰自己，把自己帶回到幼年，回復到那段最愉快最美麗的日子。

但是，這不過是回憶罷了，那和自己在海灘上，在樹林邊，肩並着肩，手拉着手，歌唱的人呢？

海天茫茫，在水一方，連那個自己曾經住過五年，又一別七年的小小孤島，也只有對着娟娟細月，向空遙望而已。

因爲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海上仙山啊！

這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那時自己還只有七歲，父親方澤民，在山東即墨縣任上，因流寇蠡起，掛冠南返，自己一家都下了一條三道桅的大木船。

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海，這麼汪洋無際，白浪滔天，心中不知是興奮還是憂懼，時常爬上甲板上去玩。

船行了不知多少天，記得那是一個晚上，一個可怕的晚上。

狂風帶着厲嘯掠過橫空，船身顛簸得要把人丟出船外。

海上掀起比山岳還要高的浪潮，一陣又一陣，像泰山壓頂似的朝着船上撲來，野蠻得有若噬人巨獸，張着獠牙，要把船整個吞沒。

自己嚇得抱着父親，不敢睡覺。一陣巨大的震動，如今想來，敢情是船觸了礁！

自己那時却只覺身子立時淹入了冰冷的水中，不知是沉，也不知是浮。

帶着腥味的鹹水，灌入口中，自己便迷迷糊糊的失去了知覺。

醒來的時候，自己已經睡在一張石床上了，全身血液好像燃燒了起來，有一股莫可名狀的熱流，在體內滾滾流動。

炙熱得使人難以忍耐，但又舒暢得使人飄飄欲飛！

張眼一瞧，床前站着一個長髯飄胸的老伯伯，他兩隻留着長指甲的手，正在自己身上懸空擺動。

在他身邊，還有一個跟自己年齡差不多的小姑娘，張着一雙大大的眼睛瞧着他。

「老伯伯，他醒來啦！」

「唔！這娃兒骨根不錯，造化也不錯，可惜情孽牽連……」

白鬍子老伯伯在說甚麼，自己並沒聽懂，却已骨碌碌地翻身坐起。

「老伯伯，我爹呢？」

「你爹還要睡上一會，你跟蓮兒先出去玩玩罷！」

白鬍子老伯伯慈祥地笑着，回答自己。

打從那時起，自己父子兩人就在石屋裡住了下來。

白鬍子老伯伯敢情生性好靜，一天到晚躲在屋子裡，很少見得到他，有時也只和父親談談，他住的那間石室，父親也不准自己進去。

小姑娘蓮兒後來和自己一起，由父親教着唸書。

早晚一空下來，他們不是到海灘上去撿五顏六色的貝殼，就是在林邊捉迷藏。

想起捉迷藏，方玉琪眼前又不由泛起蓮兒嬌小的身形，和那捉摸不定的身法。

當時，別說自己縛住了眼睛抓不到她，就是偷偷的瞧了一下，明明看準了，也總是被她溜跑。

後來還是她笑着告訴自己，說自己沒有來以前，她也常和老伯伯玩捉迷藏。

但她十次就有十次被老伯伯捉住，她氣得不要玩了，老伯伯就教了她一套捉迷藏的法子，這樣，她十次之中，才有兩三次可以逃脫。

她說和老伯伯玩捉迷藏，一點也不好玩，自己來了，她才高興。

於是，她就把捉迷藏的法子轉教給自己。

可是捉迷藏的法子，却又難學極了，脚尖左右移動，跳跳蹦蹦的亂轉圓圈，自己幾乎被她教得頭昏腦脹，蓮兒却鼓着雙腮乾生氣。

足足練了四五天，不知被她罵了多少次「笨蛋」，才算學會，起先還時常被她捉住，後來慢慢的熟練了，她才高興。

「翠蓮曲」也是在那個時候學會的，蓮兒時常牽着自己的手，坐在海灘上，要自己和她一起唱。

一住五年，海島上終年常綠，四季如春，生活過得十分恬靜，也十分愉快。但父親却一直懷念着故鄉，說甚麼「樹高千丈，葉落歸根！」

白鬍子老伯伯也曾勸過父親：「世亂方殷，何如嘯傲海外？」

但一個久離故鄉的人，對故鄉之思，是如何殷切，又豈會因一兩句話就能排遣得開？

那年的秋天，島上終於飄來了一艘漁船，父親大喜過望，和他們一談，才知他們原來正是浙江沿海的漁民，因為在海上遇上了大風，無意飄到這個島來的。

於是，父親決定乘他們的漁船回去。

第二天，自己父子兩人就和白鬍子老伯伯作別。

蓮兒哭得很傷心，一直送自己上了船。

漁船漸漸的離開海島，她還是痴痴的立着。

海風吹着她雪白的衣裙，在自己的眼中模糊、消失。

七年了，自己的耳邊，還依稀響着她的聲音。

「玉哥哥，你們一定要回來啊！」

七年了，海上仙山，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接。

青梅竹馬的蓮兒，該和自己一樣大了，在天之涯，在水一方。

自己親愛的父親離開了塵世，也離開了自己，從此，自己孤單單的再沒有親人了。

有，那只有遙遠的蓮兒，和自己的師傅。

抬頭一望，一鈎眉月業已斜掛天邊，玉露無聲，衣衫欲濕。時間已經快近亥末子初，自己新近才學會的「通天劍法」，還沒有十分純熟呢。

想到這裡，趕緊站起身來，拍了拍衣衫，從身邊取過師傅傳給自己的「松紋古劍」，熟練的一按卡簧，一道銀虹應手而出。

然後小心地將那支有着斑剝古紋的劍匣，平放在大石上面，轉身走到草地中間，站停身形，凝神沉氣，穩如山岳，右手劍尖向天，左手劍訣平胸，亮開「通天劍法」的第一招「一心朝天」。

劍尖一圈，劍訣遙領，身形驟然一變，劍影颯颯，早已揮灑而出。

「通天劍法」原是崆峒派鎮山之寶，素以奇詭著稱。

此刻，方玉琪劍勢展開，只見一條銀虹裹着一團黑影，倏前倏後，忽騰忽躍，天風激蕩，花雨繽紛，輕靈快速，簡直到了極點。

但聽劍氣颯颯，響成一片，那裏還看得清人影？驀地裡一聲輕嘯，銀光倏合，化作一道匹練，帶着破空勁風，平地飛起兩丈來高，身在空中，長劍抖處，閃出層層銀鱗。

方玉琪一招「長虹經天」，收住劍勢，飄然落地，心頭雖然微微感到有些氣喘，但這趟劍法，自己却使得十分滿意。

時間已是不早，收劍入匣之後，手提長劍，躍下峯頂，順着小徑，踏月歸去。

半山腰上，三間茅屋，這時靜閴得一點聲息也沒有。

時當子正，正是師傅坐功之時，方玉琪那敢驚動，悄悄的回轉自己卧室，掛好長劍，立即脫衣就寢。

*　　*　　*

第二天清晨，方玉琪起身之後，做完功課，還不見師傅出來，心中不由深感訝異。

他老人家黎明即起，數十年如一日，今天怎會突然晏起，莫非他老人家身子不適？

不！普通練武之人尚能做到強身健體，却病延年，何況以他老人家的功力，當今武林，已是寥寥可數的人物，那麼該不是身體不適了。

他邊走邊想，放輕脚步，跨進師傅的房間。

眼簾所觸，恩師蒼松子正靜靜的倒卧地上，一動不動。

方玉琪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

只覺頭頂上「轟」的一聲，眼前一陣昏暗，他忍住眼淚，略為定神，立即一個箭步竄了過去。

「師傅……」

「傅」字才喊出口，雙手觸到蒼松子身上，着指如冰，看來師傅業已仙去多時了。

方玉琪毫不猶豫，雙手一抄，抱起師傅，平放到雲床之上，他跪倒床前，抱着師傅，再也忍耐不住的放聲大哭起來。

過了一會，他頭腦逐漸清醒，想起師傅昨晚還是好好的，怎會突然暴卒？難道是中了人家的暗算？

想到被人暗算，方玉琪頓時熱血沸騰，急忙把師傅遺體仔細檢查了一遍，可是又瞧不出甚麼異樣。

再在房中打量了一陣，也並無半點痕迹。

以師傅的武功，當今武林，又有誰能不動聲色的加害於他？看來當眞是他老人家壽限已終。

方玉琪淚眼模糊，突然發現地上摔落了一支墨水未乾的毛筆。

哦！師傅在仙去之前，還在寫着甚麼東西？心中一動，俯身撿起筆來，向桌子一瞧，果然鋪着一張素箋，上面寫了許多字。當下拭了拭眼淚，仔細一瞧，只見上面寫着：「字諭琪兒，余心脈將竭，為時無多，吾天台一派源出崆峒，自開山祖締創迄今，千有餘載，惜年代久遠，致本門無上心法之『離合神功』因而失傳。

「經歷代師祖潛心研討，雖各有小就，終難大成。於是師勉徒，徒勉其孫，各以心得，遺之後人，以期能繼先人遺志，恢復本門固有神功。

「昔年汝師祖曾以合為用，由心神合一，凝虛成力着手，練為陽剛之炁，裂石開山，無堅不摧，其勁雖強，然與離合神功剛柔互濟之道相去仍遠。

「余有鑒於斯，殫心竭力，窮三十年之時光，試以離為用，由清虛無為，引力返虛着手，功雖稍進，但又嫌失之於柔，未能得離合隨心之妙，倘能據此一剛一柔，繼續精研，距成功當在不遠矣。

「茲將汝師祖及余研練心得各一册，付汝兄弟兩人，互切互磋，以繼先人未竟之志。

「青兒……」

這封長函的字，正是師傅的筆跡！可是寫到後面一段已經歪歪倒倒，顫抖得不成字跡。

尤其「青兒」兩字，更模糊得難以辨認。

敢情寫到這兩個字上，心脈已竭，無法支持，就栽倒地上了。

這麼看來，師傅果然不像被人暗算致死的。那麼他老人家昨天還是好好的，怎會在倏忽之間，就會「心脈將竭」呢？

師傅沒有說出如何使得他老人家「心脈將竭」的原因，難道他老人家在練功之時走火入魔？

又急於交代本門「離合神功」心得，因為時日無多，無暇再說明致死之因？

師傅遺書中的青兒——自己的大師兄龍步青，那是一個英俊瀟洒的年輕人，比自己大了五歲，已經盡得師傅眞傳，早在三年前就下山去了。

師傅這次把師祖和師傅自己的兩本研練「離合神功」的心得，傳給自己兩人，要大師兄和自己兩人繼續研練，完成前人未竟之志。

那麼今後第一件大事，就得先找到大師兄再說。

可是，大師兄三年前下山之後，一直沒有回過來，自己又從未出過門

，茫茫江湖，到那裡去找他呢？

方玉琪一陣沉思，抬眼望去，只見案頭上果然放着兩本薄薄的手抄書卷，敢情就是師祖和師傅對「離合神功」的研究心得了。

當下就恭恭敬敬的把師傅的遺書和兩本心得，一齊收起。

忽見案頭上還放着一片手掌大的紅葉，狀似楓葉，但四週邊上却隱隱有一圈金黃色的鑲邊。

這種金邊丹楓，不但附近山頭從未見過，而且比普通丹楓又要大上數倍，實屬罕見，不知師傅是從那裡帶回來的？

但他此時已無暇多想，含淚把師傅遺骸盤膝坐好。

又在半山腰上找了一處乾燥洞穴，打掃乾淨，把遺骸放好，移了一塊大石堵住洞口，再用泥土將縫隙封密，然後在洞口大石上刻了一行大字：

先師蒼松子證道之處

弟子方玉琪拜鐫

等一切弄妥之後，他突然感到景物依舊，和自己朝夕相處，恩同父子的師傅，人天永隔，仙凡異路，不由又失聲痛哭起來。

從這天起，方玉琪就在師傅藏骨之處廬守了三個月。

這三個月中，他一切依舊和師傅在世時一樣，照着所訂功課勤加練習。

三個月時間並不算長，但方玉琪對「通天劍法」却已練得得心應手，純熟無瑕。

現在，他該下山了！

師傅遺命，要自己和大師兄龍步青共同研究恢復本門失傳已久的「離合神功」，那麼，他必須先把大師兄找回來。

第二，師叔靜因師太住在九華山，她老人家還不知道師傅仙逝的信息，自己也應該去一趟。

問題却在自己從沒有出過門。

師叔前年雖然來過，但並沒說出她的詳細地址，自己就記憶所及，只知道她住在九華山正覺庵。

如果九華山也有天台山這麼遼闊，峯巒重重，自己不知正覺庵在南在北？偌大山區，又往那裡去找？

但師叔在九華山正覺庵，總算有個地址，還可以找。大師兄龍步青是師傅收養的一個孤兒，無家無室，下山三年又沒有回來過，現在萍踪何處？要找他，自然更是困難。

方玉琪終於決定先上九華，拜見過師叔之後，再找師兄下落。

當下收拾衣服，包了一個包裹，又把師祖和師傅的兩本心得，和師傅的遺書，小心翼翼的另外用布包起，自己貼身藏好。

他還恐怕大師兄在自己下山之後回來，於是又留了一封信，說明師傅仙逝，自己奉遺命找尋師兄，至遲不出一年，在師傅仙逝那天，自己定當趕返等語。

然後佩好松紋劍，又在屋內巡視了一番，看看諸事停當，返身鎖上板門。

再來到師傅藏骨的岩洞之前，跪下去叩了幾個頭，不禁又號啕大哭起來。

收住眼淚，向師傅在天之靈默默禱告了一陣，才站起身，緊一緊背上包裹，大踏步向峯下走去。

* * *

方玉琪回到故鄉壇頭鎮，在他父親墳前拜祭了一番，又從鄉人口中打聽到九華山是在安徽的青陽縣，當下別過鄉人，趕到天台城內，飽餐一頓，又添置了些衣物。

然後找到一家客棧落脚，第二天問清楚去安徽青陽的路程，便又開始就道。

他由天台動身，經新昌、紹興，到達杭州，再由杭州經臨安、於潛、昌化，原是一條直達徽州的官道大路。

這是第四天未牌時光，方玉琪剛出了臨安兩三里光景。

忽見天色逐漸昏暗，烏雲四合，北風怒號，遠近山峯，霎時之間都遮上了一層濃霧，灰濛濛的，天低了許多。

眼看不是下雪，也得有大雨下來。

江南的十一月，雖然比不上北方冰天雪地，但也已夠冷的。

方玉琪縮了縮頭，向四處一望。糟糕！這裡前不靠村，後不靠店，連個避雨的地方也沒有，這回非淋個透濕不可，心中一急，脚下加勁，一口氣奔了一里來路。

幸好前面不遠，發現一座茶亭，這原爲行旅客商歇脚之用，這時雨點由疏轉密。

方玉琪毫不怠慢，閃身入內，茶亭中空蕩蕩的並無一人。

當下解下包裹，就在青石櫈上坐下。

外面已是風雨交織，傾盆下注！這時如果是一個文人雅士，以悠閒心情靜靜的去領略雨景，倒是別饒雅趣。

但方玉琪是趕路的人，中途遇雨，困阻荒亭，這心情就變成了寂寞和焦灼。

這場雨差不多下了一個多時辰，風勢漸停，雨也慢慢的小了下來。

方玉琪心中一喜，立即背上包裹，繼續趕路。

由臨安到於潛，雖然是條官道，但在天目山脚下，山嶺起伏，這條路就是繞山而行，所經差不多全是山區。

方玉琪正走之間，驀聽身後鸞鈴齊鳴，兩匹快馬蹄聲急驟地飛馳而來。

馬上坐着兩個二十來歲的勁裝青

年，背插長劍，一手控着韁繩，一手揚着馬鞭，神色倨傲。

他們好似沒瞧到方玉琪似的，兩腿一夾，潑刺刺擦身而過。

要知適才一場大雨，滿地都是泥水，這兩匹快馬四蹄翻騰，自然把泥漿向後踢起，濺洒得方玉琪一臉一身。

往前一望，那兩匹馬早已馳出老遠。

方玉琪一陣憤怒，瞧馬上兩人那種飛揚跋扈的神氣，決非好人，心中想着，一面用手抹了抹臉，瞧着自己身上的一身泥漿，只好等乾了再拍。

他洒開大步，繼續向於潛奔去。

這時差不多已是申酉之交，冬天的日子較短，此時天色早已昏黑下來。他一路急奔，眨眼工夫，已走了二十餘里。

前面是一座山嶺，不算高，山上遍種毛竹，路是繞着斜坡上去的。

剛一走近，驀聽到嶺上有人喝了聲：「站住。」

方玉琪初入江湖，那知忌諱，抬頭一瞧，並沒見到有人，敢情那聲大喝並非是對自己而發，心念轉動，脚下可就沒有停止。

「小子，你還不停步，要找死？」

聲到人到，倏然從竹林中閃出一人，攔住自己的去路。

目光一瞥，只見此人眉目清朗，但滿臉凌人傲色，橫劍作勢，意態洶洶！瞧他一身裝束，正是剛才那兩匹馬上的勁裝青年之一。

方玉琪低頭瞧了瞧自己身上的斑斑泥漿，暗想瞧他兩人輕輕年紀，果然是剪徑之流。

心中不由起了一陣鄙視，劍眉一豎，怒聲叱道：「你攔我去路，意欲何爲？」

勁裝青年想不到眼前這個瞧不起眼的少年敢對自己發橫，狂傲的臉色突然一沉，不屑的道：「識相的，快滾開，少爺可沒有時間和你嚕嗦。」

方玉琪見他不讓自己過去，越發料定前面路上可能正在殺人越貨！當下也厲聲喝道：「識相的，快滾開，少爺可沒有時間和你嚕嗦。」

他照着對方所說的口氣，原璧奉還。

勁裝青年臉色一變，哈哈笑道：「哈哈！原來是趕來的賊黨。」

方玉琪怒道：「你笑甚麼？你才是賊黨。」

勁裝青年長劍一揚，冷笑道：「嘿！小子，你亮出劍來，只要贏得我銀劍于啓煌手中的長劍，就讓你過去。」

方玉琪那肯示弱，道：「儘管施來。」

「嗆！」也隨手撤出松紋古劍，靜以待敵。

「小子，你當心了。」

自稱銀劍于啓煌的勁裝青年喝聲未畢，一道銀虹宛若奔雷掣電，直奔方玉琪面門。

方玉琪見他出手奇快，而且狂妄也達到頂點，不由怒哼一聲，長劍猛的一圈，劃起一朵劍花，封開對方來勢。手腕驟沉，劍尖急若流星，已向勁裝青年右肩「肩井」穴上點到。

這一招，大出勁裝青年意料之外，等到察覺對方並非易與，一點寒星差不多已快點上肩頭。

心中一驚，要想抵擋，已嫌不及，只好拚命後仰，脚尖點處，向右後方躍開一步。

方玉琪身形不動，突然收住劍勢，冷冷的道：「甚麼銀刀銀劍？我當有多少斤兩，原來也不過如此，再去練上十年，才配到江湖上來賣狂。」

他方才被濺了一身泥漿，這口惡氣，到此時才算出盡，心中感到一陣舒暢，回頭瞧了勁裝青年一眼，正要轉身。

「小子，我和你拚了。」

于啓煌突然厲叱一聲，跟踪急撲，掄劍直上。

方玉琪急忙閃開身形，帶煞雙目突然一瞪，怒聲喝道：「鼠輩眞不自量。」

于啓煌這回是拚命進招，連對方說些甚麼也沒有聽到。

刷刷刷，劍光如輪，出手盡是殺着。

方玉琪經崆峒名宿蒼松子七年調教，劍法精純，但瞧到對方一味猛攻，也不敢大意，揮動松紋劍，硬把來勢遏住。

一連七八個照面，于啓煌雖屈居下風，却依然挺劍急刺，迄未稍止。

方玉琪心中一直想着勁裝青年，一共是兩個，目前一個攔着自己，另一個可能在做殺人越貨的勾當。

自己既然遇上了，就得早點趕去才對，心念轉動，那肯多作戀戰？手腕疾翻，倏忽之間，劈出兩劍，把于啓煌逼退一步。

接着左足一點，右足「魅星踢斗」，對準于啓煌執劍的右腕踢出。

這一着，身形如電，出招奇快，但聽「嗆」的一聲，于啓煌一柄長劍立被踢上半空。

方玉琪身形一落，左掌同時遞出。

又是「砰」的一聲，擊中于啓煌的肩頭，震得他跟蹌後退七八步，一跤跌坐在地。

方玉琪一個轉身，雙足輕點，直向山坡中縱去。

轉過山頭，向下一瞧，只見嶺下一片草坪上，正有四人打鬥得非常激烈。

另外竹林邊緣，還盤膝趺坐着一個老道人，好像正在瞑目內視，調息療傷。

他略一凝視，不由十分氣憤。

原來場中四人並不是逐對廝殺，

而是以三對一。

這三人全都用劍，兩個是中年道士，一個正是和銀劍于啓煌一同躍馬急馳，濺得自己一身泥漿的勁裝青年。

被三支長劍圍攻的，却是一個鬚髮戟張，狀似叫化的駝背老頭。

不僅手上並無兵刃，而且脚步跟蹌，分明已受了極重內傷，但仗着功力精純，左指右掌，使得十分威猛！

對方除了勁裝青年的武功稍弱之外，兩個中年道士的兩支長劍却氣勢如虹，已得劍術三昧。

駝背老頭雖然驍勇，終究衆寡懸殊，何況又負了重傷，此時跡近拚命，形勢已非常危殆。

方玉琪正因勁裝青年縱馬急躍，濺了自己一身泥漿，對他們飛揚跋扈的神氣，有了先入之見。加上他們以三攻一，以兵刃對徒手，正派中人，那有如此不要臉的？

他在無形之中，對兩個中年道士也存了敵念，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乃是俠義中人的天職，自己遇上了，焉得不管？

不過，以兩個中年道士的劍法武功來看，自己斷非人家敵手，但方玉琪腦筋靈敏，不平之念如電光石火般閃過，即時想出一個計較。

自己只要出其不意，能夠在一兩招之內把三人擋住，以駝背老頭的武功，便可藉這略一緩手之際，和自己聯手合擊，雖不能擊退對方，也當可全身而退。

心念急轉，一連兩個起落，早已躍近草坪，猛的舌綻春雷，大喝一聲：「以多爲勝，以少凌長，江湖上算得那一門人物？」

喝聲未落，雙脚一點，連人帶劍，驟然向場中飛去。

人在要落未落之際，刷刷兩劍，施出「通天劍法」中「通天徹地」、「橫彌六合」兩招絕學。

但見一大片銀虹，猶若怒海狂瀾，潮湧而出，剛好擋在駝背老頭身前，把對方三支長劍一起封住。

要知這兩招劍法，乃是崆峒「通天劍法」中的精華所在，暗蘊天地至理，不但奇詭無比，而且威力極强，兩招並用，實有叱咤風雲之勢。

果然對方三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凌厲一擊，迫得各自後退了半步。

方玉琪身子才落地，猛覺右臂業已被人一把抓緊，身形立時騰空而起。

耳邊依稀聽到場中有人「噫」了一聲：「那小子是崆峒派的，怎會和老賊……」

聲音悠悠遠去，自己被人帶着飛縱疾躍，足不點地的向前奔去。

敢情已越過了幾重山頭，後面並無追人。唔！他們不是也有人負了重傷嗎？自然不會追來了。

兩人在松林中停了下來，駝背老頭氣息咻咻，猛然一個跟蹌，有點站立不穩。

方玉琪吃了一驚，正待用手去扶。

駝背老頭却只晃了幾晃，依然支持住身體。

「老丈，你怎麼了？」

「不要緊，老夫被凌雲老雜毛的罡氣震傷了內腑。」

「甚麼？老丈被罡氣震傷了內腑？」

方玉琪聽得十分驚駭，一個被罡氣震傷內腑的人，還能力戰三人，之後又能帶着自己奔出這許多路？此老功力，委實驚人。

「嘿！那老雜毛也傷在老夫鐵掌之下，傷勢恐怕比老夫還要厲害呢。」

駝背老頭說到這裡，忽然仰天一陣哈哈大笑。

方玉琪只覺這笑聲有若焦雷驟發，震得自己雙耳嗡嗡直響。

駝背老頭大笑之後，突然臉色慘變，高大身軀又向前晃了一下，他內傷甚重，經這縱聲大笑，血氣又翻湧而上。

但他却是個個性好强之人，似乎不願在年輕人面前稍遜他的威名，是以依然竭力忍着，徐徐的在山石上坐下。

一面瞧着方玉琪道：「小友，你坐下來，老夫有話問你！你方才使的『通天徹地』和『橫彌六合』兩招，乃是崆峒派『通天劍法』，你又在浙江現身，不知可是蒼松子門下？」

方玉琪聽他提到恩師，不由心中一酸，含淚答道：「老丈說得不錯，他老人家正是晚輩先師。」

「甚麼？蒼松子也仙去了？老夫怎的尚未聽人提起？唉！五大門派中老一輩的，幾年之間，竟然凋謝殆盡。」

駝背老頭說到這裡，臉上又痙攣了一下，他只是微微的皺着濃眉，依然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方玉琪却因對方和自己恩師相識，想來定是前輩中人，不由惶恐的道：「老丈既和先師相識，定是前輩高人，不知如何稱呼？恕晚輩不知之罪。」

駝背老頭蒼白的臉上微微露出一絲冷峻的笑容，說道：「老夫和尊師雖各聞其名，但因道不同，不相爲謀，兩無交往，小友毋須客氣。小友有恩於我，還是各論各的交情，不妨和老夫結個忘年之交。唔！老夫來歷，實不相瞞，乃是人稱歸駝子的便是。」

歸駝子！方玉琪聽得慄然一驚。

眼前這個鬚眉如戟的駝背老頭，竟是名震江湖、南北四惡中的惡窮神歸駝子。

「啊！啊！老丈原來是……歸老前輩。」

「哈哈！小友，我惡窮神雖然惡名四播，但平生最講究江湖道義，數十年來，恩怨分明，小友，你倒是我老夫平生第一個受惠之人，老夫有意和

你做個忘年之友……」

他說到這裡，又用手按了一下胸口。

方玉琪却聽得暗暗皺眉，歸駝子兇名久著，自己偏偏又救了他，這回，他要和自己訂甚麼忘年之交，這魔頭善善惡惡，喜怒無狀，自己一個應付不當，難免不翻臉成仇，心中一動，連忙把話頭扯開，接着問道：「老前輩，剛才那幾個道士，不知是何來歷？」

這一問，果然問得恰到好處。

歸駝子心中毫不生疑的道：「小友初入江湖，自然不認識他們，但也總該聽尊師說過，那三個道士是峨嵋三雲，是紫霞眞人的三個師弟。唉！事情過去了，不說也罷，反正這場樑子既已結下，老夫也不怕他峨嵋派現任掌門會對老夫如何，那被老夫震傷的叫做凌雲子，自從前年紫霞眞人逝世之後，他已是峨嵋派現任掌門人了，另外兩個是他的師弟青雲子和白雲子。唔！小友，老夫內腑受震，大概需要一兩個時辰治療，你如有事，不妨先走，咱們前途再行相見好了。」

方玉琪巴不得早些離開，聞言忙道：「老前輩儘管請便，晚輩此刻急須趕赴於潛。」

說着站起身來，扣了扣背上包裹，和歸駝子作別，獨自向林外走去。

這一陣耽擱，已是酉末時光，方玉琪洒開大步，一陣急奔，不知不覺翻過了幾重山頭。

他原是憑着來時方向而走，那知越走越不對勁，縱目四顧，但見山嶺起伏，夜色迷離，身在羣山之中，根本無路可循，不由深悔方才因急着想離開歸駝子，沒向他問清路徑，致有此失。

一陣陣山風吹到身上，有了凜冽寒意，心頭逐漸着急，暗想自己何不到山崗上瞧瞧方向，再走不遲？心念轉動，脚下立即加快，向前面一座小山頂上奔去。

但上了山頂，依然使他十分失望，眼光所及，除了較近的山峯之外，已是一片雲烟，無可辨認。

看情形，只好先找個避風所在，再憩上一晚，等待天亮之後，再找出路。

正當他回身之際，瞥見遠處山峯之間隱隱有燈光射出，不由精神一振，暗想這燈光許是山中獵戶人家，自己正好前去借上一宿。

當下連忙奔下小山，依着燈光方向掠了過去。

剛翻過兩重山嶺，只見山脚下面，已出現了一條黃泥舖成的寬闊山路，兩邊一排參天古松，甚是整齊。

方玉琪心頭大喜，立即連奔帶躍，奔下山嶺，順着山道，大踏步向前走去。

流水潺緩，松濤如嘯。

光瞧這平整寬闊的山路，獵戶人家斷沒有如此氣派。

約莫走了一里光景，眼前突呈寬曠，那是二十畝大小的一片廣場，直達山脚，廣場盡頭，依山而起，竟是一所極大的莊院。

遠望過去，燈光錯落，屋宇重重，前面一進大廳上，這時燈光輝煌，如同白晝，四面却圍了一丈多高的磚牆，兩扇黑漆大門緊緊閉着。

方玉琪越過廣場，走近大門，抬頭一望，只見門上一塊橫砌着的水磨青磚上，刻着「懷玉山莊」四個大字。

「懷玉山莊」？這名字好熟！以前似乎曾聽恩師說過，但一時却記不起來。

方玉琪跟隨蒼松子在天台北峯習藝已達七年之久，對崆峒心法的內家功夫，差不多也有了六七成火候。

這大門和前廳相隔雖遠，但側耳一聽，依稀聽到大廳上似乎有歡笑之聲。

敢情寒夜客來，正有佳賓在座。

自己山中迷路，望門投止，原爲借宿一宵，此時如果貿然上前叩門，似有不便。

他逡巡了一陣，暗想自己找到邊門，要管事的人通報一聲，免得驚擾人家。主意打定，便向左邊繞去，果然走不多遠，便有一扇黑漆腰門。

方玉琪跨前一步，擧手輕輕叩了兩下，不多一會，腰門開處，從裡面走出一個蒼頭模樣的彎腰老頭，手中拿着一支竹根旱烟管，頷下一部花白短鬚，向方玉琪一陣打量。

他瞧着這位氣宇軒昂的少年，背上包裹和腰中長劍，微露訝異神氣，含笑問道：「小相公敢情是迷路的嗎？」

方玉琪初次出門，又是有求於人，不禁被問得臉上一紅，連忙抱拳說道：「老丈請了，小可方玉琪前往於潛，在山中迷路，想請借宿一宵，因聽前面似在宴客，未便打擾，故爾繞到這邊叩門，驚動老丈，請多多原諒。」

彎腰老頭哦了一聲道：「小相公毋須客氣，出門人山行迷路，錯過宿頭，也是常事，快請進來。」

說着，就讓方玉琪入內，隨手關上木門，然後穿過走廊，引到一間客房之中，回身笑道：「小相公且請寬坐，老莊主前面來了幾位貴賓，此時不好驚動，容老朽去稟過小姐。」

方玉琪連忙謝道：「老丈儘管請便。」

彎腰老頭去了不久，便領着一個小厮進來，手上托着熱騰騰的四式菜餚，和一桶白飯。

小厮在桌上放好碗筷，退了出去。

彎腰老頭望着方玉琪道：「小相公想來尚未進餐，老朽要厨下做了幾式便菜，快請用吧。」

說完，就在下首椅子上坐下，自顧自地抽起烟來。

方玉琪也當眞餓了，這就不再客氣，獨自吃飯。

彎腰老頭一面抽烟，一面問道：「小相公，你府上那裡？」

方玉琪道：「天台。」

彎腰老頭點了點頭，又道：「你敢情還是第一次出門，到於潛有何貴幹？」

方玉琪道：「在下是到安徽青陽去的，老丈，你眞好眼力，在下確是從未出過門呢。」

彎腰老頭呵呵一笑，道：「對了！老朽瞧你方才借宿時的那種靦顏情形，就料想沒有出過遠門。」

方玉琪道：「在下還沒有請教老丈貴姓？」

彎腰老頭答道：「老朽叫做樊福，從小就跟我們老莊主，直到現在。」

懷玉山莊？樊福？方玉琪突然想起江湖上「一劍、雙拐、三奇、四惡、五大門派」這句話來。

雖然這不過是依着一二三四五順序排列，至少武林中把「一劍、雙拐、三奇、四惡」和「五大門派」並立。

難怪自己方才瞧到「懷玉山莊」，覺得十分熟悉，原來此地的老莊主，竟是名震江湖的雙拐樊太公。

彎腰老頭瞧着方玉琪，又道：「噫！小相公，你在想甚麼？」

方玉琪臉上一紅，忙道：「哦！哦！老丈……小可方才瞧到前面『懷玉山莊』四字，覺得十分熟悉，莫非這兒就是名重武林的樊太公隱居之所？小可實在失敬得很。」

「哈哈！」樊福突然噴了一口旱煙，喜道：「小相公原來也是武林中人，難怪身佩長劍。」

方玉琪臉上又是一紅，笑道：「樊老前輩盛名遍傳大江南北，誰都對他老人家推重萬分，在下心儀已久。老丈不要見笑，在下雖略諳拳譜，帶着長劍，也只是防身罷了，那裡談得上是武林中人？」

樊福笑道：「我們老莊主最喜歡年輕人，咳！平日裡，我們莊上一年半載也難得有一個客人，今晚却是不先不後來了幾位貴賓，小相公眞是不巧。」

方玉琪道：「啊！樊老前輩的貴賓，想來一定也是聲譽卓著、名重一方之人。」

樊福道：「誰說不是？今晚來的是峨嵋派掌門人凌雲子，和他兩位師弟，峨嵋三雲，還有兩個門人。聽說今天爲了圍攻一個甚麼惡窮神，連掌門人也負了傷，哦！那個小的傷得更厲害，在這裡怕有幾天耽擱呢。」

「峨嵋派的人？」

方玉琪聽得心頭「咚」的一跳，臉色大變。

這回當眞是寃家路狹！萬一被他們發現了自己，這場痲煩可就大了。

樊福奇道：「小相公，你也認識他們？」

方玉琪道：「不！在下不過聽人說過。」

年老的人，誰都喜歡和人談談。樊福嘮嘮叨叨的說了一陣，等方玉琪用完晚餐，才收過碗碟，又替他沏了一壺香茗，十分關心的道：「小相公，你走路辛苦，明天還得趕程，也該早些休息了。」

說完，彎着腰走了出去，隨手替他掩上房門。

方玉琪不由對這位老管家心中一陣感激。但想到自己初次出門，便無緣無故的和峨嵋派結下樑子，又是一陣惘然。

方才聽樊福說起，那個小的傷得更是厲害，小的是那個？敢情就是銀劍于啓煌。

不錯！他中了自己一掌，肩骨可能已被震碎。

他低頭望了望自己長袍上已經乾燥了的泥漬，鼻孔中不禁低「哼」了一聲，像他們那種自以爲正派門下，就目空一切，飛揚跋扈，又覺得今天自己教訓得極爲痛快。

夜深了，窗前一陣陣的朔風，挾着怒號之聲，和山上的松竹呼嘯，響成一片，朦朧之中，似乎聽到人聲喧嘩，隱隱還夾雜着哭聲。

方玉琪驀然驚覺，正待側耳細聽，忽然一陣雜沓的脚步聲，由自己房前急促奔過。

哭聲，還在賡續傳來，嗚嗚咽咽的，敢情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喧嘩人聲，被呼嘯着的朔風吹亂，聽得不眞切，但有許多人聲確是不錯。

方玉琪心中一陣驚疑，難道懷玉山莊出了甚麼事故不成？

心念轉動，人已掀被而起，略爲紮束，佩上松紋劍，輕輕推門而出！

眼前一片黑暗，他穿過走廊，從月洞門進入另外一進院落，只聽人聲已寂，哭聲好像還在前面一進。

方玉琪因身在盛名遍傳大江南北的懷玉山莊之中，不敢魯莽，是以仍循着曲折長廊，向前走去。

經過一排廂房，前面却是一道兩丈來高的夾牆，他走到牆邊，只見通往外面的角門，這時已落了鎖，敢情另有通路。

但自己路徑不熟，又從那裡走去？心念轉動，立即足尖一點，躍上牆頭。

果然！大廳上燈火通明，女子嚶嚶啜泣之聲，正好從廳中傳出！

方玉琪不敢怠慢，從牆上飄身而下。

大廳上雖然燈火通明，但六扇雕花長門却已全數關上。

只能從花格子上瞧見裡面人影幢幢，還有人在說話。

方玉琪悄悄的掩近迴廊，他可不敢大意，緊貼着抱柱站停，點起足尖，向裡望去。

只見這間大廳極爲寬敞，靠近上首之處，這時圍着七八個人。其中一個彎腰老頭，正是樊福，他老淚縱橫的站在一邊。

衆人中間，似乎直挺挺的躺着一人，邊上還有一個少女在低聲啜泣。果然發生了事情，中間挺着的，想來定是雙拐樊太公了。

再看靠近自己這邊，一排紅木圈椅上，端坐着一個鬚眉花白的老道人，那是峨嵋派掌門人凌雲子。

瞧他臉色蒼白，敢情內傷還沒有復原。

他身前站着的，正是青雲子、白雲子和一個勁裝年輕人，全都臉色凝重，不作一聲。

老道人身邊和對面的茶几上，都放着細磁茶盞，中間還有一盆暖爐，爐火正紅！

看情形，那是樊太公和凌雲子正在圍爐取暖，瀹茗長談之時，突然發生事故。

過了一陣，只聽凌雲子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想不到精神矍鑠、內功精純的樊老莊主會突患中風，而且……唔！三師弟，你方才已在老莊主遺體上詳細檢查過了，可有甚麼疑問嗎？」

青雲子抬頭答道：「小弟奉二師兄指示，曾在老莊主遺體上詳細檢查了兩遍，連一髮之微也不輕易放過，實在無可疑之處。方才老莊主猝然倒地之時，小弟曾以本身眞氣，從老莊主『腕脈』穴渡入，發覺他心脈突告枯竭，和老莊主臨終之言極相吻合。何況二師兄和小弟及四師弟均在座上，親眼目睹，決無遭人暗算的可能，不過……」

凌雲子突然目射奇光，急急問道：「三師弟，難道你也有甚麼疑問嗎？」

青雲子臉露驚訝的道：「如此說來，二師兄想已瞧出端倪來了？」

凌雲子臉色更是凝重，微微點頭道：「你不妨先把心中疑點，說出來聽聽！」

青雲子沉吟了一下，道：「依小弟之見，凡是練功的人，氣運週天，循行全身，某一條經絡的某一個穴道，氣血受阻，自己自然立可發覺，何況像老莊主這樣內外並修的一流高手，心脈枯竭，焉有事前並無絲毫徵兆，突告不治之理？」

凌雲子突然目射精光，大聲說道：「兩位師弟，你們還記得前年大師兄突然仙逝之事嗎？」

青雲子、白雲子同時全身一震，齊聲問道：「二師兄，你是說大師兄他……」

凌雲子黯然良久，才道：「前年大師兄仙逝，當時也只說他自己心脈已竭，不能久持，草草囑咐後事，小兄雖然內心不無懷疑，只是大師兄沒說致死之由，小兄也只是存疑罷了。但今日樊老莊主突患中風，和大師兄竟然如出一轍，而且……」

他說到這裡，忽然伸手向懷中一陣掏摸，從貼身取出一個薄薄的黃綾包裹，小心打開，一面說道：「兩位師弟，你們瞧，這是甚麼？」

方玉琪站得較遠，又被白雲子擋住視線，看不清楚，正待再近前幾步。

忽聽青雲子和白雲子同聲驚訝的道：「這片紅楓葉，和方才在老莊主身邊飄落的一片，完全相同，不知二師兄從那裡得來？」

楓葉？方玉琪心頭一震，趕緊湊過眼去。

只見青雲子手上，拿着兩片手掌大的紅葉，正在細細察看！

一片略呈枯黃，敢情就是凌雲子從黃綾包裹中取出來的，另一片却色澤鮮明，顯然是新從樹上摘下。

這兩片楓葉的四周邊上，很清楚地還有一圈金黃色的鑲邊，方玉琪驚得差點叫出聲來！他陡然想起自己師傅之死，不是也自稱心脈將竭，也在案頭上發現這片金邊丹楓嗎？

他竭力忍耐，看他們說些甚麼。

果然，凌雲子凄然一笑，問道：「師弟，小兄這次要你們隨我下山，所爲何事？」

青雲子道：「二師兄下山之時，只說要親自找尋惡窮神下落，究屬何事，小弟則不知其詳。」

凌雲子點頭道：「不錯！小兄當時也只是一種臆測，所以並未向你們說明其中內情。」他頓了一頓，又道：「這片楓葉，乃是小兄在大師兄丹室中發現，因爲峨嵋全山並無此種楓樹，來得極爲兀突，想來可能和大師兄仙逝有關，是以妥爲收藏，準備慢慢追尋根源！因爲這只是一個臆測，未便向二位師弟提及，不想今日樊老莊主和大師兄死因相同，而且身邊也同樣發現了這片楓葉，自然並非巧合，只是……」

他說到這裡，白雲子突然叫道：「二師兄，如此說來，大師兄和樊老莊主準是遭人毒手無疑，難道就是歸駝子這個惡賊所爲？」

凌雲子搖搖頭道：「當時小兄也有這個想法，因爲大師兄仙逝的前一天，峨嵋前山曾發現歸駝子的踪迹，是以小兄第一個假定仇人便是此人；但經今日一戰，他的身手雖然比小兄略勝一籌，但大師兄是何等功力？豈能一無所覺，被他下了手去？即以今日而論，我們師兄弟三人在武林中也可算得上是一流人物，何況樊老莊主功力還在你我之上，即使最厲害的敵人，也斷難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傷人，歸駝子那有如此功力？舉世之間，小兄實在想不出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武功的人來！」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百明方丈在江楓協助下，順利解去身上的奇毒，由於大戰一觸即發，百明方丈送予江楓一柄勝邪寶劍，又把少林療傷聖葯九陽神丹一併相贈，以助江楓挽救江湖大劫；七寶和尚聽聞江楓得到名劍，馬上以禪杖試劍，一擊之下，禪杖應聲而斷，令江楓信心大增；大戰前夕，江楓懇求張四姑於明日大戰時，讓他盡情發揮，張四姑答應，但要他小心行事，不能讓雪、霜兩女替他擔心……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梵音消退戾氣　技藝震懾全場

「明白了?」羅蘭苦笑道:「我來作說客，可是自己一點也不明白，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羅蘭，不要問，永遠放在心裏，不許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情，包括妳老公在內。」

羅蘭點點頭，道:「好吧，我們交朋友，表面上情同姐妹，可是我這個作姐姐的，骨子裏一直聽妳支使，現在更好了，連大丫頭也把她娘裝在悶葫蘆裏了。」

「我不是給足妳的面子了嗎?妳講的，我照辦，小妹我可是完全遵從妳作姐姐的吩咐啊。」

羅蘭嗤的一笑，道:「說得也是，妳肯遵辦就好，我也懶得多問了，能對大丫頭有個交代，我這作娘的，豈不是挺風光麼?」

張四姑突然抓住了羅蘭一隻手，道:「告訴歐陽昭，要他自己小心一些，先要自保，再求勝敵，不要太逞強，明日一戰，雖然兇險萬分，但我們的勝算很大。」

「眞的有勝算嗎?」

「是眞的，羅蘭，妳也要多多保重，不要逞強硬拚。」

羅蘭眉宇間閃起一抹訝異，道:「妳說得如此認眞，大概不是騙我了。」

她早已認定明日一戰是必死之局，心中已有準備，倒也坦然，聽到還有勝算，反而有些驚奇起來。

「羅蘭，」張四姑的眼中有些濕潤，道:「打累了，就想法子避到少林僧衆排列的羅漢陣中喘口氣，你們一家人全都投入明日的決戰之中，我心中十分不安。」

「是我們自願的，和妳無關，天狐夫人傳我天狐口訣時，已經註定了這個命運，」羅蘭嫣然一笑，接道:「我記下了，先要自保，沒把握，絕不硬拚。」

張四姑呆呆的望着羅蘭，道:「妳笑得眞好看。」

「對不起啦!一急就忘記，妳是女人，迷住妳也不要緊，反正江楓不在這裏。」

「羅蘭，明天妳的對手如果是男人，危急的時刻，就對他笑一笑。」

「施展天狐媚笑?」

「對，」張四姑道:「這本來就是一種武功，妳承繼天狐夫人衣鉢，已入化境，魅力勾魂奪魄。」

「打得一身臭汗，氣喘如牛，眞希望那辰光時我還能笑得出來，笑得仍有魅力，如是笑得比哭還要難看，被人砍了一刀，那就得不償失了。」

「不會的，羅蘭，妳已練得爐火純青，我相信妳隨時可以施爲，天狐媚笑，傾倒衆生，打不過，就對他笑吧!不過，別忘了把握機會給他一劍。」

羅蘭點點頭。

張四姑也觀察出了心得，這天狐

媚笑成於自然，發於內心，越是沒有機心的人，越易步入化境，雪、霜二女美麗尤勝羅蘭，可惜太聰明了，但羅蘭卻全無機心，暗合關要所在，得失寸心間，這種奇術，二個小狐女只怕是永遠也無法趕上母親了。

＊　＊　＊

要來的，終於來了。

日正當中，少林寺外一片空闊的草地上，六座十八人的羅漢陣，井然有序的排列着，散佈成一個半月形。

只看列佈的陣式，似乎是採取守勢。

在六座羅漢陣中間的空位上，由改穿了一身勁裝的江楓當先而立，左側是張四姑和歐陽吟雪，右邊是百明方丈和百忍大師。

歐陽昭、羅蘭，帶着五個劍士，七寶和尚、老叫化、刁鵬，十個人排立左後，十個少林精選出的高手排在右後。

吟霜、梅花、青鳳、胡萍、段九、鄧飛等都未現身，少林僧侶也有大部份不在現場。

但對方的陣容就十分龐大了，而且旗幟鮮明。

天王門、天后宮、天馬堂，各成一個體系，各門首腦分集各門旗幟之下，身後各列集大批的門下屬衆，以天馬堂人數最多，不下三百餘人。

天后宮的人數最少，也有五十餘人，只有兩個中年男人，餘下的全是女子。

但卻不見江楓最在意的神秘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

江楓低聲道:「大姐，教主和四大使者不在。」

「不在最好，先擊潰這三個組合，」張四姑道:「再查出他的老巢不是難事，這批爪牙潰散後，他就沒有能力束縛江湖了。」

「唉!敵人衆多，」江楓感慨萬千的道:「殺起來，可眞要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了。」

「只殺首腦、元兇，江湖已無可用之人，還要留下他一些，恢復江湖再生之機呢!」張四姑低聲回答。

大概是天馬堂負責這次圍殺大計，所以，他們當先的迎了上來。

夏天同帶着司徒藝、申雪君、萬方三個副總堂主，緩緩走了過來。

白天化緊隨在夏天同的右後側，帶着兩個老者和一個一頭花白頭髮的中年婦人。

這些人各有近衛，二至十餘人不等，夏天同一人身後，就隨着全身黑衣的十二位劍士，申雪君帶着四個勁裝捧劍的女婢，司徒藝也由兩個佩刀中年人緊隨左右，只有一掌招魂萬方是光棍一條。

福壽院主白天化由四個清秀童子相隨，兩個老者和那中年婦人也各帶二個從人。

刁鵬低聲說道:「白天化身邊的三個人，是六大樓主中的三個，男的是朝陽、水月樓主，那個女的是鏡花樓樓主，魁元樓樓主梁魁已死，除了七星、萬象兩位樓主不見現身外，天馬堂的精銳全來了。」

江楓點點頭。

原來要刁鵬站在身側，就是要他隨時提出天馬堂的形勢說明。

江楓道:「大姐，應該開始了。」

舉步向前迎去，吟雪緊隨身後。

好傢伙，眞是膽大妄爲，人家主從一伙三四十個人，但準備接戰的只是江楓、吟雪兩個，先不論動上手的勝敗，只看兩個勢孤人單的影子，已給人一種獨立千尋崖，馬嘯迎西風的豪邁，帶着一種滄涼無悔的勇氣，看得令人敬佩、心酸。

「江楓，教而後誅之，別忘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啊!」張四姑雙目湧現了淚水。

吟雪穿了一件雪白的長衫，黑帕包髮，腰中束了一條黑色的腰帶，黑白分明，長衫飄風，有如迎向風雨的一株百合花。

「阿彌陀佛，這大概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勇大氣了。」百明老方丈雙目中竟也有點濕潤。

「是一幅好美，好美的畫面。」羅蘭道:「只有畫中之聖吳道子重生還魂，才能畫出這種凄涼之美的神韻。」

「只此氣慨，就能震爍千古，挫敵戰志，大英雄當如是也。」歐陽昭微笑低語，目光中是無限的敬佩和羨慕。

果然，夏天同等一行似是被鎮住了，至少心中已驚奇不已，停下了腳步。

江楓直逼敵人五尺處，才停住身子，道:「我是江楓。」

夏天同穿着一件深青長衫，被一條黑色的圍巾掩住了大半張臉目，長吁一口氣，道:「武林三聖的傳人?」

「正是區區。」

「就算武林三聖復生，也不敢如此托大，你卻只帶一個小女孩，」夏天同道:「來對抗江湖上數十位高手?」

「是啊，兩個毛人，一個還是小丫頭，也敢冒瀆總堂主的神威，」萬方冷冷接道:「就算你們是鐵打鋼澆的人，也要你們化作流汁飛灰。」

江楓冷冷的看了萬方一眼，沒有理他。

吟雪卻嫣然一笑，道:「萬老頭，你出言不遜，一動上手，我先殺你。」

她笑得如花盛放，魅力四射，夏天同等一般老魔頭雖然定力深厚，也不禁看得一呆。

江楓道:「夏總堂主一旦動上手，就是個血肉橫飛的不了之局，動手之前，我有兩件事情請教。」

夏天同目光轉動，見天王門、天后宮的人並未合圍上來，心知他們不會插手了，這一伙，全要天馬堂獨力支撐。

事實上，對方只有兩個人準備迎戰，天馬堂已人手衆多，別人也不知如何插手了。

「好！你說吧。」夏天同估量過現場形勢之後，道：「既是請教，老夫就不一定回答你了。」

果然是老奸巨滑得很。

江楓微微一笑，道：「先說第一件事，你一直用布巾掩住了大半張臉目，究竟爲了甚麼？今日之戰，生死對決，似已用不着再掩掩遮遮，何不讓我一睹廬山眞面目？」

天馬堂中人很少見過夏天同的眞正面目，在場之人，似乎只有申雪君見過，連司徒藝和白天化似是也未見過。這倒是一件十分引人入勝的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夏天同的身上。

「這眞是一個非常大的秘密，連本堂中人也不知道原因。」夏天同道：「老夫可以給你個正確回答，這個保有數十年的秘密就立刻揭穿。」

「那就多謝夏總堂主了。」

「可是有條件。」

江楓道：「說說看。」

「老夫也有一個問題問你，但你必須要具實回答。」

「好。」

夏天同哈哈一笑，道：「最好的回答，就是老夫取下圍臉黑巾，讓你一睹廬山眞面目，對麼？」

江楓點點頭。

夏天同舉手拉開了蒙面黑巾。

申雪君沒有看，別過頭去，輕輕歎息一聲。

江楓却看得一呆。

歐陽吟雪更是看得花容變色。

白天化、司徒藝也都現出驚容。

那張臉說不上恐怖，只是太奇怪了，人是不可能生得出那麼奇怪的一張臉。

夏天同很快圍好黑巾，道：「這算不算是一個很大的秘密呢？」

「是！在下連做夢也夢不到的事，」江楓道：「它不是天生的吧？」

「當然不是，這是仇恨的標幟，金丹書生這一樁罪惡，終其一生行善助人，也是補救不來了。」夏天同道：「你還有甚麼要問的，也要等老夫先問過你再說。」

「請。」

「除了武林三聖傳你武功之外，你還有甚麼仗恃，竟敢如此的狂妄？」夏天同道：「以兩個人的力量，敢迎戰武林數十高手？」

「江某確學了武林三聖傳授以外的武功，而且包羅甚廣。」

夏天同微微一怔，道：「是甚麼人傳授給你的，老夫想不通，近百年來，武林中還有甚麼人的武功高過武林三聖？」

「不是不想說，而是說不清楚。」江楓道：「總之，我的一身技藝，十分博雜，殺人的手段也非常凌厲，以你夏總堂主身份之尊，不管心中有多少仇恨，但金丹書生已死，這個仇恨，也應該消退了吧？」

「老夫在談論你的武功，你還未據實回答呢！」夏天同的雙目中忽然泛起了濃重的深紅顏色，似是要滴出血來。

「江大哥，小心啊。」吟雪嬌軀微晃，人已和江楓並肩而立。

江楓原本生出的一股同情之心，頓然消失，一提眞氣，一身勁裝突然鼓脹起來，頭頂上也泛起一片白氣，冷冷說道：「武林三聖可都是死在你的手中？你這一生中又慘害了多少武林同道？那位鬼鬼祟祟的教主呢？四大神通使者呢？爲甚麼不肯現身，你如肯仔細的想一想，就該明白，你只不過是別人手上的一枚棋子，而且是過河卒子，有進無回。」

「問題是誰能殺得了老夫，」夏天同道：「不錯，老夫確實被人利用了，但他們也幫我建立起天馬堂的實力，老夫並不吃虧啊？」

江楓劍眉聳動，俊目放光，怒聲說道：「我便能殺得你，你的蝕心魔音也無法控制這些爲你效命的江湖同道，別忘了無相大師傳留下的大悲梵唱，是你蝕心魔音的尅星。」

「這個老夫倒不懷疑，但你沒有機會施展大悲梵唱，因爲那是要集全力施展的內功，我不信你能一面動手，一面施展大悲梵唱。」

夏天同話未說完，一縷梵音突然傳來。

聲音不是很大，但每個人都聽得十分清楚。

三座少林寺的羅漢陣突然移動，分擋在七寶和尚的左、右、後三個方位，歐陽昭長劍出鞘，配合着五個弟子的身軀移轉，擋在了七寶和尚的正面。

但羅蘭和張四姑却同時移步，遁出陣外，羅蘭和歐陽昭雙劍聯袂而立。

張四姑突然不見了。

另外三座羅漢陣也在移動，分別轉排於兩側。

百明、百忍大師和十位少林高僧，竟自進入了排列兩側的羅漢陣中，十二人分居三陣之內，並未破壞原有的陣勢。

陣勢移動雖然如轉輪滑滾，井然有序，但看架式，完全是採取守勢。

梵音飄渺四外，七寶大師合掌而立，法相愈見莊嚴。

七寶大師已不是平日喜感十足的酒肉和尚了，而似一尊湧現而出的羅漢，雙目如定，佛光隱然。

包括夏天同、白天化在內，天馬堂中人都不禁呆住了。

事實上，天王門、天后宮中的人也有着很大的感應，心中殺伐之念漸漸消退。

只不過，天馬堂中人的感應最爲

强烈，似是心靈上的一種無形束縛，正逐漸開始舒解，本性漸露。

老叫化和九頭鳥分立在七寶大師的兩側。

這兩人大不相同，錢缺是俠肝義膽、氣節凜然的江湖大俠；刁鵬是雙手血腥、作惡多端的綠林匪徒，但現在兩個人一般的神色肅穆，都有着入地獄，上刀山，捨我其誰的氣慨。

夏天同突然大喝一聲：「殺！」右手一揮，身後十二個黑衣劍士一齊衝出來，圍住了江楓、吟雪。

吟雪劍亦出鞘，是一把不長不短的劍，長約兩尺四寸左右，比一般三尺六寸的長劍短了一尺二寸，但比之所謂一尺二寸的短劍却又長了一倍。

江楓站得穩如泰山，動也未動一下。

因爲，十二個黑衣劍士，衝上來的速度不快，劍雖早已離鞘，但却未刺向江楓。

吟雪也未動。

如是半年之前，吟雪絕對無法控制得如此之穩，早已揮劍迎了上去，用不着那些黑衣劍士先出手，雙方早已打在一起了。

現在，已經是殺得激烈絕倫了。

可是此刻的吟雪已是高手中的高手了，能在千鈞一髮中控制住自己。

江楓更是早洞先機，發覺十二劍士身上不現殺氣，心中早無殺意，人雖應命而上，長劍却未攻敵。

當然，江楓心中也充滿了自信，這些人就算眞要出劍攻擊，也無法傷得了他。

「好！大丫頭沉得住氣。」羅蘭道：「好像比我還强上三分了。」

「吟雪造詣之高，恐已非我們能及。」歐陽昭道：「江楓料敵機先，早已瞧出他們不會出劍，心中枯井不波，連衣袂也未動蕩一下，大丫頭劍勢欲出又止，竟也能不着痕跡，這一點，別說你作不到，連我也不及她。」

「哼！你是說，你比我强了？」羅蘭冷冷接道：「總有一天，我們得比個高下出來！」

「如論劍術一道，我相信比妳高明，」歐陽昭道：「如果要各展絕學，拚個勝負……」

「怎麼樣？你也是比我强了？」

「好吧！算我甘拜下風。」歐陽昭道：「但吟雪確實勝過我們一些。」

「何至大丫頭啊，」羅蘭接道：「只怕二丫頭也比她們的爹娘强了，眞不知道江楓怎麼敎出來的。」

數十年的山居生活，使兩個加起來超過了一百歲的人，都還保有童心，不管甚麼場合，想說甚麼就衝口而出。

「好了，羅蘭，算你贏了。」歐陽昭發覺場合不對，只得認輸。

羅蘭還要反唇相激，已聽江楓高聲說道：「夏天同，他們已心無戰志，也罪不該死，你們幾個元兇首腦才是罪不可赦。」

赦字出口，吟雪已飛射而出。

但見白芒一閃，耳際間已響起了萬方的一聲慘叫。

一掌招魂萬方右手的青竹杖，只是剛剛舉起，劍鋒已透胸而過。

「我說過先殺你的，」吟雪道：「你出言不遜，罪當先死。」

這一劍深得一個快字，但最困難的不是殺人，而是脫出於十二個劍士的圍困。

沒有人看清楚吟雪是如何遁身而出的，只見到白影晃動，劍已刺入了萬方的前胸。

事實上，給人的感覺是，吟雪仍在圍困中打轉，所以，萬方來不及揮杖招架。

「老公，」羅蘭低聲說道：「張四姑的五行遁術高明吧？有時候旁門左道，可比堂堂正正的劍法有用。」

「眞的是四姑的五行遁術嗎？」歐陽昭心中有些懷疑，但又說不出那裏不對。

「當然啦，還要加上天狐百變身法才行。」羅蘭道：「這就是紅花綠葉相得益彰。」

歐陽昭點點頭，倒是眞的信了。

但江楓知道不是，它只是性質相近，層次更高，那是載於「傳眞記」上的絕技「化身遁形」，江楓沒有練這種身法，因爲他沒有習練過張四姑的五遁身法，沒有近似系統的武功作基礎，練起來就事倍功半了。

突然間，江楓也對吟雪有些莫測高深了，細想傳眞記上的奇學，十之七、八都和天狐武功及張四姑的技藝系統接近，事實上，江楓早已看出吟雪的天狐武功基礎之高，超越了吟霜很多，但她一直抑制着自己，不讓鋒芒太露，怕傷了妹妹的心。

今日是一場大對決，吟雪好像已準備盡出八寶，大展身手，這個靈慧鍾身的少女，究竟練了多少「傳眞記」上的武功，江楓不敢妄測了。

但江楓已體會到吟雪練的比他多，論內功精進、劍道成就，江楓自覺這短短的一百多天，如同脫胎換骨，收穫奇大。

事實上，江楓也一直全力投入了論劍篇中，這是他過去所有技藝中最弱的一環。

吟雪呢？都練成了些甚麼？那「化身遁形」身法，如只是她專注一項的成就，江楓這方面自歎弗如，也就罷了，如果只是她成就之一，江楓不敢想下去了，吟雪啊！妳會不會求成心切，淪入魔劫？

突然間江楓心神顫動起來，也明白了爲甚麼吟霜沒有出現，三人聯手拒敵，原是早就講好了，忽然變卦，顯然有鬼，這個鬼是吟雪搗的，借重張四姑宣佈更改。

（未完・五十二）

上文提要：想起乾爹石不古被曹三聖害死的慘狀，黃書郎便咬牙切齒，儘管報仇心切，無奈小流球傷勢嚴重，不宜說話，黃書郎只好等待他傷癒後，才向他打探曹三聖的消息；雖然石不悔請來了其表哥成豹及黑紅門赤眉集二十一分堂堂主卜通替他報斷臂之仇，黃書郎以一敵三，仍然能夠輕鬆地把他們三人打得皮開肉綻，鮮血直冒，最後還得要花上一萬五千兩銀子，才能贖回老命……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假意自投羅網　當面直斥其非

石不悔怒罵道：「你娘的老皮，風涼話不是。」

黃書郎一笑，道：「也許你老兄心中在陣陣的痛，痛你的這些黑心銀子泡湯了，那又何必呢？要知錢算是鳥毛花完再找，只不過我得送你一句話，你老兄洗耳恭聽。」

石不悔幾乎七竅冒煙了。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黃書郎道：「黑心的銀子賺多了會折壽的，小心挨刀呀，哈……」

「你娘的老皮，拿了銀子還損人吶！」

黃書郎道：「好，算我沒說過，呶，你們全體都受了輕重大小不同的傷，也該去治上一治了，各位，恕不挽留各位進去喝一杯了，各位可以請了。」

他把銀票納入懷中，站在台階上笑瞇瞇。

石不悔對氣炸肚皮的成豹道：「表兄，咱們走吧！哼！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成豹怒吼道：「個操血小子，我要活剝你的黃鼠狼皮、生吃你的肉，方消我心頭之恨！」

黃書郎哈哈笑，道：「成，只不過我得奉送各位一句，千萬要多備銀子呀！」

卜通粗着脖子吼罵：「老子早晚會找來的，這三合院裡可是你親戚，嘿……」

他只冷笑了一半，黃書郎的身形突然掠在他面前，尖刀頂在卜通的鼻尖上，他咬着牙……

石不悔忙叫道：「他娘的，花了銀子你還殺人吶？你這算是甚麼江湖道義……」

黃書郎咬牙叱道：「姓卜的，就憑你這一句話，我就該奉送你一刀，你他媽的要是個男子漢，別來欺侮人家小寡婦，人家可沒有招惹你，仇是我結的，如果你想來此地找麻煩，那得先把我擺平，否則……嘿！」

卜通不示弱的道：「否則怎樣？」

「否則我會找上赤眉集，黑紅門二十一分堂的大小連你的家眷在內，我一個一個的宰，然後一把火燒你個鳥蛋精光雞犬也不留，你若不相信，你就是一頭不折不扣的大笨猪。」

「你敢！」

「有甚麼不敢，老子一個窮光蛋，天是棉被地是床，走到天邊也是一個樣，你能動我一根鳥毛？操！」

「我黑紅門饒不了你。」

「別提你們黑紅門，早晚我會去收拾姓左的父子兩個土惡龍，你又算得那號人物鬼模樣。」

他未見用力，猛一起一平地又退到台階上。

黃書郎露出一手縮地功，這功夫江湖上不多見，早失傳已久了。

他忿怒的一聲叱：「滾！」

卜通與成豹大步走，石不悔與他

的人緊跟着，這批人有一大半是垂頭的——頭上的青疱還鼓得像鴨蛋。

好戲散場了，看熱鬧的人當然也要離去。

黃書郎要拍門，身後來了一個人。

是劉老先生。

他對黃書郎招招手，道：「黃爺，借一步說話。」

黃書郎道：「那就進去再說。」

劉老先生搖搖頭，道：「不，這地方規矩大，公公不能進寡媳門，你還是……」

黃書郎道：「那就站在這兒說，你長話短說。」

劉老先生道：「老漢想請你到我家去坐坐，如何？」

黃書郎道：「免了，我若進了你家門，你的大禍就不遠了，黑紅門不久就會找上你的門。」

劉老眞的吃一驚，他頓了一下，道：「這麼辦，你抽空等到夜裡，人不知鬼不覺的到我家，如何？」

黃書郎想了想，點點頭，道：「也好，我抽個空閒溜進你的家。」

劉老先生立刻往自己的家走回去，黃書郎却十分不解的自言自語：「他找我幹甚麼？一身銅臭的人，我是不想攀交情的，他，難道……」

黃書郎不再多想了，因爲大門後有了女人聲：「黃爺，你快進來歇歇吧！」

是秀秀的聲音。

門只開了一尺寬，黃書郎已經閃進大門後，門關上了。

關門的是個中年婦人，梁秀秀站在一邊微點頭。

「你早就在門後了？」

「是的，門外打架，我們能不出來看嗎？」

便在這時候，正屋的門口儷影一現，只見文彩姑娘笑對黃書郎道：「黃爺，給你煮了一碗荷包蛋、桂花糕點一大盤，你快進來吃吧！」

心中一熱，黃書郎頓覺全身好溫暖。

如果這是自己的家，如果江湖沒有殺戮，這日子一定過得很愜意。

只可惜想歸想，殺還是要殺的，因爲江湖就是這碼子事，不論文殺或武殺，總是人殺人爲生存。

所謂文殺，那便是不動刀槍而制伏了人，武殺就是明敞着要動刀子了。

黃書郎不會文殺的。

他硬拚硬幹的是武殺，只因爲他很明白，幹上他這種玩刀子的勾當，他不殺人人就殺他。

黃書郎已經豁出去了。

當他的乾爹慘死之後，命運就註定他非玩刀子不可。

他就快要爲乾爹做些甚麼。

他從十來歲那年起，就下定決心要爲乾爹做些甚麼了。

他本來早就要下手了，但田大叔不依，因爲田大叔一定要他等，只是爲了惡師爺曹三聖是官家的人，田大叔說得對，姓曹的不能幹一輩子，早晚他會回歸故里，到了那時候再找上門，幹起來就坦然不懼了。

就這麼田大叔一句話，黃書郎一等十多年，果然十年報仇未晚，小流球的消息送來了。

* * *

坐在方桌上，黃書郎吃着點心，文彩就坐在他對面，文彩的俏嘴半攏不攏的直拿眼神看着黃書郎。

梁秀秀也坐在一邊，她好像有甚麼心事，只不過她的微笑一直掛在嫩臉上。

一碗五個荷包蛋，他五口就吃完，桂花糕吃了七八塊，黃書郎還直叫眞好吃。

黃書郎嘴裡吃着，心裡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他來到八里莊，目的就是要看一看文彩與梁秀秀是否平安，如今發覺兩人過的日子還算不錯，而石不悔也沒有前來找麻煩，他的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

黃書郎在江湖上有其一定不變的作風，那也許是每一個人都想做到的，只不過眞正能做到的却是不多。

他的作風便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虎頭蛇尾的事他不幹，王二麻子的事更不談。

就是因爲這樣，他又來到了八里莊。

他吃着文彩爲他做的點心，心中着實溫暖。

有人說救人比被人救的人有福了，也許吧！

也許黃書郎這時候體會出這句話的眞正味道了。

* * *

梁秀秀一直不開口，她的心事無人知。

黃書郎對秀秀笑笑，道：「梁姑娘，你聽我說，今晚妳的公公要找我打商量，妳知不知道妳公公要和我商量些甚麼？」

秀秀眨動美眸，道：「從來不見公公面，我不知道他找黃爺幹甚麼。」她頓了一下，好像想了想，又道：「我婆婆比我公公更厲害，我被送進這裡單獨住，就是婆婆的主意，黃爺，他們找你當然是爲了我的事，只不過我不知道他們爲了甚麼事。」

黃書郎道：「這件事很容易辦，今夜我會去劉家大院，至於文彩姑娘……」

他轉而看着文彩，他發覺文彩眞的是個大美人，只那麼甜甜的一張臉蛋兒微微仰，便已是百媚生了，似這般美的姑娘，左少强那小子怎忍心把她往火坑裡推，又怎忍心任那些嫖客們橫加摧殘。

淡淡的，黃書郎道：「文姑娘，就

是這一兩天，我會把妳的爹接過來，妳父女盡快的遠走他鄉，一定要走出黑紅門的勢力範圍外。」

文彩姑娘緩緩的垂下了頭，她沒流淚，但黃書郎好像感受到淚水在她的肚子裡翻滾，像淚濤一樣洶湧。

他伸過手去按在文彩的手背上，安慰的道：「別擔心，三兩天內他們還不會找來，我已把他們折騰得死去活來，如果想找左少强他們來，路程來回需三天，等他們找上門，妳父女倆早已走遠了。」

文彩點點頭，道：「這一切全由黃爺安排了。」是柔順的，但聲音也有着無奈，而無奈中便也充滿了辛酸。

* * *

二更天了吧，天上飄來一朵雲，那泛黑的雲好像鑲了個銀邊。

雲上的銀邊是月亮，月光照在一個人的身上，那個行走如飛的人，正在穿巷走道。

是的，這個人正是黃書郎。

梁秀秀告訴了黃書郎如何到劉家大院的路，黃書郎便胸有成竹的趕來了。

越過了牆又上了房，黃書郎發覺劉家一共有三院房。

這在八里莊這種小地方，果然是首屈一指的大戶。

劉家的門樓下站着三個人，黃書郎一看便知道其中一個正是劉老先生。

大門下兩邊是門房，那兩人一定是伙計，黃書郎只一看兩人對劉老先生的恭順模樣，便知道那兩人是伙計。

有一個還輕輕的去拉大門，只不過拉了一尺便伸出頭，然後很快的又縮回來，他還直向劉老搖着手。

黃書郎越過房，他笑了，只見二大廳上擺着酒席還直冒煙，椅子也擺了七八張，只不過大廳上一個人也沒有。

他伸頭看向第三道院，劉家十幾口男女老少全都坐在後廳上，一個個圍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一張張的臉，直直的坐着看外面。

黃書郎哈哈低聲笑，騰身落在暗角處，他往下看了一遍，便閃身進入二院大廳裡，大大方方的坐在桌上了。

他在廳上不動顫，却張口叫道：「有人嗎？」

只這一聲叫，廂房那面跳出個年輕人，看樣子只不過二十剛出頭，一臉驚訝的進了門。

他怔怔的道：「飛進來的？」

黃書郎道：「我又沒長翅膀。」

年輕人道：「你是怎樣進來的？」

笑笑，黃書郎道：「我比飛還快的進來了。」

年輕人驚道：「你不是沒長翅膀嗎？」

黃書郎道：「有時候沒翅膀比有翅膀的還快，我就是那種人。」

年輕人在搖頭，他不開口。

黃書郎知道年輕人一定說他在吹牛，只不過他可沒時間在此地多磨。

「我來了，煩你去叫劉老出來吧！」

年輕人好像初醒一般，掉頭就往前院跑，一面跑一面叫：「爹，爹，他來了呀！」

原來這年輕人是劉老的兒子。

不旋踵間，劉老匆匆的走進來了，他驚訝的看着坐在桌邊的黃書郎。

黃書郎哈哈笑道：「這桌酒席是請我的吧？」

劉老忙走到桌前，道：「是，是，是，怕是菜快涼了，你……你是怎樣進來的？」

黃書郎指着椅子，笑道：「怎樣進來不重要，劉老，你把我找來有甚麼大事要商量？」

劉老忙斟酒，道：「黃……」

「叫我黃書郎。」

「我不敢，怎好稱英雄作黃鼠狼？」

一笑，黃書郎道：「我的名字是黃書郎，詩書的書，兒郎的郎。」

劉老一聲苦笑，道：「我便叫你黃少俠。」他伸手拉着黃書郎的手，低聲道：「黃少俠，有件事情我得分開說。」

黃書郎發覺這件事蠻嚴重，便點點頭道：「我洗耳恭聽！」

劉老先是拭了一下老淚，道：「今天你和那批惡人幹，我與幾個伙計一邊看，我們發覺其中那個姓成的曾經來過八里莊。」

一笑，黃書郎道：「姓成的乃是惡霸石不悔的表兄，他們來往並不爲奇。」

劉老道：「可是，我兒子死的那天，就是與這個人同行，他們騎馬一同往山中打野鷄，我懷疑……」

黃書郎的臉皮一緊，道：「懷疑你兒子中了他們毒手？」

劉老道：「所以我暗中拜託你黃少俠去查一查。」

他把手一抬，只見有個八字鬍子中年人，雙手捧着一包銀子走上來。

劉老接過包包，又道：「黃少俠，你不是秀秀的表兄，九里灣她沒有你這麼一位偉大的表兄，你黃少俠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唯其如此，應爲英雄。」

他把包包推向黃書郎，又道：「這是一百兩的金葉子，不成敬意。」

黃書郎未伸手，他笑笑，道：「劉老，一件事分開說，你只說了一半。」

劉老點點頭，道：「是的，我只說了一半，黃少俠，也許我不該說，但這也算是秀秀的一次機緣，秀秀嫁到我家三天便死了丈夫，我那老娘年已八十，她最是傷心不過，所以我才把她改住在街頭的三合院，秀秀是個好姑娘，黃少俠，你不覺得長此下去，

秀秀的日子難過了？」

黃書郎道：「怎麼說？」

劉老道：「秀秀長得太美了，我擔心有一天會有人欺侮她，她便非死不可了。」

黃書郎道：「你不是答應了石不悔嗎？過了百日他就要來娶人了。」

劉老道：「姓石的乃八里莊惡霸，我可並未答應他，姓石的說出要娶秀秀，地方上便沒有人敢動秀秀的歪腦筋，如今你打殘了姓石的，如果你走了不回來，一定會有別人找上門，所以……」

黃書郎怔了一下。

他以爲這是實情，秀秀需要人保護。

劉老嘆口氣，道：「黃少俠，你助我查出我兒子的死因之後，你帶着秀秀找個地方去過好日子，八里莊你們就別來了。」

他此話一出，黃書郎眞的怔住了。

劉老却認眞的道：「黃少俠，你千萬別嫌棄，我相信秀秀不會反對的。」

黃書郎嘆了口氣，道：「不是我嫌棄甚麼，而是我這個人乃是一匹無韁野馬，你叫我弄個家，這家一定變成枷，我的事情辦不完，秀秀跟着我只會擔驚受怕，不會有好日子過，劉老，這件事就別提了。」

劉老面色莊重的道：「又是金子又是人，我的心意是唯天可表，黃少俠，自從我派人去九里灣打聽之後，知道你是個奇俠，才決心把秀秀交給你，就算你不打算結婚，你也必須替秀秀安排個平安地方住下來，拜託拜託，萬望點頭承擔下來。」

黃書郎想了一陣子，他一連喝了七杯酒，才忽然眼一亮，因爲他想到一個好地方。

那個地方一定很太平，水火洞住着田大叔田大嬸兩個老年人，不正需要像秀秀這種姑娘去侍候？

他微微的笑了。

「怎麼樣，你答應了？」

「好吧，不過你得問問秀秀姑娘。」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的事了，來，乾杯。」

不料，黃書郎却站起身來。

他不乾杯，當然，他也不取那百兩金葉子。

他的心中不自在，有銀子的人總以爲銀子萬能，銀子可以解決一切事情，就有人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黃書郎却不同意這句話，因爲有許多人是有骨氣的。

他便是這種人。

「怎麼，黃少俠要走了？」

「我要去辦件事情。」他看看外面，又道：「惡霸石不悔的宅子怎樣走？」

只這麼一句，劉老立刻精神一振，道：「我派個大人帶你去。」

「不必，只需告訴我姓石的在甚麼地方住就夠了。」

劉老指向八里莊東面，道：「黃少俠，八里莊的東面一里遠，那兒有個小山坡，坡前面一片大宅院，石不悔就住在那裡面。」

黃書郎道：「我立刻去一趟石不悔住的地方，也許眞能查出些甚麼。」

劉老打躬又作揖的道：「功德無量，黃少俠，我劉家滿門爲你求神保佑了。」

笑笑，黃書郎道：「這是個機會，姓石的那批人傷得不算輕，他們一定未離去，那個姓成的肩頭上一刀兩寸深，總也得休養個十天半月不能動，我先去探探路，找個機會問一問你家兒子是怎樣死在大山裡。」

他閃出了大廳，快步繞向前院，等到劉老和他的兒子追出來，早已不見黃書郎的人影兒了。

「眞能人也。」

「爹，他說他比飛還快。」

「我相信。」

劉老含笑撫鬚，又低聲的道：「爲我們查出你哥的死因，然後叫他帶走那賤人，我們就有太平日子了。」

原來他們一家人都不容梁秀秀，天知道秀秀多冤枉。

那年頭，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如果你說武則天與慈禧也是女人，那實在太少了，所以女人就得替男人頂破缸，莫須有的罪便也只有忍了。

秀秀就是在這種心情下過日子的，如果有人爲她打抱不平，這個人大概就是黃書郎。

* * *

黃書郎待辦的事情太多了。

他心中除了小流球之外，便是要去找黑紅門在老通城開設的「白紅院」。

白紅院中的姑娘都是美麗的，十幾個特別美的姑娘都和左少强同過床。

左少强每年從白紅院的進賬就上萬兩銀子，這才只是一項財源。

這也正是肥了左家父子，瘦了可憐的姑娘們。

黃書郎只一想到左少强，他便咬牙切齒。

他現在正咬牙，因爲他想着的事情可能成了眞。

當初他躲進小寡婦梁秀秀的三合院，知道了秀秀的丈夫死因之後，他便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那便是她丈夫死因叫人不敢相信。

劉家的人也不相信，因爲劉家大少爺會武功——如果是一般人，怎敢騎馬到山中去打獵？

黃書郎冷冷的笑着，他已站在一片林子邊不動了。

山坡黑漆漆，坡前一片宅院死寂，有幾點燈火從幾層屋角露出來。

黃書郎發覺不遠處是一片廢場，場子上還放了三個大石鎖，好大的一

座門樓下，兩盞不算亮的燈籠發出黑紅般的暗光，很靜，大概莊上的人全睡了。

黃書郎動了——他在審視過這兒的地形之後，便立刻拔身而起。

他的動作果然比飛還要快。

＊　＊　＊

黃書郎以燕掠林梢的絕世輕功穿屋越脊，一路奔進一座二樓附近，二樓上有燈光，照得樓外一片亮。

他隔着房脊伸頭看，兩個大漢剛從二樓走出來。

這兩個人的手上各端着大木盤，空的碗盤杯子全堆在木盤上。

黃書郎立刻明白這是剛剛侍候樓上的人吃過以後收回的盤碗。

只等得兩個人走入後院，黃書郎立刻躍過去，他來個倒掛金鈎的往樓裡面看，便不由得直想笑。

他看到三個姑娘長得俏，每人站在一個男人的身後，那兩隻嫩手盡在男人身上捏呀捏的，捏得三個男人瞇着眼。

三個男人有一個面對着樓外的黃書郎，那個人敢情就是惡霸「喪門神」石不悔。

石不悔的臉很蒼白，斷手處好像已上了藥，布是新的，還未見有血滲出來。

他的一雙吊眉分別往下垂，那股子無奈，可以從他的話中明白。

「他娘的！我們眞的拿這小子沒辦法？」

側面的赤髮鬼成豹沉聲道：「是我們低估他了，他奶奶的，我們爲財迷了心竅，倒忘了總堂曾經和那小子交過手。」

石不悔道：「一萬五千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表哥，你要打定主意了。」

成豹道：「這件事如果上稟總堂，我二人都非受責罰不可，這叫貪功誤大事。」

背對着黃書郎的黑漢開口了。

這人正是大黑熊卜通。

他先是一聲乾咳，側轉身道：「我們原是欠考慮，那小子名叫黃鼠狼，我問二位，平日裡我們如何才能抓到眞的黃鼠狼？」

石不悔道：「弄隻肥母雞拴在籠子裡，且等黃鼠狼走進籠裏，肥母雞只一掙扎，籠子的門便立刻關上，黃鼠狼就休想逃走了。」

卜通冷冷一笑，道：「對，這正是抓黃鼠狼的方法，石兄，我們爲甚麼不用這方法去對付黃鼠狼？」

石不悔道：「黃鼠狼精得很，不過……」

成豹道：「表弟，你如果想盡快得到梁秀秀那小寡婦，那得快設個牢籠捉拿黃鼠狼。」他頓了一下，又道：「當初設計坑死劉家那小子，原本就是爲了梁秀秀，這百日之期是你定的，轉眼一半過去了，你却殘廢了一手。」

石不悔道：「梁秀秀我是要定了，娘的皮，我在她身上花了大本錢。」

成豹擧着他的鍊子鏢哈哈笑道：「想着那天同劉家那小子一同前去打野鷄，嘿……我拍馬走在他的馬後，抖手一鏢打進他的坐騎屁眼上，哈……」

他得意得很。

坑了人的人對於他的坑人傑作總是得意的。

成豹就很得意，他哈哈笑，道：「本來是在深山動手的，娘的，機會突然來了。」

卜通不開口，他仔細的聽，因爲這是坑人的經驗，而黑紅門的人專門幹坑人的勾當，有時候把人坑得無話可說，只因爲誰也看不出被坑的人是受了暗算。

石不悔道：「那天我推辭不舒服，我留在小街上晃蕩，嘿……」

成豹道：「劉家那小子的馬術很高明，他飛馬馳在斷崖上，他的坐騎揚起尾巴往上奔，我認準了馬屁股門，一鏢打在馬的要緊處，那馬一聲長嘶，娘的，他歪着身子便往山崖下面墜下去了。」

他笑笑，那模樣就好像害死一個人是很平常。

石不悔笑笑道：「表哥高招，事後劉家小子的屍體馱回來，一看就知道是摔死的，誰還會注意到馬的屁股門流出來的血？」

三人哈哈笑了。

成豹道：「這叫做機會殺人，機會來了就必須及時把握，我可是爲了表弟的交代，方才如此做，換了別人，出多少銀子我也不會幹。」

那卜通已豎起大拇指，讚道：「眞是高明，成堂主，這一手實在高明，事後你反倒變成好人了，哈哈……」

「不錯，我含淚把劉家那小子的屍體送回來，劉家雖然是苦主，可也得對我說聲謝，這種事情他們怎麼會想得出來呀，嘿……」

石不悔道：「過去的事就別擔心了，表哥，我們弄個陷阱捉黃書郎才是眞，我不能叫他把我的一萬五千兩銀子花光了，我心痛呀！」

卜通道：「聽你說，黃鼠狼還是那小寡婦的表兄？」

石不悔道：「這話是黃鼠狼自己說的，王八蛋才會相信他的話。」他頓了一下，又道：「黃鼠狼是個鬼靈精，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了咱們，他當然說的是瞎話。」

卜通道：「別管他是不是小寡婦的表兄，咱們就把小寡婦弄來因在你後院的機關裡，黃書郎如果找上門，看他敢不敢去救小寡婦。」

成豹立刻點頭，道：「怎麼過去沒想到，我們找他硬拚，眞是笨蛋！」

石不悔道：「如今我們五人傷了一對半，短時間內只怕很難再動手。」

卜通道：「三五天我們的傷就會好的，盡快去張羅，務必抓住這可惡的黃鼠狼。」他頓了一下，又問石不悔道

：「石兄，你的機關是甚麼樣的機關呀？」

石不悔道：「是一座會移動的鐵板牆，只要人走進去，那鐵板牆便會立刻密密的關起來，小耗子也逃不掉。」一拍巴掌，卜通道：「好，咱們捉活的。」

三個人在二樓上打商量，黃書郎在外面冷冷笑。

「他娘的！坑人的！」

他本想衝進去教訓那三個人，但他一想，何不找個機會再徹底的整整石不悔？

如果比整人，黃書郎自認是一流的。

他自己在琢磨着如何進行整人計劃。

＊　＊　＊

黃書郎離開石不悔的大宅院的時候，眞是神不知鬼不覺，就好像他到劉老的二院的時候一樣，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便坐在劉老的廳上了。

「你……這麼快便回來了？」

笑笑，黃書郎道：「有了消息，當然盡快回來了。」

劉老驚異的道：「你已探得消息了？我兒子是怎麼被坑死的？」

黃書郎道：「令郎騎馬在斷崖上，有個傢伙在馬屁眼上打了一鏢，那馬一痛，便帶着你的兒子滾落山崖下去了。」

劉老頓足道：「難怪我兒子身上找不出別的刀傷之類，原來竟是這回事，這人太陰險了。」

他落淚了。

這種陰狠殺人的手法，若無直接證據或親眼所見，是無法入人以罪的。

他拉着黃書郎，求道：「黃少俠，但願你能爲我兒報得此大仇，我不計代價。」

笑笑，黃書郎道：「劉老，你不用求我，我也不會拍拍屁股走人，我先將文姑娘藏在你這裡，然後再等他們找上門，他娘的，想坑我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劉老道：「我立刻着人請文姑娘前來，至於秀秀我那可憐的兒媳婦，我已交給你了。」

黃書郎道：「乾脆你把那個老媽子也召回來，我就住進三合院裡。」

劉老當然一切照辦，而且是連夜去辦。

＊　＊　＊

黃書郎與秀秀對坐在三合院，他直視着秀秀，道：「秀秀，妳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秀秀掩嘴笑笑，道：「黃爺，甚麼怎麼樣呀？」

黃書郎道：「我是說，妳對我這個人的印象如何？」

秀秀道：「最初見到你的時候，你是賴皮無賴的人，你知道當時我嚇壞了，而你却是那麼粗獷得叫人吃驚。」

黃書郎頓覺不好意思，因爲當時他正逃避黑紅門的追殺，而他又受了傷，他却又躲在赤裸着全身泡在水中的秀秀的身子下，光景還眞令人尷尬。

乾乾一笑，黃書郎道：「是我欠了妳一次人情，秀秀，我會回報。」

秀秀又是一聲大笑，道：「文彩去了我公公家，你把我留下來陪你，這是回報我？」她嬌俏地笑一聲，又道：「莫不成你眞的成了黃鼠狼向鷄拜年——你對我沒安好心吧？」

黃書郎也笑了。

他伸手拉着秀秀的手，道：「原來在妳的眼裡，我還眞是個大壞蛋吶！」

秀秀道：「文彩未來之前，我以爲你不是甚麼好人，好人怎麼會被人追殺？好人也不會對人動刀的，而你，你不但動刀，而且打傷人。」她忽然媚笑一聲，道：「直至聽了文彩的話，我才知道你是個義士，也是英雄。」

黃書郎立即道：「如此說來，我得感謝文彩姑娘了。」

秀秀道：「你救了文彩，她好感激你。」

黃書郎道：「秀秀，我只想做些應該做的事情，就好像我昨夜去找石不悔。」

秀秀吃驚的道：「你不是把他們打傷了？怎麼又去找姓石的？」

淡淡的，黃書郎道：「也是受託於妳公公，他希望我能查出他兒子的眞正死因。」

秀秀緊張的道：「你查出來了？」

「不錯！」

「我那才結婚三天的丈夫是怎樣死的？」

「被人坑死的。」

「怎麼說？」

黃書郎道：「坑死妳丈夫的方法很妙，當時妳丈夫策馬躍上斷崖，後面的人抽冷子一鏢打中馬的屁股門，那馬嘶叫着滾落山崖下，人馬一齊摔死在谷底了。」

秀秀落淚了。

她本來不希望這是個事實的，她以爲這是意外，却不料丈夫竟然眞的被人坑死在山中。

她拭着淚，道：「黃爺，這人是誰？」

黃書郎道：「惡霸石不悔的那位表兄成豹。」

秀秀忿怒的道：「爲甚麼？」

黃書郎嘆口氣，道：「是因爲妳太美了，石不悔下決心要得到妳。」

秀秀楞住了。

她想不到美貌也會害死人，自己竟然成了殺死丈夫的間接兇手。

她又垂淚了。

黃書郎道：「我已向妳公公說明這件事了。」

秀秀道：「我公公會更恨我。」

搖搖頭，黃書郎道：「不，妳公公很同情妳，所以……」

秀秀道：「他死了兒子，反倒要同情我，我……黃爺，我如何爲我的丈夫報仇？我……只是個女人。」

黃書郎道：「報仇的事有我，妳就不要擱在心上了。」

秀秀道：「黃爺，你如何爲我報仇？」

黃書郎笑笑，道：「我得先把妳送到一個地方去。」

秀秀却搖搖頭，道：「我不想再進我公公的家門。」

一笑，黃書郎道：「妳公公把妳交給了我，秀秀，我要把妳送到一個平安的地方住着。」

秀秀雙目一亮，道：「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黃爺，我是個不祥的寡婦呀！」

「寡婦也是女人，秀秀，不要看低自己。」

「你會要我嗎？」

「我只是把妳帶到一個地方去，我是個不能閒下來的人，成家之事我還未曾想過。」

秀秀嘆了一口氣，道：「我知道你也會嫌棄我的，我不敢奢求，黃爺，我會聽你的，只不過我要先爲我的丈夫報仇！」

「報仇有我來辦，不用妳出面。」

「不，至少我要看着害死我丈夫的人倒下。」

她站起身，幽怨的站在黃書郎的面前，又道：「黃爺，我只求你這一件事。」

黃書郎沉默了。

秀秀的要求，他沒有理由拒絕，換是任何人，也不會放棄報仇的念頭。

剛剛結婚三天便死了丈夫，她當然會遭到許多人無情的嘲罵，這種委屈加在她一個弱女子身上，叫她向何人申訴？她只有苦在心頭。

如今面前是義士黃書郎，這也是她唯一的機會，她不能放過。

於是，秀秀把手伸出來了。

她柔情萬千的把手放在黃書郎的肩頭，道：「黃爺，我願付出任何代價，只求能爲我死去的丈夫做些甚麼，非如此不足以安心。」

她的表情是美的，却也令黃書郎心神一窒。

他握着秀秀的手，道：「秀秀，妳去睡吧。」

秀秀道：「不，你一定得答應我這唯一的要求。」

黃書郎道：「我已想好要爲妳報仇的辦法了，如果妳在，我就……」

秀秀忽然貼緊着黃書郎，她呵氣如蘭，面色紅潤，雙目中閃爍着渴求的光芒，道：「黃爺……我……求……你……」

於是，她的那張嫩臉，便也緊緊的貼在黃書郎的胸膛上了。

黃書郎不由雙臂摟住秀秀。

他的全身有一股子衝動，這情形是他以前從未曾有過的，有點躁熱感，也帶着幾分飢渴。

秀秀的頭仰起來了。

她的櫻唇好鮮艷，雙瞳水汪汪的，倒令黃書郎吃一驚，因爲只這一摟抱，秀秀的臉色全變了。

她還微微帶着一點顫抖，果然是蕩婦型的女人，男人如果能躲得過她這種誘惑，這男人一定是有道高僧。

黃書郎乃年輕小伙子，他不是高僧之流，只不過黃書郎的心智還清明，不是那種到了這時候，不管是上刀山下油鍋先風流再說的那種人物。

他抱起秀秀，緩緩的走到大床邊，那麼輕柔的把秀秀放在床上。

他拉過薄薄的被單爲秀秀掩蓋着發熱的身子，便緩緩的坐在床沿上。

秀秀在被單下面動了。

她把一件件穿的衣衫從被單下面拋出來，微微的還帶着幾分香味傳來，黃書郎立刻搖着快要恍惚的腦袋。

如果他往大床上躺下去，那麼，秀秀的動作一定會很配合的。

如果黃書郎掀起薄被單，便再一次看到了秀秀的身子。

黃書郎永遠也忘不了秀秀的胴體，那個水池邊的美女，是那麼完璧無瑕，任誰見了也會垂涎。

黃書郎很想多看一眼，因爲他很難忘掉那一幕情景。

他看看睡在被單下的秀秀，點點頭道：「秀秀，妳眞的很美！」

秀秀笑笑，她只是笑笑，雙目中的光芒是閃亮而誘人的——她等着黃書郎的更進一步行動。

黃書郎低頭注視着秀秀，道：「睡吧！容我好生想個辦法，非得叫妳看着妳的仇人倒在妳面前。」

秀秀道：「你不睡下來？」

黃書郎道：「我在椅子上躺一下，我要想辦法呀！」

怔了一下，秀秀幽幽的道：「你說我很美？」

「是的，妳眞的很美，我不是說瞎話。」

「那麼，你爲甚麼不睡下來？」

「我會的，只不過不是現在，三兩天之內，石不悔就會來擄妳，他要把妳作餌，誘我前去救妳，他設下了機關。」

秀秀道：「黃爺，姓石的永遠也得不到我，我會死給他看。」

黃書郎道：「秀秀，妳放心的先睡，我自會想出個十分妙的辦法。」

他拍拍秀秀，便轉到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黃書郎眞的用心在思索着，只不過當他想到要秀秀能親眼目睹她的仇人倒在她的面前的時候，他下了一個十分冒險而又可怕的決定。

那眞是出乎意料的大膽決定。

當他下了決心之後，他便疲倦的睡着了。

＊　＊　＊

半夜裡，秀秀取了一張被單，爲黃書郎輕輕蓋在身上的時候，黃書郎便已經醒了，只不過他不想打斷這種美好的氣氛——他裝作未醒。

他的心是暖暖的，因爲至少秀秀對他是關愛的。

如果秀秀不喜歡他，秀秀就不會那樣表現了。

這時候他很想伸手去抱秀秀，但他沒有，因爲他覺得自己並未爲秀秀做過些甚麼，如果自己此刻與秀秀共枕同眠，至少對秀秀是傷害，因爲她仍然是個小寡婦。

八里莊是個十分保守的地方，他不能叫秀秀抬不起頭，如果要秀秀眞的打從心裡喜歡，那必須答應秀秀的要求。

黃書郎就是爲了這件事才思索了大半夜。

＊　＊　＊

黃書郎不知在甚麼時候離開了秀秀，離開了三合院。

他本來是要去三仙鎭的，他相信小流球也應該好了，因爲「惡郎中」古班的醫術是一流的。

然而，黃書郎却不能就此離去，他要等着進入石不悔的機關。

他準備扮演英雄救美了。

如果要博得秀秀的眞愛，有甚麼比英雄救美更適當？

他也相信石不悔的機關不一定奈何得了他。

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這天大清早突然烏雲密佈，好像要下一場大雷雨了。

就在這時候，從小街頭奔來一頂軟轎，抬轎的只有兩個人，但跟在轎後的却是四個大漢——四個帶刀大漢。

軟轎停在小寡婦的三合院大門口，有個大漢早已橫刀扳開那個小院門。

於是抬轎的匆匆把轎抬進小院內，正遇上小寡婦聞聲走出來。

「你們……」

「劉寡婦，妳的表哥太不給石爺面子了，這是逼人上梁山，妳若叫喊，我們只好一刀砍，請吧！」

秀秀怔了一下，道：「幹甚麼？」

「我們石爺等妳作客呀！」

「我不去！」

「劉寡婦，由不得你了。」

兩個大漢兩邊架，秀秀是被架上軟轎的。

她果然不敢叫，因爲有個大漢的刀就擧在她的頭頂上。

這批人抬着秀秀往門外走，從街頭跑來兩個人，這二人走過來，其中一人嘿嘿笑道：「話已經送給劉老頭了，哈哈……我對劉老頭說，石爺請他的寡媳過去作客幾天，幾天之後便滿百日了，秀秀便是石爺的人了。」

另一人埋怨道：「怎麼如此說話，這樣一來，那個黃鼠狼會上鈎？」

「放心，那小子知道我們擄了他表妹，他會不去找石爺？到時候，嘿……」

幾個人全笑了。

只有秀秀沒有笑，她大聲叱道：「原來你們設計要坑我表兄呀！」

「妳表兄太厲害，我們只有動心眼了。」

秀秀見小轎已抬出小街頭，她氣得在轎子上直跺脚，却也沒有辦法可施。

這批人幹這種事好像很行家，看上去好像飛一般的進了山坡前的那片大宅子裡。

＊　＊　＊

如果要防備敵人突襲，最好的方法便是監視敵人的一擧一動。

黃書郎有這種想法，所以他這一天一夜就在石不悔的住宅附近躲藏着，他果然等到了。

當那頂小轎奔入八里莊的小街頭的時候，他就知道他們是去搶秀秀。

他不動聲色，也不走出林子，他在等着，等着小轎再從小街上回來。

如今小轎已抬進宅子裡去了，黃書郎却哈哈冷笑了。

這兒的地形他早已看好了，從附近林子裡穿到後山坡上，他便可以看到大半個宅子的情況。

他現在就伏在一塊石後伸着頭，他好像看到那頂小轎停在前院的大廳前面。

於是，黃書郎開始動腦筋了。

他有兩個抉擇。

一是暗中跟踪，把秀秀救出來，然後再狠狠的收拾石不悔三人。

二是等天一亮，明敞着上門去要人。

只不過黃書郎想了又想，決定採取第二個決定——先找地方睡大覺，天明以後去要人。

他以爲石不悔的人是不堪一擊的，幾曾把這些人放在眼裡？既然對方不中打，何不正大光明的上門去？

他冷冷的笑了。

就在那片林子裡，黃書郎躺在樹枝上睡着了，他還在樹上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掉入一個深水潭裡，潭水深不見底，自己彆着出不了氣，掙扎着就快要叫出聲來了，便在這緊要關頭，忽然傳來一陣風聲。

「呼……呼……」

黃書郎也許掙扎得過頭了，他從樹上跌下來，眼看就快落地的時候，他總算夢醒了——差一點沒跌進一個石坑裡。

他怔了一下，搖搖頭，「這是甚麼夢？」

他只是搖晃一下腦袋便站起來了。

那刺眼的陽光從林梢射進來，石不悔的大宅院炊煙裊裊，黃書郎露齒一笑。

他擧步往石不悔的宅子前廣場上

走去。

很悠然，也很自得，黃書郎的棒子在手上晃呀晃的閃閃發着光——太陽照在他臉上，也照在他手中的棒子上，他的臉上有笑意，他的棒子是銀色的。

他老弟尚未走到大門，消息已經傳入石不悔的耳朵裡了。

黃書郎剛剛站在大門口的八級石階下，那扇厚厚的朱漆大門便拉開了，只見大門內走出一伙人來，爲首的正是惡霸「喪門神」石不悔。

站在石不悔兩邊的乃是卜通與成豹，有八個大漢兩邊站，一溜站到台階下——眞會擺譜。

這是仇人見了面，兩眼份外紅，石不悔已是咬牙切齒的吼道：「他媽的，找上門來了。」

黃書郎却哈哈笑，他上下左右的仔細瞧。

他的模樣好像是在查看甚麼，樣子滑稽可笑。

他看了一陣才笑道：「你小子死不悔是吧，你把我的表妹抬進你的門，存的是甚麼心？」

石不悔吼道：「梁秀秀已是我的人了，自從她死了丈夫之後，石大爺不忍她年紀輕輕的就守寡，才要求劉老頭把秀秀嫁我的，我已等了快百日了。這關你屁事！」

黃書郎道：「那也要秀秀本人同意，據我的表妹告訴我，她不喜歡你呀。」

冷冷一聲笑，石不悔道：「那沒關係，睡上一夜她便跟定我了。」

黃書郎呵呵笑道：「石惡霸，眞有你的，我問你，你有幾個老婆？」

石不悔得意的道：「不多，三個！」

黃書郎道：「你已有三個老婆還不滿足，石惡霸，你也不怕累死？」

石不悔更得意的道：「石大爺得天獨厚，有福消受，你管得着？」

黃書郎嘆口氣道：「從小，我這個表妹就由我照顧，她再嫁與否，總得向我問一聲吧？」

石不悔大怒，罵道：「黃書郎，你他媽的少裝佯，劉寡婦幾曾有你這位惡客表兄呀！」

黃書郎道：「她的親戚多着，你不知道的太多了，石惡霸，我的表妹呢？」

一邊的卜通面無表情的對石不悔道：「石兄，就算他是小寡婦的表兄吧，他來這兒那是關心小寡婦，何妨把他當成眞的惡客，就叫他表兄妹見上一面，也表現出咱們的大方，你以爲如何？」

黃書郎心中在冷笑，這是在一拉一唱一軟一硬的引你家黃大爺上當了。

他暗自思忖「沒有三兩三，豈敢上梁山」，老子看你們甚麼樣的惡機關。

便在這時候，那成豹也粗聲的道：「今天雙方不交手，表弟，小寡婦已經被抬進門，她是不會再走了，那多沒面子，何不叫這黃鼠狠進去一趟，也好叫他死了心。」

石不悔鼻子聳動的罵道：「娘的老皮，你訛騙老子一萬五千兩銀票還不夠？你又來『黃鼠狠向雞拜年』呀！」

黃書郎道：「人人喜愛銀子，我更愛銀子。」

石不悔道：「那一萬五千兩銀票呢？」

黃書郎指指口袋，笑道：「就在我的身上呀！」

石不悔的臉色好看多了。

他伸手禮讓，道：「本要拒絕你進我的大門，看在小寡婦的面子上，你跟我來。」

黃書郎大笑，道：「眞派場，你的人馬也不少，石惡霸，你可別設下甚麼機關坑我呀！」

石不悔一瞪眼，道：「怕了就別進去。」

黃書郎道：「進是要進去的，只不過石惡霸你實在是個大笨蛋。」

石不悔道：「放你媽的屁！」

黃書郎道：「你當然笨，那天我已告訴你，不許你們再上秀秀的大門，你不但派人上了她的門，而且還把秀秀生生的搶進你的家門，你是不是又準備許多銀子準備贖命呀？」

石不悔嘿嘿冷笑，道：「黃鼠狠，你也太低估你家石大爺了，咱們這筆賬總得慢慢的結算，眼下你見了小寡婦之後，馬上滾蛋！」

黃書郎不開口了。

他開始小心的注視着各處，他發覺石不悔的大宅子還眞深，兩邊有偏院，正院連三廳，中院還是二層樓，這種氣勢，在這八里莊小地方是很少見的。

就在後院的轉角處，孤零零的一間小屋子，房子的格局是奇怪的，但自外望進去，桌椅十分乾淨，桌邊坐着梁秀秀，一旁有個中年女人在侍候，只不過秀秀在拭淚。

於是，石不悔呵呵笑了。

屋子裡坐的秀秀猛抬頭，不由站起身來叫道：「黃……表兄。」

不料那中年婦人手一按，秀秀只得又坐了下來。

石不悔進門了，他大方的坐在桌子的另一邊。

黃書郎先是看看頭頂上，他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之處，再看看屋子裡面，屋子很小，連一張床都沒有。

石不悔笑對秀秀道：「眞是妳表兄，也好，他來看妳了，我希望別再出痲煩。」

成豹與卜通沒進來，那成豹在門外道：「我們見了姓黃的就討厭，快叫他滾蛋！」

二人說完，便轉往大廳上了。

石不悔對黃書郎道：「黃鼠狠，你可以和秀秀說話了，我就坐在這裡陪

你們。」

黃書郎走近秀秀，石不悔向中年婦人點點頭，但見中年婦人白了黃書郎一眼，便走出小屋了。

秀秀拉着黃書郎，道：「快救我出去，我……」

黃書郎笑笑，道：「妳不是要找殺害妳丈夫的仇家嗎？」

秀秀道：「是呀！可是……」

黃書郎指着石不悔，道：「他就是設計害死妳丈夫的人，妳的仇人就在妳面前。」

石不悔大怒，道：「你放屁，她丈夫死的那天，誰都知道我在八里莊的街上。」

笑笑，黃書郎道：「你是沒有去，但你的表哥成豹去了，是不是？」

石不悔道：「他們一齊去打獵。」

黃書郎臉皮一緊，道：「劉大少爲甚麼會摔死在深谷中？」

石不悔道：「策馬山中馳，本來就很危險，他不小心摔落山谷中，並非沒有可能。」

黃書郎道：「他不是騎馬不小心，他的坐騎被別人在馬屁股上打了一鏢，姓石的，你以爲我不知道？」

石不悔吼聲如雷，道：「你放屁，血口噴人！」

黃書郎哈哈笑道：「是嗎？那個發鏢的人不正是你的那位表兄成豹嗎？」

石不悔嘿嘿冷笑道：「好個黃鼠狠，你以爲你甚麼都知道哇！」

黃書郎得意的笑笑，道：「你承認了？」

石不悔奮起一掌拍在桌子上，便聞得呼拉一聲響，那張桌子猛一沉，秀秀一聲「哎呀！」

黃書郎一時間爲了梁秀秀，他未曾騰身向上躍，兩個人便掉入一片黑漆漆的地下去了。

那不是地牢，更不是陷坑，而是一個大鐵櫃。

黃書郎用棒子敲在壁上，他的手有些痛得慌，他知道那壁是銅板。

鐵櫃並不大，但裝上三兩個人還是綽綽有餘。

黃書郎與秀秀二人緊緊的抱在一起，秀秀急道：「黃爺，這是甚麼機關？」

黃書郎不開口。

他在四下撫摸着，希望能找出機關的出口，只不過他除了摸着鐵櫃的那張桌子以外，便甚麼也沒有了。

此刻，他發覺那張桌子的設計太巧妙了，因爲當石不悔一掌拍在桌子上的時候，那張桌子是整個下沉的，却恰好就在石不悔面前，沉下鐵櫃中，於是地面上急快的移過櫃子蓋，死死的壓在櫃子上面。

黃書郎以雙掌去撐蓋子，他站在桌子上用力頂，只不過上面的鐵鍊嘩啦啦的響，早把鐵櫃四角用鍊子鎖上了。

於是，地面下的鐵櫃移動了。

緩緩的往上移動着，發出啃啃喳喳聲，顯然鐵櫃十分重。

黃書郎從透光的小縫中望向外面，那一線的光亮中，他似乎看到不少人已圍進門來了。

石不悔仰天大笑，大鐵櫃在空中直晃蕩。

成豹哈哈笑道：「我可憐的表弟，這一回你立了大功，爲黑紅門也立了大功，太好了。」

石不悔道：「表兄，剛才黃書郎說的話，你全聽見了吧？」

成豹道：「這小子一定是昨夜摸進來了，他聽了我們的談話，眞令你嚇一跳，還好，他沒有知道咱們要用機關對付他，否則……」

卜通已拍着鐵櫃大聲罵，道：「操你老娘親，黃鼠狠，你死吧，我說兒。」

黃書郎當然不開口，他在動腦筋。

秀秀開口了。

她對着那個半寸大小的小方口叫道：「石不悔，你果然害死了我丈夫！」

石不悔笑道：「死都死了，妳還有甚麼好計較的。」

秀秀道：「石不悔，你的表兄害死我丈夫，你……你們串通一氣害人，你……還把我們囚在這鐵櫃裡，王法何在呀！」

石不悔哈哈笑道：「在這八里莊方圓五十里內，我就是王法，哈……」

秀秀道：「你還想把我們怎麼樣？」

石不悔道：「我要黃鼠狠死，當然，我不希望妳死，我就是爲了妳才廢了一手。」

秀秀尖叫道：「你害死了我丈夫，還想我嫁你，你就不怕我報仇？」

石不悔大笑道：「妳這個小寡婦，妳把妳家石爺小看了，和石大爺上過床的女人，那一個不是服服貼貼的，妳若不相信，何妨試一試？」

秀秀罵道：「你不要臉！」

石不悔冷笑道：「那是在妳的眼中，石大爺此刻不想和妳囉嗦，且等殺了黃鼠狠，再把妳抱上我的床。」

秀秀哭了。

黃書郎却靜靜的坐在桌子上，他還微微的閉上雙目。

眞眞能靜下心，對於外面人們的咒罵當歌兒聽。

尤其是挨過他棒子的幾個大漢，眞是狠得敲打着那吊上地面來的鐵櫃。

有個怒漢邊踢邊罵道：「黃鼠狠，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先，你拿棒子敲爺們的腦袋，這一回你怎麼不開口了？」

另一大漢接道：「黃鼠狠，我操你娘，惡客進了我們莊上來，你個王八蛋來找死，娘的皮，且等着我們大伙剝你的皮吧！」

（未完・八）

上文提要： 蕭郎、天魔女在曹娥江泛舟，因說出夷光之名，竟有一些像仙女打扮的少女帶領他們去玉離宮，情景似夢，醒來蕭郎已身在玉離宮別苑，天魔女不在身邊，再由少女們帶去見宮主，半途，一個似天魔女的少女迎來，女官婕妤尊稱她是公主，名叫夷姝，與天魔女相貌一樣，唯一能分出的只是眼的神采不同，不是端莊而是妖媚，作弄那蕭郎，不覺已到宮門，被宮主喝止……



巴彥·文　可飛·圖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

談笑樂極忘形　月下煙波對酌

不到一個時辰，蕭郎竟已在百里外了？

莫不是：思悠悠，離恨也悠悠，沉重的時光的脚步也悠悠？

愁煞人的江風勁吹，吹拂得他衣袂飄飄，江邊酒樓上！酒席也飄。

落拓江湖，豈僅應載酒行，亦應澆得離情，他上得樓頭，陡然一怔！

好一個俊俏的白衣少年！

豈僅婆娑的柳絲，吐艷的嬌花，無處不幻出天魔女來，當眞是無處不在，這白衣少年不過俊俏些，竟也幻出了天魔女來了。

雖然是苦笑，但也不禁失笑了，若然被人家知道他乍然一見之下，竟把人家也幻作天魔女，豈僅可笑，人家一定會惱的。

但他却又是一怔，這少年，竟對他嫣然一笑。

不，那不過是展然一笑吧了。不過是天魔女的幻象仍在心中，展然之笑，也成嫣然了，但不又奇怪麼，這少年，怎生似曾相識？

雖然他在江湖中，但何曾結識過這麼個俊俏的美少年？當眞，不識子都之美者，是無目也。都道潘安美丰姿，眞不信會及得這少年的俊美。

是了，一定是他上得樓來，不僅盯着人家望，而且由於幻象之故，一定也有露出了驚喜之容，而他，天劍蕭郎，若不也英俊丰姿，又豈會被誤爲天劍風流，也許人家也相同，也許，這就是惺惺相惜吧。

蕭郎豈能不禮尚往來，也對少年含笑一點頭。

那少年竟對他招手，道：「黃昏日落，樓中已無虛席，兄台何不請來共坐。」

當眞，已是日薄崦嵫了，夜幕將垂，樓中已掌了燈，可不是已座無虛席，道：「如此，有擾了！」

是了，他仍年幼，語音清脆，不過仍是童音。

不僅那面容似曾相識，尤其是少年的一雙眼睛，那黑白分明，明亮而帶笑，眼睛分明是相識的，偏就是想不起來。

少年道：「兄台大雅，必也是泛舟曹娥而來的了？可知亦是個多情種了。」

蕭郎道：「如此說來，兄台你也是烟波深處弔曹娥了，可知儒雅也風流。」

蕭郎不過是隨口敷衍，那知又是一怔，少年眞是一笑，嫣然，也許那少年有所警覺，立即斂了笑容，道：「這風流二字麼，小弟如何當得，却是天……天下風流人物，兄台却眞當之無愧了。」

他可是……可是要說天劍風流？可是話到唇邊，突然改了口？

蕭郎幾乎跳了起來，那少年却如不見，道：「不瞞兄台說，這酒樓之上，稠人廣衆，衆口嘈雜，豈是品酒之地。今晚月明，若然冷落了曹娥，更是罪過，我這裡剛吩咐了酒家，爲我備下食盒，兄台是眞名士自風流，何不與我月下烟波對酌。」

蕭郎道：「却也不瞞兄台，在下剛由江上來……」

少年接口道：「剛由江上來，自然尚未覓得下處了？好教兄台得知，此時再去覓下處，已是不能了，是則醉卧煙波，豈不大雅。」

竟是不由他分說，少年面前的桌上，可不是連杯也沒有，咄嗟間，酒保已捧了食盒來。

少年接了食盒，竟又對他……對他竟又嫣然一笑，道：「兄台，請。」

蕭郎竟然迷迷惑惑，不是爲嫣然之笑所迷，而是心下更多狐疑了，少年確實似曾相識，而且，分明也認識他，而且，分明……這怎麼可能呢？分明……像是知道他要去那酒家樓，而且，等候他前去，那食盒……少年一人，分明不是一人食用的酒菜。

少年手提食盒，在前行來，好不瀟洒，迷迷惑惑的蕭郎跟隨在他身後，下了酒家樓。

不是走向近處的江邊，而是下流頭，江上暮靄生，煙波也迷離，蕭郎忍不住了，問道：「兄台，你這是，要去何處？」

「喏！」少年用手一指，道：「蘆葦岸，媚柳萋萋，那不是橫舟所在。」

蕭郎這番可眞怔住了，那小舟，不正是他與天魔女所泛的小舟？他先前脚下一點，分明已送往江心的小舟。

近前一看，可不是那小舟！

他也曾和天魔女携盒泛舟，那食盒棄在舟中，不但食盒仍在，而且殘餚也依然尚存。

那少年顯然也看出他的驚訝來，道：「此舟完好，棄了，豈不可惜，兄台棄舟，可是怕睹舟而思人麼？」

他從何處得回這小舟？他棄舟登岸，雖然苦相思，脚步闌珊，行來脚步也許緩慢些，但他可是逕去那酒家樓頭呀？而這少年已在座，難道……他！這少年竟有這麼快的身法？江上取回小舟，又搶在前頭，趕上那酒家樓頭？

可能嗎？除非……

蕭郎的眼睛瞪大了，除非是天魔女，也許，那夷姝也能夠。

「兄台，且慢。」

一脚已踏上小舟的少年，縮回步來，道：「你，有何話說。」

蕭郎急踏一步，直視那少年的一雙美目，先舒了一口氣，不是夷姝，即使他美目盼兮，目中滿笑意，但確確實實，不現絲毫妖媚，若是夷姝，眼兒帶笑，就必現妖媚的。

但却也肯定了一點；若是男兒，任他如何有一雙美目，也不能任他美目盼兮，至少，他已不再懷疑，其實也不是童音清脆，他是個姑娘，不是男兒。

蕭郎眉梢兒一揚，道：「晚風遒勁，小舟蕩漾，兄台可要小心些，可否把食盒給我。」

那少年嫣然又笑了，道：「多謝兄台殷勤，可知天……天生的風流，解得溫柔。」

這那是個男兒家話語，一時間好奇心起，不僅好奇，而且心下好生驚奇，一個天魔女，已是美絕人寰，武功超凡了，再又來了個夷姝，雖然妖媚放浪些，但同樣美絕，好呀！又來了這少年，啊！當然不是少年，若然着上了紅裳，必也不輸於夷光、夷姝。

笑也嫣然，多嫵媚，不，這也絕不會是天魔女，天魔女殺人的時候，會獰笑嗎？他沒見過她殺人，因此不知道，但天魔女目中凌芒暴射時，令他不寒而慄，倒是有的，何曾笑也嫣然，若是……

天邊尚有落日的餘暉，晚霞抹在他臉上，他陶醉了，若是天魔女像……這少年一樣笑也嫵媚，該有多美。

可是晚霞也抹在少年臉上，也起了醉一般的紅暈。

「你！爲什麼盯着我瞧。」少年瞪了他一眼，臉紅了。

原來似曾相識，是少年眞有些像天魔女，越看就越像、更像，也許他想像天魔女也和少年一樣笑也嫵媚，陶醉中，少年也化身成爲天魔女了。

蕭郎忽然朗朗一笑，道：「因爲，你眞像一個人。」

「你念念不忘，暮想朝思，時刻都在想念的人，是不是？」

晚霞暉裡，魚鱗似的光波在閃耀，蕭郎的笑却凝結了，凝結成了苦笑。

若他眞是少年郎，即使笑也嫣然，也嫵媚，臉兒也不會這麼嫩的，被人多瞧一眼也臉紅。

蕭郎更瞧料了幾分，他不是男兒，一定是女兒。

天魔女倒不敢看她，也不笑了，遙望雲天遠處，隱隱遠山如黛。

「是，」蕭郎道：「可惜雲天遠阻，不知相見是何年了，不瞞你說，你眞有些……像她。」

他的目光又回到她面上了，心中忽然一動：她不是夷姝，怎會又有一個和天魔女相似的？天魔女殺人時是金臉紅眉，小孤山上樓外樓頭初現身，不也是個少年郎？半月的耳鬢廝磨，她可又成了小魔女，玉離宮中別時逢，却又雲想衣裳，紫黛替她縫製面具，還有多少，她既能在眨眼間，就化身成另一個人，會不會？會不會這少年眞是她的化身？

「你爲何又搖頭啊？」

蕭郎慌忙把目光從她臉上移開，不僅搖頭，而且苦笑，因爲他眞傷心，不錯，莊嚴的公主，那最後臨別的

一見，眞令他傷心，天魔女即使母女久別重逢，若然對他也有情，那會臨別也不瞧他一眼。

「你怎會是她呢?當然不是。」

他不是對少年說，而是對自己。

當然不是，天魔女若還有情時，也就不會半月相處，親近相處得耳鬢廝磨，也不曾見過她一笑嫣然，更不要說笑嫵媚了。

她當然不是天魔女化身，何況玉離宮主把天魔女留在玉離宮中，不僅是十數年久別的母女相認重逢，而且顯然更別有更重要緣故。「若然有緣，他日豈無相見之日。」臨別時，玉離宮主說得何其明白，又豈會隨他跟踪離恨天外來。

啊呀!驀然間，心下有些着慌，這少年若眞是個少年郎，把他比作女釵裙，人家豈不惱的；若是個姑娘，那可更糟了，初相識，淸淸白白的紅粧女，怎可把人家幻想成暮想朝思的意中情人!

為何他不言語，難道眞惱了他?

那料少年非但沒惱，晚霞更把她臉兒抹得紅又紅，江中水波在蕩漾，她的眼波也在蕩漾，眉似遠山黛，他沒惱，但笑也不嫣然，不嫵媚，只是對他，對他痴痴地凝眸。

她沒言語，原來，是對他痴痴地凝眸。

待到蕭郎目光落在她面上，少年才像從醉酒中醒來，慌忙掉過頭兒，道:「蕭郎，你做什麼呀!像在夢遊，還不快進舟來。」

蕭郎只覺心兒也像那水波一樣，在蕩漾，衝口吟道:「眼是秋波橫，眉是山峯聚，若問蕭郎夢遊何處邊，便是那眉眼盈盈處。」

那少年霍地一揚手，好美妙，更瀟洒，小舟只那麼微微一晃，便已滑向江心。

蕭郎心下一驚!好功夫，他只那麼瀟瀟洒洒，圈臂微微向岸邊一拂，小舟便已滑行了，而且那麼平穩，若然他不是目光未離開這少年，不是陶醉在那眉眼盈盈處，那小舟已滑行入水了，幾乎也不能覺察。

蕭郎只見過天魔女武功奇詭絕倫，那可摺疊的彎劍，能飛劍殺人於百步之外，輕身功夫更已達到了幻影的最高境界，但雖半月朝夕相處，却還沒見過她顯露過內家功夫。

正因沒見過，就不能說他不是天魔女，天魔女的內家功夫不是已近登峯造極。

那少年，哈!那還是少年，少年豈會嬌嗔，臉兒飛霞，那無限的嬌嗔，可不是流露出女兒態來。

她嬌嗔地瞪了蕭郎一眼，道:「人說天劍蕭郎，天劍風流，當眞見面更勝聞名。」

蕭郎脚下加了點勁兒，她惱了嗎?是否誤會他輕薄呢?若是惱了他，她臂兒也不用抬，彎劍就會出手，何況身在小舟中，那可不是玩兒的!

但他立即鬆了一口氣，她沒惱，也許，他倒希望她惱，那麼，就可肯定她就是天魔女了，不過，可以肯定一點的是，在夷妹口中，他不過是浪得風流虛名，她絕不是夷妹。

但無論如何，「夢遊何處邊，眉眼盈盈處。」對一個女郎，尤其是天魔女，雖然是眞情，情不自禁，無論如何都儇薄了些，而他，可不是個儇薄的少年。

小舟已滑到江心了，江上霧靄生，烟波更縹緲，小舟宛若飄浮在雲端，西邊天際已褪了晚霞的殘紅，月兒一定也像她一樣，躲在雲端裡。

那霧靄烟波，成了她遮的羅紗，竟當面讚他風流，怎會不羞不勝情，一定臉兒更紅艷了。

她側過臉兒去了，映在那仍明亮的天幕上，她那俏臉輪廓，更美若謎一樣的浮雕。

他知道她為何羞赧，也有如他情不自禁，衝口作了儇薄之言一般，好生後悔。

且慢，無論她是否天魔女，且慢揭穿她是女兒身，心中一動，立即朗朗吟道:「『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兄台必知那孟夫子何人?」

「少年棄冠冕，白首臥松雲的孟浩然。」那少年回過頭來，烟波暮靄裡，俏臉更增迷幻，蕭郎之所以未跳起身來，因為呆住了!不，她不是天魔女，天魔女那會知道白首臥松雲的孟浩然，也萬幸不曾揭穿她是女兒身。

少年又道:「是眞名士自風流，這孟浩然，與那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李白，才眞正當得這風流二字。還有……你這這……蕭郎。」

可把個蕭郎喜得心花怒放，衝口叫道:「賢弟!」

他突然改口，令那少年微微一怔!不!簡直是一震，即使暮靄幻烟波，他也見到少年嫣然笑了，嫵媚得為之心醉。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賢弟你見識逸趣高雅，可知八斗才高，非同流俗。若再以兄台相稱，那就虛假猥鄙了。」

「怎麼?不是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蕭郎步下船艙，和她抵膝而坐，正色道:「死何足惜，若得知己而無盤桓，不更是大佳話，都言朝聞道，夕死可也，我却不敢苟同，聞道而死，豈不是與道偕亡，道既不存，又有何可貴，賢弟，愚兄痴長你三兩歲，斗膽叫你一聲賢弟。」

「不!」

蕭郎那高飛的意興，陡然一沉，那知他失望得快，高興得更快，快樂得眼放光彩。

少年道:「你不愚，怎麼自稱愚兄，我不賢，也不是賢弟。」

蕭郎呵呵朗笑，道:「是是，這可是我的不是了，當眞，眞該死，你我一見如故，已是知己了，這可不公平，你知道我，我還不知道你的姓與名。」

好呀!怕她不露出眞面目來，若不是天魔女，她又怎會知道他的名姓!若是天魔女，請名問姓，她必要遲疑。

那知她展顏一笑，道:「天劍蕭郎，天劍風流，既在江湖中行走，豈有不聞名的，若問我又怎知你便是蕭郎，那更易了，江湖之上，那還有比你更瀟洒，更風流的，便是在少年讀書郎中尋，也萬不得一，普天之下，那還有及得你瀟洒更風流的。」

蕭郎道:「慚愧，小兄弟，你過愛了，比起小兄弟你來，小兄弟，你才當之無愧，但你也還知我的……」

「其實眞名蕭朗。」

能知他眞名的，必也知得師門，當眞能有幾人，登時心下又一陣劇跳，因為有限的數人中，天魔女是最近的一個，忙目不轉睛，盯着她瞧，道:「小兄弟，但你的名兒?」

他一般毫不疑遲，道:「我也姓蕭，大哥哥，你說多巧，咱們同一個姓，而且一般兒的……」

一聲格格，又一聲噗嗤，正因她想忍，却又忍不住，故爾笑得像花朶兒般顫抖起來，多嬌俏的霧中花。

「一般兒的瀟洒又風流。」

「你也姓蕭，」蕭郎道:「不過蕭字要加個水邊兒，我還知道……」

「啊!呀!你你……」

像要驚得跳起了，但沒有，只是猛可裡把身子兒挪開了些。

蕭郎笑道:「小兄弟，我當你是知己，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不該瞞我。」

「我沒有，不過你說得對了，蕭字要加個水邊兒，我名瀟湘，人家叫我瀟湘子。」

她語音如珠落玉盤，也快語如珠，蕭郎不由一怔!這可是不會假的，原來，眞不是天魔女，他失望嗎，但只有輕微的失落感。

「你!笑甚麼呀?」

蕭郎是眞在笑了，道:「只怕這名兒還少了個字，應該叫瀟湘妃子，啊!小兄弟，你別惱，我不過是說的玩話兒。」

即使夜幕已低垂，天邊已褪了晚霞的殘紅，却頑固地不從她俏麗的臉蛋上褪去。

他後悔了，本是抵膝而談的，而今不僅已挪開了些，這句瀟湘妃子一出口，更把身子兒猛可裡一縮，還幸那小舟實在太小了，只能縮開去三五寸。

瀟湘妃子，豈不是揭穿了她是女兒身，一朝男女有別，豈不生分了，忙道:「賢弟，啊，小兄弟，你別惱，誰教你俊俏得像個女孩兒，我我……絕不是，我發誓，絕不是輕浮儇薄。」

「瞧你急成這個樣兒。」

謝天謝地，她沒惱，而且非但不尷尬，而且，竟嫣然一笑，他大大地鬆了口氣。

「若不是知道天劍蕭郎，天劍眞風流，我也不跑來和你月夜泛舟?你若是……若敢輕浮儇薄，我早……」

「早走了，不再和我泛舟。」

「那豈不便宜了你，我會……殺了你!」

她眞咬着牙兒說的，因為夜幕低垂中，也顯露她白森森的銀牙兒。

蕭郎差點要爆發一聲哈哈大笑，她可眞有些像天魔女了，若是起初，他也許會疑心她是天魔女，現在，已確知她是瀟湘，瀟湘子，其實更恰當的是瀟湘妃子。

若是能博她歡喜，博她一笑，裝假又何妨，非但沒笑出聲來，而且裝得眞像，眞像怕了，嚇得一縮肩兒，道:「多謝小兄弟你不殺之恩。」

她噗嗤一聲，笑了，一定笑顏如花，道:「原來你也是個銀樣蠟槍頭，倒不是浪得風流，而是浪得天劍之稱，你……做甚麼?」

蕭郎慌忙把湊過去的臉兒縮了回來，他是想瞧瞧她是否撇了嘴兒，這瀟湘笑也嫣然，連惱也嫵媚，想必撇嘴也另有一番媚態，慌忙道:「我，不過想瞧清楚些，小兄弟，誰教你長得這麼俊俏好看，別惱呀，我就是怕你惱。」

「我不惱，」瀟湘子說:「若是起初，我惱起來，眞殺了……別怕啊，我不殺你，後來，後來見到我的人都說，都說我像女孩兒，殺人殺得手也軟了，惱也惱不了那麼多了。」

「你眞殺過人?」

「難道你沒有?」

蕭郎因為她笑也嫣然，相對更嫵媚，竟忘了她有一身絕世武功，僅僅是把他送入江心的小舟截得回來，而且搶先等候在酒家樓頭，僅憑這一點，已知她武功非同凡俗了，既已在短短時日中，遇到了東海白娘子，跟着出現了天魔女，玉離宮中更上上下下，全是女兒身，即使連侍婢，也無不有一身超凡功夫，更不要說那夷妹了，現在，再來一個瀟湘子，或者眞是瀟湘妃子，亦有一身超凡絕世的武功，豈僅再不奇驚可信，而且絲毫也不疑了。

她眞殺了人?而且殺過不少人?

但立即明白，實在不該驚駭的，她既有一身超絕的功夫，又行走在江湖之上，江湖之上豈少得了登徒浪子，即使不知她是女兒身，也是個俏兒郎，那麼，她殺過人，殺過登徒浪子，殺過武林江湖的敗類，又有何奇。

蕭郎不禁心頭一凉，天魔女殺人不眨一下眼兒，這瀟湘子說來也淡寫輕描，還有那夷妹，美目現妖媚時，也令他不寒而慄，難道……難道越是美貌的女人，越是狠毒如蛇蠍!

當眞是浪得風流名，以往，別說

美人心了，便是美人也不會遇到過。

當眞，除了瀟湘子的名兒，他對她可說毫無所知，他急於要知道，又如何不急於想知道，她這麼美，這麼武功超絕，更令他醉心的是，她既說得出風流天下聞的孟夫子，可知她也精於歌賦詩詞，因是也解得風情，這可是那美人而羅刹的天魔女所不能及的了。

「來呀！蕭郎，蕭郎……大哥哥。」

蕭郎，即忙又加上了大哥哥，她笑了，笑得多清麗，原來玉兔已東升，洒了滿江清輝，也洒在後艄，洒在她燦然的笑臉上，清麗，更令她美得脫俗出塵。

她已取過食盒，取出酒餚，擺在後艄的船板上，道：「烟波江上，你我舉杯邀明月，蕭郎，你我可也算得風流？」

蕭郎道：「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那，嬌波兒轉……」

「呔！」

不，她不是惱，倒是斜眸睞睇，道：「燭影不搖紅，我可是……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妝淺？呀！」

一聲呔！這又一聲呀！蕭郎不敢笑，怕她更慌張，道：「小兄弟……」

他不僅繃緊了臉兒，而且加重了語氣，叫了聲小兄弟，忙道：「你可眞是天付與風流了，你臉兒不粉已香更輕勻，不畫已眉似春山翠黛了。南史張緒傳中言：『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是風流者，泛指風度與高品格而言也。」

瀟湘子分明不轉眼地瞧着他，顯然是瞧蕭郎是眞心還是假意？是否發覺她失言了？

她不知道蕭郎雖繃緊了臉兒，却笑在心裡，樂在心頭，她放心了，道：「怪只怪唐時新進士遊平康坊後，時人竟稱那妓女所居之地爲風流藪澤，把高品格、美風度的風流，鄙指男女情愛事，竟被後人誤解了。」

這番蕭郎可眞肅然了，正色道：「小兄弟，不然，那男女之情，若然至情至聖，情眞意也眞時，繾綣纏綿，不也一般是眞風流。」

月下眼兒明，也更增媚，道：「是則煙波江上，對此月下畫意詩情，來呀，蕭郎，你我知己對酌，不亦是風流大佳話。」

蕭郎只不過轉過身來，就已和她對坐在船尾之上，又豈僅煙波江上，月下畫意詩情，何況更對美人知己，那酒尚未入情腸，却已先醉，陶陶然了，此時不問，更待何時，道：「小兄弟，你對我看來無所不知，我可有些兒不明白。」

瀟湘子抿着嘴兒一笑，不僅嫵媚，更流露得意，只見她掀了掀月下更深黛的眉兒，說道：「蕭郎大哥哥，既然你以我爲知己，若不實言相告，那可就不算得風流情意眞了。」

「亦算不得佳話，而且辜負了佳話風流，小兄弟，不論你是否眞名瀟湘，但人稱瀟湘子，那必是不假的，若我猜得不錯，小兄弟你必來自那雲鎖的瀟湘，若非是瀟湘的水秀山明，又豈能毓秀鍾靈，生得出小兄弟你這個美丰姿，高品格的風流人物來。」

月下眸更明，齒更皓，笑也更令蕭郎的陶然醉，道：「算你會猜，蕭郎大哥哥……哎唷，這麼稱呼，多別扭，既然人生難得一知己，又何必道弟稱兄。」

「知己亦忘年，正是，你本來就叫我的名兒，叫我蕭朗，不更親切些。」

「蕭郎，我喜歡，叫蕭郎。」

「那又爲何不可，江湖之上，蕭朗蕭郎，其實早已不分了，倒是只有蕭郎，而不知有蕭朗了。」

「蕭郎，天劍蕭郎天劍風流，越來越響亮了，甚至傳遍了瀟湘，是我就想啊，哼！天劍蕭郎，倒要瞧瞧他憑什麼敢稱天劍，又怎生自命風流。」

「冤枉呀！小兄弟，我並未自誇天劍，更未自命風流，人家要這麼叫我，我也沒法兒。」

「敢情一點兒也不冤枉，當眞是千里追踪，其實迢迢何止數千里，聽說你蕭郎出現之處，我就追趕前去，那知你是個壞透了的蕭郎，待我追到，已踪跡全無，若不是神龍見首，就是鬼沒神出，我呀，直恨得我牙兒癢癢。」

「小兄弟，你的牙兒若還癢時，那就咬我兩口吧，即使咬痛了我，倒消了我心頭之恨。」

瀟湘子把一雙明媚的眼兒瞪大了，道：「恨在我心頭，怎麼你心頭有恨了，可是你把話兒說錯了？」

「一點也沒錯，」蕭郎恨恨的說道：「人生已難得一知己了，何況小兄弟你這麼個美知己，咱們早日相逢，豈不早已是形影雙雙，小兄弟，眞箇是相逢恨晚，想到辜負了那麼多風流花月夜，教我如何不恨，當眞恨煞人。快呀，小兄弟，快說下去，咱們已辜負了那麼多風流好時光，更得珍惜眼前這風月良宵。」

瀟湘子聽得直眨眼兒，但也不轉眼兒，氣不是，惱也不是，可又樂得花枝兒般亂顫，大聲呻吟起來，叫道：「蕭郎呀！原來，今兒才知，你眞是個壞透了的蕭郎。」

「但也甜甜的。」蕭郎道：「小兄弟，你不覺得這恨也甜麼？若然壞透了的風流，能令你小兄弟樂時，多些兒風流又何妨。」

一半兒羞，一半兒惱，又是喜，也又是嗔，道：「今兒後，不許你再說風流。」

蕭郎樂在心頭，想道：「你終於露出女兒態來，怕說風流，怕你不露出女兒態來。」却道：「這不奇怪了，你怕說風流，爲什麼又千里追踪風流蕭郎。」慌忙側過面去，總算把笑忍住

了。

瀟湘子啐了一口，道：「我要瞧瞧，你端的怎生天劍，又怎生風流，惱得我那恨呀，也恰似那一江春水向東流。」

「不用說，你順流而下，追踪我到了石頭城。」

這番不是啐，而是呸了一口，道：「當眞是風流藪澤，生平第一遭兒，我竟踏上了風月秦淮，金陵烟花地，那知你這壞透了的蕭郎……」

「却已踏上了春風十里揚州路。」蕭郎道：「小兄弟，不用說，你又盡賞那二十四橋風月夜了，小兄弟呀！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爲甚麼？」敢情她瞪眼兒一怔，天眞亦可愛，道：「怎麼又是我的不是啦？」

「因爲……因爲……小兄弟，你先得說，恕我不惱，我才敢說。」

瀟湘子格的一聲笑，把身子坐得端端正正，也繃起了臉兒來，道：「恕你不惱，那蕭郎，從實說來。」

蕭郎道：「因爲你不去也還罷了，這一去呀，那春風十里的揚州路上，捲上的珠簾裡，那嫋嫋婷婷，即使是荳蔻梢頭二月初的燕燕鶯鶯，即使是花魁女，風流藪澤的煙花粉黛，便盡失顏色，全被小兄弟你比下去了，啊呀……你，你說過恕我不惱的。」

蕭郎竟沒躲開那打過來的纖纖玉掌，也許早已瞧出那一掌沒力道兒，壓根兒假裝要躲，其實沒躲，雖然打在他臉上，脆脆的一聲響，却一點兒也不痛。

「但你這壞透了的蕭郎，不該把我比作煙花女子。」

「冤枉呀！小兄弟，少年的郎君，怎能與脂粉煙花女子相比，我不過說那些燕燕鶯鶯盡失顏色，小兄弟，不識子都之美者，是無目也，何況小兄弟你的俊美，更勝子都，蕭郎有目，不過說了眞話兒，小兄弟，你說冤枉不冤枉。」

一句又一句的小兄弟，何況萬確千眞，蕭郎並無輕浮態，更無儇薄意，只不過是口舌俏皮了些兒，何況即使相比，比的也不過是美貌，難道這讚美不又甜在她心窩裡。

她嗔道：「好吧，恕你不惱，且饒你這遭兒。但我仍然惱的，氣得了不得。」

「可是因爲你追到揚州，我又去了蘇州，於是，小兄弟，你又流連那吳儂風月場，好一個風流藪澤，小兄弟，你可覺得那蘇州的教坊青樓，倒眞是當之無愧？」

瀟湘子又啐了一口，臉兒月下也可看得出紅了，道：「只見風月與風情，那配稱風流，却是我才知道，有一個人兒，才眞當之無愧。」

「多謝小兄弟讚美，蕭郎愧不敢當。」

「誰讚你啦。」

「因爲你終於信了，相信眞風流的蕭郎，愛花更惜花，天劍蕭郎，當眞是天劍風流。」

「且慢，」瀟湘子道：「我是眞信了，當眞你流連煙花地，是惜花而非愛花，當眞救了不少煙花苦命女。」

「於是，你更想一見風流蕭郎，於是，小兄弟，你猜，我聽了些甚麼？」

「我……我甚麼也沒聽到。」瀟湘子信以爲眞，眞側耳而聽。

蕭郎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悽悽慘慘，切切悲悲，哭泣呀！小兄弟，你眞狠心，令那含羞帶愧的西子，也羞愧傷心得哭了，因爲你令美絕古今的西子也失了顏色，把她比下去了，如何不悲慘傷心得哭泣。」

「哎呀！你這個該死的蕭郎，今兒才知道，你有多壞，原來你冤了我。」

「也甜在你心窩兒裡。」心裡說，可沒說出口來，嘴裡道：「怎麼是冤了你，難道你不是又追到西子湖邊？那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小兄弟，你呀！即使易釵而弁，亦令那美西施也失了顏色……」

不容她跳起來，蕭郎忙道：「小兄弟，幸喜你不是女紅妝，而是一個男兒，要不然那美西施也被你羞死了。」

瀟湘子鬆了口氣，爲了掩飾她的慌亂，也忙道：「說眞的，我追到了臨安，可了不得啦。」

「你哭啦！」蕭郎說：「蕭郎何幸，但小兄弟你一掬傷心淚。」

「你胡說，我爲甚麼哭？」

「你數千里迢迢，追踪到西子湖邊，不料却晚了一步，天劍蕭郎，已魂兮不歸來，必然一掬傷心淚。」

「要哭，也哭那大好湖山，不埋風流，而埋你的髒骨，喂！你不打岔，行不行呀？你一個勁兒臭美，可知醜字怎生書，灌下這盅酒兒，閉上你的臭嘴。」

蕭郎道：「小兄弟，這盅酒兒你親手斟，如何不酒更添香，嘴兒香了，便不臭啦。」

有生以來，蕭郎從未如今晚一般開懷過，那瀟湘子必也一般，不論是惱了眉兒，恨了眉兒，唇邊笑，也總是更比花妍。

那蕭郎好不得意，若不是恁地打趣胡調，她如何會盡吐情懷往事而不再提防保留，喝着瀟湘子替他斟的酒，酒不添香，却滿是眞情意，那酒自也更香也更甜了。

瀟湘子眞是毫不保留地眞情盡吐了，原來她追到臨安，她可不比那些無知的鶯鶯燕燕，聽到那雨雨風風，遐邇的轟傳，暗中一打聽，天魔女大鬧樓外樓，便已明白了，才知湧金門那教坊的血案，殺人的不是天劍風流的蕭郎，而是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所爲，她不明白，她心中那塊大石何來，但一得知殺人者，天魔女也，那心中的大石登時化爲煙雲，不明白爲何而喜，但又失了蕭郎的踪跡，可又喜

歡不起來了。

幸是不久，一葉扁舟泛曹娥，天魔女者夷光也，竟也傳遍了臨安城。

「於是，你追到了曹娥。」

「可惜，我晚了一步，僅趕及見到你和那天魔女，踏上那綵舟，那是天魔女，是不是，你那個身邊的美嬌娘，我在岸邊，而且僅是一瞥，只覺她很美，却沒瞧得眞切。」

蕭郎道：「你是說，搭了這小舟，踏上綵舟時？」點了點頭，繼道：「那羽衣霓裳的姑娘，正是天魔女，小兄弟，說下去，你怎麼不說呀？」

她爲何欲言又止？而且側了臉兒，終又開口了，道：「你說……你說呀？」

「說……說甚麼呀？」

爲何她沒來由地恨起來，而且紅了臉兒，月下，白白的臉兒微黑，那自是起了紅暈。

「你眞是個……壞透了的，你呀！你把我比了煙花女，比了美西施，怎又不……」

「比天魔女。」蕭郎差點兒爆發一聲呵呵大笑，心想：她再不敢否認她不是女兒了，當眞，越是美女，那妒嫉之心也越盛的，不能容忍別人比她更美。

蕭郎也不由一怔，簡直是心頭一震，一個心中有情的姑娘，也不容許心愛的人心中有別個女人，更不能容許有比她自己更美的女人，那麼，難道這蕭湘子已是對他一見生情？

他忙道：「小兄弟，又何必比，難道你不聞那江湖傳聞，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一張金臉，兩道紅眉？」

「你胡說，她美得令你暮想朝思。」

「你！只是岸邊遠遠瞄見她的影兒，你怎知道？」

「但我見過花容月貌的夷妹，她那同年同月同日生，一般模樣兒的孿生妹子，不是連你也分不出來嗎？」

蕭郎眞驚得跳了起來，那離恨天、玉離宮，隱密無人知，玉離宮主顯然在躲避仇家，必是厲害無比的仇家，這蕭湘子竟連夷妹也知道，莫非已被她發現了？

蕭湘子哼了一聲，道：「你休想騙我了，我瞧得明明白白，你也不想想，今日你那小舟爲何順流而下，不到一個時辰，已在百里外了。」

「原來，你在舟中？」

蕭湘子啐了一口，道：「那夷妹向你送抱投懷，可眞是繾綣纏綿啊，却不知我就藏身在這後艄下，看得明白，也聽得明白，好吧，我就說得清楚些，待會兒打你這胡說八道的嘴巴子，也好教你心服口服。」

她說了，原來他和天魔女一登上綵舟，綵舟便順流而下，快得令她駭然，竟是追趕不上，眨眼綵舟已隱沒於煙波深處，不得已，只得回到小舟來等候。

蕭郎道：「你怎知我會回到小舟來？」

蕭湘子道：「那個中年女子，那些綠衣女稱她爲婕好的，你們進入綵舟不久，便又步出艙來，只聽她對那身穿白色水衣的女子吩咐道：後日便要把你送回小舟，吩咐兩人把這舟隱藏在蘆葦中。」

蕭郎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麼說，她並不知道有離恨天，亦不知有玉離宮。

「於是，你就回到小舟來等候，原來，舟行百里，是你在催舟。」

不僅對他嫣然一笑，而且情深脈脈：「來呀，蕭郎，坐下來。」

她非但不打他的嘴巴子，而且替他斟滿了一杯，顯然酒中也注滿了她無限的情意，酒在杯中蕩漾着，那注視着他的眼波也在蕩漾。

蕭郎心下眞生了疚愧，道：「小兄弟，你若還惱時，你就打吧，當眞我胡說八道，我若躲閃，就算不得……」

「風流蕭郎。」她格的一聲笑，道：「我仍是惱的，但不想打啦。」

蕭郎慌忙側過面去，總算把笑忍住了，他一個勁兒的胡調，半假眞的玩笑，這法兒眞妙，不但令他們間更親近了，令她說出了眞情話，而且也令她顯露出更多女兒態來，就像現刻一樣，她樂在心中，笑在臉上，不自覺的抿了抿露出在文生巾外的鬢邊秀髮，即使江上晚風勁，可也吹不亂文生巾下的秀髮，那不過是女兒家的習慣成了自然，消除了心中的戒惕，怕她不在無意間顯露出來。

她不笑了，但笑意却更深濃地存留她月下倍加明亮的眼中，唇邊殘存的笑意，更甜，也更令人醉了。道：

「饒你這遭兒，因爲……因爲……當眞風流高品格，即使美如那夷妹，即使她投懷送抱，你也不爲那美色所迷，當眞風流蕭郎眞風流，教我怎能不更喜歡你，啊！我……我是說更敬佩你。」

蕭郎臉上紅一陣，又白一陣，想到他雖抗拒了夷妹的投懷送抱，但初時，誤認她是天魔女，也曾有過一陣纏綿，是了，她那時躲在後艄船底，必是仍未探出頭來，只見到他斥責，對夷妹的抗拒。

慚愧，這蕭湘子何曾知道，他之所以能抗拒夷妹的送抱投懷，是因爲他心中有了天魔女，若是早在結識天魔女之前，若是沒有天魔女純眞與堅貞的可敬可愛作比較，眞難想像，不會被夷妹的美色與情熱所迷惑。

慚愧，幸是這蕭湘子沒見到他和天魔女耳鬢廝磨，若不是離恨天中生離恨，即使連他自己，也還不知他對天魔女情愫已暗生，這蕭湘子當然更不知道了。

一個姑娘，而且是初相識，竟對一個少年郎當面道出眞情意，她怎不慌亂而臉紅。

煙波江上，又見月籠輕紗，都紅熱熱的臉兒，突然間，也倍覺出那江風的清涼，一時間，一個兒羞，一個兒愧，都沒言語，也因這緣故，一時間，那周遭的景色，也都顯現了出來。

她在瞟着他，他却迷失在縹緲的烟波裡，他明白，初相識的只是他，而在蕭湘子，一定已像千年萬年長了，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就像天魔女一樣，若是一到臨安就遇上了他，也許早就殺他了，天劍蕭郎是否眞那麼輕易被她所殺，自當別論，但爲何已見到了她的殺人面目却又不殺他了？因爲蕭郎幸是不在臨安，去了天目山中練玉清寶籙，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才有時間在煙花風場中明白過來，原來天劍蕭郎非但不風流浪蕩，竟是風月場中救苦難的可敬的俠士，之所以天魔女那奇絕的彎劍已擱在蕭郎的脖子上了，第一次不飲蕭郎血，由敵視而生敬意好感，而有後來的半月朝夕相對，耳鬢廝磨，這蕭湘子却又不同了，雖一般是由天劍，風流的傳言所吸引，要見識他的天劍，懲他的風流，而來尋他，但蕭湘子離了蕭湘，順流而下，每經一地，就對蕭郎增了一分好感，未到臨安，豈僅敵意早已全消了，反而油然生敬。

天劍風流，若不瀟洒，又怎能稱得風流，傳言蕭郎貌賽子都之美，她早已由敬而生遐想，早在心中幻想出個翩翩佳公子來，待得見到了眞面目，活脫就是活了的幻想蕭郎，簡直就是從她的幻想中走了出來，活生生的，竟是一般無二，眞箇像是相識了已千年萬年長，已緣結三生。

更何況，她扮成了個少年郎，少了男女之別。

正是如此，想到天魔女一旦明白蕭郎不是風流風月場，而是煙花地救難煙花女，也消除了敵意，何況蕭湘子見到更多，聽到更多他的眞風流的俠義事蹟，本性更溫柔的蕭湘子，如何不好感倍增，那夷妹，對他一見已生情，又何況蕭湘子對他早已生情。

江上清涼的晚風，褪了她臉上的羞紅。

「蕭郎！蕭郎呀！」

「啊啊！」他爲何竟也像她一樣，慌忙起來，竟忘了人家早已不惱，早已饒了他這遭兒了，道：「我我……是比了的，只是，說了出來，不許你惱。」

一時間，他的思緒馳騁於那月下的煙波深處，豈僅比擬了天魔女，更比擬了夷妹，而且明白了天魔女爲何不殺他，從而想到，這蕭湘子對他，豈僅不是初相識，簡直像相識了千年萬年長。

蕭湘子的呼喚，把他煙波深處喚了回來，竟忘了人家早已不要他比了。

不讓他看到她眼中的笑意，道：「好吧，你說，只要是說了眞話兒，我就不惱。」

「豈僅那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小兄弟，我不僅該打，而且眞該死，怎能把煙花風月場中女來相比，雖然比的只是容貌，那也是不可饒恕的褻瀆。」

「既然你已知錯兒，又以西子相比擬，那就恕你無罪。」

「多謝小兄弟不罪，」蕭郎竟正容起來，說道：「我說以西子相比，美西施也失了顏容，那是一些兒也不誇張，要知那西施端的怎生美？可是誰也沒見過，不過從歷史，從墨客騷人筆下幻想而來，那比得活生生的小兄弟你：眉似春山翠黛，眼如秋水漾波，臉兒是，泛桃花，醉臉薰薰。」

「住口！」蕭湘子大吼一聲：「好哇！你口口聲聲小兄弟，敢情你竟當我是女紅粧。」

蕭郎道：「小兄弟，你說過，說了眞話兒，你就不惱的，我說的是眞話呀，不識子都之美者，是無目也，那美潘安，爲何又小字檀郎，可知俊美的俏郎君，勝過女紅粧的，史也不絕書。」

蕭湘子啐了一口，道：「我說不過你的伶牙俐齒，不許你比西施，我要你比天魔女。」

蕭郎道：「小兄弟，其實我沒胡說八道，那天魔女殺人不眨一下眼兒，要是見到他的眞面目，她的劍必飲血，那紅眉金臉，眞而又眞，是她的眞面目。」

蕭湘子道：「更是胡說八道了，第一樁，這麼說，你見過她的眞面目了，爲何她的劍不飲你的血。第二樁，她和那妖媚的夷妹同母一胎雙胞生，容貌一般樣，可知那紅眉金臉，不是她的眞面目。」

「我和天魔女雖是初相逢，但江湖傳聞，她的眞面，確是如此。」

蕭湘子點頭道：「傳聞果然如此，我也聽說過。」

蕭郎道：「那日在西子湖邊，玉皇山下，斜陽畫出南屏時候，她的彎劍擱在我的脖子上，要殺我，我就說啦，你不能殺我，因爲我沒見到你的眞面目，就是這般如此，她就現出江湖中傳言的眞面目來，你看，小兄弟，我可眞沒胡說八道。」

「但她並沒殺你呀，可知仍然是胡說八道，啊啊！是了，是了，她一定是……愛上了你，因爲你的美丰姿，在她心兒裡，蕭郎已成了她的檀郎。」

蕭郎朗朗一笑，道：「小兄弟，你錯了，那天魔女武功果然奇幻詭異，但我天劍蕭郎，可也不是浪得虛名，她想殺我，可也沒那麼容易，不過是哄她現出殺人的面目來。」

「傳言天魔女化身多變，不同場所，必以不同面貌出現，不知和你相遇時，却又是何面貌？」

「問得好。」蕭郎道：「這可眞有得

比擬了，小兄弟，我和她初相見於小孤山的樓外樓頭，恰也和你現下一般，化身爲一個翩翩的佳公子。」

蕭湘子急得臉兒黑了，月下看來，紅了的臉兒，自然成了黑黑的，道：「我不是化身，我不是！」

蕭郎心中一樂，道：「既不是女紅粧，小兄弟，你急甚麼，瞧你急成這個樣子，我是說那天魔女呀，却是她化身成爲個翩翩佳公子，亦不及小兄弟你蕭洒，眉目如畫，你若是……小兄弟，你聽眞了，我是說若是，若是你化身成了個美嬌娘，那天魔女便眞有如那夷姝，豈不也被你比下去了。」

唇邊的花兒又盛開了，笑得多嫵媚，道：「好吧，但你還未說，見到了她說的殺人眞面目，又爲何不殺你了，可是……可是……」

「小兄弟，她不是愛上我，而是和小兄弟你相同，明白了我混跡流連風月場，不過是拯救那些可憐的苦命煙花女，還有……」

話在嘴邊，急忙吞了回去，他幾乎說出東海白娘子來。

「原來，原來她不知道你是多情更多義，俠骨更柔腸。」蕭湘子不自覺流露出得意來。

蕭郎肅容道：「小兄弟，你讚美了，雖令我愧不敢當，但知我如小兄弟，那天魔女更是不能比擬的了。」

那蕭湘子就不僅唇邊嬌花放，心花兒也一定朵朵開了，道：「可知咱們不是一見如故，而是早已成了知已。」

蕭郎道：「小兄弟，知己自應彼此相知，但你已知我，但除了小兄弟你來自蕭湘外，便無所知了，不公平倒也是小事，却是就不能算得知己了。」

蕭湘子略一遲疑，道：「蕭郎大哥哥，我仍然喜歡叫你蕭郎大哥哥，你可也想一賞那煙中紅樹山外樓，湘江瑞雪舞江村，一曲琵琶江山舟，醉唱那洞庭秋？」

蕭郎道：「小兄弟，出你之口，湘中山水更如畫了，你可是想伴我一遊麼，怕只怕，那九疑山高，高處不勝呢。」

「啊呀！你……」

蕭湘子驚疑得跳了起來。道：「九疑，你！你怎知我自九疑來？」

蕭郎一怔，他不過初相識時，聽她說名蕭湘，人稱蕭湘子時，不知如何，偶然動念，竟想到應加一個妃字，稱蕭湘子才恰當，而那湘妃乃是舜的二妃，娥皇女英的稱號，舜死後，二妃洒淚竹上成斑，是以那竹亦名湘妃竹了，那九疑山乃是舜讓位於夏禹後，是娥皇女英二妃隱居之所，是以順口無意說來，蕭湘子竟驚得跳了起來，簡直就是招認了，她就是來自九疑。

蕭郎怔住了，蕭湘子又爲何如是驚惶？難道也如離恨天玉離宮一樣，不願爲人所知？

他不知道玉離宮主懼怕甚麼？難道這雲鎖的蕭湘，九疑深處，亦有不可告人之隱，也在躲避甚麼？

蕭郎眼珠兒一轉，一聲呵呵，道：「小兄弟，人稱你爲蕭湘子，不由我不聯想到那娥皇女英洒淚竹上成斑了，若說山高，又那及得南嶽衡山，小兄弟，你不但其德疑疑，而且岐疑，你小小年紀已睿智如此，這一個疑字麼，倒眞是當之無愧了。」

原來是這個緣故，蕭湘子釋然了，道：「蕭郎大哥哥，現在我才知道，你不但武功蓋世，不僅風流高品格，而且恁般儒雅飽學。」

那痴痴的凝眸，流露出柔情萬縷。

蕭郎忙避開她的目光，道：「畫屏雲鎖蕭湘，說來也許你不信，這蕭湘二字，多入詩詞，每當讀來，竟似是情有獨鍾了，這不禁令我想到那下一句來。」

蕭湘子情深脈脈，道：「下一句又是甚麼啊？」

蕭郎脫下外衣，道：「夜寒微透薄羅裳，小兄弟，何事令你無限思量。」

蕭郎也無限深情地走了過去，把外衣披在蕭湘子身上。

還有任何言語，即使是智慧的萬語千言，此時也，也及不得無聲的語言了。

情義雖重萬鈞，又豈能重得過蕭郎那一件薄薄的外衣，那外衣上傳來的溫暖，也暖入她的心窩，那溫暖外衣，也訴說了千絲萬縷的眞情意，對蕭湘，獨鍾情，是人，而非字了。

江波在船舷上拍出歡樂的節拍，江風在船篷歌唱，歌唱出愛的讚歌，都入耳來，那麼，還有任何貧乏的語言，能及得上這無聲的豐富的語言。

蕭湘子千里追踪，竟成了柔情千里，蕭郎從春風十里揚州路，比擬到西子，千不該，萬不該，一旦與天魔女相比擬，便也和蕭湘子一般，那還是初相識，簡直已相識千年萬年長了。那情竇已開的蕭湘子，豈無夢裡蕭郎，多情的蕭郎，又豈無夢裡的窈窕淑女，一朝間，夢裡的蕭郎，夢中的淑女，都到了眼前，誰還說他們是初相識，自然也不是一見鍾情，而是早已鍾情夢裡了。

她不是又回到夢裡，夢中人已來到眼前，就在身後，夢已成眞，再不是夢，也再無夢了，她只是閉上了眼兒，依偎在他溫暖的身上。

他醉了，醉於情，而不是醉於酒，也感受着她身上傳來的無比溫馨，唯有有情人，才能從情人身上感受到無比溫馨，正是那溫馨令他醉了。

西斜的月兒，把他們的身影投到了江中，當眞是歡愉嫌更短，知已相逢，竟不覺時光的飛逝，更何況是有情的時光，更駕着輕快的羽翼。

他誤會了，見她閉上了眼兒，以爲她夜深倦極，睡了。

「睡吧，小兄弟。」（未完・四）

上文提要：三小得「鈎子」、「隔牆倒」的身體語言引開賭徒的視綫走脫，二女向小莊索償，小高找人頂替，二女不知是假，並不發覺，而三小早已上路，在另一處協助林哥揭發高、徐、裴、司馬的不齒行爲，受到他們切齒，在飯舖子中下毒，三小全無抵抗就被擒，追查小莊的武功後，便將三小放走，裴蒂探知他們想將三小置諸死地，偷解葯爲三小解毒……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佈下假死騙局　旨在誘出對手

小莊輸了一次，贏了五次。

他們的籌碼已經贏得不少了。

估計已有五十萬兩，兩小不擲了，希望兌現銀。

賭場表示，只能欣賞節目，不兌現銀。

他們所贏到的籌碼，變成的節目是「魚接鱗」等。

他們開了眼界，看了一場「魚接鱗」和「龜騰」，還有僅十四五歲的小童和六十七八歲的老女接戰。

這樣在小莊和小高來說，算是吃了虧。

因爲籌碼是花銀子買來的。却只能欣賞節目而不能兌現銀，賭場當然鐵賺不賠。大發橫財。

他們再賭別的，有一桌麻將，贏了錢可以帶走現銀。

小莊和小高都下了場。

兩人連輸了三把，各輸了近十萬兩。

兩人以「蟻語傳音」交換意見，調整打法及手法。

麻將的「郎中」多半是二吃二。

也就是一個「郎中」一個助手，吃另外兩個「凱子」。

要牌稱爲「叫片子」，即以暗語要甚麼牌，助手即供應。

麻將「叫片子」比「梭哈」重要，「湖牌」、「作牌」也能作出八張牌來。助手以各種手法供應你需要的。

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留碰快打湖要抓慢吃。

以上九個字只代表九個數目，另外尚有「裏條外餅中間萬」的口訣，這是手勢傳遞消息。如果叫片子時手放在自己的牌裏面說：「留一張吧！」這是「裏條」、表示要一條。

如果把手放在牌外面，則要一餅。

放在麻將中央爲要一萬。

如果說「碰不碰」呢？

這可以依手式代表二條、二餅或二萬銀其他如此類推。

如果你是湖一四萬則說：「你這牌是留着還是打呀？」

如果湖一四七萬則說：「抓張算了」。

至於東西南北及中發白自然也有暗語。

以上並非教人詐賭，而是告訴朋友小心上當。

這次小莊是打帶番的清一色，由於自己已抓到了助手小高先作好「砌好的」八張牌，就好辦多了，結果這一把就贏了二十五六萬。

這第二把小莊和小高合作更密切。

小莊叫了片子之後，小高除了供小莊吃碰之外，還能使他自摸。

例如小莊要湖一萬，計算張數在助手小高門前的第一張上。

在小莊摸牌之前，小高先扣了一張一萬在手中。

他故意上牌，在往前推牌時，左手的一萬已頂上，另外多出的一張則落在右方帶回自己門中。小莊正好適時摸雙。

這一次自摸，又贏了近三十萬，已有近六十萬的進帳了，小莊暗示，可以收山了，於是兩人退出賭局。

只不過兩人到了外院，忽然兩個漢子迎面攔住。

小高道：「是不是想吃紅？」

「是的，全部。」

小高上下一打量，道：「就憑你們這鳥架子？」

高的一個道：「你們兩人一個『郎中』，一個是『花惑』，一個叫片子一個供牌，就這樣那有不贏的道理。」

四小心頭一驚。

小莊道：「老兄既然如此內行，當時何不指出來。」

「反正你們也跑不了的。」

小高道：「我就不信你們能踩着我的小肚子拔下我的老二當笛子吹。」

矮的連擊三掌，四面八方屋中及牆外，突然現了三十來個漢子，個個動作矯捷，不像是賭場內的打手。

小高道：「嘿！有點黑店的味道。」

高的道：「把所有的銀票留下，自斷一手。」

小高道：「連一隻指甲也不斷，上！」

四小對付三十來個，當然仍是有餘。

只不過這兩人一上，小莊不由一凜，就麻煩了。

他們的份量，應該和高鴻及徐、裴等人不相伯仲。

加上這兩人，要脫身就難了。

況且小莊又不便多所炫露。

五、六十個照面之後，四小很不妙了。

尤其是兩女，隨時都會受傷。

這時裴蒂大叫一聲「住手！」

只不過對方見這一高一矮之人未住手，別的人也就不住手。

裴蒂大聲道：「我是裴元度之女。」

這句話忽然產生了效果。

那個矮子揚手大喝一聲「且慢！」

衆人停了下來。

矮子道：「如何證明妳是裴蒂大俠的千金。」

裴蒂道：「我叫裴蒂！我也知道你的大名。」

矮子道：「妳就說說看。」

裴蒂道：「『鬼見愁』柯森。」

矮子攤攤手，向高個子低聲說了幾句話。

高子點點頭。矮子道：「姑娘爲何與他們在一起？」

裴蒂道：「其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

「可是他們詐賭。」

「誰能證明是詐賭？」

「賭場中管事的說的。」

「果眞詐賭，爲何不當場揭穿，可見這種賭場只撈錢，却不希望賭客把贏的錢帶走。」

矮子揮揮手，道：「看在姑娘份上，留下銀票，既往不究。」

裴蒂道：「很抱歉！試問，如果輸了不掏荷包成嗎？」

矮子無言以對。

裴蒂道：「贏的爲何不能帶走？」

小高道：「不帶走不是承認詐賭了？」

裴蒂帶頭往外走，那些人只好讓路。

* * *

三小捐出了巨欵，裴蒂道：「原來你們作善事。」

小莊道：「妳以爲我們詐賭自肥，只是爲了享樂？」

裴蒂道：「早知這樣，可以多弄點。」

三小大笑，小莊道：「裴蒂，看樣子妳要大義滅親了？」

「滅親談不上，我只是不願和他們同流合汚。」

小高道：「妳要和我們在一起？」

「是的，和你們一起挺有意思。」

夜晚走路，既涼快又不累。

四人在山泉處喝了水，就躺在林中草地上打算這樣睡了，因爲沒有一個願意爬起來趕路的。

不久，小高已經睡了。

就在這時，衣袂聲來自此林的東北方。

這人一入林似要找個地方藏起來。

這工夫另一人已經追入林中。

裴蒂仍躺在草地上，只是由仰臥改爲仆伏了。

她極目望去，先來的是司馬長鞭。

後來的是徐起，而且一入林就看到了司馬長鞭。

四小所躺臥之處，距他們兩人約五六十步光景。

草深及膝，但人躺在其中，五六十步外看不到。

「徐兄……」

「司馬兄，你跑得好快。」

「徐兄也不慢。」

「司馬兄要去何處？」

「徐兄又要去何處？」

徐起「嘿嘿」冷笑。

「我有私事待辦，不知徐兄一路跟下來意欲何爲？」

「你胸懷異志，我奉命掛你的點……」

「我有異志？」

「正是，你曾不止一次潛進一堡一莊之中，單獨去搜查『狐步要籙』，足證你胸懷不軌了！」

「徐兄，聽誰說的？」

「一堡一莊之中已有按排，發現了

你五次以上。」

「你要來殺我？」

「當然，因爲一堡一莊之內有那東西，別人不知道。」

「我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你不相信？」

徐起道：「鬼才相信……」

徐起一出手就是「狐步」的精粹。

司馬長鞭也不含糊，他現在非保命不可。

只不過六十招後，司馬長鞭已是十分危急了。

四小伏在草中作壁上觀。

令人感嘆的是，這又是兔死狗烹的把戲。

兩位高人去世，他們就要互相殘殺，排除異己了。

「啪」地一聲，司馬挨了一掌。

退避中招架稍遲又中了一掌，再退時被草絆倒，又中了一脚，接着在他勉強躍起時又中了兩掌。

搏殺很快就終止了。

林內只有徐起輕微的喘息聲，且喃喃地道：「自己找死，這能怪誰？」

他彎腰試了一下，大概是死了，立刻出林而去。

四小並沒有立刻爬起來，這工夫小高也醒了。

他們怕徐起去而復返。

小莊道：「這未免來得太快了吧。」

巫素素道：「大敵已除，他們已無顧慮了，發現其中有不穩份子，當然要馬上除去的……」

小高道：「我們過去看看……」

就在這時，林外東北方又掠進一人。

此人打量一會，一個起落就站在司馬長鞭身旁。

他蹲下來，試過多次，忽然抽泣起來。

四小相信司馬長鞭是死了，這個人看身材頗熟悉。

裴蒂道：「他就是在賭場中攔截我們的高個子。」

小高道：「不錯，是他。」

巫素素道：「此人似乎有點來歷？」

「當然，他和『鬼見愁』在東北齊名，名叫皮康。」

巫素素道：「他應該也是高鴻和徐起一伙的人。」

「當然，但在私交方面，和司馬長鞭較厚。」

「司馬兄……絕對想不到你會如此下場……司馬兄……你如果眞的常常暗去一堡一莊搜索那東西，你這是何苦……」

抹抹淚，托起司馬長鞭的屍體出林而去。

這工夫四小才站了起來。

小莊道：「我以爲這不是一件偶發事件。」

裴蒂道：「你以爲是一連串自相殘殺的開始？」

「正是，不信等着瞧吧……」

＊　＊　＊

「夜花夫人」下榻青蓮客棧的消息傳開，前來拜謁的武林高手絡繹於途，她的吸引力太大了。

「夜花夫人」身手極高，但最引人的是她的另一方面，據武林耳語，和她上一次床，不但不會洩耗，還會增加三年的功力。

爲甚麼會這樣，迄無答案。

這倒不是吸引人的眞正理由，而是她太神秘，有很多人寧願和她有一次上床的經驗而馬上死去。

她看來四十左右，嬌嫩如花。

首先來拜訪的是「漁航幫」幫主東門吉。

此人五十出頭，方面大耳！身揹鵝眉刺。

此人很有一代掌門人的派頭。

在客廳中等了約半個時辰，才聽到輕靈的脚步聲。當「夜花夫人」站在門口時，東門吉一時驚艷，楞在當地。

「夜花夫人」並非盛裝，也未艷抹，隨便的衣裝，少許的化裝，而能恰如其份。

「夫人……」東門吉抱拳道：「承夫人接見，東門吉十分感佩。」居然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夜花夫人」道：「不必客氣，請坐！」

這才有小侍女獻上茗茶。

「久仰夫人麗質仙資，傾慕已久，今日得償宿願，希望夫人能賜予提掖，感激不盡。」

堂堂「漁航幫」幫主說出這種話，是不是太不得體？

「夜花夫人」道：「不敢當！」

「不瞞夫人說，在下此來是……」

「夜花夫人」道：「東門幫主的意思我知道。」

「夫人知道？」

「當然。」

「在下帶來了薄儀一百萬兩……」

「眞多禮。但是，即使東門大俠如此多禮，你也只能和其他晋見的人一起……你懂了沒有？」

「這一點在下不懂。」

「夜花夫人」似乎以「蟻語傳音」說了幾句話，東門吉面有驚色，良久才點頭，表示願意接受。

這工夫小侍女在門外道：「啟稟夫人，四川袍哥幫會長老求見，他們一共是七個人。」

「夜花夫人」道：「請進來。」

七個人的年紀都在四十五到五十之間。

一看眼神，就知道個個內外兼修，非比等閑。

爲首的道：「吾等七人同爲袍哥幫會的長老，在下霍志龍。」

接着一個個自行報名：李禪、關超、謝高、苗青、黃稼和鄭一舟，就

像點名一樣。

「夜花夫人」點點頭道：「請坐！」

小侍女又端上了七杯茶。

霍志龍自袖內取出一個錦盒和一張銀票，道：「小意思，不成謝意，務請笑納。」

夫人看看那錦盒，上有東洋字，但附有中文說明，那是正宗純足的珍珠粉，可養顏健身，銀票是三百萬兩。

這當然比「漁航幫」幫主東門吉派頭稍差了些。

只不過這已經不錯了。

一天不到，就可以有四百萬兩的收入。

當然，要求晋見的何止這些人，還有很多很多，都被擋了駕，因爲那些人的身份和聲望還是差點。

只要「夜花夫人」收下了禮金，即表示接納。

接納的意思就是可以入幕了。

深夜，小婢通知了「漁航幫」幫主東門吉。

也照會了四川「袍哥」七長老，要他們按次序入室。第一個是東門吉，他拔了頭籌先上了床。

一百萬兩只買這片刻之歡。

有人嫌太貴，甚至會嚇個半死，東門吉却以爲值得。

上了以後，除了覺得她老練而靈活之外，也無特殊之處。

他以爲宣傳的效果太厲害了。

江湖耳語，把她形容得天上少有，地下難尋。

事實上，她只不過是一個中年女人而且有年輕女人的體能罷了，接着是袍哥七個長老，一個一個地入室。

每個人約半個時辰到一個時辰不等。

整整耗了一夜，七個長老這才知道這女人的厲害，連接八人，早晨還起了個大早，在院中練吐納工夫。

這八個人本來有點窩囊，只享受了八分之一的溫柔。

在早餐桌上，他們才眞正體會到這女人的怪異了。

像他們這年紀，夜裡銷魂，總有洩耗，第二天在體力與精神上總會有一種不繼，但他們沒這感覺。

甚至還有精神旺盛體力充足的感覺。

現在才知道，這次奇妙的經驗是值得的。

第二天八人就被「送客」遣走了。

「夜花夫人」從不和一個男人有第二次。

這是她的規矩，從未改變過。

第二天第三天又不斷地接待夠份量的人物。

她可以算是武林奇妓，只是太特別而已。

如此計算，一個月就有數千萬兩的收入，一年就有數億兩的進帳，一年後必然是富可敵國了。

加上以前所收入的，她到底有多少財富？

大概自有娼妓以來，她是撈錢最多的一個了。

八個人離開了客棧出了鎮，袍哥長老關超道：「這女人是有點特別，只不過一次銷魂，第二天就逐客，未免欺人太甚了！」

長老謝高道：「是啊！她把咱們當作甚麼人？」

這麼一說，更是羣情激忿，心有未甘。

鄭一舟道：「老大，咱們嚥不下這口氣！」

首席長老霍志龍道：「嚥不下又如何？」

鄭一舟道：「至少花一百萬也要她多陪我們幾次。」

「漁航幫」幫主東門吉道：「只怕不妥！」

謝高道：「爲甚麼不妥？世上沒有這麼貴的「X」肉！」

衆人都同意回去找她，東門吉不能不同意。

小婢入內報告，好久才出來說，請他們到前廳稍待，必會給他們一個交代的。八人來到前廳。

他們發現這兒已有十餘人，全是武林中人。

非但是武林同道，幾乎全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東門吉不由嘀咕，在這兒幹甚麼？

他爲人深沉，立刻就出門而去。

他走了不一會，「夜花夫人」就出現了。

她一出現，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就像見了長輩一樣，甚至見了父母還沒有這麼尊敬，令人感慨。

「各位朋友……」「夜花夫人」微微一禮，道：「承各位抬愛關顧，賤妾十分感動，希望各位能繼續關愛，只不過我要聲明，入幕的朋友，請見好即收，不可戀棧，像四川『袍哥幫會』的七位長老……」

老大霍志龍一看不妙。

八成要宣佈他們昨夜的事，雖然這事遲早還會傳揚出去，但總比當場由她當衆宣佈好些。

老大霍志龍抱拳道：「夫人，我弟兄還有俗務在身，不克久留，日後再來拜見……」

說着招呼另外六長老就往外走。

「夜花夫人」道：「七位好走，後會有期。」

出了門轉過這條街，霍志龍攤攤手忿然道：「你們說，這算甚麼呢？算不算敬酒不吃吃罰酒？」

另外六個垂頭喪氣，雖不敢駁，心中恨極。

「夜花夫人」都是以公開的方式嚇退花了銀子而不甘心的人。

＊　＊　＊

小莊練功很勤，都是深夜在無人

處練習。

他的進步神速，連小高等人都不知道。

這是因爲他身上的秘密很多。

現在，他就在這小鎭西北郊外高地上林中練功。

由於天黑，林中更暗，他以爲不會被人看到。

即使有人想窺伺，除非在十步以內，要不，還是看不清他的動作，要偷別人的武功那是很難很難的。

他快練完時，忽然聽到林外有打鬥聲。

除了打鬥，似乎雙方都不出聲講話。

小莊掩到林邊大樹後向外望去。

天上無月却有星光，發現這二人頗眼熟。

看了一會立刻發現是師叔徐起及裴元度。

小莊不由心頭一震。

他看出，他們絕非打着玩或者在練功，而是在玩命。

果然是開始了自相殘殺。

三個人共分一堡一莊，總不如獨吞好些。

況且一堡一莊之中不是還藏了一本「狐步要籙」嗎？

徐起是「狐步」門中的老三，老大是令狐慈，二師兄是高鴻，老三是徐起，裴元度是老四。

他們的武功的確也是順序而下的。

老大比老二、老三及老四好得太多，因爲是他研創的。

但老二又比老三行，老三也比老四高明些。

在七、八十招以後，裴元度漸漸不支。

徐起招招指向裴的要害，師兄弟之情已經泯滅。

小莊想出面阻止他們。

他立刻就想到，這十分危險，他們可能會先除去他。小莊在目前又怎能以一對二，那不是找死？

況且，他們和外人勾結狠殺恩師，親情已斷。

就讓他們狗咬狗吧，算了。

大約一百二十招左右，裴元度道：「住手！」

徐起收了手，道：「幹甚麼？」

裴元度道：「我希望知道是你容不下我，還是二師兄高鴻的意思？你說實話吧！」

「我當然也不怕你洩出去，」徐起道：「這很簡單，我們二人一堡一莊，分配起來也比較容易些。」

裴元度狠聲道：「對自己的師兄弟也來這一套？」

徐起道：「這一套是古人傳下來的，已用了數千年。」

「你們兩個就能相安無事嗎？」

「一人分一堡或一莊，還有甚麼不知足的呢？」

裴元度長身而起，但兩個起落就被追上。

二人再力搏五六十招，裴元度開始挨打了。

這好像是個不變的公式，大概也是報應吧。

大約十五六招之內，裴元度挨了五六掌之多。

小莊不敢太接近，估計裴已受了重傷。

另外兩掌一脚，裴終於在悶哼聲中倒下。

「老四……你不能怪我……這是必然的……你早就該看出來了……抱歉，我不能厚葬你……甚至也無暇爲你張羅棺木……只好在附近草草葬了……待以後安頓下來再說吧。」

抱起裴元度的屍體離開了現場。

小莊心想，又去了一個。

剩下高鴻和徐起，一定會相安無事嗎？

＊　＊　＊

四小聽到了「夜花夫人」的傳聞。

他們十分好奇。

裴蒂道：「這女人憑甚麼一夜百萬兩銀子？她是金「×」？」

三小大笑，小高道：「那東西是金的就不值錢了。」

巫素素道：「這女人一定很有錢了吧？」

小莊道：「估計她有億兩以上的身價……」

小高道：「能不能想個辦法把她的造孽錢弄到手？反正她的錢來得太容易了！不弄白不弄。」

巫素素道：「用之于賑災不是很好？」

小莊道：「這女人大肆斂聚，而且和她往來的戶頭都是武林一流高手，她一定不怕別人威脅敲詐！」

小高道：「咱們要動動腦筋想個辦法。」

＊　＊　＊

「夜花夫人」遷到一幢很大的民房中。

這是臨時租來的，因爲住客棧總是不大方便。

四小化裝易容，在夫人接待大批客人時見過夫人兩次，那就是有些人花了錢不甘心想鬧事，被她折服。

折服的方式就是當場宣佈那些不服的人和她上床的事，可能也會包括細節在內，這一手很厲害。

小高背後和小莊咬了一陣耳根。

小莊道：「反正你就不會有好點子。」

小高道：「這可不是爲了中飽私囊！」

「那就看你的哩！」

＊　＊　＊

在夫人床上，小高易容爲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

禮帖上的名字是王化城。

武林中不知王化城這名字的人不

多。

據說此人是西域的一個土皇帝，勢力很大。

只不過中原人見過他的却是少之又少。

小高不冒此人之名，只怕是不會獲得接待的。

果然，小婢傳出夫人的接待之意。

小高被請入客廳中。

約半個時辰，「夜花夫人」出來相見了。

小高不能不端起架子，表達了傾慕之意。

「夜花夫人」也未多疑，這是因爲她也未見過王化城。

「王大俠在西域很得意？」

「不怕夫人見笑，當年也是爲了避仇而去了西域，一躭就是二十年！眞正是歲月不饒人哪……」

「王大俠今年貴庚？」

小高道：「五十五。」

「眞看不出來，看來三十許人，可見功力非凡。」

「非凡是不敢當的，但到了西域之後，又拜名師才有所突破的，不過和夫人比，只怕還差得多了。」

「王大俠太謙虛了！只怕賤妾還要向你學習。」

「不敢，不敢……」自袖內取出一張銀票，伸手遞過，放在「夜花夫人」旁邊的茶几上。

「夜花夫人」閃目一瞟。嘿！清清楚楚地寫着：「見票祈付紋銀壹百五十萬兩」字樣。

出手還眞大方。

這也是十數日來，所有客人中出手最大氣派的一位。

因此，破例今夜只招待他一個人。

這是一份殊榮，至少小婢和夫人以爲如此。

那知小高一上去，「夜花夫人」就以爲不一樣。

第一，小高的尺碼大，技術一流。

似乎「夜花夫人」從未經歷過這麼一個特別的男人。

以前，她一直是以上床爲賺錢斂財爲目的。

她從未有過高潮，也未感到刺激。

今夜小高把她改變了。

她好像陡然之間發現作這事很快活，比斂聚還要過癮。

以前她是應付公事，現在她在享受溫存。

小高一上就是五個時辰。

「夜花夫人」香汗淋漓，在一個半時辰就達到高潮，三個半時辰是第二次高潮。第三次高潮又過，第四次高潮快到時，她向他求饒了。

「夜花夫人」說，再一次高潮她就會休克。

「王大哥……你眞是我的天……」

「夫人，妳眞是我的活寶！」

「哥，我的另一個人生剛開始，你不能走！」

「不能走？妳不是有個規定？」

「你是說任何人不會有第二次與我上床的規定？」

「不是嗎？」

「對，只不過你是唯一的例外。」

「爲什麼？」

「我第一次發現男女的樂趣，而你的『條件』簡直是太好太好而不能再好了！我有了你，什麼都不重要了！」

「眞的？」

「當然。」

「你眞的很重視我？」

「不僅是重視，而是非你不可！」

小高心想：我和小莊的賑災計劃已成功一大半了。

那張一百五十萬兩的票子是假的。

＊　＊　＊

「夜花夫人」發現，五家錢莊和票號的存款一千三百萬兩已被人提走，而且是蓋了她的印章。

她的印章保管得十分隱秘。

誰能偷蓋她的印章？

小婢女不敢，沒有別的入幕之賓。

至少近三五天她沒有接待別人。

這麼一想，就不難找到盜領巨款之人了——小高。

西域土皇帝會手脚不乾淨？或者此人之和她接近，就是爲她的財富？

最初她十分憤怒，但馬上覺得失去的一千餘萬兩銀子可以再賺回來，失去了這個寶貝，今生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於是她發現王化城失踪了。

「夜花夫人」有如失魂落魄，和四個小婢到處找尋，原來四個小婢的武功也都很了得，都是她的徒弟。

終於，她找到了小高。

「王化城，你這是幹什麼？」

小高以爲，裴蒂在身邊不便談話，示意叫巫素素把裴蒂引開，只不過裴蒂不走開，非聽不可。

小高道：「只是借點銀子花用。」

「一點？一千餘萬兩你是怎麼花的？」

「賺銀子很難，要花起來却十分容易！」

「你是什麼人？」

「我姓高，當然不是西域土皇帝王化城了。」

「你……你騙我……」

「妳不也騙別人？一夜百萬兩，憑什麼？」

「夜花夫人」出了手。

小高只接了三招，就被逼退了兩步。

他們之間的差距很大，小高似乎接不下她二十招。

小莊往上一貼，立刻接下了「夜花夫人」。

五七招後，「夜花夫人」突然住手道：「你是『狐步』門的人？」

「正是。」

「令狐慈是你的什麼人？」

「家師！」

「可是令狐慈那兩套也未必比你高明多少！」

「過獎！」

「你如果願意作我的保鏢，一個月我給你一百萬兩。」

小莊道：「我不會作女人保鏢，尤其是妳。」

「爲什麼？」

「因爲妳也算是一個特級妓女！」

「你敢侮辱我？」

「妳說，妳不是妓女是什麼？只不過，自古以來，大概除了妳之外，沒有第二個一夜有數百萬兩的纏頭吧！」

「妓女賺不了這麼多！」

「妓女就是妓女，不能以纏頭多少來界定。」

「夜花夫人」爲之氣結，小莊道：「夫人認識家師？」

「當然，但並不太熟悉。」

小莊道：「那一千三百萬兩已作了賑災之用！」

「賑災？」

「對，近半年來，江北旱，江南澇，災民上千萬，夫人若肯以私蓄拏出來救人，那就功德無量了。」

「我的錢爲什麼要拏出來賑災？我只是希望小高回到我的身邊，換了任何人都求之不得的。」

小高向小莊眨眨眼，道：「好吧！只不過我只能兩天和妳有一次！我不能不要命，眞會『鬆死』的。」

「既然你願留在我身邊，那一千三百萬兩也就算了。」

小莊道：「反正夫人財源廣進，有的是錢。」

「是啊！」巫素素道：「不出十天又是一千多萬。」

就這樣，小高向小莊眨眨眼跟「夜花夫人」去了。

有些人願意花幾萬兩乃至於幾十萬兩和她睡一夜，但却被她拒絕了，只想和小高上床。

回去後和小高同浴。

她要看看小高的身體。

小高也希望看看她的。

兩人像小孩子一樣在池中推水打鬧。

小高發現這老女人的生理構造不同。

甚至由她的身上，也看不出她的眞正年齡。

她的雙峯仍然堅挺，這固然是由於她沒有生育過，但人一過了四十歲，肌膚老化是非常明顯的。

這女人違反了人類生理的自然原則。

她的狂猛動作，顯示她下面是像銅鐵一樣，要不，怎會有人花百萬兩和她銷魂一夜。

* * *

不久，才不過四天，小高又失踪了。

「夜花夫人」很在乎他。

她把他當作了寶，推掉了很多進帳的機會。

甚至有些人背後罵她自抬身價，擺臭架子。

事後查詢錢莊的存款，又少了八千多萬兩。

這些不是近來的收入，而是以前賺的一部份。

「夜花夫人」大怒，幾乎連根都給她拔了。

立刻和四個小徒分頭去找去追。

這一次追了五七天也未追上。

原來三小出了省界，到了浙江省，本來他們是在河南省境內的，一來是廻避「夜花夫人」，二來也是到浙江去賑災！這兒有七八個縣水災嚴重。

等到捐出了巨款，眼看一些慈善組織把巨款都作了妥善的運用，他們轉到江蘇與安徽。

然後兜了個圈子又回到了河南，這已是一個月之後了。

正好，「夜花夫人」去了浙江却撲了個空。

這天三小趕路過了宿頭，已過二更，四周看不到村鎮。

由於上次小高跟「夜花夫人」去了，裴蒂一怒而去。

迄今也未遇上裴蒂。

巫素素累了，坐在路邊大石上休息。

大約百十步外是一條河，大約也有十來丈寬。

這工夫，上游駛來一小舟。

這小舟上只有一人，而且不用櫓和槳，而是以內力催舟。

接着，上游又駛來一竹筏。

這種筏子是以粗逾海碗的原竹編成，寬五六尺，長約二十五尺，浮力大，輕快而不易翻覆。

後面的很快追上了前面的小舟。

相距三丈左右，後面筏上的人一個雲裡翻就落在前舟上，無人催舟，小舟還是往下游流，但很慢，有時打轉。

兩人就在小舟上動起手來。

小莊低聲道：「好像是高鴻和徐起！」

小高道：「又是自相殘殺？」

「八成！最後留下一人去接收一堡一莊。」

三小伏在大石後望去，天上的月亮將圓未圓，山野中視覺頗爲清楚，兩人在小舟上此起彼落，小舟搖晃得十分厲害。

高鴻爲二師兄，比徐起又高了一籌。

在這小舟上站不穩，地方又小，就看出眞功夫了。

雙方搏殺了六十多招，勝負不太明顯。

於是徐起先亮了刀。

「狐步門」的刀很特別，刀身不彎，僅尖頭處有一點點彎，看來像劍，但非凡鐵，鋒利無比。

「鏘鏘鏘」雙方連續撞擊二十餘次。

勝負在八九十招左右，已開始明顯了。

小莊發現，高鴻和徐起的招式有些以前未用過的，此刻搬出來了，可見以前他們都藏拙了。

因爲幹掉對方，不但可以獨有一堡一莊，在目前武林中，已是天下無敵的高手了，這是沒有疑問的。

以前有令狐慈和莊嚴，他們還不敢托大。

令狐慈和莊嚴兩大高手一死，不久他們就開始了自相殘殺，這是最後一戰，也是決定性的一戰。

就在這時，約百招左右，高鴻似是故意以千斤墜使小舟一偏，徐起重心不穩，刀芒一閃而過。

小莊差點尖叫出聲。

只見徐起的人頭飛出約一丈左右，卜通一聲落在河水中，浮沉而去，屍體倒在舟內。

高鴻仰天發出一聲激動的長嘯，四山廻應。

這就是下場，如果高鴻不是在小舟上，小莊就會出手，但此刻小舟已經去得很遠了。

高鴻又以內力催舟，小舟如箭隨流而去。

三小好像作了個短暫的噩夢。

也好像剛才沒有發生什麼事，這只是幻覺。

這當然不是幻覺，是眞眞實實的。

不久，高鴻就是「狐步門」的唯一主人了。

小高道：「小莊，高鴻這兩套比你高明？」

「當然。」

「高出多少？」

「難說！」

「他爲什麼不除去你？」

「也許是不屑，也許還不到時候！」

巫素素道：「我們三人合擊會怕他嗎？」

小莊不出聲。

他不知道長輩們知不知道高鴻他們自相殘殺的事。

他以爲長輩們是應該知道的。

小莊和小高、巫素素逕奔兩位前輩處。

* * *

夜色美好，月明無風。

茅屋在竹林中，屋內的人已上了床，屋外人影一閃。

「什麼人？」屋內的人非比等閑，屋外的人距茅屋還有十來步已聽到了步履及衣袂聲了。

「嘿……」屋外之人道：「鬼！」

屋內之人道：「在下如怕鬼，就不會住在山野之中了。」

「眞的是鬼！」

「何方鬼魅？」

「裴元度……」

屋內的人似乎一怔，如果裴元度眞的出現了，那可眞的是見了鬼哩！此人不是早已死在徐起手中了？

屋中人出現了。

果然，月色下站定一人，正是裴元度。

「我懂了！你沒有死！假死？」

「對了……」小坡下又走上一人，竟是司馬長鞭。

屋中走出之人正是令狐慈。

令狐慈忽然憬悟，他們上當了。

他和莊嚴在殉情崖上對決，落崖失踪，那是假的，沒想到，對方也仿他們的方式互相殘殺而把他們引出。

他們自相殘殺的時間以及當時的情況，都很逼眞。

兩大高人居然都上了當，以爲他們必然會走上那條路。

動上手，裴元度和司馬長鞭都用兵刃！令狐慈也撤出刀來，以一對二，還有點上風，大師兄畢竟不凡。

只不過才二三十招，又出現了一人。

可以猜想，不是徐起就是高鴻。

果然，是徐起。他的人頭不是飛落河中了？

那是可以作假的。

人頭飛出的景象十分嚇人，在那一刹，誰都會去看飛起的假人頭，這人就會把眞的人頭縮回衣領內。

尤其是深夜，相距又有百十步，自然不會看得那麼仔細，他們的設計嚴密，目的是想兩大高手放鬆戒備。

他們的確是放鬆了，要不莊嚴怎會下山辦事？

過去他們二人是絕對不分開的，因爲他們知道對手凶險陰毒，既然敵人都死了，還提防什麼呢？

令狐慈道：「你們的狠勁我很佩服！」

徐起道：「那是跟你學的！你們在殉情崖上對決裝死，就是要暗中一舉幹掉我們。」

令狐慈道：「應該還有一位才算到齊了！」

裴元度道：「怎麼？三個不夠？」

「當然夠了！如果四個都來了！咱們師兄弟見這最後一面，也不枉同門一場……」

笑聲來自屋中，高鴻走了出來。

他大概是在令狐慈走出屋外時，自後竄進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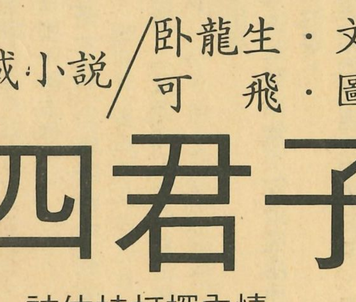
師兄弟到了這地步還能說什麼？

令狐慈雖爲大師兄，以一對四是絕對辦不到的。

十五六招之後，高鴻道：「原來不怎麼高明。」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王俊從臨死前的徐傑口中得知女羅剎正前往清風觀行刺四君子，於是易容扮作徐傑，趕往清風觀；王俊進入清風觀附近的客棧內打探消息，遇上女羅剎的一名手下，仍然無法知道四君子是何許人，於是又再改扮成一名香客，來到道觀前的廣場，被扮成老者的齊子川叫住，得悉金燈門中人已進觀監視，連忙走進觀內，在蕭飛燕的帶領下，來到一間房舍，不久，于重、方昭也來了……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訪住持打探內情　改計劃扮作京官

巧妙的易容術，完全掩去了眞正的形貌，兄弟們對面不相識。

于重一抱拳，道：「是大哥？」

王俊急道：「女羅剎要在這清風道觀中下手，對付四君子，二弟找出一點眉目沒有？」

于重道：「到目前爲止，他們一行還歇在東廂之內，不見有何行動！」

王俊道：「這就奇怪了。」

于重笑一笑，道：「不要緊，六妹一直緊盯着他們。」

這時，方昭才有機會欠身一禮，道：「見過大哥。」

王俊笑一笑，道：「坐下吧，咱們慢慢仔細商量一下。」

于重先問了王俊的際遇，而且問得很仔細，王俊又重述了一遍經過。

于重沉吟了良久，道：「可惜四弟、六妹不在，這兩人頭腦最靈活，也許可以找出一條路來。」

方昭道：「二哥，我想六妹會有安排，她會及時通知咱們。」

王俊歎口氣，道：「四君子是不是只是一個代號？」

于重道：「對！大哥高見。」

蕭飛燕道：「老齊和我守在廟門內外，但咱們一直都沒有發現過有身份的人，進入廟中。」

王俊忽然歎一聲，道：「四君子會不會和咱們一樣，也扮成了一般的香客？」

蕭飛燕道：「眞要如此，麻煩便大了，上萬的香客，咱們要到那裏去找人呢？」

于重道：「四君子如若也扮成了一般香客，趕到了清風道觀，用心何在？」

方昭道：「對！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蕭飛燕道：「二哥，這清風道觀的住持，會不會也是武林中人？」

于重苦笑一下，道：「這件事，我已經打聽過了，清風道觀的住持是否會武功，這附近無人知曉，至少，他們和江湖上沒有甚麼牽扯。」

方昭道：「小弟也探聽過清風道觀，但得到的答覆是此地確是一間清靜的道觀，數十年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可疑的事。」

王俊凝目沉思了一陣，道：「事必有，物自有來處，女羅剎不會白跑這一趟，咱們應該先去見見觀中住持，看看能不能由他身上找出一點綫索。」

方昭道：「對！小弟去看看那位觀主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于重道：「不要太勉强，一切事要順理成章，寧可見不到，不可鬧出紛爭。」

方昭道：「二哥放心，小弟理會得。」

轉身走了出去。

于重望了蕭飛燕一眼，道：「小五，去察看一下，也許會發現可疑的人。」

他說得很婉轉，但蕭飛燕心中明白，那是要她快回到工作的崗位上去。

蕭飛燕沒有說話，欠身一禮，閃身出門。

于重起身掩上房門，低聲道：「大哥，你殺了勞山一劍，又收拾了他們一個眼綫，這恐怕會使女羅剎提高了警覺。」

王俊道：「是！我也這樣想過。」

于重道：「目前只不知那女羅剎是否已經知道了消息？」

王俊道：「我看還沒有，如若他們眞的得到了消息，定然會有所行動，至少，女羅剎也會派人去找我啊！」

于重道：「大哥之言，十分有理。」沉吟了一陣，接道：「女羅剎等一行六人，除了兩個隨身女婢之外，還有兩個人，不知是何許人物？」

王俊道：「他們是男的？女的？」

于重道：「看樣子，好像是男人，但這兩個傢伙狡猾絕倫，我幾度走過他們身側，想瞧瞧他們的面貌，但每次都被他們若有意的逃避開了，始終沒有見過兩人的形貌。」

王俊道：「三弟，你想想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他們要甚麼花招？」

于重道：「看樣子，大概不會，只不過這件事情，似乎有些太過神秘，兇手易容改扮而來，却要在熱鬧非凡的廟會中殺人，實在是有些出乎常情，以那女羅剎的性格而言，如非對付特別厲害的人物，她又怎麼會改扮易容？」

王俊道：「老二，你再想想看，江湖上有沒有四君子這個外號？」

于重道：「想不出來，咱們金燈門最留意江湖上各等人物，如若有號稱四君子的人，咱們金燈門應該會知道。」

王俊突然閉上雙目，不再開口。

于重知他正在思索甚麼，也不打擾，坐在一側，靜靜的等候。

足足過了盞茶的工夫，王俊才緩緩睜開雙目，道：「他們不會錯弄，四君子也許還沒有到，又也許早到了，扮成了和咱們一樣的香客。」

于重道：「掌燈大哥之意，可是說他們早已知道了有人會刺殺他們？」

王俊道：「雙方都是有備而來，問題是爲甚麼會來？而且在這樣熱鬧的時候來。」

于重呆了一呆，道：「對！他們爲甚麼選擇這個時候來？」

王俊道：「會不會和這個廟會有關？」

于重道：「如是無關，他們爲何選擇這時候來？」

王俊道：「如是他們早知道了有人要殺他們，他們爲甚麼又不走？又爲甚麼要來？」

于重道：「這只有兩個解釋，一個是他們明知此地有危險，偏要來碰碰運氣。」

王俊搖搖頭，道：「這個不對，第二個解釋又是甚麼？」

于重道：「他們有一件急迫的事，非要在限期內解決不可！」

王俊道：「有一點道理，不過又不太完全，照小兄的看法，四君子有事，確是很急的事，而且是找一個人，一個和這廟會有關的人。」

于重道：「廟中道士？」

王俊道：「非也，非也，如是找廟中道士，隨時可來，爲甚麼一定要等到今日呢？」

于重道：「大哥有甚麼看法呢？」

王俊道：「我想，四君子可能也在找人，一個不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而且，和這廟會有關，只有在廟會這段期間中，才可能見到他想找的人。」

于重道：「大哥分析入微，只是太玄了一些。」

王俊道：「江湖事無奇不有，二弟也不能太過輕心大意。」

兩個人又交談了一陣，突然間，外面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

王俊手中扣了一把銀針。

于重一閃身，隱在暗處。

王俊却大馬金刀的坐在室中一張木椅上。

木門呀然大開。

一個陌生的腦袋伸了進來。

是女的，長髮披肩，長得十分妖艷。

王俊冷冷說道：「妳找甚麼人？」

那女的一閃身，竟走了進來，笑一笑道：「找一位姓王的王公子。」

王俊道：「妳可認識他？」

女的道：「不認識，只是慕名而來。」

王俊道：「妳是甚麼人？」

女子道：「王公子在不在？」

王俊道：「這裡沒有王公子，妳再去找找看吧。」

女子笑道：「來不及了，王公子不在此地，小妹就……就……」

王俊接道：「就怎麼樣？說啊！」

長髮少女笑一笑，兩隻水汪汪的眼睛盯在王俊的臉上瞧着，却不肯說話。

王俊道：「說啊！」

長髮少女搖頭道：「見不到王公子，我不會說。」

王俊道：「如是見到他呢？」

長髮少女道：「我會告訴他一件很重要的事。」

王俊吁一口氣，鎭靜了一下心神，道：「我姓王！」

長髮少女道：「你是不是叫王俊？」

王俊道：「對！我叫王俊。」

長髮少女道：「這就對了，你認不認識一位叫黃娟的姑娘？」

這一句話，使得王俊內心之中大感震動，臉色也爲之一變。

但他已經歷過了不少的風險，已

學會了應變，强自鎮靜一下心神，緩緩說道：「認識，那位黃姑娘現在何處？」

長髮少女道：「她身處危境，被女羅刹悉破了機關，被點了穴道，藏在房中。」

王俊點點頭，道：「姑娘，咱們的啞謎打夠了，妳可以說出你眞正的身份了。」

長髮少女道：「我的話也說完了，應該走了。」

但見人影一閃，于重由暗影飛出，擋住了門口，道：「姑娘，來時容易去時難，妳如不肯有一個明確的交代，只怕很難再生離此地了。」

長髮少女道：「你是甚麼人？」

于重道：「在下于重。」

長髮少女忽然間格格一笑道：「你們是金燈門中人？」

于重道：「是！」

長髮少女伸手在臉上一抹，取下了娃娃臉型的面具，道：「看一看我是甚麼人？」

王俊臉色一變，道：「女羅刹？」

女羅刹點點頭，道：「是我！兩位有些想不到吧？」

王俊道：「是，有些意外！」

于重突然提高了聲音道：「說！我們六妹現在何處？」

緊閉的木門外面，突然響起了女子聲音道：「開門，她困不住我。」

那正是黃媚的聲音。

王俊忽然間打開了兩扇木門。

黃媚閃身入室。

女羅刹沒有阻止，但兩道目光中却滿是驚奇之色，望着黃媚。

黃媚已恢復了本來的面目，嬌美的臉上，滿是黠慧的笑意。

王俊很緊張，右手已取出從未用過的金劍，劍尖指着女羅刹，手按機簧。

黃媚舉手理一下鬢邊散髮，笑一笑道：「女羅刹，這一次，應該是妳感到意外了。」

女羅刹點點頭，道：「很意外，妳怎麼來的？我用的是獨門點穴手法，不可能是妳自己行功運氣解穴。」

黃媚道：「我可以告訴妳如何來的，不過，不是現在。」

女羅刹很鎮靜，淡淡一笑，道：「事實上，妳已經逃開了，那已經算不得甚麼重要的事了，妳說不說都是一樣。」

黃媚目光一掠王俊手中的金劍，道：「羅刹姑娘認識那柄金劍麼？」

女羅刹道：「我見大刀長劍多了，一把小小短劍，不會放在我心上。」

黃媚道：「可怕的是金劍內的毒針是見血封喉的奇毒，由强力的機簧彈射而出，這是金燈門中的一寶，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妳不可能躲得開的。」

女羅刹道：「這是威脅？」

黃媚道：「不是，是眞情實話。」

女羅刹道：「不論那劍中的毒針如何奇烈，我相信自己可以在中針後，仍能反擊，有三位陪我呢，老實說，我不算吃虧。」

黃媚身子一側，突然欺上兩步道：「妳還沒有見識過金燈門中的武功，我想咱們先打二十招，才好說話。」

女羅刹道：「三位一起上麼？」

黃媚道：「不用了，咱們一對一。」

女羅刹道：「小妹子，妳好狂啊！」

黃媚道：「沒有法子！只有這樣，才能使妳甘願，心平氣和的談談了。」

女羅刹道：「好！妳出手吧！」

黃媚也不客氣，左手一揮，向女羅刹當胸拍出一掌。

女羅刹道：「小妹子，好美的手。」右手疾翻而起，扣向黃媚左腕，快如閃電。

黃媚挫腕收手，右手疾出一指，疾點「曲池穴」。

女羅刹咦了一聲，疾退兩步。

但她稍退即進，來勢更快，雙手齊出，幻起了一片掌影。

黃媚低聲道：「好掌法。」掌指齊施，硬封攻勢。

兩人在方圓不過丈餘的斗室之中動手互搏，見招破招，見式破式，每人的招術都不敢大意。

但見掌指變幻，各極詭異，看得人眼花撩亂。

片刻工夫，兩人已對了五十餘招。

黃媚閃身而退，笑道：「羅刹姑娘，已經五十招了。」

女羅刹收住掌勢，道：「金燈門果非虛傳，小妹子，妳很高明。」

黃媚道：「我在金燈門排名最後，幾位兄長、姊姊，都不會在我之下。」

黃媚又道：「不信，總有對手的機會，不過，那機會不是現在，我只是想證明一件事，讓妳明白，我們有足夠資格和妳談判條件。」

女羅刹似是被黃媚唬住了，緩緩說道：「妳想和我談甚麼？」

黃媚道：「四君子是甚麼人？」

女羅刹搖搖頭，道：「到現時爲止，我還不知道。」

黃媚道：「羅刹姑娘，妳來這裏要作甚麼？」

女羅刹道：「刺殺四君子。」

黃媚道：「這就是了，妳不知道四君子是甚麼人，如何下手？」

女羅刹道：「貴門也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如若江湖上眞有四君子，我知道，諸位也會知道了。」

黃媚道：「那麼四君子之名由何而來？」

女羅刹道：「四君子只是一個代號。」

王俊插腔道：「千萬的香客，你們如何下手？」

女羅刹道：「到那時候，自會有人告訴我們。」

王俊道：「甚麼人？」

女羅刹道：「我如是知道是甚麼人，我也不用來此等候了。」

王俊道：「這眞是叫人無法相信的事。」

女羅刹道：「自然會有一種連絡的方法暗記，到時間，我們就會知道……」語音微微一頓，接道：「還有一件使三位驚奇的事，我們已接到通知，四君子已到了此地，只是還不知他們現在何處。」

王俊道：「是甚麼人通知妳的？」

女羅刹微微一笑，道：「不知道，不知道是甚麼人通知我的。」

黃媚道：「那是說，他們是用函箋通知妳的了？」

女羅刹道：「書函通知，只不過是方法之一。」語聲一頓，接着又道：「我只能說到此處了。」

黃媚道：「羅刹姑娘，我們來此間的事，也是別人告訴妳的麼？」

女羅刹道：「我早該懷疑你們的。」

王俊道：「何止懷疑，而且也已有了安排。」

女羅刹目中神光一閃，道：「你殺了勞山一劍？」

王俊道：「不錯，他要殺我，在下爲保命，只好先殺了他。」

女羅刹道：「你不會武功，如何能殺得了他？」

王俊道：「在下的暗器手法十分高明，足以置勞山一劍於死地。」

女羅刹望望他右手金劍、左手銀針，冷冷說道：「勞山一劍還有幾位同門師兄弟，他們不會放過你。」

王俊道：「金燈門結仇很多，多了勞山一劍，在下也不會放在心上。」

黃媚突然一閃身，擋在了王俊身前道：「羅刹姑娘，小妹想和妳商量一件事情如何？」

女羅刹道：「甚麼事？」

黃媚道：「小妹如若和二哥聯手，對付妳姑娘，我們的勝算如何？」

女羅刹道：「總得有陣工夫火拚才行。」

黃媚說道：「如果再加上金劍中的金針呢？」

女羅刹道：「這個，我似乎是處於劣勢了。」

黃媚道：「姑娘明智。」

女羅刹道：「我終日打雁，今日算是被雁兒啄了眼睛，你們有甚麼條件，可以說了。」

黃媚一笑，問道：「除了姑娘這一批人馬之外，還有幾批人對付四君子？」

女羅刹沉吟了片刻，道：「至少還有兩批人手。」

黃媚道：「他們是否都到了？」

女羅刹說道：「應該到了，不過，我們都是易容改扮而來，他們現在何處，連我也不清楚。」

黃媚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辦吧！暫時委屈妳羅刹姑娘一陣……」

女羅刹接道：「委屈我？」

黃媚冷冷的說道：「不錯，我們不殺妳，只點了妳的穴道，小妹要借一下妳羅刹姑娘的身份。」

女羅刹道：「妳認爲這辦法很高明麼？」

黃媚道：「談不上甚麼高明，但目下情形，也只有暫時如此了。」

女羅刹道：「原來，妳早有算計了。」

黃媚道：「不錯，我故意洩漏身份，讓妳逼出部份內情，就是要引誘妳到這裏來，不幸的是妳眞的來了，眼下情勢很明顯，金燈門中的精銳都已經佈守在四周，一旦動上手，吃虧的是妳，我們不願殺了妳，不過必須妳的合作。」

女羅刹道：「怎麼一個合作法？」

黃媚道：「點了妳的穴道，然後，由小妹扮作妳羅刹姑娘。」

女羅刹點點頭，道：「主意是不錯，不過，你們成功的希望也不會太大。」

黃媚道：「這是我們的事，用不着姑娘操心。」

女羅刹沉吟了一陣，道：「如若我不答應，諸位就對我下手了？」

黃媚道：「不錯，羅刹姑娘如若不答應，那就只有殺了妳。」

女羅刹道：「好吧！」

突然出手一掌，抓向了王俊。

黃媚似是早已料到她這一着，右手一揮，擋開了女羅刹的掌勢。女羅刹攻出一掌之後，身子一起，直向後窗上撞去。

她和黃媚動手一搏之後，心中已經瞭然，單是對付一個黃媚，也未必能操勝算，如果再有別人助拳，那是非要傷在對方手中不可了。

但王俊忽然一按手中機簧，一綫銀光疾射而出。女羅刹身法再快，在這等小房之內，也是施展不開，何況王俊射出毒針的時刻，正是她飛身躍起之時。

四枚銀針擊中了女羅刹。

針上含有劇毒，女羅刹剛中針，立時感覺到半身痲木，怦然一聲，摔倒在地上。

黃媚伸手點了她一處穴道，道：「羅刹姑娘，我們已經盡了力，想說服妳合作，但却想不到妳竟然不肯合作，也許是妳平日殺人太多，冥冥中早有報應定數。」女羅刹雙目圓睜，臉上是一片恐懼和痛苦混合的神色，口齒啓動，但已說不出話。

黃媚道：「妳想知道甚麼，儘管請說。」

女羅刹指指自己，啓動櫻唇，發出喔喔的聲音。

黃媚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妳是想知道你自己會不會死？」

女羅刹居然點了一下頭。

喜觀殺人的人，才會知道死亡的

痛苦。

女羅刹殺人無數，乃江湖上有名的冷面殺手，但她對自己的死亡，却是十分畏懼。

黃媚一笑，道：「如是羅刹姑娘願意和我們合作，咱們自然不會殺死姑娘，但如姑娘不肯和我們合作時，那就很難說了，我們也不願意留下姑娘妳這麼一個勁敵。」

女羅刹還想表達甚麼，可惜她已經沒有機會了，黃媚一指點了她的穴道。

于重低聲道：「六妹，她還能不能活？」

黃媚道：「立刻施救，還有希望。」

王俊冷冷接道：「如若六妹已能控制那面的人手，不用救她了，這女羅刹作惡多端，殺人無數，留下她，也是人間禍害。」

黃媚笑一笑道：「小妹和二哥都是這個用心，但又怕大哥說我們嗜殺，大哥既然如此吩咐，那就好了。」語聲一頓，道：「大哥，二哥，你們請替我守護門窗，小妹要換上這位羅刹姑娘的衣服。」

原來，這西廂禪室只有一間，黃媚要換衣服，只有把室中人攆出去了。

將近一頓飯工夫之久，黃媚才招呼兩人進來。

這時，黃媚已換上了女羅刹的衣服，形貌維肖，只是身材稍爲矮了一些，不過，相差有限，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女羅刹被放在室中的木榻上。

王俊低聲道：「她死了沒有？」

黃媚道：「沒有，小妹想留下她一口氣，或許別有用處，所以，小妹擅自餵了她解毒的藥物。」

王俊道：「咱們在這裏下手傷人，萬一被觀中的道士發覺，那將如何？」

黃媚道：「不要緊，就說她生病了。」目光轉注到于重的臉上，接道：「二哥，時間不多了，小妹要過去啦，這一次刺殺四君子，行兇一方似是已存了志在必得之心，所以把僱請的殺手，分成了很多批，佈置上極爲嚴密，如是一波攻擊不中，第二波還可以連續出手，但這也使得他們之間沒有機會作橫的連繫，女羅刹遭了殃，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呢！」

于重道：「六妹，如是他們發覺了這件事呢？」

黃媚道：「小妹也在擔心這件事，他們發現了，立刻對咱們出手，那還好應付，我只擔心的是他們不理會咱們，放棄了女羅刹這一組的行動，那咱們就一直被蒙在鼓裏，不知情勢了，所以，小妹想作一番安排，請大哥二哥立刻通知幾位兄長和五姐。」

于重笑一笑，道：「六妹有甚麼高見？快些請說吧！」

黃媚低聲說出了自己的計劃，也安排了女羅刹的後事。

金燈門的佈置，立刻又作了另一次的調整。

黃媚以女羅刹的身份，回到了東廂。

王俊也改換了一個身份。

言小秋、方昭也以不同的香客身份，暗暗監視着東廂的行動。

于重仍留守在原地，指揮全局，一面等黃媚的通知，隨時應變。

齊子川仍然是賣香燭的掌櫃，只是他更留心出入清風道觀的來往人客。

王俊又扮作一個富家公子的身份，並帶着一個青衣小童。

小童是蕭飛燕所改扮。

兩個人直入大殿。

經歷過連番凶險之後，王俊已學得更爲沉靜。

他滿腹詩書，自有一種和純江湖人完全不同的氣質。

他穿得很華麗，大搖大擺的直入了大殿之中。

大殿中香客很多，但面對着莊嚴的神像時，却不聞喧噪之聲。

四個青衣道士熟練的應付着香客們的垂詢。

蕭飛燕常常女扮男裝，不但舉動很自然，而且也學得一口男人腔。

只見她仰首走到一個道士前面，低聲道：「咱們大爺晉香來了，他要先拜神像。」

道人轉頭望去，只見王俊微微仰首，望着大殿上的畫棟雕樑。

道人放低了聲音，道：「貧道明月，貴客是……」

蕭飛燕道：「咱們大爺來自京城，沿途看看民情。」

她已發覺到自己說得太多，立刻住口不言。

但，這已經够了，已使得明月道長心裏有數。

只見他快步走了過去，對王俊合掌一禮，道：「無量壽佛，貧道明月，見過大人。」

他說的聲音不大，但大殿中沒有人高聲喧嘩，這已使得十之八九的香客都聽得很清楚。

尤其是大人那兩個字，幾乎是人人入耳。

王俊也很會配合，緩緩轉過頭，打量了明月一陣，道：「道院中，不適常俗，不用多禮了。」

這幾句話，也說得很是得體，一派官威氣度。

明月連應了幾個是字，恭聲道：「大人要上香？」

王俊道：「既入貴觀，總得隨喜一番。」

不用明月再費口舌，衆香客立時自動的閃身退開。

明月低聲道：「大人請。」

王俊整整衣冠，走近供案之前。

明月早已奉上燃起炷香。

王俊晉過香，拜了神像，回頭對蕭飛燕，道：「十兩香火錢。」

十兩香火錢，手筆雖然不錯，但却不算太大，不少大方的香客，也有出過十兩銀子的手筆。

但蕭飛燕拿出來的不是銀子，而是黃澄澄的金子。

十兩黃金的香火錢，就不同凡響了，衆香客和四個一直在大殿中迎接香客的道人，都看得肅然起敬。

明月接過了十兩黃金，口中連聲唸佛號。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更增加了不少氣派，道：「道長，我想見見你們的住持。」

明月楞了一楞，道：「大人……」

王俊冷冷接道：「怎麼！不行嗎？」

明月道：「行，貧道立刻給大人通報，請教大人是……」

王俊道：「我姓王，在京城裏作事。」

來自京城，氣派非凡，他雖然沒有說出來做的是甚麼事，但看樣子，官職不會太小。

明月沒有再多問，轉身向後奔去。

蕭飛燕回到了王俊身側，垂手肅立，微微低首，一副恭敬、畏懼的神情。

但她口中却低聲說道：「大哥，你好大的官氣啊，連我也有些被你鎮住了。」

大概是此地離京城太遠，聽到京裏來的人，先有三分敬意。

明月去不多久，已然快步奔了回來，道：「大人，敝觀主在靜室候駕。」

王俊一揮手，道：「有勞道長帶路。」

穿越過兩重殿房，到了一座花木扶疏的靜室前面。

一個胸垂銀髯、木簪椎髮的青袍道人，早已在室外等候。

王俊遠遠的打量那道人一眼，童顏鶴髮，頗有幾分仙風道骨之氣。

白髯道長急走前了兩步，稽首一禮，道：「清風道觀中住持迎王大人。」

王俊也還了一禮，道：「有勞鶴駕，觀主的仙號是……」

白髯道長道：「貧道清風。」

王俊道：「好！清風隱士心。」

清風微笑道：「玄門京中客，大人請。」

王俊心中暗道：「這道人談吐不俗，果然是一位世外高人。」

心中轉念，人却舉步踏入靜室。

靜室不大，但却窗明几淨，纖塵不染，室中放着一張松木長案，五張藤椅，除了一張主位之外，四張都擺在客位上。

清風觀主肅容入座後，一個清秀道童立刻獻上香茗，悄然退出。

明月把客人送到靜室後，立刻轉頭回去。

蕭飛燕未退出靜室，却垂手站在王俊的身後。

清風觀主目光一掠王俊，道：「荒野道觀，小室迎貴賓，大人莫要見笑。」

王俊道：「室雅何需大，有麝自然香，道長太客氣了。」

清風觀主道：「大人是偶而遊踪至此，還是有意隨喜而來。」

王俊道：「清風道觀香火鼎盛，下官慕名而來。」

下官兩個字，用得是畫龍點睛，隱隱約約透露出了自己的身份。

清風觀主本來還想問問王俊在京城中那一部理事，但聽到了下官兩個字，反使他不好再開口。

琵琶半移門半啓，何必再問客身份，那豈不是顯得太俗氣了。

清風觀主不是俗人，立刻轉個話題，道：「大人一路走來，定然見到了不少民間疾苦，此番回京，當有佳本上奏，蒼生有福了。」

他太聰明了，聞絃歌即知雅意，倒省了王俊一番措詞心機。

王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笑一笑，道：「道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仍然關心民間疾苦事，好叫下……」

下字拖得很長，但却改了口，接道：「好叫學生感佩。」

清風觀主道：「大人過獎了。」語聲一頓，接道：「大人對清風道觀可有甚麼指教之處？」

王俊道：「學生未入觀前，曾四下觀賞了一陣，但覺人山人海，足見香火之盛，不過，學生無意間聽到了一句閑言。」

清風觀主怔了怔道：「甚麼閑言？」

王俊又喝了一口茶，笑道：「聽說，今日之中，會有貴客莅臨貴觀。」

清風觀主道：「想是指大人而言了。」

王俊搖搖頭，道：「非也，就學生聽到之言，似乎是四君子要到貴觀晉香。」

清風觀主哦了一聲，但却未立刻回答王俊的話，兩道目光盯注在王俊的臉上。

王俊只覺他目光如閃電，直透內腑，不禁心中一動，暗道：「好厲害的眼神，目光如劍，大概就是這個情景了，看來這老道士也是武林中的高手了。」

心中念轉，表面却盡量保持平靜，絲毫不動聲色。

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

清風觀主目中神芒斂收，笑一笑，道：「大人聽到何人所言？」

王俊道：「一個香客，學生未問他的姓名，如能再見他之面時，學生定可認出來。」

（未完・十）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連番易容改扮　對付奸狡敵人

上文提要：谷飛雲見東無忌準備圍攻，於是先用「縱鶴擒龍」道家玄功破解他的「通天寶笈」中的「天龍爪功」，東無忌重傷倒地，谷飛雲不敢戀戰，乘機退出，越過殿脊，丁易已在前引路，到副總護法金鷲聖母住的精舍裡，和她交換一下應戰的策略，再和金母聯絡，通知準備應戰，然後易容變作總管陳康和，丁易又帶他到總管住的房間，以便部署一切工作……

丁易道：「小侄如何被他利用了？」

谷清輝道：「他因昨晚沒有截下飛雲，一時又不知飛雲在那裡，但他知道飛雲絕不會放過項中英和高升、孫發二人，因此才要三人跟他回來，這消息自然要讓飛雲知道，才會去找他們，要讓飛雲知道，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讓咱們西路的人傳送，丁老弟到廚房去，他們正好把消息讓你帶回來。」

丁易道：「東無忌怎麼知道谷兄仍留在西院呢？」

谷清輝道：「但他猜得到咱們西路總令之中，一定會有飛雲的同路人，既然聽到消息，自會傳遞給飛雲的了。」

谷飛雲冷笑道：「東無忌用盡心機，又能如何？」

谷清輝道：「不然他昨晚佈下陷阱，不但未能把你留下，自己還傷得不輕，這是以從前的谷飛雲來衡量你，估計錯誤，才有此失。」

谷清輝又說道：「經過昨晚這一失敗的教訓，他不會再輕估你，以項中英、高升、孫發三人爲餌，設下的陷阱，就非教你跌下去不可，你也不可小覷了他。」

谷飛雲道：「孩兒會小心的。」

只聽有人叩了兩下房門，丁易站起身，拉開房門，見一名莊丁（隴山莊莊丁）躬身道：「請總管、副總管、管事去用膳了。」

丁易點點頭道：「知道了。」一面朝兩人道：「我們去吃飯吧！」

三人來至膳廳，所有的人差不多已全到了，只有總令主和她兩代門人，是由廚房直接送到後進去的。

陳康和雖是隴山莊總管，但他見到任何人，都會陪着笑臉，打躬作揖，谷飛雲改扮了他，自然也要學他向各派掌門人、兩位供奉、守山四老、以及各派各高手一一拱手，然後一起坐下。

十幾名青衣漢子川流不息的替每一桌送上酒菜，大家也就各自裝着飯吃了起來。

谷飛雲剛剛吃畢，只見一名青衣漢子走了過來，朝自己拱拱手，神色恭敬的叫道：「陳總管。」

谷飛雲趕緊站了起來，含笑道：「你老哥……」

那青衣漢子道：「是方才總提調吩咐的，請你老用過飯之後，到他那裡去一趟。」

谷飛雲連應了兩聲「是」，才道：「只是在下初來……」

那青衣漢子含笑道：「在下就在階下恭候陳總管。」

谷飛雲道：「在下已經吃好了，那就有勞老哥替在下帶路。」

青衣漢子躬身道：「陳總管請。」

就急步走在前面引路。

谷飛雲跟在他後面，依稀記得這是昨晚束無忌領着自己等人走過的路，一連穿過三重殿宇，來至一處院落前面，就看到八名身穿青色勁裝的漢子，雁翅般站在兩側。

領路的青衣漢子左手掌心出示了銅牌，才領着谷飛雲進入圓洞門，又有四名勁裝漢子站在階上，兩人跨上幾級石階，到了大廳左首一道門戶前，領路的漢子才脚下一停，朝裡面躬着身道：「啓稟總提調，陳總管來了。」

裡面响起束無忌清朗的聲音說道：「叫他進來。」

青衣漢子迅速退後一步，躬躬身道：「陳總管請。」

谷飛雲說了聲：「多謝。」就舉步走入。

這間房敢情是束無忌臨時治事之所，也有些像會客室，室內除了臨窗有一張文案，左右兩旁各有四把椅凡。束無忌就坐在文案後的一張大圈椅上。

谷飛雲慌忙甩甩衣袖，急步趨上，躬着身道：「屬下陳康和叩見大公子。」

束無忌清俊的臉上風采奕奕，顯然傷勢已經好了，他臉含微笑，抬了下手道：「陳總管不用多禮，你且坐下來，本座有話問你。」

谷飛雲恭聲應「是」，退後兩步，在一張木椅上坐下。

一名青衣漢子已經端着一盞茶送上，放到几上，便自退去。

谷飛雲抬頭道：「不知大公子有甚麼吩咐？」

束無忌冷峻的笑了笑，才道：「當初本座因爲你是隴山莊的老人，才要你擔任此次西路總令的總管，你知道爲甚麼嗎？」

谷飛雲惶恐的道：「屬下多蒙大公子提携，屬下愚魯，只知道盡忠職守，做好屬下應該做的事。」

束無忌豁然笑道：「我知道你的爲人，西路總令都是歸附本教的人，縱然歸附，總是外人，所以本座要你擔任總管，因爲你是隴山莊的老人，值得信任的人。」

谷飛雲裝出一臉感激涕零之狀，坐在椅上，連連躬身道：「大公子提拔，小的就是肝腦塗地，都難以報答。」

束無忌滿意的笑了笑，才道：「本座據報，這次隨同西路總令前來的四師弟，乃是谷飛雲所喬裝，昨晚竟然被他逃脫，你總聽到消息了？」

谷飛雲垂頭道：「屬下是早上才聽到的，只是事關機密，屬下不敢多問，後來是聽七公子說的，谷飛雲假冒莊主，被大公子識破，負傷逃走，由七公子暫代，才獲得証實。」

束無忌輕哼一聲道：「你是從隴山莊來的，四師弟被人假冒，怎會一無所知？一點也沒有發覺？」

谷飛雲悚然一驚，慌忙站了起來，連連躬着腰道：「屬下只是一個下人，有事向莊主稟報，或者莊主交代辦甚麼事，也只有幾句話的工夫，就告退了，他聲音舉止和莊主一模一樣，屬下……屬下實在一點也看不出來……」

「本座並沒有責怪你，你坐下來。」

束無忌也知道陳康和只是個庸庸碌碌的人，憑他當然看不出來，一面續道：「七師妹呢？他和四師弟較爲接近，你看她是否知情？」

谷飛雲吃驚的望着束無忌，囁嚅的道：「屬下……」

「不要緊。」束無忌淡淡一笑道：「本座只是隨便問問，因爲西路總令中，只有你是隴山莊的老人，本座自然要聽聽你的意見，你但說無妨。」

谷飛雲遲疑了下，才結結巴巴的道：「七姑娘平日眼界很高，好像……好像……對四公子並不十分理睬……屬下是說他平時很少講話，就是在路上，雖是同桌吃飯，也各吃各的，四公子有時也想和她多說上幾句，七姑娘好像……好像不大喜歡理會他。」

「唔！」束無忌點頭道：「你說得很對，七師妹一向對四師弟沒有好感，看來她是不可能會太注意四師弟的了。」接着又道：「陸碧梧呢，你看如何？」

谷飛雲道：「陸仙子是四公子引進本教來的，她也是西路總令最有權力的人……」

束無忌道：「本座不是問你這些，本座的意思，這人靠不靠得住？」

谷飛雲道：「陸仙子是有野心的人，在她師傅手下，等於久居人下，沒有她發展的機會，才投到本教來的，現在也等於是她統領了西路總令，自然要對本教十分賣力了。」

束無忌道：「她師妹席素儀，就是谷飛雲的生母。」

谷飛雲道：「席素儀也和金母一樣，被陸仙子下了迷失散，哦，對了，谷飛雲喬裝四公子，大概是爲了想救他母親，但又懾於金母的威名，一直沒有下手的機會，才遲遲不敢動手的。」

「哈哈！」束無忌大笑道：「陳總管，你有時大而化之，但這些地方，居然還能觀察入微，實在難得。」

谷飛雲又連連躬腰道：「大公子誇獎，屬下當了這麼多年的隴山莊管事，多少也學了一點。」

「很好！」束無忌頗爲嘉許點點頭道：「你可以回去了，以後給我多注意西路總令的人，隨時向我報告。」

說到這裡，從案上取起一個銅牌，遞了過來，說道：「你有此銅牌，到我這裡來，可以通行無阻。」

谷飛雲站起身，躬着腰雙手接過銅牌，說道：「屬下遵命，屬下會隨時留意所有的人，跟大公子稟報的。屬下告退。」

退出起居室，走下石階，本來弓着腰的人，現在已經挺直了，施施然朝外走出來。有了這方銅牌，自己就可以通行無阻了，心頭着實暗暗高興。

剛回到西院，就見一名隴山莊的莊丁躬着身道：「總管回來了，仙子剛才派人來找你，要你老一回來就去。」

谷飛雲心中暗道：「娘要人來找自己，定是有了甚麼決定。」一手摸着下巴，唔了一聲道：「好，本座就去。」

急步來至後進，階上站着的是荊月姑和祝秀珊。荊月姑看到大哥，急忙叫道：「陳總管，你怎麼這時候方來，仙子已經等了好一回了呢！」

谷飛雲聳着肩陪笑道：「在下剛才有事去了，剛一回來，就聽說仙子見召，才匆匆趕來的。」

荊月姑低聲道：「仙子就在裡面等着你，大哥還不快進去？」

「好！我這就進去。」谷飛雲朝她笑了笑，急步往階上走去，跨進左廂，只有娘一個人坐着，這就叫道：「娘找孩兒有事？」

席素儀問道：「束無忌叫你去問話了？」

「原來娘已經知道了。」谷飛雲就把方才束無忌的談話，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席素儀道：「他果然懷疑辛七姑，你回答得很好。」

接着從懷中取出一封密束，說道：「今晚你有兩件任務，晚餐之後，你以陳康和的身份把宇文蘭、許蘭芬二人送到金鸞聖母那裡去，但等出了西院，就要扮作束無忌，沿路才不致有人盤查。」

「孩兒省得。」谷飛雲問道：「還有第二件事呢？」

席素儀道：「師傅要你去見東海龍王，這封密束，是平掌門人的親筆函，你必須當面交給他本人。」說到這裡，輕哦一聲道：「你有束無忌的銅牌，不妨就以奉束無忌之命去的，才能掩人耳目，因爲東海龍王身邊，說不定有束無忌的人，但你不能以陳康和的面貌去。」

谷飛雲笑道：「這個容易，孩兒方才到束無忌那裡去，他幾個親信的面貌，孩兒都記下了，隨便扮一個人就好。」

「如此就好。」席素儀點點頭道：「你可以出去了，晚餐之後，我會叫宇文蘭、許蘭芬去找你的。」

谷飛雲答應一聲，把密束貼身藏好，就退了出來，回到住處，谷清輝、丁易都在房中。谷飛雲就把自己去見束無忌和娘找自己的事和二人說了。

谷清輝道：「今晚這裡戒備一定很嚴，你要去兩處地方，要不要爲父暗中接應？」

谷飛雲道：「孩兒會應付的，不用爹接應了。」

丁易笑道：「伯父，我看還是由晚輩暗中跟谷兄去接應的好。」

谷清輝知他生性好動，不覺笑道：「你大概沒派到你，不甘寂寞，想去活動活動？」

丁易道：「今晚只是去給谷兄打個接應，所謂割雞焉用牛刀，晚輩去，已經綽綽有餘了。」

谷飛雲道：「丁兄也不用去，在這裡好好睡一覺，明天還有不少事呢，憑他們這點陣仗，就算發現了，也未必攔得住兄弟。」

「兄弟不是這個意思。」丁易搖着手道：「兄弟悶在房裡，也睡不着的，陪谷兄去走走，也好活動活動筋骨，不過谷兄不必管我，你只顧去辦你的事，我到處看看總可以吧！」

谷飛雲道：「好吧，不過你不能去惹事。」

丁易雙手連搖，說道：「兄弟保証，決不惹事，谷兄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

* * *

剛剛用過晚餐，谷飛雲還未離席，就有兩個身佩長劍的青衣少年走了過來，朝谷飛雲拱拱手道：「陳總管，在下兄弟奉仙子之命，前來聽候差遣的。」

他們正是宇文蘭和許蘭芬。說話的是宇文蘭，她在外跑得久了，比較老練，許蘭芬却抿着嘴在笑。

谷飛雲口中哦了一聲，慌忙站起身，連連點頭道：「好，你們隨我來。」

說完，領着兩人匆匆走出膳廳，這裡是在西院外面，一脚就往外行去。

丁易等三人走後，目光打量着膳廳四周，暗中查看有沒有跟踪的人？這一查看，果然發現膳廳左首正有一個青衣漢子悄然走出膳廳，這人正是十幾名上菜的厨房工人中之一人。

丁易朝谷清輝笑了笑，立即跟着走出膳廳。

那青衣漢子敢情因谷飛雲三人已經先走一步，怕跟丢了人，一出膳廳，脚下也就加快起來，就在此時，他肩頭忽然被人拍了一下，心頭方自一楞！

丁易已經走到他前面，冷聲道：「你是厨房裡的人，要去那裡？」

青衣漢子自然認得副總管徐永錫，連忙躬躬身道：「原來是徐副總管，小的……今天工作已經完畢，要回家去了。」

丁易打鼻孔哼出聲來，一手摸着下巴，冷笑道：「你是甚麼人派你來卧底的？」

青衣漢子臉色微變，說道：「徐副總管說笑了，小的就住在附近，是厨房臨時缺少雜工，要小的來幫忙的，一天工作做完了，自然要回家了。」

丁易道：「好，那你隨我回去，等我查明了，自會放你回家，你跟我

來。」

這是副總管的口吻，也等於是命令了。

青衣漢子憤然道：「你是副總管，可以管你莊丁，我是打雜工的，今天工作完了，明天可以不幹，我爲甚麼要跟你去？」

「好個奸細，你果然是卧底來的。」

丁易大喝一聲，突然五指箕張，朝他右肩「肩井穴」上抓去。

他們所立之處，離膳廳不算太遠，他這聲大喝，膳廳上的人自然都聽到了，西路總令各門派的弟子和隴山莊的莊丁，紛紛趕了出來。

青衣漢子迅即側身閃開，避過丁易一記擒拏手。

丁易右手落空，口中又是一陣大笑，喝道：「朋友身手不錯啊！」左手閃電一掌，迎面拍去。

青衣漢子眼看膳廳中已有不少人奔了出來，依然有恃無恐，毫不在乎，左手疾發，一下撥開丁易的掌勢，霍地躍開三步，右手掌心托着一塊銅牌，冷聲道：「徐永錫，你給我看清楚了，現在是不是還要問在下是甚麼人吧？」

話聲未落，一條人影倏然從他手中把銅牌奪了過去，沉聲道：「你不用多說了。」

這人正是谷清輝，他奪過銅牌，也隨手制住了青衣漢子的穴道。

丁易走近過去，看了他一眼，口中輕哼道：「好個奸細，居然服毒自戕了！」

在他說話聲中，青衣漢子的口中果然緩緩流出黑血來，砰然往後倒去。青衣漢子既已取出銅牌來了，也是亮出身份來了，決不會無故服毒自戕，這是在谷清輝出手制住他穴道之後，丁易已把一顆毒藥塞入他口中。

銅牌已被奪去，沒人看見，但他服毒自戕，大家都看到了！

丁易怒容滿面，喝道：「這還得了，廚房裡居然混進奸細來了，曹管事，你立即查明廚房裡由誰負責的，這名奸細究竟是何來歷？」

說完，甩甩大袖走了。谷清輝看得好笑，丁易果然不愧是奇胲門的傳人，機智過人，這青衣漢子明明是東無忌的眼線，這下子等於反打一釘耙，諒東無忌也絕不敢承認，這人豈不眞的成了奸細？一面連聲應是，朝莊丁吩咐道：「你們到廚房去一趟，叫負責伙食的人，到我房裡來。」

說完也自顧自走了。

＊　＊　＊

谷飛雲領着易釵而弁的兩位姑娘，走了一段路(已經穿過一重殿宇)，目光迅速左右一掠，四顧無人，左手輕輕往臉上一抹，就已換了一張東無忌的面具，右手也迅速從衣袖中取出一把摺扇，腳下依舊絲毫不停的往裡行去。

金母爲甚麼要谷飛雲在晚餐之後送宇文蘭、許蘭芬二人到金鸞聖母那裡去呢？那是因爲東無忌剛剛吃過飯，不會馬上就出來。二是這一路上，不用說會有不少明崗暗卡，有甚麼人經過，都可能去飛報東無忌；但東無忌親自來了，這些崗哨自然不會再報上去了。這就是要谷飛雲假扮東無忌的緣故了。

谷飛雲一路來至金鸞聖母駐蹕的一重院落，果然如入無人之境，沒人阻攔盤問。

剛走近院落門口，就見兩名青衣女子一下閃身而出，但看到來的是東無忌，急忙欠身道：「西崆峒門下見過總提調。」

宇文蘭咭的笑道：「四師姐、五師姐，是小妹和九師妹回來了。」

兩個青衣女子方自一愕，只聽金鸞聖母的聲音從屋中傳了出來，說道：「徒兒，快叫他們進來。」

兩人中的一名青衣女子忙道：「師尊有請。」

谷飛雲領着兩女急步走入，屋中燈光柔和，金鸞聖母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面含微笑，朝谷飛雲頷首道：「谷少俠謝謝你，終於把兩個小徒帶來了，從西院到這裡，少說也有二三十處暗卡，如果不是喬裝東無忌，就會有許多痲煩了。」

谷飛雲躬身道：「聖母誇獎，這是應該的。」

宇文蘭、許蘭芬二人跨進屋中，立即用谷大哥給她們的洗容劑迅快把臉上易容藥物洗去，不約而同的奔了上去，口中叫着「師傅」，噗的跪下去。

金鸞聖母看到兩個小徒弟，一臉慈藹之色，含笑道：「妳們快起來，給爲師瞧瞧！」

二女依言站起，傍着師傅身邊站定。

谷飛雲拱拱手道：「啓稟聖母，晚輩還有事去，告辭了。」

金鸞聖母道：「好，你有事就快去吧！」

谷飛雲應了聲「是」，一面朝宇文蘭、許蘭芬二人點了點頭。

兩位姑娘當着師傅面前，不敢多說，但四道含蘊着脈脈情意的眼光，不但望着谷大哥，而且還一直盯着他的背影，送出門去，久久沒有收回。

谷飛雲出了院子，就縱身飛起，掠上屋簷，剛越過一重屋脊，突然感到一縷勁急風聲，直向自己面門射來，舉手一抄，但覺入手甚輕，好像只是一個紙團，心中暗暗一楞，迅速忖道：「這人可能把自己看作東無忌，才投來的，那一定是甚麼機密消息了。」

一念及此，立即打開紙團，低頭瞧去，只見一張手掌大的紙上，用木炭潦潦草草的寫了一句話，那是：「東海龍王那裡不用去了。」除了這十個字以外，下面並沒有具名。

谷飛雲看得不禁又是一楞，從這紙條上的語氣看來，分明是給自己的，這人會是誰呢？他怎麼會知道自己要去見東海龍王？

他要自己不用去了，自己要不要去呢？

人在思忖之際，又已飛越兩重屋脊，就在此時，耳中忽聽到嘶的一聲輕响，一道人影劃空而來，瀉落到自己面前。

谷飛雲目能夜視，一眼就看清來人身穿一襲青綢長衫，面貌清俊之中，略見冷峻，手中搖着一把摺扇，赫然正是小諸葛東無忌！

會在這裡遇上他，當眞是仇人路狹！

谷飛雲還沒有開口，東無忌目光直注如電，冷然道：「你是谷飛雲？」

谷飛雲也摺扇當胸，搖了兩搖，傲然一笑道：「一點不錯。」

東無忌沉笑道：「你倒很坦白。」

谷飛雲笑了笑道：「你既已在此現身，在下再扮下去不是沒有意思了。」

東無忌哼了一聲道：「你把面具取下來。」

谷飛雲道：「那倒不用，閣下只要知道我是谷某就好了。」

東無忌冷峻的道：「谷飛雲，目前你只有兩個路可走，一是投入本敎，一是死路，你自己好好考慮考慮。」

谷飛雲道：「你是在威脅在下？」

東無忌微哂道：「我用不着威脅你。」

谷飛雲大笑道：「要在下除了投入通天敎，就是死路，說這話的人，應該有把谷某置之死地的把握，閣下有此把握嗎？」

東無忌突然仰首向天，發出裂帛似的一聲長笑，雙目寒光暴射，森笑道：「東某如無把握，就不會說出來了，谷飛雲，你可是想接我幾招試試嗎？」

谷飛雲在這一瞬之間，心頭大爲驚異，要知他練成「紫炁神功」，本身功力精進，自可從笑聲中聽得出對方功力的深厚來，就憑東無忌這聲長笑，就顯得內力精純無比，比之昨晚何止倍蓰？

難道他昨晚被自己震傷內腑，修復傷勢之後，內功也忽然精進了？一面含笑道：「閣下既然劃下了道，在下也正想試試閣下是否比昨晚多學了幾手絕藝來了？」

東無忌手搖摺扇，冷嘿一聲道：「很好，你可以出手了。」

谷飛雲也搖着摺扇說道：「閣下只管出手，在下接着就是了。」

東無忌面現鬱怒，沉嘿一聲道：「小輩找死。」

舉手之間，摺扇直點過來。

這一式只是隨手點出，毫無招式可言，但谷飛雲就已感覺到對方點出來的摺扇，不僅從扇頭湧出一縷陰柔勁氣，宛如鋒利劍刃，森寒無比，就是隨手一點，也暗藏了幾個厲害殺着，不論你如何躲閃，都在他扇頭指向之處。

心頭着實暗暗吃驚，東無忌果然在一晚之間，不論內力、招式，都精進得令人刮目相看，當即身形一晃，施展「紫府迷踪」身法，向左橫跨而出。

東無忌反應極快，你向左跨出，他跟着橫跨一步，摺扇依然筆直點來。

這回自然比方才更近了，而且直指咽喉，相距已不過兩尺光景，他口中冷然道：「谷飛雲，只此一招，我就可取你性命，只要你肯投到家師門下，咱們立可化敵爲友。」

他摺扇果然停住，沒有再逼進過來。

谷飛雲冷笑道：「你以爲谷某無法破解嗎？」

口中說着，右手摺扇昂處，突然疾劃而出，扇頭撞上對方扇頭，但聽一連响起三聲「嗒嗒」輕响，谷飛雲感到自己貫注「紫炁神功」的摺扇，宛如擊在鐵棒上面，十分沈重，只把對方扇頭撥開尺許光景，心頭更是驚訝不止，自己這一記使的乃是「乾坤八劍」中的「乾字劍法」，居然沒有把他摺扇震蕩開去！

東無忌大笑道：「原來你練成了崑崙派的乾坤八劍，哈哈，那也未必管用。」

摺扇一翻，飛出五點扇頭，朝谷飛雲身前五處大穴急襲而來，這一招比方才更快速，更凌厲，扇影未到，五道尖風，宛如五支無形長劍，刺到身前！

谷飛雲沒想東無忌一夕之間，竟有如此厲害，方才使出乾坤八劍中的一劍，只能把對方一支扇頭撥開尋尺光景，這回他發出五支扇頭，只怕連「乾坤八劍」中的任何一劍都無法把它格開。

心念閃電一動，也立即朗笑一聲道：「閣下那就再試試谷某一劍。」

喝聲未落，手中摺扇突然迎着對方五點扇頭連劃了九劃。

要知崑崙乾坤劍法，原有六十四式，經昔年武林一奇乾坤老人把六十四式取精用宏濃縮爲「乾坤八劍」，(即爲「乾字劍法」、「坤字劍法」等八招劍法)練到精熟之後，再合兩劍爲一招，成爲「乾坤四劍」，這四招劍法，可說奪天地造化之機，威力之強，非同小可！

谷飛雲是因「乾坤劍法」已無法取勝，才使出「乾坤四劍」中的第一招「乾坤一劍」來的。

這招「乾坤一劍」，實是四劍中最具威力的一招，劍招甫出，果然聲勢迥異，刹那之間，九道扇影，長短參差不齊，却如風起雲湧，劍氣彌空，凜烈森寒，把對方五點扇頭一下壓了下去！

束無忌驚異的道：「乾坤一劍。」身如驚鴻，倏然引退，好快的身法，一下往後飛退出去兩丈來遠。

谷飛雲還是第一次施展「乾坤一劍」，只覺劍勢乍發，如有神助，他還不知道束無忌是自己飛退出去的？還是被自己這一招震飛出去的？摺扇剛剛收回，正待凝目看去！

只聽束無忌沉喝一聲：「小子，看來留你不得了。」

他退得快，來得更是神速無比，喝聲入耳，人影一晃而至，一掌當胸拍到。

谷飛雲幾乎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來不及，右手抬處，正待迎着推出，突聽耳邊有人喝了聲：「接不得。」

但已經遲了，谷飛雲的手掌業已朝前推了出去。

昨晚，谷飛雲曾以一記「縱鶴手」硬接束無忌的「天龍掌」，結果束無忌被「紫炁神功」震飛出去，還負了極重的內傷。

今晚，兩人這一掌上又成了硬拚之局；但谷飛雲掌勢推出，立時覺得不對！

這一掌他使的乃是「金剛掌」，但他練成「紫炁神功」，不論你施展何種掌功，紫炁自會隨掌迸發，他感到不對，是對方這一掌竟然重如山岳，自己推出的掌力，絲毫無法把它推動。

不，雙掌乍接，但覺壓力奇重，自己一身「紫炁」幾乎快被震散，胸口一窒，忍不住發出一聲悶哼，一個人立被震得站立不住，一下朝屋下跌落下去。

束無忌也想不到谷飛雲竟能接下他一記「翻天印」，還被「紫炁」反震逼得後退了一步。

就在此時，陡見谷飛雲翻跌下去的人，忽然騰空飛起，朝外激射出去。

束無忌殺機已動，豈肯讓你負傷逃走，口中大喝一聲：「小子，看你還能逃得出多遠？」

雙足一點，人如浮矢掠空，朝谷飛雲身後追去。

其實谷飛雲胸口一窒，翻身跌落下去，人已昏了過去，根本沒有騰空逃走，那條騰空飛起的人影，敢情眼看谷飛雲負傷，才故意現身，想把束無忌引開而已。

就在束無忌劃空追去之際，暗影中疾快的閃出一個苗條人影，一下掠到谷飛雲身邊，俯下身去，雙手抱起谷飛雲身子，藉着牆下陰暗之處，加快脚步，急急奔行而去。

現在，她已把谷飛雲放到床上，這是她自己的臥床。

她空有一身精純的武功，這一段路，也不過二三百步而已，她已跑得心頭狂跳，嬌喘不已，一顆心幾乎快要塞上喉嚨，連四肢都像散了一般！

她把他放到床上之後，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一下掠到後窗，放下了布帘，才一手扶着椅背，一手撫胸，大大的喘了兩口氣。

她從沒有像今晚這般害怕、緊張過，直到現在心頭小鹿還沒有平復下來。

她思潮更是十分紊亂，昨晚，她也參與了圍攻谷飛雲，甚至她在酒筵上，在動手之際，都一再以「傳音入密」向谷飛雲示過警，在她認爲由大師哥主持，還有天演子和羊角道人參加，對谷飛雲而言，這是何等周密的陷阱？

但她想不到谷飛雲的武功，竟然如此出乎意料的高强，不但沒有人攔得住他，而且還一掌把大師哥震成重傷。

今晚，她發現大師哥的武功，一夜之間有着驚人的精進！

大家是同門師兄妹咯，誰有多少底子，都清楚得很，不錯，大師哥的武功，確是勝過同門師兄弟甚多，甚至練成了同門中無人練成的「天龍爪」，但至少同門師兄弟的武功內力，相差得不會過份懸殊。

但今晚她看到大師哥的武功，竟然超越平日的大師哥甚多甚多，甚至最後使出來的，還是師門中最厲害的「翻天印」，大師哥根本不會「翻天印」！

這個大師哥，莫非會是……

她不敢再想下去，急急走近床前，看着雙目緊閉，臉上戴了面具，和大師哥長得一模一樣的谷飛雲，心中暗暗焦急，她迅速從掛在床頭的革囊中，取出一顆桂圓大的蠟丸，輕輕揑碎外壳，裡面是油紙包着的一顆藥丸，她很快的剝開油紙，纖纖玉掌托着藥丸，不禁猶疑起來。

這是師傅精製的救命傷藥——通天奪命丸，每一弟子，隨身只有一顆，不論內傷如何嚴重，立有起死回生之功，但他在昏迷不醒之中，如何能吞服得下去？除非……

她臉上一陣臊熱，但也只是略爲遲疑了一下，很快就作了決定：此時我不救他，又有誰救他？

她不再徬徨，立即擧掌把藥丸納入口中，一陣嘴嚼，就再也顧不得男女有別，低下頭去，櫻唇一下接合在他兩片嘴唇之上，這一下使得她心頭一陣狂跳，幾乎驚慌失措，但一想到這是爲了救他，稍作鎮定，就舌尖用力，撥開牙齒，把嚼爛的藥丸，和津哺了過去，再緩緩吸了一口眞氣緩緩度入，她怕一口眞氣力量不足，度了一口之後，繼續吸氣，再次度去。

谷飛雲只是被强大的掌力，把他「紫炁神功」震散，才閉過氣去的，但「紫炁神功」仍然在他體內，一時之間，因無人主持，恢復得較慢而已，是以他雖在沉睡之中，氣機却在慢慢的凝聚，只是遭到强大壓力，被閉住的一口眞氣還不能通暢，所以沒清醒過來。

此時經她度入第一口眞氣，體內眞氣經外來眞氣的接引，立時把他閉住的眞氣貫通了。

她第二口眞氣堪堪度入，谷飛雲也就霍然清醒過來，雙目倏睜，看到一張清麗嬌靨，正在面對面的給自己度氣，心頭方自一怔！

四目相投，正在給他度氣的她，怎麼也沒想到他會這麼快就突然醒來，一時之間，當眞嬌羞得雙頰盡赧，口中嚶嚀一聲，一雙玉手緊捂着臉，疾退數步，大有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之感。

她雖然捂着臉，但谷飛雲早已看清楚了，她是通天敎主門下的五弟子祝纖纖，同時也立時想起自己和束無忌動手的情形，自己是被一股强大壓力逼得透不過氣來，那麼自己負傷昏迷，是她救了自己。

一念及此，急忙低聲叫道：「姑娘……」

這兩個字，他叫得雖輕，但聽到她耳中，仿如焦雷，心頭驀地一緊，這裡只是臨時居住的禪房，幾個師姊妹都住在隔壁，萬一給人聽到了，那還得了？

她那還顧得捂臉，沒待他第三個字出口，急忙用一根玉指，豎在櫻唇之上，輕輕「噓」了一聲，才脹紅着臉走上兩步，凑近過去，吹氣如蘭，悄聲道：「你服了傷藥，剛剛醒轉，千萬不要出聲，我……左右房裡，住着三個師妹，也……也不能讓她們聽見……你……好好養一回神，傷勢才能好轉。」

這幾句話，已說得她全身燥熱，一張臉紅得比紅布還紅。

谷飛雲躺着點點頭，悄聲道：「是姑娘救了在下，在下眞是感激不盡。」

祝纖纖也悄聲道：「你……快別說話了。」

這一陣工夫下來，她已經自然了許多，悄悄移過一張椅子，坐到了床邊。

谷飛雲不敢多說，緩緩閉上眼睛，運氣檢查了一遍，居然氣機通暢，身上毫無異處，似是並未負傷一般。

要知他練的「紫炁神功」，本可抵禦任何外來的力道，但他總是時日尚淺，功力不足，才會被「翻天印」震散，本來就沒有負傷，只是閉過氣去而已，經過這一陣工夫的休息，體內眞氣已經逐漸恢復，自然沒有事了。

沒有負傷，他自然又睜開眼睛來了。

祝纖纖坐在床前，只是靜靜的看着他，心頭也漸漸平靜下來，這時看他又睜開眼來，不覺粉臉又驟然紅了起來，輕聲道：「你……」

谷飛雲一下翻身坐起，輕聲道：「在下剛才運氣檢查，並未負傷。」

祝纖纖急道：「不會的，你被大師哥掌力擊中，從屋上跌下來，方才……一直昏迷不醒，雖然服了師傅的救傷丹，也不可能好得這樣快法，就算好了，也應該坐着好好運一回氣……」

谷飛雲看她一臉俱是關切之色，心頭十分感激，伸出左手一下握住了祝纖纖的纖纖玉手，說道：「祝姑娘，謝謝妳，我眞的完全好了，也許方才我並沒有負傷也說不定。」

祝纖纖被他握住了手，臉上一陣紅暈，但沒有掙回去，讓他握着，一面低低的道：「這不可能，你是被『翻天印』擊中，跌墮下來的，就算練成護身眞氣，也一樣會傷在掌下。」

她不知道谷飛雲練的「紫炁神功」，是道家第一神功，比之護身眞氣，還要强得多呢！

谷飛雲輕聲問道：「姑娘今晚怎麼發現在下負傷的？」

祝纖纖微垂着頭，細聲道：「我從前面回來，經過廊下，聽到大師哥和你說話的聲音。當時以爲你雖被大師兄發現，但大師哥決不是你的對手，自然也留不住你的了，後來你們動上了手，你忽然被大師哥一記『翻天印』震飛下來，跌到地上，就昏了過去……」

谷飛雲道：「這事在下也弄不明白，束無忌武功內力，本來都比在下要遜上一籌，但今晚恰似換了一個人，內力之强，逼得在下幾乎承受不住，才閉過氣去的。」

（未完·四十）

血劍屠龍

新派武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殺太傅掩蓋罪証　探大內暗查奸宦

上文提要：徐不凡追殺褚忠，他逃入魯王府，未能擒獲，見過魯王和郡主便辭出，估計褚忠已逃離濟南城，暫且不理，先將血旗、血帖送去三才會，王坤元夫婦已率衆離去。血旗、血帖送到何尚書府，何景泉否認有罪，經過用褚鵬舉的書信為証，摘下了他的腦袋瓜。血轎藏在燕王府，被錦衣衛指揮使廖九雄查出，但又不敢向王府搜索，派人跟踪又被捉去，硬着頭皮往見燕親王……



燕親王道：「不要輕舉妄動，他來的不止一二人，是一二十人。」

「看情形他已起疑，不如先下手為强。」

「在沒有確切把握之前，他還不敢在王府內撒野。」

「如此，請王爺安歇，不凡就此告退。」

「請，委屈你暫居陋室，也委屈二老八駿。」

「那裡，血轎乃正義的表徵，不能出半點差錯。」

*　*　*

滿春園，是北京城最大的一家飯莊。

烤鴨，是北京城的名菜，更是滿春園的招牌菜。

是以，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晚膳的時間還不到，滿春園便已上了七八成的座，豪華的龍鳳廳、麒麟廳早已客滿，座無虛席。

徐不凡忙裡偸閑，也領着王石娘、高天木在龍鳳廳內大快朵頤。正吃得津津有味，忽聞一個熟悉的女子聲音說道：「徐不凡，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公開露面。」

抬頭一看，見是古月蟬，徐不凡一欠身，道：「我又不是犯人，為何不敢公開露面？」

古月蟬從鼻孔裡冷哼一聲，道：「錦衣衛、四衣衛、三班六房的捕快，正在到處抓你，你到底躲到那裡去了？」

「我並沒有躲，是他們笨。」

「假如有人通風報信，就不笨了，一逮就着。」

「這是小人的行徑。」

「你如不答應跟姑娘我比武，我眞的會通風報信。」

「這更是敲詐、勒索。」

「敲詐也好，勒索也吧，只要目的未達，我就和你沒完沒了。」

王石娘實在忍不住了，按桌而起，道：「古月蟬，妳眞會胡七八纏，想打架就說個時間、地點，我王石娘奉陪到底。」

古月蟬聞言火氣更大，道：「好啊，就是此時，就在此地，打死妳王石娘，姑奶奶就不信姓徐的不出手。」

玉腕一抬，掌心裡已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當眞要與王石娘決一高下，徐不凡忙將二人拉開，道：「古姑娘，這是滿春園，不是荒郊野地，妳不想吃東西，也不該妨礙別人，有甚麼大不了的，以後再說吧。」

四下一望，果見鄰桌的客人都在瞪眼瞧着她，古月蟬自知失態，火氣已消了一大半。

徐不凡做了一個請她入座的手勢，道：「請坐下來一塊兒用吧。」

「謝了。」

「不管妳聽不聽得進去，有一句話徐某非說不可，希望妳三思而行，千萬不要受四衣衛老魔的蠱惑，拉火眼眞人下水。」

「哼！」

古月蟬冷哼一聲，姍姍而去，渾圓的臀部，搖曳生姿，引來不少獵艷的眼光，徐不凡此刻始發現，她就坐在斜對面的一個角落裡，同桌的尚有數名火焰教的道士。

再過去，隔着五六張桌子，布魯圖正低着頭猛吃，其他同桌的赫然竟是韃靼二太子阿杜拉、巴爾勒的三弟子巴敦夫，以及另外兩個不認識的人。

遠看五人似皆在低頭疾食，細加觀察，徐不凡却發現是有意躲着他，不由的心中一陣嘀咕，疑慮叢生。

烏蘭格是死在徐不凡手裡，雖說在大庭廣衆之前，不便大動干戈，但怒目相視，甚至惡語相加，應為情理中事，如今竟似有意迴避，豈非嘖嘖怪事？

不平常的事，自然有不平常的理由。

然而，徐不凡心念電轉，却百思不得一解。

就當此刻，滿春園的大掌櫃，挺着個大肚皮，淌着汗水，面色凝重的走進來，向大家宣佈：「各位，對不起，由於有一位貴賓，臨時決定要在敝園請客，請大家讓個座，搬動一下，今夜的酒菜，由敝園孝敬，以示歉意，對不起，對不起。」

掌櫃的說來詞懇意誠，頻頻鞠躬致意，早有一羣夥計上來幫忙，龍鳳廳內的秩序一時大亂，有的已飯飽離去，無意中賺了一頓白吃，有的正忙於端菜移盤……

徐不凡心中大為不快，道：「是那一位王公大人要請客？」

掌櫃的彎着腰說：「是德威侯。」

「相傳德威侯富可敵國，在家裡甚麼沒有，幹嘛要來滿春園？」

「侯爺特別偏愛滿春園的烤鴨。」

「他吃烤鴨，也不一定要把別人趕走呀。」

「侯爺指定要龍鳳廳。」

「楊百威要大請客？」

「聽說只請侯爺的外甥女一個人。」

「哼，一個人就要佔整個龍鳳廳，眞是豈有此理。」

「請這位爺成全，德威侯我們可惹不起，輕則挨駡，重則挨揍，甚至人頭落地也不是新鮮事。」

說話中，一再鞠躬求情，額頭都快要碰到桌面了。

「不搬！」高天木瞪着眼說：「皇帝老子也得等咱們塞飽肚子。」

這下掌櫃的可急了，噗通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看那情形，如果不能及時將龍鳳廳騰出來，德威侯楊百威眞會要他的命似的。

禁不起掌櫃的一再哀求，徐不凡主僕心不甘情不願的將座位移到樓上去。

早在他們之先，布魯圖、巴敦夫等人，已趁着徐不凡與掌櫃的說話的機會溜了。

古月蟬則陰魂不散，就坐在相隔不遠的地方，顧盼之間不時向徐不凡投來注視的眼神，弄不懂是嗔是怒？有情無情？

龍鳳廳內的桌椅全部搬走了，滿春園裡的夥計全體總動員，正在打掃洗刷，準備撤換新傢具。

王石娘在心裡暗駡道：「哼！這姓楊的好大的威風。」

一眼見斷劍門的掌門人司徒俊德，從很遠的一副座頭上走過來，老遠就拱着手打招呼，徐不凡急忙起身相迎，肅客入座，道：「司徒門主怎麼跑到北京來了？」

司徒俊德鄭重其事的道：「其實老夫是在追趕徐少俠，從王屋山追到泰山，又從山東追到北京，始終以一步之差，未能與諸位碰面。」

徐不凡大為不解，道：「追我？有事嗎？」

司徒俊德振振有詞的道：「想我司徒世家，為仇自困十代三百年，若非少俠主僕甘願代人受辱，解開這一個怨結，我司徒家的子子孫孫必將長困王屋，難見天日。」

徐不凡深受感動，充滿感情的說：「司徒前輩言重了。」

司徒俊德繼續說道：「為了感謝少俠釋怨解困之恩，也為了想讓司徒家的子弟見見世面，就在你們離開王屋後的第二天，老夫便領着近百名族人，隨後追去，希望能為少俠，也為天下武林做點事。」

徐不凡向司徒俊德所坐的位子望望，見那邊只有五六位與司徒俊德年齡相彷彿的人，道：「貴門的弟子現在何處？」

司徒俊德道：「他們現在散居城內外的幾家客棧裡，由於一直未能和少俠連絡上，老夫叫他們可以到處走動走動，以廣見聞，少俠如有差遣，隨時可以召集起來。」

徐不凡道：「謝謝司徒大俠的盛情，現在似乎還沒有甚麼事情需要貴門下……」

話至此，被神探刁鑽的聲音打斷了：「不，眼前就有需要斷劍門大力幫忙的事。」

事字出口，人也到了，與孟元同行，落坐在司徒俊德對面。

徐不凡道：「刁前輩，你似乎有新發現？」

神探刁鑽朝左右望望，將聲音壓低，道：「不但是新發現，而且還是大消息，韃靼的三位太子阿圖拉、阿杜拉、阿不拉、還有巴爾勒的三弟子巴敦夫，都已潛來北京。」

徐不凡道：「這事我已知道，剛才還照過面呢。」

神偸孟元道：「另外，韃靼太子還領來一支大軍，你知道嗎？」

此話一出，全座皆驚，徐不凡道：「甚麼？還有大軍？可知有多少人？」

孟元的聲音更低，伸出一個手指頭，道：「一千，都是能征慣戰的急先鋒，敢死隊，他們稱作雷霆軍。」

「這麼多人，他們是如何混進關的？」

「歸化、大同的守將都是新派的，固原、張垣又素爲四衣衛老賊的心腹鎮守，如果老夫的猜想不錯，可能是故意引狼入室。」

「不錯，十九是引狼入室，但不知老賊到底想幹甚麼？」

「到現在爲止還企圖不明。」

「一千雷霆軍，數不在少，住那裡？」

「已化整爲零，分散各地，甚至消息來源顯示，到達的只是先鋒，大軍尚在來京的途中，目前還查不出他們的確切去處。」

神探刁鑽道：「司徒大俠，貴門人手衆多，在江湖上又都是新面孔，正可派上用場，可兵分二路，一路追查在京雷霆軍的下落，一路設法阻住未入京者，一旦確實掌握住他們的人數去處，再請燕親王派兵圍剿。不知徐公子意下如何？」

徐不凡道：「孟前輩所言極是，就委屈斷劍門，請司徒大俠全權負責好了。」

司徒俊德爲人慷慨好義，做事又果斷明快，非僅立即答應下來，抑且馬上付諸行動，率衆離開滿春園，分頭行事去了。

他們六七人才出門，滿春園的大門口就被人封鎖了，先是一隊開路的家將，將所有過往的行旅全部堵住，不得行走，接着是十幾名護院壯丁，從門口至龍鳳廳，排成二行，有那桌椅歪斜，擋住通路的，一概踢翻在地，毫不容情。

「有請侯爺。」

「有請郡主。」

隨着家將、護院的吆喝聲，門口出現一個高視闊步，耀武揚威，相貌却矮胖猥瑣的乾巴老頭。

老頭的身邊，緊偎着一位明艷照人的少女。

是朱玉梅。

徐不凡神色一緊，掌櫃的早已迎至門口，一面向後退，一面低聲下氣的說道：「歡迎侯爺，歡迎郡主。」

德威侯楊百威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兀自挽着朱玉梅，走進龍鳳廳。身後跟進六名保鏢來，就守在龍鳳廳的門口，其他的人則立在原地未動。

王石娘最看不慣這種作威作福的人，心裡邊已經不知駡了多少遍，這時說道：「想不到朱玉梅會是德威侯的外甥，這對主人來說，又是一件不小的麻煩。」

高天木道：「又有甚麼麻煩？」

王石娘道：「妳忘了，主人曾說過，在十殿時告楊百威鬼狀的人，少說也有一百，而且男女老幼，文武百官皆有。」

徐不凡聽在耳中，笑笑，取出一面小型血旗來，道：「是麻煩，遲來早來都一樣，等一下找個機會先給他一面血旗，以示警告，血帖不妨延後，滿春園不是殺人的好地方。」

王石娘接過血旗，訝然道：「主人，朱玉梅一定比上官巧雲更難對付。」

徐不凡的態度甚爲堅決，道：「難對付也得對付，楊百威列名黑名單的榜首，不取下他吃飯的傢伙，何以對幽冥的無數寃魂怨鬼？」

滿春園的堂倌，皆換上潔白如雪的衣裳，端着銀質的餐具，已開始上菜，川流不息的往龍鳳廳跑。

王石娘眼尖，見一名夥計正端着一整隻烤鴨從樓下經過，抽冷子拔出小紅旗，好準……不偏不倚的插在鴨頭上。

小夥計目不斜視，渾然未覺，就這樣上了桌子。

德威侯楊百威不明究裡，對掌櫃的道：「你們滿春園的花樣還眞不少，甚麼時候開始上菜也要插旗子？」

掌櫃的望望夥計，夥計望望旗子，二人臉色大變，誰也不敢亂講話。

旗子雖小，規格却完全一樣，三角形，兩根白骨上架着一顆骷髏頭，朱玉梅趁舅舅還沒有看清楚，便拔了下來，問掌櫃的：「這旗子可是你們櫃上的？」

掌櫃的嚇得全身打哆嗦，道：「不是，不是，絕對不是我們櫃上的。」

朱玉梅轉過頭來問夥計：「那是半路被人插上去的囉？」

夥計支支吾吾的道：「我……我……我也不知道。」

這下德威侯的火可大了：「混帳！給本爵吃的東西你們竟敢如此粗心。」

劈拍！劈拍！左右開弓，打了掌櫃的、夥計好幾個耳光子，二人皆慌作一團，撲跪在地。

德威侯怒火未熄，對保鏢、護院吼叫道：「你們發甚麼呆，還不快去給我搜，如果這眞是血轎主人徐不凡殺人的血旗，就給我就地正法。」

朱玉梅道：「舅舅，這不是徐不凡的血旗，眞正的血旗比這大得多，大家都不要動，我去看看是誰在惡作劇。」

話是這樣說，她心裡邊同樣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疑雲滿腹，一走出龍鳳廳，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便骨碌碌的轉個不停。

徐不凡自知在這個時候與她見面，定然諸多不便，向神偸孟元、神探刁鑽打個招呼，啓開一扇窗子，立與王石娘、高天木一瀉而下。

滿春園的後面是客樓，數排齊整的瓦房，如星羅棋佈，主僕三人正行間，有一個女人哭泣的聲音傳入耳

中。

徐不凡愈聽愈覺得耳熟，女人哭泣一陣，開始叫駡：「鍾玉郎，你好卑鄙，居然在飯菜之中下了藥，把我……把我侮辱，我恨死你了，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你。」

接着，又是一陣哭泣，一陣亂摔東西亂打人的聲音。

鍾玉郎的聲音道：「巧雲，不要這樣嘛，這是愛的具體表現，我會愛你一輩子。」

上官巧雲道：「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

徐不凡頓覺頭腦一陣昏眩，脚下陡地加快，衝進一間客房去。

上官巧雲赤裸着上身，下半身掩着被角，正在扭打鍾玉郎。鍾玉郎的身子幾乎全裸，正半跪在上官的面前說好話。

徐不凡不敢再往下看，忙又退出來，氣忿忿的道：「鍾玉郎，穿好衣服，馬上給我出來。」

過了片刻，鍾玉郎果然出來了，春風滿面，有幾分沾沾自喜，如勝利者所特有的傲氣，道：「徐不凡，你來得正好，我與巧雲很快就要結婚，歡迎你參加我們的喜筵。」

上官巧雲在房內哭得更傷心，直着嗓門在屋裡吼：「不凡，他不是人，替我殺了他，殺了他！啊，哇……」

說至最後，又已泣不成聲。

石娘娘不由火冒三千丈，刷！風火劍已握在手中，分心就刺，高天木的乾坤圈也往他頭上砸，盛怒之下，二人連江湖規矩都忘了，決心置他於死地而後已。

徐不凡却不以爲然，將二人攔住，道：「鍾玉郎，木已成舟，米已成飯，現在即便將你殺掉，剁成八塊，依然無法恢復上官姑娘的清白，我要你即刻娶她爲妻，眞心眞意的去愛她，如果讓我發現你在騙她，甚至玩弄她，小心我剝你的皮。」

話落人起，隨即彈身越屋而去。

高天木追上來說道：「主人，奴才不同意你這樣做，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都應該將鍾玉郎碎屍萬段。」

徐不凡的聲音有點沙啞，聲音更加沉重：「天木，巧雲對我情深恩重，她已經沒有父親，我不能再讓她失去丈夫。」

王石娘道：「鍾玉郎根本就不是人，他不配做上官姑娘的丈夫。」

徐不凡長歎一聲，道：「事已及此，夫復何言，就算是怨偶，也只好逆來順受，她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是的，木已成舟，米已成飯，上官巧雲一失足成千古恨，確實已無選擇餘地，石娘娘、高天木同聲一歎，再也找不出辯駁的理由，只好默默地跟着徐不凡，沒入鬧市中。

*　*　*

皇宮大內，戒備自然異常森嚴。

大內的高手，個個身懷絕技，更是名重一時。

古往今來，在武林史上，敢於夜闖大內，而人能全身而退的，眞還找不出幾個，尤其是褚總管當權的現在，大內已成爲他發號施令的大本營，四衣衛的根據地，視若禁臠，外人連登上城牆的機會都沒有。

今夜，偏偏就有三個不怕死的武林朋友，來到紫禁城下。

來人在城下已有一會兒，知道城頭上有兩個十人組成的巡邏隊，在不停的來回走動，趁着第一個巡邏隊剛過，第二個巡邏隊未至的檔口，驀地「一鶴冲天」冒上來，聲息全無的落在紫禁城上。

好身手，在整個武林中，絕對找不出十個來。

來人一飛上城頭，便蹲在城垛子後面，向內觀望，未敢立即採取進一步行動。

饒是如此謹愼，還是被一名暗樁發現了，沉喝道：「甚麼人？」

徐不凡站起身來，暗暗功行右臂，道：「自己人。」

守城的人一面向前走，一面說道：「自己人爲何不走大門，要爬牆？」

徐不凡道：「夜深了，城門已閉，不爬牆就回不來啦。」

「可有腰牌？」

「有！有！」

當初在塞外時，神偸孟元從鍾玉郎身上摸到的那一塊腰牌，這下可派上用場了，徐不凡握在手中，衝着對方晃一晃。

守城的人却甚是小心仔細，接過去細加端詳，霍地出手如電，以迅雷之勢疾扣徐不凡的右手腕，口中隨後說道：「你是誰？我們公子的腰牌早就報失了。」

此人身手絕佳，動作極快，徐不凡沒料到一照面就會露出馬脚，急忙滑退半步，閃開右臂，那人的確不凡，已將徐不凡的左臂抓在手中。

也活該他倒霉，左臂是鐵做的，噗！射出一支袖箭，正中右脅，當場暈厥在地。

原來徐不凡爲了能順利深入大內核心，親自瞭解一下大內高手的部署情形，事先在袖箭上塗了痲藥，看來，這位朋友在天亮之前是醒不來了。

高天木見城垛子上有一個空洞，順手將他丟下去，緊跟在徐不凡、石娘娘後面，滑到城內去。

數不完的樓閣，望不盡的亭榭，五龍橋丹階千層，雕欄玉砌，太和殿巍峨雄壯，龐然無匹，皇宮大內的確氣象萬千，美不勝收。

三人眼觀四路，脚不停步，利用各種物體往裡摸。

「甚麼人？」

又是一聲暴喝，一下子竄出三條人影來。

「是我，自己人。」

還是老套，方法却大不相同，對

方三人尚在五尺以外，還不曾看清楚徐不凡主僕的面貌，已自搶先下手，點了他們的昏穴。

繼續向前摸索，也陸續被人發現行踪，出面盤查，所幸應付得法，始終未驚動其他的人。

繞過一排殿宇，徐不凡指着前面一排偏殿說：「照燕親王的解說，褚良那老賊，應該就是住在這一排偏殿裡。」

三人緊走幾步，來至殿前，一頭便撞進去。

糟！偏殿內共有十餘間大小不一的房間，眞不知道該找那一間好。

王石娘囁聲道：「主人，燕親王沒有說老賊住那一間？」

徐不凡目光來回轉動，道：「狡兔三窟，燕親王說姓褚的生性多疑，常常換睡覺的地方。」

耳畔突然響起一陣脚步聲。

深夜的脚步聲，特別響亮。

而且，愈來愈近，正朝三人停身之處走來。

三人心頭一震，想退走已來不及，見附近的一個門是虛掩着，急忙推門躲進去。

好大好華麗的房間，波斯地毯，楠木鏤花太師椅，牆上的壁飾，案頭的花瓶，都是別緻精巧的珍品，顯示房子的主人絕非等閑。

床上被褥零亂，無人。

脚步聲近了，好像就是朝這個房間走來。

徐不凡以手代口，一陣比劃，各自找好藏身之處。

門外走進一個中年人來，短內褲，肩上披着一件夾襖，脚上拖着一雙拖鞋，雙眼半睜半閉，不停的打哈欠，睡意甚濃，似乎是半夜尿急去如廁的樣子。

不是褚良，是一個未見過面的陌生人。

房間的主人上了床，很快就傳出呼呼的鼾聲，徐不凡主僕亟於離開，那知心念甫動，房門却突然被人從外面打開了。

來人身輕如燕，事先毫無所覺，入門之後更好像早已熟悉室內一切，長身探臂，舉手投足間便將床上人的睡穴點住。

「三位，你們可以出來了，幸虧他昨夜酒醉，睡意正濃，不然今夜你們就休想活着離開紫禁城。」

徐不凡見是斷腸人，心中既喜且驚，喜的是危疑重重中多了一位得力幫手，驚的是斷腸人身份如謎，神鬼莫測，自己主僕事先絲毫不知人家的存在，而己方的行動却似已早在別人掌握之中。

一陣錯愕之後，徐不凡現身說道：「啊，姑娘也來了，是甚麼時候到的？」

斷腸人的聲音很冷，毫無感情的成份：「剛到，比你早半步。」

徐不凡指着床上之人，道：「這是誰？」

「喜寧，老賊的心腹副手，通番的連絡人。」

「老賊本人呢？」

「在養心殿。」

「跟皇上在一起？」

「是的，正在陪皇上聊天。」

「妳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

「因爲我比你們早到半步。」

「在下想去養心殿瞧瞧，再見。」

「我是識途老馬，帶你們去好了，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只准暗中窺伺，不可輕舉妄動，否則會危害到聖上的安全。」

「知道，在時機未成熟時，我不會隨便動手。」

「知道就好，咱們走！」

「走！」

說走就走，四個人身形幾閃，便消失在迴廊的盡頭。

斷陽人眞不是蓋的，果然是識途老馬，不僅熟悉去養心殿的路徑，連外面的明樁暗卡的位置均瞭如指掌，很快也很順利的便到達養心殿。

四人就藏在養心殿一側的窗外，幾株壯碩的龍柏正好將外面的視綫隔開。

從窗孔望進去，可以清楚的看到，皇上正半躺半坐的斜倚在龍榻靠枕上，面色蒼白，一臉病容。

褚良就坐在床前的一張矮凳上，正陪着皇上談論朝政，亂進讒言。

兩名燕親王的親信，則緊守在龍榻兩側，寸步不離。

有一名小太監端進一碗湯藥來，褚良接過去先吹一吹，再嚐一嚐，忽然臉色一沉：「混帳，這麼燙的東西皇上怎麼喝？」

小太監嚇一跳，低着頭不敢吭氣，褚良又吹又扇，直至藥汁冷熱適中時，才親自餵皇上喝下去。

「皇上，夜色已深，最後的一次藥已服畢，該睡啦。」

皇上點點頭，褚良親手服侍着睡下去，將燈心擰暗，隨即退出養心殿。

一到養心殿外，拍了一下手，立有四名大內高手迎上來，褚良壓低聲音說道：「注意，從現在起，將燕親王的那兩名親信，就軟禁在養心殿內，不准他們隨便離開，誰要是敢不聽話，就給總管殺！」

四人唯褚良之命是從，一齊躬身應是。

一名金衣使者適時從養心殿另一側奔過來，道：「總管，今天晚上的會議至爲緊要，你老人家該動身了。」

褚良望望天色，道：「轎子準備好了沒有？」

金衣使者道：「早已備妥。」

招招手，立有一頂暖轎抬過來，後面還跟着一名金衣使者，四名銀衣使者。

褚良未再多言，坐進轎子，立朝紫禁城的午門奔去。

徐不凡、斷腸人自然不敢走午門，只好循原路退回，越城而出。

可是，越城的結果，勢必要多走許多寃枉路，當四人繞至午門外時，儘管已經拚足了全力，還是沒有追上褚總管。

徐不凡不禁大爲焦急起來，道：「聽那金衣使者的口氣，今夜之會非同等閑，追不上姓褚的，就無法得知內情，這可如何是好？」

斷腸人似是早已成竹在胸，道：「不要緊，據我得到的消息，褚良今天晚上要去的地方不外兩個！」

「那兩個地方？」

「一個是杜太傅府。」

「另一個呢？」

「巴爾勒下榻的地方。」

「巴爾勒住那裡？」

「只知道一個大概的地方，還不十分清楚。」

「奇怪，斷腸人，妳怎麼會知道這麼多秘密的事？」

「怎麼？徐不凡！你在妒忌別人比你的本事大？」

「坦白說，我是在懷疑妳的身份來歷，實在猜不透妳究竟是一個甚麼樣子的人。」

「徐不凡，現在不是猜謎的時候，你們主僕跑一趟太傅府，我去查巴爾勒的住處，咱們分頭行事，相信一定可以查出褚良的下落來。」

也不管徐不凡是否同意，這小妮子好像下達命令一樣，話一說完，便即朝南方飛奔而去。

徐不凡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兒，奔向北城。

太傅府早已查清楚，而且血旗已插出去了，只差沒有貼血帖，決定杜伯元死亡的日子。

主僕三人一路疾奔，何消頓飯工夫，便來到太傅府外。

太傅府大門洞開，門內停着一頂暖轎。

杜太傅恰巧從裡面走出來，與徐不凡正面相逢，杜伯元的臉色瞬息間接連數變，轉身就走，却被石娘娘、高天木堵住了。

徐不凡寒着臉道：「老太傅可是要出門開會？」

喪子之痛，杜伯元至今仍記恨在心，聞言冷哼一聲，道：「沒有！」

徐不凡緊釘着問：「那是有人夜訪太傅府？」

「也沒有！」

「老太傅既無出門的打算，又無訪客，爲何將轎子停在大門口？」

「這是老夫的私事，你無權過問。」

「但是，你僞造詔書的事徐某却有權過問。」

這話宛若晴天霹靂，杜伯元不由自主的退了三大步，驚惶失色的道：「你……你怎麼知道詔書是出自老夫之手？」

徐不凡取出僞詔，在杜伯元的面前一晃，厲色說道：「老太傅的書法天下第一，陛下的詔書自由你一人包辦，鐵証在此，你推也推不掉！」

「沒錯，詔書是出自老夫之手，但非僞造。」

「胡說，玉璽明明是假的，不是僞詔而何？」

「老夫僅負責繕寫工作，並不掌管玉璽。」

「可是，按照朝廷的規矩，頒發詔書，乃皇皇大事，沒有皇上的御筆手諭，任何人皆不得徇私假託，老太傅乃元老重臣，這個規矩不應該不知吧？」

這話說來詞鋒犀利，頭頭是道，杜伯元一時語塞，無言以對，半晌才强詞奪理的道：「老夫是受人之託才塡寫了那一張詔書，但僞璽絕非老夫所爲，同時與你們徐家更無恩怨可言，談不上有任何實質責任。」

徐不凡勃然大怒道：「杜伯元，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明明是爲虎作倀，助紂爲虐，先父雖非你親手所殺，却絕對無法推卸應負的責任。」

杜伯元無詞可辯，惱羞成怒的道：「就算老夫應負責任，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徐不凡雙目之中陡現殺機，惡狠狠的道：「好說，徐某現在就以口頭將血帖送達，片刻之後，我就要取你吃飯的傢伙。」

杜伯元暴跳如雷的道：「徐不凡，我告訴你，老夫位極人臣，乃是朝中的一品大官，除了聖上以外，任何人也殺不了我。」

「杜伯元，我也坦白的告訴你，徐某此刻正是代表王法，替皇上緝兇懲惡。」

「你說甚麼？」杜伯元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瞪大了眼，重複着徐不凡的話：「你是代表王法，替皇上緝兇懲惡？你再說一遍。」

「你沒有聽錯，徐某此刻的的確確是代表王法，替皇上緝兇懲惡。」

「皇命如天，豈可當作兒戲，徐不凡，空口無憑，老夫要你拿出証據來。」

「在下從來不打誑語，當然有憑有據。」

「你有甚麼憑據？」

「有皇上的詔書！」

「甚麼？有詔書？」

「當然，沒有皇命，我徐不凡豈不成爲亂臣賊子。」

「老夫不信，你乃欽命要犯，那來的皇命詔書！拿出來給老夫看！」

「你，看是死，不看也是死，何必多此一舉。」

「住口，沒有皇上的詔命，任何人也殺不了我，你要是膽敢妄施私刑，老夫做鬼也不放過你。」

「你眞的要看？」

「不見詔書，老夫死不瞑目！」

徐不凡心念三轉，道：「好吧，你已是必死之人，我成全你！」

命杜伯元摒退左右，徐不凡又將曾給大同知府賀紹庭、娘子關守將看過的東西拿出來了。

果然是一份詔書。

而且是皇上御筆親書的一份密詔。

詔書上寫得清清楚楚，封徐不凡爲全權密使，有內除奸臣國賊，外誅叛番逆寇，代天巡守，先斬後奏之特權。

徐家一門忠義，遭奸賊構陷至死，此一血海奇冤，徐不凡有權追根究底，嚴懲兇頑，一旦罪証齊全，並有權就地正法。

奸賊內則結黨營私，勢力龐大，外則勾結番屬，引爲奧援，喪權辱國，志在江山，爲免動搖國本，着令徐不凡秘密緝兇，翦其黨羽，斷其奧援。

徐不凡子承父爵，爲中山王，並加封護國大將軍銜。奸賊黨羽密佈，氣候已成，中山王以復仇之名，行除奸之實，爲防消息外洩，予奸賊可乘之機，凡見到此詔者，必須以死謝罪，以杜其口。

看完密詔，杜伯元目瞪口呆，早已全身癱瘓，跪倒在地上。

就連親近如石娘娘，高天木者同樣瞠目結舌，萬分訝異，齊聲說道：

「主人是甚麼時候接到皇上密詔的？我們怎麼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徐不凡道：「是出道前夕，師父無根大師帶我夜謁皇上，由陛下親口証實並無殺我徐家一門的旨意，進而發現了奸賊通番竊國的秘密，這才頒下密旨，命我緝兇懲惡，這也正是我們爲甚麼能夠順利的進入北京城，住進燕親王府的原因所在。」

王石娘道：「主人，現在四衣衛的老魔已經查清楚了，應可表明身份，調動兵馬，一舉將他擊潰。」

徐不凡以堅定的語氣道：「不，老賊的黨羽甚多，目前尚未全部掌握，尤其是老賊的身後另有更扎手的主子未明，萬萬不可輕率行事，危及陛下的安全。目前敵明我暗，反而方便多多。」

收起密詔，向前跨了幾步，對杜伯元道：「老太傅，我現在能殺得了你還是殺不了你？」

杜伯元已如鬥敗了的公鷄，洩了氣的皮球，一連喊了幾聲「罷了！罷了！」唉聲歎氣的道：「一失足成千古恨，老夫自知罪在不赦，但請中山王高抬貴手，賞我一個痛快。」

「別忙，你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有幾句話，我還想請敎老太傅。」

「甚麼話？」

「四衣衛的那個老魔頭，本王已查明在案，不必由你來指証，我想知道的是，以老太傅的身份地位，爲何會與這種人勾搭在一起？在滿朝文武中，還有那些同黨？尤其，最最重要的一點是，幕後是否的確另有主謀人？是誰？」

杜伯元的情緒，這時稍爲穩定一些，又是一聲長歎，道：「事到如今，老夫也沒有再繼續隱瞞下去的必要，此非談話之所，我們是否可以換一個地方，再作深談？」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徐不凡心頭一陣振奮，認爲褚良的全盤秘密馬上就要揭開了，道：「好，咱們就到你的書房去談。」

杜伯元搖搖頭，道：「老夫的意思是換一個安全所在，否則，可能該說的還沒有說完，就已命歸九幽。」

「老太傅認爲太傅府不安全？」

「他們黨羽密佈，無所不在，如果老夫判斷無誤，他們很快就會派人來。」

「何以見得？」

「王爺來的時候，罪臣正準備出門，就是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他們發現老夫久久未到，一定會派人來查探的。」

「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會議？」

「詳細的情形罪臣也不清楚。」

「都有那些人參加？」

「聽說有錦衣衛指揮廖九雄、刑部總捕頭馬致遠、韃靼法王巴爾勒，還有……」

還有些甚麼人？杜柏元想說也沒有機會了，頭頂之上突然出現一條黑色人影，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抓破了杜伯元的腦殼，飛上另一堵牆，遠遠望去，就好像一隻抓小鷄的老鷹，一閃而沒。

「鷹指功！」

「鷹指功！」

徐不凡主僕驚呼聲中，一齊飛上了牆，褚良動作太快早就不見了，王石娘想要返回去割杜伯元的人頭，徐不凡道：「算了，賞他一個全屍，咱們快回燕王府去。」

＊　＊　＊

陰曹地府。

筆管山下，小洞天。

徐不凡又與師叔黃明德、黃宏德，師妹黃綿綿，以及尤猛將軍聚會在一起，津津有味的談論着陽世的經過。

最高興的當然是黃綿綿，天眞無邪的偎依在徐不凡的身邊，嬌聲嬌氣的說道：「哥，這一次，你是來追杜伯元的，對不對？」

徐不凡笑道：「是呀，妳怎麼知道？」

「我在望鄉台上看到的，最近我天天都去望鄉台，知道你會來，已做好一盤你最喜歡吃的咕嚕肉在等着你，我現在就去拿。」

（未完・廿四）



每天壓力，消聲匿迹？

無論是來自工作、家庭、朋友、個人……你每天到底要承受多少壓力？

一天辛勞完畢，壓力重逾千斤，怎樣才可以令這些壓力徹底消聲匿迹，令你可以抖擻精神，再次充滿朝氣活力去迎接新的一天？

尤其是在睡眠時，有人不停爲你輕輕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直至黎明起床！況且還有人整夜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最持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

加上整夜柔軟舒適的感覺，令你平靜安睡……任何壓力，也會消聲匿迹！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爲你消除每天壓力，最少也有十五年！

Ulfenbo
歐化寶

歐化寶超硬
健康床褥

歐化寶特硬健康床褥